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CTS
AUG 18 1959
2061/5644

考古學報

KAOGU XUEBAO

2

1959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考古學報

一九五九年　第二期

（總第二十四册）

目　錄

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文物工作組：昭烏達盟巴林左旗細石器文化遺址 ……（1）

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澗濱東周城址發掘報告 ……（15）

——附：永樂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陽圖十四幅 ……（37）

唐金裕：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發掘報告 ……（4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新安鐵門鎮西漢墓葬發掘報告 ……（57）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小型漢墓發掘報告 ……（7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北朝及隋唐墓葬發掘報告 ……（95）

沈仲常：四川昭化寶輪鎮南北朝時期的崖墓 ……（109）

КАОГУ-СюБАО

№ 2 1959 г. (Квартальный) лето

Содержание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нголии: Стоянки микролита в аймаке Балинзо сейма Чжаоуда··· (1)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гряд лояна институг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АНК: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города периода Чжоу на берегу р. Цзяньхэ, Лоян (приложение: 14 карта древнего Лояна из "юаньхэ наньсяньши" при "юнлотадянь" ········ (15)
Тан Цзинь-юй: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стоянк сооружений периода Хан в западных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города Сиана ········ (45)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ериода Зап. Хан близ села Темыньчжэнь, Синьань, пров. Хэнань ········ (57)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маленьки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хань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р-не западнее р. Цзяньхэ, Лоян в 1955 г.········ (75)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ериода от Северных Династий до Суй-Тан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р. Цзяньхэ в г. Лояне в 1955 г. ······ (95)
Шэнь Чжун-чан: Скальные склепа периода Юж. и Сев. Династий близ села Баолунь, уезд Чжаохуа, пров. Сычуань ········ (109)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RCHAEOLOGY

NO. 2 1959

Contents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Microlithic Sites in the Left Banner of Barin, Chao Uda League ··· (1)
The Loyang Archaeological Tea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Remains of the Walls of An Eastern Chou City at Chien Ping, Loyang ········ (15)
T'ang Chin Yü: Excavations of An Architectural Site of the Han Dynasty Near Sian········ (45)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Honan Province: Excavations of Western Han Tombs at T'ieh Meng Chên, Hsin An County, Honan Province ········ (57)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Honan Province: Excavations of Small Han Tombs in Chien Hsi District, Loyang, 1955 ········ (75)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Honan Province: Excava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Tombs in Chien Hsi District, Loyang, 1955 ········ (95)
Shen Chung Ch'ang: The Rock Tomb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ao Hua County, Ssŭ Ch'uan Province········ (109)

昭烏達盟巴林左旗細石器文化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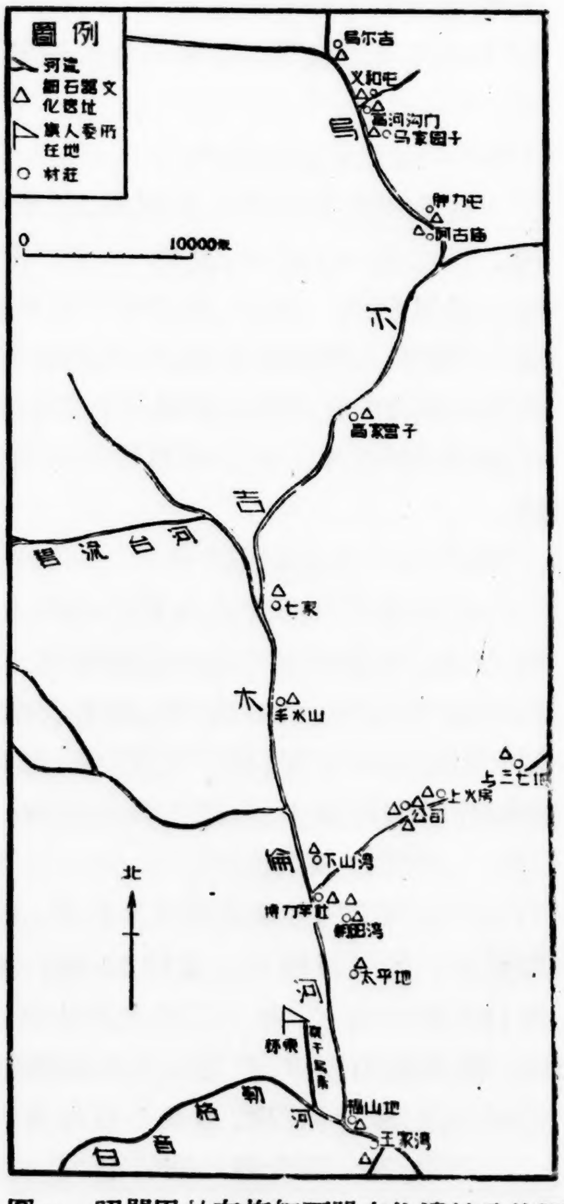
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文物工作組

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境內的細石器文化遺址是非常豐富的。近年來，我們曾在西喇木倫河流域及查干木倫河流域做了一些普查工作，已有調查簡報發表[1]。1957年7—9月間，我組鄭隆和李逸友兩同志在巴林左旗工作時，曾沿該旗境內的烏爾吉木倫河兩岸進行普查，較爲詳盡地考察了沿岸的細石器文化遺址。現將所得情况報告如下。

一、地理環境

烏爾吉木倫河發源於巴林左旗東北邊境的烏蘭壩山麓，河水曲折南流，穿過該旗中部，和許多支流匯合，流入阿魯科爾沁旗境內，再向東流經哲里木盟，在吉林省鄭家屯北流入西遼河。烏爾吉木倫河從烏蘭壩山發源後，流經大山之中，兩岸無大片的冲積層或台地；以下流經山勢較爲平緩地帶，山麓便有台地，台地之下也有冲積層。這冲積層土壤肥沃，適於農耕。烏爾吉木倫河在巴林左旗境內和海楞圖河、碧流台河、白音戈洛河等較大支流匯合後，水流很大，終年不絕。河流兩岸的平川現都闢爲耕地。台地上往往被風刮成砂丘，或爲流沙所淹沒，現今地表也少有牧草生殖，更不適於農業生產。在這種台地的砂丘或台地邊的斜坡上，地表較爲光禿，易於發現散佈在地面的石器及陶片，即爲遺址的所在地。

遺址當時的人們，製作石器所需用的材料，多採於沿岸的大山上。在這一帶山中，多產花崗岩及變質石灰岩，並盛產石英及燧石等，這就成爲製作石器所需材料的豐富的自然資源。



圖一 昭盟巴林左旗細石器文化遺址分佈圖

1) 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文物工作組：內蒙古自治區發現的細石器文化遺址 考古學報 1957年第1期9—20頁；汪宇平：西喇木倫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通訊 1955年第5期9—13頁。

二、文化遺址

我們調查時,沿烏爾吉木倫河兩岸的台地步行,踏遍了沿岸的沙窩。自烏爾吉至王家灣的90公里的地區內,共發現了12處較爲主要的遺址,如烏爾吉、義和屯、富河溝門、馬家園子、阿古廟、七家、豐水山、公司、博力罕吐、太平地、福山地、王家灣等處,另有勝力屯、高家營子、三上七地、上火房、下山灣、朝陽灣等6處也發現遺物散佈地面,共有18處(圖一)。

(一) 烏爾吉

烏爾吉木倫河自烏蘭壩往西南流約20公里,在烏爾吉村西面,與自乃林壩流來的海楞圖河相匯合。烏爾吉村的東面是小山坡,山頂高出河面約30米,遺址位於小山的南坡上。文化遺物散佈面積較大,東西約80,南北約50米。南面直到大道旁,和現在的村舍鄰近。地表爲砂丘,未被農耕,牧草稀疏,石器與陶片散佈其間。在這裏採集的石器:打製大型石器有石斧、刮削器、石刀、石鋤、石鍬、砍伐器及石錘等,細石器有鑽刻器、長石片、多刃小石片及石核等,並有石磨盤及磨棒,所得陶片全是褐色粗陶,陶土未經淘洗,火候較低。

(二) 富河溝門

從烏爾吉往南約4公里處,即是富河溝門。富河自東北流來,在村西匯入烏爾吉木倫河。村北有一小山坡,高約50米。山坡的東面臨富河,是陡立的岩壁,南坡較爲平緩。地表土被風刮去一部分,遠處即可瞭見暴露的生黄土(圖版壹,1)。遺址就在南坡的半山腰上,地表土被風捲去後,已無法瞭解其文化堆積情况。從石器及陶片分佈的面積來看,長寬各約80米。在此採集的石器有石斧、刮削器、石刀、砍伐器及石磨棒,細石器有石鑽、尖刻器、長石片、多刃小石片及石核等。所得陶片,全是褐色粗陶,和烏爾吉出土的相同。

(三) 義和屯

自富河溝門沿富河向東北走約1公里,就到義和屯。遺址在村東的台地上,高出河面約20米,和富河溝門遺址遙遙相望。遺址地表被風刮去細土,只餘粗砂,牧草稀疏,在長約100、寬約50米的地帶,都有石器分佈。在這裏採得的遺物,和富河溝門的很相同,打製大型的石器有斧、硃、刀、鑿、錘,細石器有石鑽、尖刻器、長石片、多刃小石片及石核。地表散佈的陶片很少,也都是褐色粗陶。

(四) 馬家園子

自富河溝門往南走約1.5公里,就到馬家園子。在這兩村之間,爲一長形台地,高出烏爾吉木倫河面約15,寬約50米。台地表面都有零星的細石器散佈。在馬家園子西北約100米的地方,有一處較大的沙窩,這裏暴露的文化遺物較爲集中,面積長寬各約40米。拾到的石器中,打製大型的石器有斧、硃、鑿、刮削器、刀、砍伐器及錘等,細石器有鏃、尖刻器、石葉、長石片、多刃小石片及石核等,並有石磨棒出土。陶片都是褐色粗陶。

(五) 阿古廟和勝力屯

烏爾吉木倫河經馬家園子往東南流,約8公里到阿古廟南面,和東面流來的小河匯合

後，再折向南流。阿古廟就修築在這兩河相匯的西北河岸上。在廟北面的台地邊沿及大道旁，都發現有石器散佈。這裏地表多礫石及砂土，牧草很少。採集的石器都是打製的，有斧、鑿、刮削器、砍伐器及鏃等。遺物都分佈在長寬 30 米的地方，但未發現有陶片。

勝力屯位於烏爾吉木倫河東岸的台地上，在阿古廟的東偏北方，隔河相望，相距約 1 公里。在勝力屯附近的台地邊沿上，拾到了打製石斧及小石片，磨製的石鍬。這一帶台地，大多被農民耕作，可能還有較多的細石器文化遺存。

（六）高家營子、七家和豐水山

烏爾吉木倫河自阿古廟至高家營子約12公里。穿越一片深谷，台地較少。在高家營子東面是長形台地，在河東岸高約 20 米的地表多沙窩，暴露的文化遺物較少，僅拾到一些打製刮削器及石核。

從高家營子往南約 8 公里到七家，位於河東岸的台地下。在村東的台地上的沙窩中，拾到了一些多刃小石片及石核。

烏爾吉木倫河在七家西北與碧流台河匯合，繼續往南流，經豐水山村西。豐水山距七家約 2.5 公里，村東爲高約 150 米的山坡，村東南爲高約 50 米的小山，文化遺址就在村東南的小山的南坡，面積長約 100，寬約 50 米（圖版壹，2）。在這裏採集的遺物，石器中打製的有斧、䃴、刮削器、砍伐器、犂及石錘，並有鏃、長石片、多刃石片、石葉及石核等細石器，磨製石器有石斧，此外還有石磨盤及石磨棒。這裏出土長石片，長達 5.3 厘米。陶片可分爲兩系：一爲褐色粗陶；一爲細泥紅陶，其中夾有彩陶片。

（七）下山灣

下山灣在豐水山南約 10 公里，林東鎮北偏東約 11 公里，烏爾吉木倫河在西面約 1 公里地帶流過。村西北一帶全被流沙所掩沒，被風刮成起伏的沙窩。遺物就散佈在沙窩底部，石器有石鏃、石葉、長石片、多刃石片及石核，無大型的石器。陶片較少，全是褐色粗陶。

（八）公司營子、上火房和上三七地

自下山灣往南約 2 公里到博力罕吐，烏爾吉木倫河在此村西和花吉力戕小河相匯合。從博力罕吐順着花吉力戕小河往東北走約 6 公里，就到公司營子。小河兩岸是大山，山下有台地，公司營子就位於小河北岸高約 5 米的台地上。遺址在村東約半公里的台地上，面積長約 200，寬約 100 米。這一台地多被耕種，地表流沙較多的地方未開墾。遺址範圍內這兩種情況都有，在沙窩內易於拾取細石器，在耕地內只能拾取較大的石器。這裏出土的石器中，打製的有斧、䃴、鑿、刮削器、刀、犂及石錘，並有尖刻器、長石片、多刃小石片及石核等細石器，磨製石器有石斧及䃴，並有長形大石刀，此外尙有石磨盤及石磨棒。陶片也有兩系：一爲褐色粗陶；一爲細泥紅陶，數量都不多。在公司營子的西面台地及河南岸的山坡上，都有零星的石器及陶片散佈，這些石器多爲磨製石斧及打製石器所用的石錘，細石器的石片較少。

上火房村在公司營子東約 1.5 公里，和公司營子同在一台地上。遺址在村西的大道旁，地表大都被開墾，地頭尙餘少許沙窩。細石器大都散佈在這沙窩底部。估計遺址面積東西長約 80，南北寬約 40 米。在這裏拾取的石器全是打製的，有石䃴、石鑿、刮削器、石錘等，並有尖刻器、長石片、多刃小石片及石核等。陶片有褐色粗陶及細泥紅陶兩系，紅陶

中有彩陶片。

自上火房以東約4公里到上三七地。村後山坡上有零星的細石器散佈。自此再往東走，兩岸的台地漸少，而且山麓多碎石堆積，未發現有石器。

（九）博力罕吐及朝陽灣

博力罕吐位於林東鎮東偏北約9公里，村東南是一條高約20米的長形台地。從村裏到台地上的大道兩旁砂丘中，都有細石器散佈。遺址在村東約1公里的台地上，面積長寬各約100米。在此拾得的石器中，打製的有犂、砍伐器、尖狀器及刮削器，並有石鏃、長石片、小石刀及多刃小石片等細石器，磨製石器有石磷。陶片也有兩系，褐色粗陶多，細泥紅陶較少，其中夾有彩陶片。

在博力罕吐遺址南面約2公里，朝陽灣村東的台地上，有零星的細石器散佈。在此拾到了石鏃、長石片及多刃小石片，還有極少的褐色粗陶片。

（十）太平地

烏爾吉木倫河自博力罕吐村西往南流，兩岸爲冲積平地，寬約2公里。沿朝陽灣村東的台地往南走約4公里到太平地，它約在林東鎮東北6公里。這一帶台地表面多流沙，有的被風刮成沙窩。遺址在村西北的台地上，面積長寬約200米。地面大都未經耕種，多沙礫，牧草稀疏，只有靠西邊沿地帶已經耕種，農作物也生長得不好。在此拾得的石器中，以打製石器最多，有斧、磷、刮削器、刀、犂、鍬、砍伐器和石錘等，並有很少的長石片及多刃小石片等細石器，磨製石器有斧和磷，並有石磨盤及磨棒。陶片較爲豐富，也有褐色粗陶及細泥紅陶。此外，在太平地西北約2公里的卜家營子附近，曾拾到打製石斧1件，未見有其他文化遺存。

（十一）福山地

烏爾吉木倫河在林東鎮東面和白音戈洛河相匯合，合流處在福山地西北，河水向東岸山脚冲涮，河岸全爲岩石露頭，河水被岩石阻擋折而向南流，福山地村即位於河水曲折處的東南坡。此地距林東鎮東南約8公里。遺址在村東台地上，地表全爲流沙，被風刮成起伏很大的沙窩、斷崖或孤立的階地。在這些沙窩底部、斷崖下及孤立階地的四周，都有文化遺物散佈，其面積長寬約200米（圖版貳，1）。在遺址內拾得的石器及陶片都很多，石器中打製的有斧、磷、刮削器、刀、犂、鋤及石錘，並有石鏃、尖刻器、石葉、長石片、多刃小石片及石核等細石器，磨製石器有石磷及圓磨石。陶片也有褐色粗陶及細泥紅陶兩種。

在遺址的西南部的一處台地邊沿上，發現有殘人骨架一具，其上只覆蓋一層沙土，僅厚約10厘米。用手將沙土拂去後，發見有人架的上半部，自腰椎骨以下骨骼已經失去，頭向正東，面向南，因頭骨大部暴露地表，已經乾裂破碎。在人頭骨的東北端，放有陶甕1件，甕壁上部已破碎，碎片入甕底，現經修補復原，爲褐色粗陶，和遺址內出土的褐色粗陶片完全相同。由此可見，這座墓葬是和遺址當時的居民同時的。

（十二）王家灣

在福山地的對岸，有一條東西橫亙的大山。大山的東山嘴一直伸到烏爾吉木倫河岸，和福山地的山嘴遙相對峙。王家湾即位於此山嘴北面的流沙中。大山的南面是一條川，小河自前昭廟西山溝流來，在王家湾東南山嘴注入烏爾吉木倫河。遺址在小河北岸的南

山坡上。這一帶地表多流沙，石器散佈在沙窩的底部，分佈面積長寬約有50米。在此採集的打製石器有斧、刀、磷、刮削器及石錘，並有石鏃、尖刻器、石葉、長石片、多刃形石片及石核等細石器，磨製石器有刀、斧、磷，並有圓磨石出土。在這裏採集得少數細泥紅陶片，其中夾有彩陶片。

三、文化遺物

我們所得的石器，共有2459件，都是在地面上採集的，其各地出土情况詳見附表。各地出土的陶片，在採集時只擇取了一部分標本，附表所列數字，不能代表各地數量的多少。現將石器及陶器的形制敘述如下。

(一) 打製石器

石斧　可分爲六種型式：I式，作長葉狀，兩面有脊，四邊有刃，上端略小，無台面，橫斷面及縱剖面均爲扁圓形（圖二，4、5；圖版貳，2、3）；II式，長條形，上端有台面，上窄下寬，下端爲兩面打出刃部，兩側也打出刃部，斷面呈扁圓形（圖二，3、6、7；圖版貳，4；圖版叁，1）；III式，短身，平視如舌狀，上端有台面，上窄下寬，兩面打出圓刃，兩側出刃，兩面正中略爲平整（圖二，9；圖版叁，2、3）；IV式，上端有台面，下端作舌狀刃部，兩側打刃，兩面微有脊（圖版叁，4、6）；V式，長身，上窄下寬，上端有平台面，下端爲平刃，兩側也出刃，最主要的是僅在一面加工，成爲一面有脊，另一面略平（圖二，2；圖版叁，5）；VI式，長身，上下略相等，下端平刃，有台面，兩側打出刃部，兩面中部未加打擊（圖二，11；圖版肆，1、2）。

狹長形石斧　體積均較石斧小。一種爲石片加工，長身，有台面，兩側略成弧形，下端爲舌狀刃，從兩面打製，斷面爲扁圓形（圖二，10；圖三，3、4；圖版肆，3）；一種爲爲石片加工，長身，上窄下寬，上端有台面，下端爲平刃，兩面中部未經過加工（圖三，2）；另一種爲長方形石片加工，上下略相等寬，上端有台面，從兩面打出兩側及下端的刃部（圖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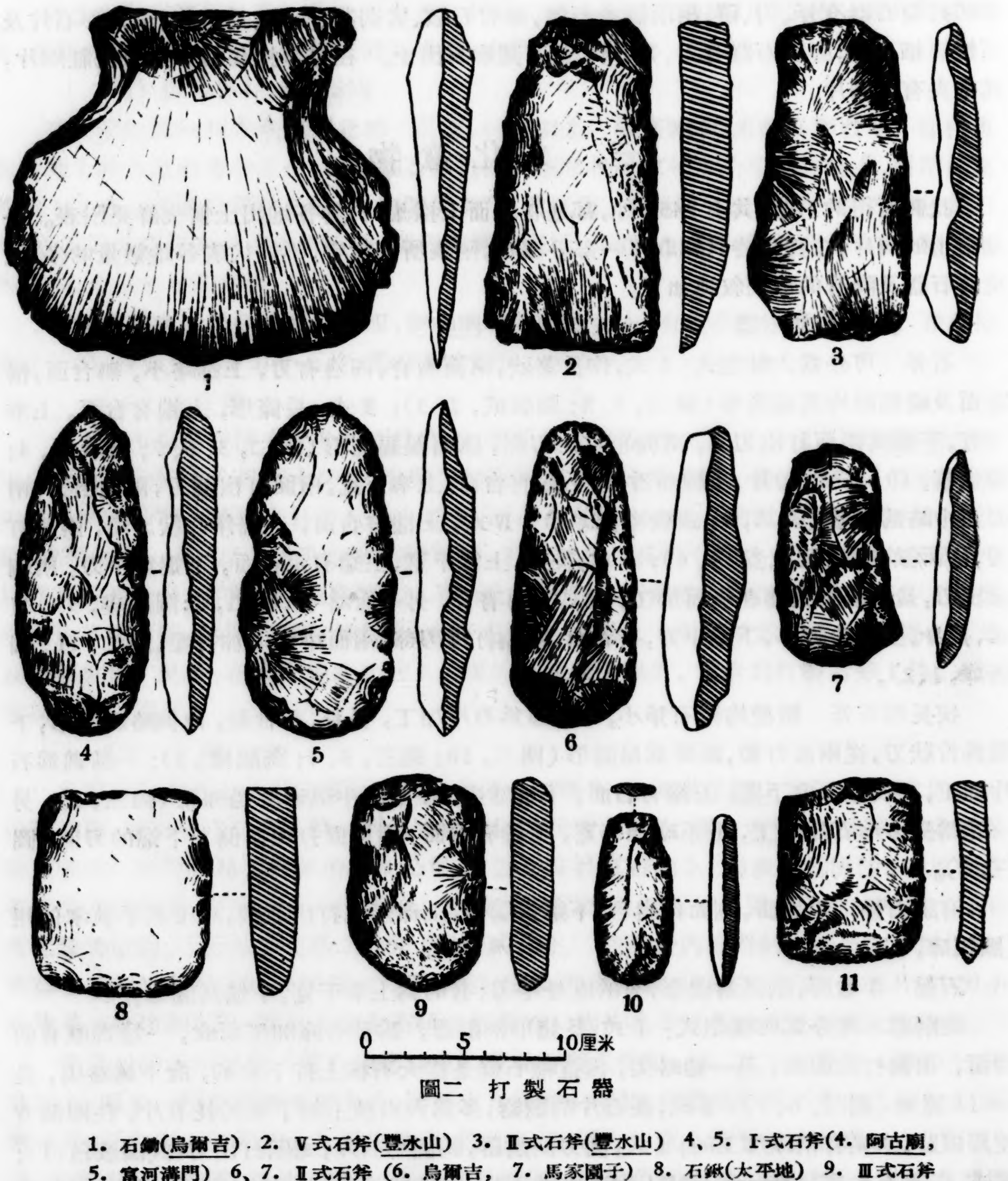
有腰石鑿　平台面，剖面作楔形，下端爲圓刃，上部兩側打出亞腰，以便用手執拿使用（圖版肆，7）。

石鑿　平台面，剖面爲楔形，有的直身平刃；有的爲上窄下寬，下端爲圓刃。

刮削器　可分爲四種型式：I式，長條形刮削器，爲長石條加工而成，一端爲原有的台面，兩側打出刃部，另一端略尖，因這種石條是從大石核上打下來的，故下端略尖，長8—11厘米（圖三，6、7）；II式，長石片刮削器，多爲大石核上剝下來的長石片，在兩側有使用痕跡，未見有精琢加工的；III式，圓刃刮削器，爲圓形石片，周圍打出刃部（圖版伍，1）；IV式，多刃石片刮削器，爲石核上剝下來的石片，其形狀不規則，其中石質較爲細硬的，曾有部分經過第二步加工，其餘僅有使用過的痕跡。

石刀　可分爲三種型式：I式，爲長條形，石片的一側經過加工，從兩面打出刃部，一端爲台面，另一端略尖；II式，作半圓形，除台面外，邊沿打成半圓形刃部，經過第二步加工（圖版伍，2）；III式，爲長條石片，在兩側略有加工，下端作尖狀或舌狀，長約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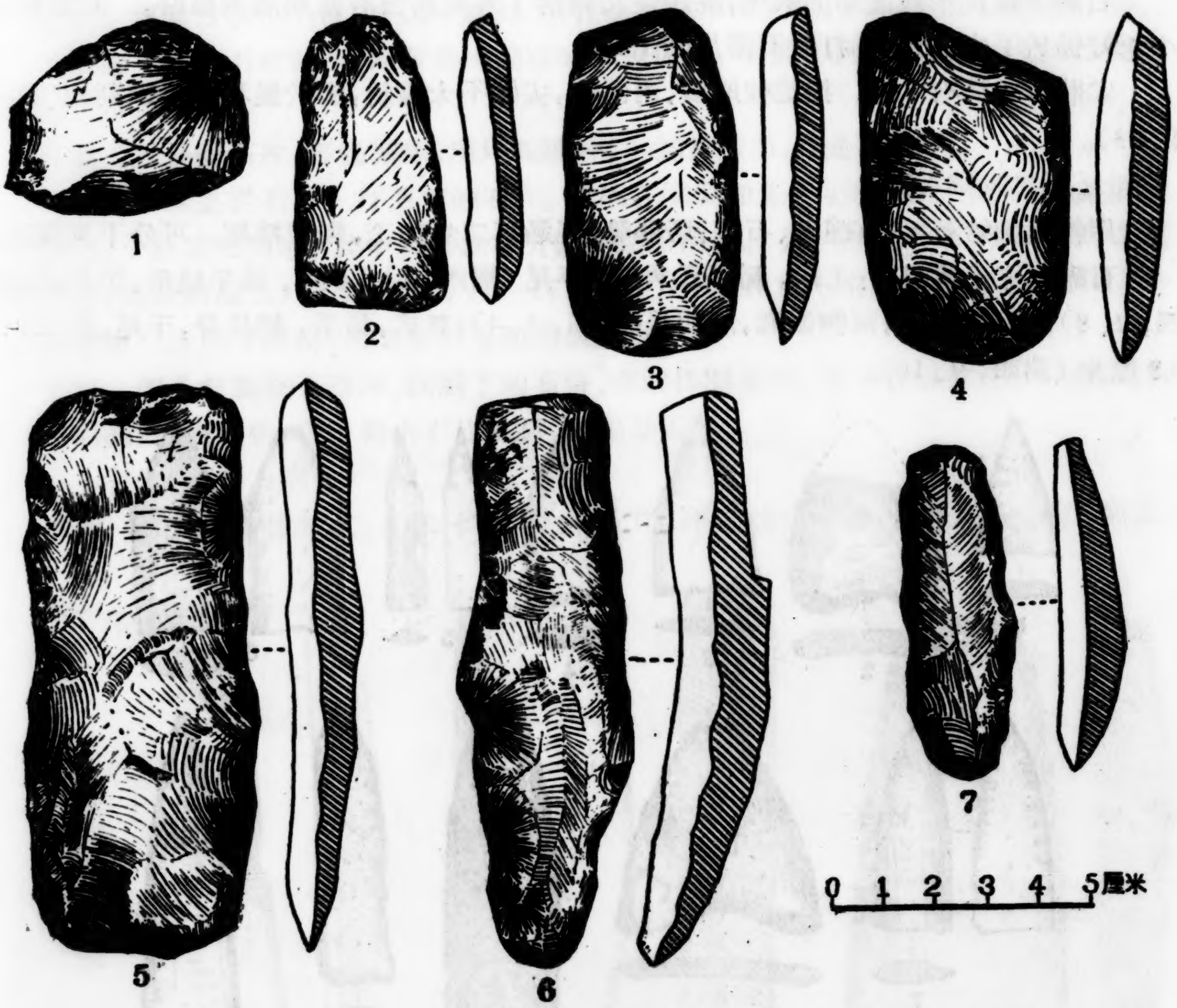
石犂　這次所得的均殘缺，無一完整的，其中有把端、身部及尖端各部分殘段。有1



圖二 打製石器

1. 石鏟(烏爾吉) 2. V式石斧(豐水山) 3. II式石斧(豐水山) 4、5. I式石斧(4. 阿古廟, 5. 富河溝門) 6、7. II式石斧 (6. 烏爾吉, 7. 馬家園子) 8. 石鍬(太平地) 9. III式石斧(太平地) 10. 狹長形石斧(義和屯) 11. VI式石斧(義和屯)

件較為完好，為扁長石片加工，上端有台面，中部較寬，下部尖端已缺（圖版肆，4、5）。這種工具，從使用痕跡上來觀察，都是上下磨擦的痕跡，其尖端的兩面磨損程度都相等，應是鋤農業向犂耕農業過渡的產物。過去曾在林西、阿魯科爾沁旗及赤峯等地均有這種石器



圖三　打 製 石 器

1. 刮削器(富河溝門)　2—4. 狹長形石斧(福山地)　5. 狹長形石斧(公司營子)　6.長條刮削器(公司營子)　7. 小長條刮削器(王家灣)

出土[1]。

石鋤　有1件較爲完整的。上端平台面,亞腰,寬肩,下端平刃,剖面爲楔形,自腰以上將台面的厚脊打去,故剖視時腰部最厚(圖二,1;圖版伍,4)。這種工具,應是鋤農業的工具,過去曾在克什克騰旗瓦盆窯出土過[2]。

石鍬　有1件較爲完整的。略作方形,用石片打製,上端有台面,兩側及下端均打出刃部,下端有使用過痕跡(圖二,8;圖版肆,6)。這種工具和瓦盆窯出土的很相似[3],不過體形較小,應和石鋤同是鋤農業工具。

砍伐器　爲較厚重的石塊或石片,經過使用而留有使用的痕跡,無固定的形式及用途,既可以切割,也可以錘砍。

1) 濱田耕作、水野淸一:赤峰紅山後　東方考古學叢刊甲種第六册,1938年。
2) 汪宇平:西喇木倫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通訊,1955年第5期9—13頁。
3) 同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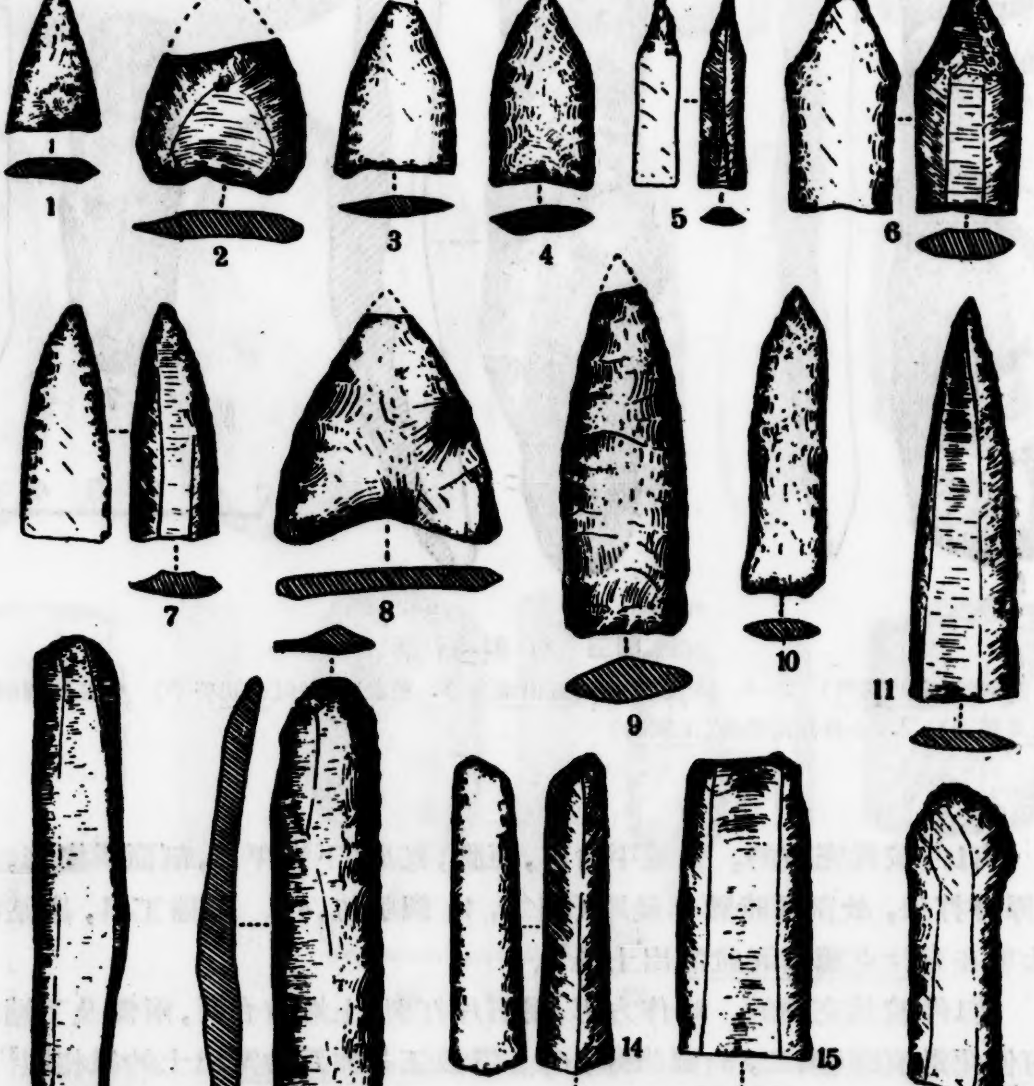
石鏈　爲長形或圓形的石塊，經過使用剝落了外表而留有使用過的痕跡。其體積大小正好握於手中，可能爲打製石器用的工具。

尖狀器　只有1件。把端較厚重，兩面脊，尖端不太鋒銳，便於握着以事鑽刻用（圖版伍，3）。

（二）細石器

用較堅細的石材，有燧石、石英、瑪瑙等，經過第二步加工，製作精細。可分下列幾種。

石鏃　可分爲四式：Ⅰ式，扁平三角形，平尾（圖四，1）；Ⅱ式，扁平桃形，深凹尾（圖四，2、8）；Ⅲ式，扁平，兩側微圓，淺凹尾（圖四，3、4）；Ⅳ式，扁平，細長身，平尾，長3.3—3.8厘米（圖四，9、10）。



圖四　細石器（原大）

1. Ⅰ式石鏃（朝陽灣）　2、8. Ⅱ式石鏃（2. 豐水山，8. 福山地）　3、4. Ⅲ式石鏃（3. 豐水山，4. 馬家園子）　5、7、11. 尖刻器（5. 富河溝門，7. 福山地，11. 豐水山）　6. 石鑽（豐水山）　9、10. Ⅳ式石鏃（9. 福山地，10. 豐水山）　12—16. 長形小石片（12、16. 豐水山，13—15. 福山地）

石鑽　爲圓柱狀小石條，經過仔細加工，打出扁圓形的尖端，以供鑽刻用（圖四，6）。

尖刻器　用長石片精琢，兩面在尖端有第二步加工，尖端有的甚爲鋒銳，有的已遲鈍（圖四，5、7、11）。

石葉　爲長條石片，經過精琢，現均爲殘片，一端爲方形，或是桂葉形。

長石片　就是從石核上打下來的石片，有的在兩側加工，有的只在一側加工，其斷面多爲梯形，少數爲三角形，其中大部分都有使用過的痕跡。這次採集的長石片，有許多較長的精品，最長的達5.3厘米（圖四，12—16）。多刃小石片爲不規則的小石片，其中有一小部分有第二步加工痕跡，大部分只有使用痕跡。

石核　即是打製細石器時，剝剩下的石料，有的作圓椎形，有的作扁長形。上端爲台面，在四週打去石片後，留下剝去石片痕跡，下端呈尖狀。

（三）磨製石器

石斧　可分爲三種型式：Ⅰ式，長身，上窄下寬，兩面磨出平刃，斷面爲扁圓形（圖五，

圖五　磨製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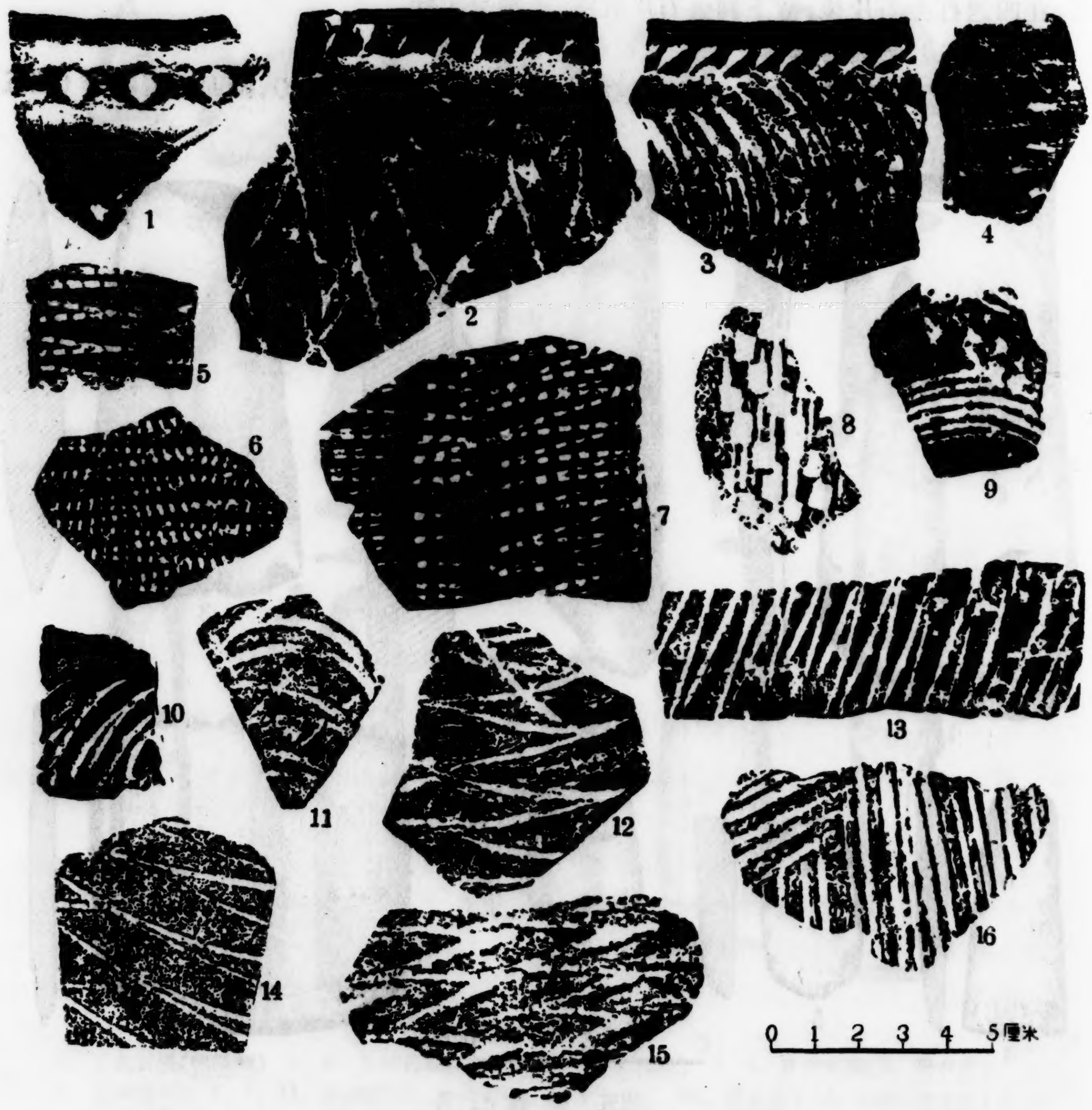
1. 長形大石刀（公司營子）　2. 石刀（王家黌）　3. 石斧（豐水山）　4. 石碎（公司營子）
5、6. 石碎（福山地）　7. 石鍬（勝力屯）

3;圖版伍,6);Ⅱ式,長身,兩面磨出圓刃,斷面爲扁圓形,上端有台面;Ⅲ式,扁平長身,上窄下寬,兩面磨出平刃,斷面爲長方形。

石碎 可分爲三種型式:Ⅰ式,扁長石片加工,一面有脊,有台面,一面磨出平刃(圖五,4、6;圖版陸,1、3);Ⅱ式,長身,有台面,一面磨出舌狀刃部,斷面爲扁圓形(圖五,5;圖版陸,2)。

長形大石刀 爲長形薄石片加工,斷面作楔形,卽厚的一側成爲背脊,薄的一側再磨出刃部,前端下側有刃,後端有淺凹尾,狀似今天用的切菜刀一般,長 24 厘米(圖五,1;圖版陸,4)。

石刀 爲長方形小石片,下端兩面磨出刃部,上端平整(圖五,2)。



圖六 陶片紋飾拓片

石鍬　平視略作方形，台面經過修整，兩面經過磨擦，兩側的邊沿很圓滑，下端爲圓刃(圖五，7；圖版伍，5)。

石磨盤　有圓形及長方形兩種。圓形的體積較小，而出土數量較多。它們都是一般石塊在表面磨擦的結果，都只在表面見有磨擦過的痕跡。

石磨棒　長條形石料，經過磨擦而有使用痕跡，其斷面有圓形、長方形及三角形等。還有一種是用殘石磨盤改造的，僅在使用時磨擦斷面，而留下使用痕跡，其餘各面仍保留着原來磨盤形象。

圓磨石　爲小圓形石塊，四周及兩面均經過磨擦，使之光滑。直徑6—8厘米。

（四）陶器

1. 褐色粗陶系

陶土未經淘洗，羼有小顆粒的粗砂及石英，火候低，呈紅褐色或灰褐色。均爲手製。多爲大口，直腹，平底器。腹部上有各種劃紋，其中多爲弧形、弦紋或直線(圖六，3、8—11、14—16)。在福山地墓葬內出土的1件陶甕，爲紅褐色粗陶，經修補復原，口徑26厘米，直腹向下收縮，平底略小，底徑11，全高32.2厘米。腹部爲素面。這器可能原來就曾經修補過，故在腹下部穿有兩個小孔，是原來修補時所穿的。底部印有蓆紋（圖版陸，5)。在褐色粗陶系中，還有一種陶片，表面印有篦紋，火候也較高，厚度也較薄些，數量也較少，它是罐的殘片（圖六，4—6)。這種褐色粗陶，在克什克騰旗瓦盆窰及赤峯紅山後都有出土。

2. 細泥紅陶系

陶土經過淘洗，火候高，作橙紅色。輪製，表裏均磨光。其中一部分表面有刻劃的弧線，或印有極細的篦紋。它是較大的壺、罐類器物的殘片(圖六，7、12、13)；另一部分陶片較薄，大口，折腹，平底；其中有一部分彩陶，卽是在口沿上繪有弦紋或黑寬邊，爲缽或碗類器物的殘片。各遺址內所見的細泥紅陶，都和赤峯紅山後的很相似。此外，在豐水山遺址內曾採集到1件紅陶鬲腿，爲尖柱狀實心，羼粗砂，無紋飾，長約10厘米，和克什克騰旗出土的相同。

四、結　　語

我們這次在巴林左旗調查所得情況，證實了在烏爾吉木倫河兩岸的沙丘或台地上，都分佈有細石器文化遺物。文化遺址所在的位置，往往和現代村落相近，可見當時人類選擇了適宜居住的地理環境。由於風沙的關係，使遺址的面貌大爲改變，形成了現在的沙窩或孤立階地。文化遺物暴露地表，失去了地層關係，也沒有發現灰層或灰堆。這批遺物很有可能不完全屬於一個時期，因未經發掘，沒有地層關係去說明它。

從各遺址內出土的石器來看，石鏃、長石片及石斧等工具，都是普遍出現的。打製石器中的鋤、鍬和犂等鋤農業工具，也是昭烏達盟地區的細石器文化中的共同特有的遺物。隨着鋤農業生產出現的磨製石器、細泥紅陶器，在公司營子、豐水山及福山地等遺址中，都有一定的數量。由此可見，巴林左旗各文化遺址所反映的經濟文化類型，是以畜牧狩獵而兼營農業生產的。至於太平地遺址，出土的鋤農業工具較多，也許鋤農業已佔有主要的

生產地位。這一情況，可能說明細石器文化是在當地條件下發展的[1]。

總之，巴林左旗烏爾吉木倫河沿岸的細石器文化，經過這次調查，已基本上弄清了遺址分佈情況及其文化性質。至於烏爾吉木倫河中下游沿岸的情況如何，更有待於今後繼續調查研究。

執筆者：李逸友

昭烏達盟巴林左旗細石器文化遺址採集遺物登記表

名稱＼數量＼地點		烏爾吉	富河溝門	義和屯	馬家園子	阿古廟	勝力屯	高家營子	七家	豐水山	下山灣	公司營子	上火房	上三七地	博力罕吐	朝陽溝	太平地	福山地	王家灣	合計
打製石斧	Ⅰ式	1	1	1	2	2						1					3	1		12
打製石斧	Ⅱ式	1			1					4								1		7
打製石斧	Ⅲ式				1					3		3					1	7	1	16
打製石斧	Ⅳ式	6	3	2	3	2	1			5		1					9	1	3	36
打製石斧	Ⅴ式	4	1		2					1										8
打製石斧	Ⅵ式			1						2		1					2	1		7
打製狹長石斧				1						3		4	1				4	3	1	17
有肩石鑿				1		2														3
打製石鑿					1							1	1							3
刮削器	長條形	3			2					7		7					3		3	25
刮削器	長石片		5	3	5	3						2					8	1		27
刮削器	圓刃	1	1	1						2		10					10	6		31
刮削器	多刃石片	112	52	35	69	17		3		40	4	66	24	4	18		37	75	3	559
打製石刀	長條形		5															3	1	9
打製石刀	半圓形		4		4													1		9
打製石刀	長條平刃	1	1	2	1							1					1			7
石犁										1		8			2		19	8		38
石鏟		1																1		2
石鍬		1															2			3
砍伐器		5	3	1	2	6				3					3		5			28
石錘		4		1	5					11		21	2				12	10	1	67
尖狀器															1					1

1) M. O. 柯斯文：論原始歷史的分期　史學譯叢，1955年第3期40—52頁。

昭烏達盟巴林左旗細石器文化遺址

（續前表）

名称 \ 数量 \ 地点		烏爾吉	富河溝門	義和屯	馬家園子	阿古廟	勝力屯	高家營子	七家	豐水山	下山灣	公司营子	上火房	上三七地	博力罕吐	朝陽灣	太平地	福山地	王家灣	合計
石鏃	Ⅰ式										1					1			1	3
	Ⅱ式				1	1				1								1		4
	Ⅲ式				1					1										2
	Ⅳ式									1	1				1			1	2	6
石鑽			1	1	1					1										4
尖劑器		2	1	1	5					1		2	1					2	3	18
石葉										1	2							1	1	5
長石片		154	128	46	89					100	21	72	5	1	30	1	3	138	37	825
多刃小石片		96	18	64	18		2		5	40	151	33	20	2	39	4	11	69	21	593
圓椎形石核		2	1		1					1									1	6
扁長形石核		1	1					1			1		1							5
殘石核		2	3						3	2	3	1						1	2	17
小石刀															1					1
磨光石斧										1		8					4		1	14
磨光石鏃												2			1		2	4	2	11
長形大石刀												1								1
磨製石刀																			1	1
磨製石鍬							1													1
石磨盤		2								2		2					1			7
石磨棒		3	1	1	1					2		5					6			19
圓磨石																		1	1	2
总計		401	229	162	115	33	4	4	8	233	184	152	55	7	96	6	141	337	84	2459
陶片	褐色粗陶	8	16		5			1		8	4	8	2		16	1	24	39		
	細泥紅陶									5		6	7		3		14	4	3	

СТОЯНКИ МИКРОЛИТА В АЙМАКЕ БАЛИНЗО СЕЙМА ЧЖАОУД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нголии

Протекая через центральную часть аймака Балинзо, река Уэркимулунь по пути принимает реки Хайлонту, Билютай и Бэйинголо. Ровные земли по её обоим берегам уже вспаханы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етров образовались песчанные холмы на террасах, где легко встретить каменные орудия и фрагмент керамики.

В период с июля до сентября 1957 г. по сбоим берегам реки Уэркимулунь, между поселами Уэрки и Ванцзявань расстоянием в 90 км. на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12 микр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тсянок и 6 районов их распрсстранения.

Эти стоянки все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близких к ныне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м поселкам холмах. Они есть именно: Уэрки, фухэгомань, Ихстунь, Мацзяюаньцзы, Шэнлитунь, Агумяо, Гаоцзяинцзы, Цицзя, Фуншуйшань, Сялианьуань, Гунсыинцзы, Шанхофан, Шансанциди, Болиханьту, Цояньуань, Тайпэнди, Фушаньди, Ванцзявань и др. Стоянки обычо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около реки и выше неё на 15—50 м. Пределы распрсстранения предметсв рассчитываются примерно в 40—200 м.

Каменные изделия, собранные на земле, могут быть разделены на группы обитых и шлифованных.

В первую группу входят каменный топор, тесло, долото и долото с кострецами, скребок, нож, плуг, мотыга, лопата, скребло, молоток, острие, наконечник стрелы, бурав, резец, Каменный лист, длинный каменный пласт, пластинка с остриями, нуклеус и др. Во вторую группу входят топор, тесло, нож, лопата, зернотерка, курант и др.

Керамика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делена на сосуды из песка бурого цвета и сосуды из глины красного цвет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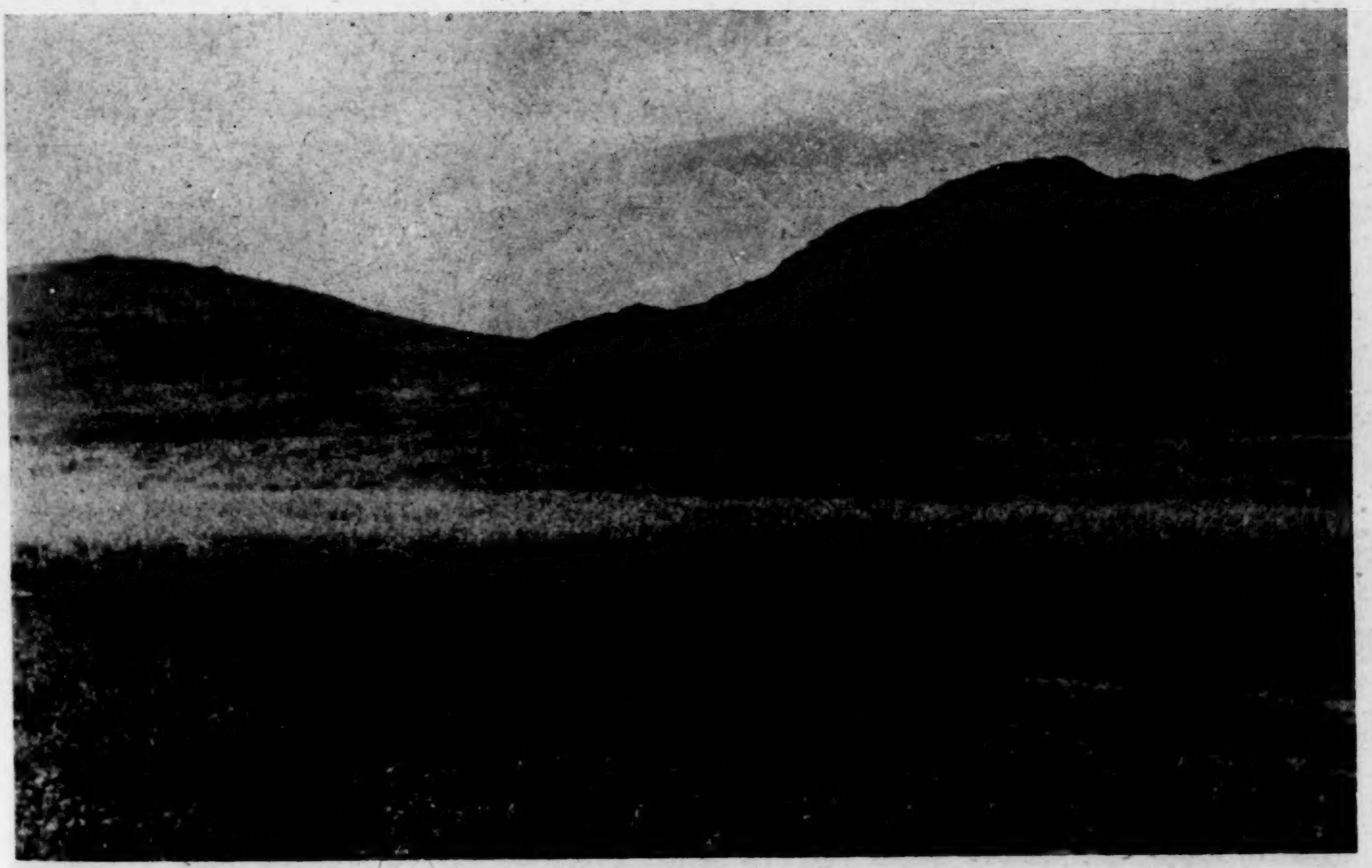
Сосуды первого типа были руками сделаны.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были с резным узором, а другие были с вогнутым узором или просто неукрашены.

Сосуды вхорого типа леплены способом применения гонгарного круга.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обжига высокая. Внешняя и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были отполированы. На внешней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обрисованы дуговые линии или с весьма тоньким вогнутым орнаментом.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даже были рсписные.

Вследствие того, что эти предметы сбнаружены на пöверхности земли, залегание их неизвестно. Он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относятся к разным периодам. Анализ предметсв, сбнаруженных у стоянок в аймаке Балинзо,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они выражают тот сблик эконами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который имел место в пермод охотыскотоводства с земледением. А в некоторых случаях он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периоду, когда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уже занимало главное место.

圖 版 壹

1. 富河溝門遺址全景



2. 豐水山遺址全景

圖 版 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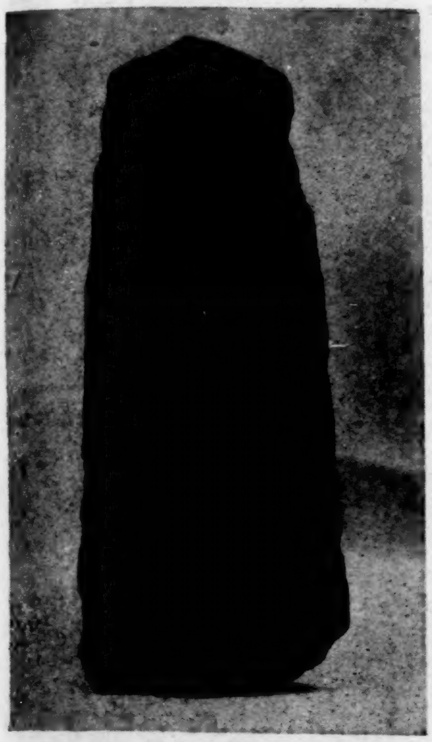
1. 福山地遺址的部分外貌

2. 打製Ⅰ式石斧
(阿古廟, 1/2)

3. 打製Ⅰ式石斧
(富河溝門, 1/2)

4. 打製Ⅱ式石斧
(烏爾吉, 1/2)

圖　版　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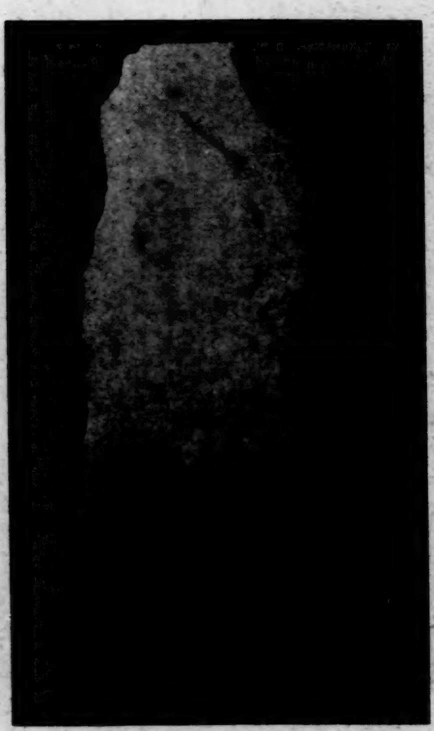


1. 打製Ⅱ式石斧（福山地，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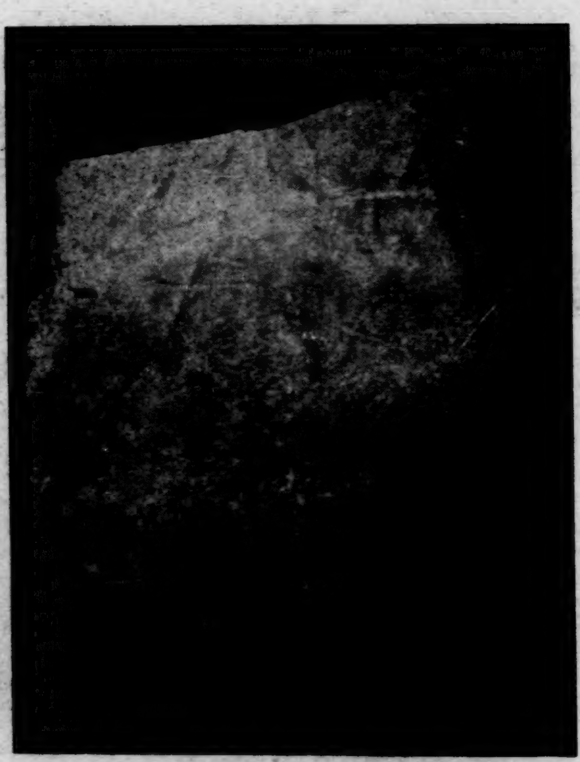
2. 打製Ⅲ式石斧（太平地，1/2）

3. 打製Ⅲ式石斧（福山地，1/2）

4. 打製Ⅳ式石斧
（勝力屯，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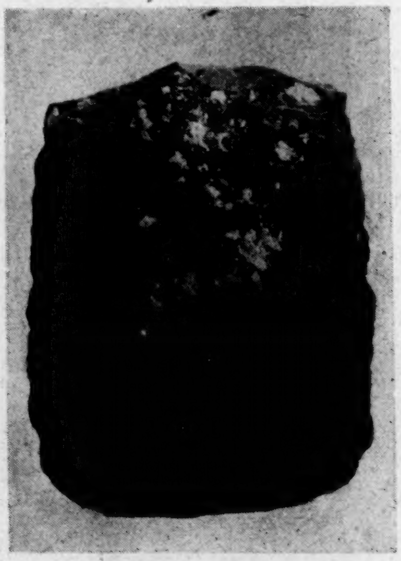


5. 打製Ⅴ式石斧
（豐水山，1/2）



6. 打製Ⅵ式石斧
（太平地，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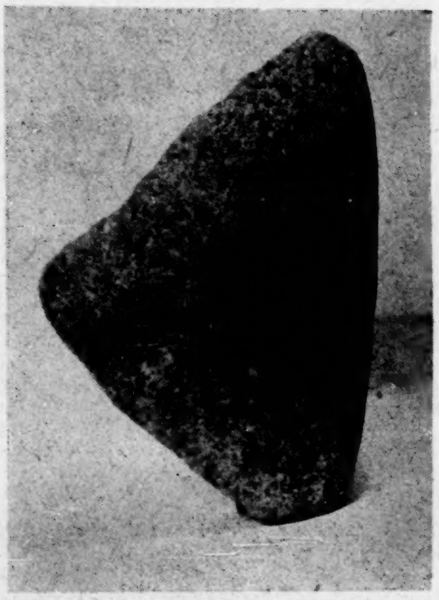
圖 版 肆



1. 打製 Ⅵ 式 石 斧
(義和屯,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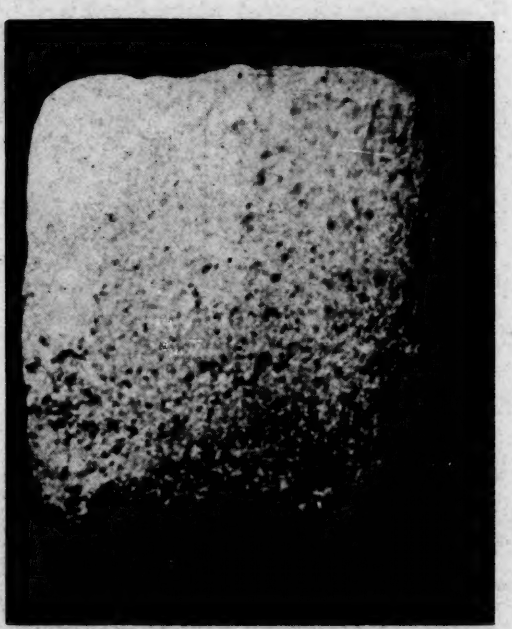
2. 打製Ⅵ式石斧
(太平地, 1/2)

3. 打製狹長石斧
(義和屯, 1/2)



4. 石犂尖部 (太平地,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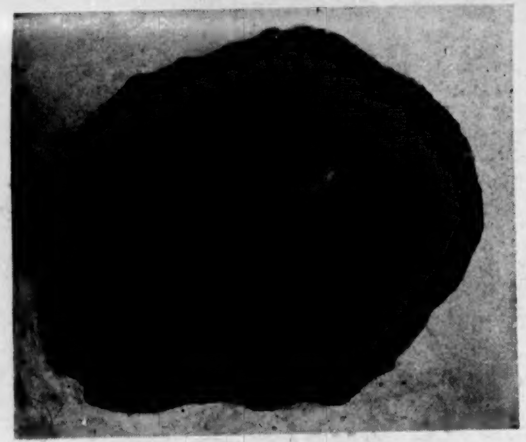
5. 石犂 (缺尖, 太平地, 1/2)



6. 石 鍬 (太平地,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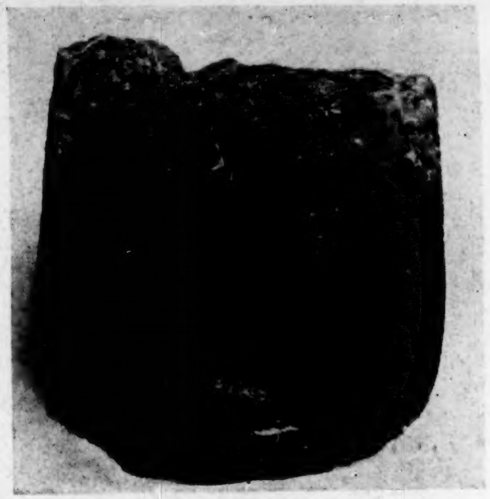
7. 有腰石鑿 (阿古廟, 1/2)

圖版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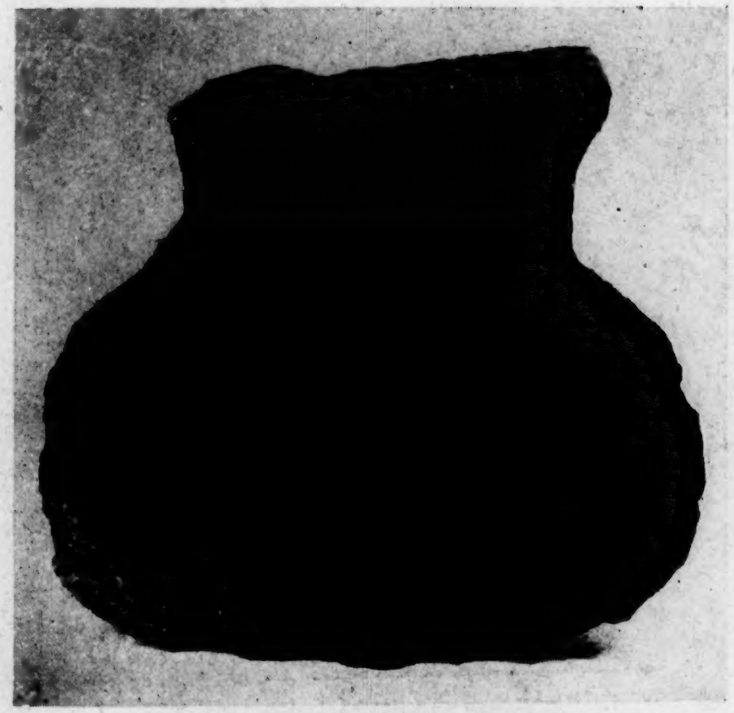
1. 圓刃刮削器（富河溝門，約 3/4）

2. 圓刃石刀（富河溝門，約 3/4）



5. 磨製石鍬（勝力屯，約 1/3）

3. 尖狀器（博力罕吐，約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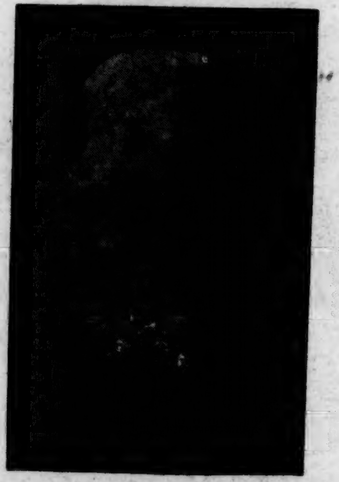
4. 石 鋤（烏爾吉，約 1/3）

6. 磨製 I 式石斧
（豐水山，約 1/3 弱）

圖 版 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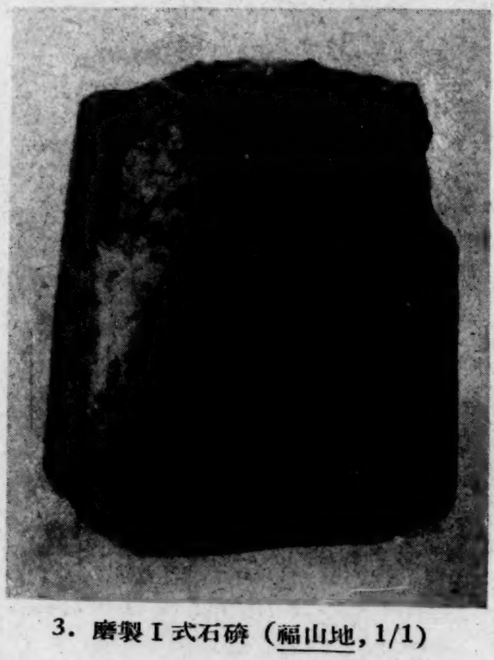
1. 磨製 I 式石碎 (公司營子, 1/2)

4. 磨製長形大石刀 (公司營子, 3/8)



2. 磨製 II 式石碎 (福山地, 1/2)

5. 褐色粗陶甕 (福山地, 1/4)



3. 磨製 I 式石碎 (福山地, 1/1)

洛陽澗濱東周城址發掘報告

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

目　　次

一、引言
二、東周遺址的分佈、堆積情况與城牆的輪廓
三、城牆構築技術與後期修補利用情况
四、城牆的堆積斷面與年代問題
五、結語

一、引　　言

西周初年，周王朝在洛陽一共營建了兩座城堡，一座是成周，一座是王城。西周金文中常有關於成周、周和王的記載(周和王指王城)。至春秋經中則提到王城的名字。從周平王遷都到洛陽以後，一直到周景王共十二世都以王城爲國都，到周敬王避王子朝之亂，徙於成周，至赧王又遷回王城，所以在春秋中對於王城和成周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東漢的歷史學家班固和東漢晚年的經學家鄭玄在他們的著作裏都曾經分別地指出成周在雒陽、王城在河南。他們去古未遠，說的又都是洛陽當地城址變遷的事情，其說法應該是可信的。東漢的雒陽，在瀍水之東、洛河以北，今天洛陽東郊的"漢魏故城"之處；而漢河南縣城即在瀍水之西、隋唐東都城西墻外澗河以東的地方。根據國語周語的記載"穀(澗)洛鬥、將毀王宮"看來，東周時代作爲國都的王城及其宮殿區域應靠近穀水(澗)入洛水之處。

1954年以來，考古所洛陽發掘隊因爲勘察王城、發掘漢河南縣城以及配合開闢中州路的發掘工作，曾在小屯南北、澗河兩岸的傳說中東周王城所在的地方作了一系列的調查與發掘。大體上對於這一地區東周遺址的文化分佈、堆積情况已有所了解；並且幾年來對於圍繞在遺址上的夯土城墻，陸續獲得一些新的材料。本文即在於將有關城址與城墻的材料發表出來，以供研究參考(圖一)。在城址範圍以內，我們也曾經發掘了屬於東周時代的住居、燒窰廠、骨料場、石料場以及道路、下水道等文化遺跡，將在"洛陽澗河兩岸古代遺址發掘報告"中發表，本文從略。

二、東周遺址的分佈、堆積情況與城牆的輪廓

(一) 在小屯村南北靠近澗河兩岸的地方，都有屬於東周時代的文化堆積。其分佈範圍：大抵是北到東干溝村北的乾渠一帶，東到金谷園馬路附近，南到瞿家屯東邊的高地，西

邊跨過澗河在西干溝村西南以至七里河與隆寨一帶。於上述地區內，在澗河兩岸斷崖上，小屯村南北路道溝壕上，到處可以看到東周到漢代的文化堆積在暴露着。在地面上也常常可以撿到屬於東周時代的陶器殘片，特別是板瓦、筒瓦、瓦當等等。

（二）上述地區內文化堆積的一般情況是：以東、西干溝爲中心的一帶地方，有仰韶、龍山、殷商和比殷商早而比龍山晚的遺址和墓葬。小屯村南，瞿家屯村東北臨近澗河東岸有晚殷和西周的遺址；澗西西干溝西南一帶有西周、東周的遺址和墓葬。屬於東周時代的文化堆積，常與殷代特別是西周的遺址有着重疊的現象。

以小屯爲中心在靠近澗河兩岸的地帶，東周的文化堆積較厚；在漢河南縣東牆之東北部堆積漸薄；在這一帶地區內東周的墓葬和東周的遺址間雜重疊，較大型的東周墓葬都在漢河南縣城的北及東北部。小屯村北，東周墓葬較少，中州路穿過漢河南縣城一段的附近及澗河西岸，東周墓葬較稠密。東周文化層的範圍大於漢河南縣城，而漢河南縣城則恰是壓在東周文化層之上。在沿着東西橫貫漢河南縣城的中州路及其兩側探掘的結果，知道它的底層是東周晚期和兩漢時期形成的。在漢河南縣城遺址中央地帶，深約1米左右發現有相當於兩漢早晚期的地面和建築遺址。城址中央偏東部，在緊接耕土下面有大面積的相當於東漢末期的地面和建築遺址。唐代的堆積，其範圍則比較廣泛。

所以，這一帶地區一般堆積情況是：耕土下面爲唐代層、東漢層或西漢層，在漢代層的下面爲東周層。在東周層的下面有的地方則壓着西周或者殷代層。在漢河南縣城東牆之外，靠近隋唐東都城一帶，在漢代層上或東周層上覆蓋着的唐代的文化堆積比較厚些。

（三）1954年春季考古研究所在西工一帶發現並確定了東漢河南縣城城址及城牆。根據文獻，"河南"與"王城"有沿革關係；從漢河南縣城下面堆積證明，河南縣城與東周文化堆積也有重疊關係，這就進一步對尋找東周的國都（王城城址）提出可靠的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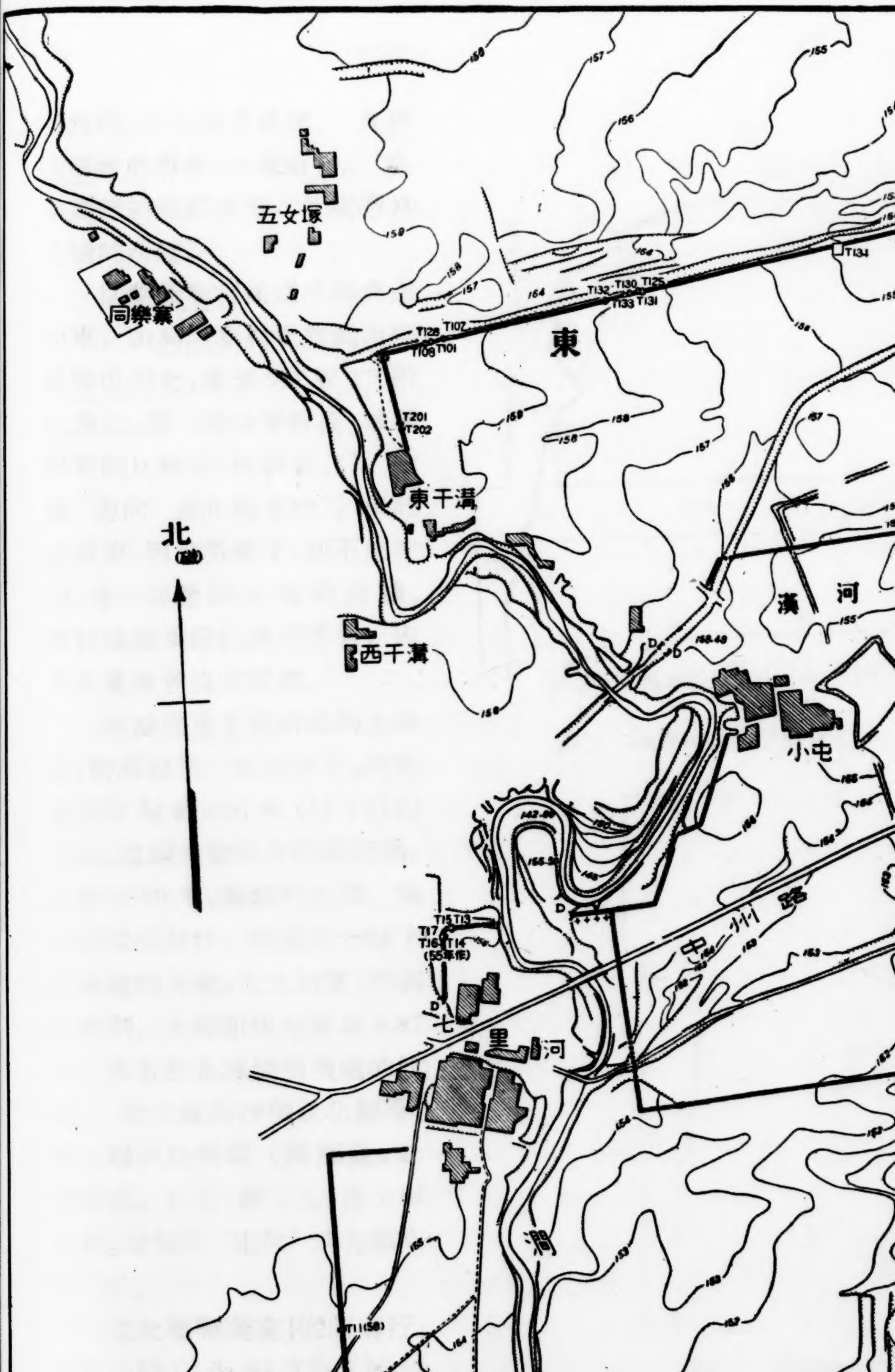
1955年春在漢河南縣城的西牆南段的牆外，發現了三段短的平行的古城牆。根據地層關係知道其中的一條（Ⅰ牆）可以早到戰國早期。另外的一條（Ⅲ牆），由王城公園跨過澗河直向西行，穿過七里河村向西南在興隆寨村北又折回澗河東岸，到瞿家屯以東。

1956年冬季在澗河東岸，東干溝村西北發現由土塚向東、沿乾渠南岸的一條夯土牆。該牆由土塚稍稍斜向東北，直抵隋唐城的宮城西牆。由土塚向南也有一段夯土牆計長300餘米，伸入東干溝後卽湮沒不見。由東干溝村南金鑛公路的斷崖上暴露着的夯土牆斷面（參考圖一、金鑛公路旁D處）上看，知道這條城牆是沿着澗河東岸高地修築的，並且直奔王城公園一帶，是否能和漢河南縣西牆外的三條短牆中的Ⅰ牆相接，現還在探索之中。

1958年秋季在隋唐東都城的西牆之西約200米，發現了一條南北行夯土牆。牆的北端連接着由東干溝村東北土塚處向東來的那條城牆。南端已到唐沽路一帶。

由於以上若干夯土牆的發現，我們可以看出這座城牆的三個城角及其四邊的輪廓來。

從東干溝村東北的土塚處說起：城牆由土塚向南，進入東干溝村一帶，城牆'走向'爲北偏西14°。沿着澗河東岸在王城公園處跨過澗河向西，在七里河村北轉南，轉角處，其外角夯土加寬，向外凸出（圖二）。由北往南、夯牆'走向'爲南偏東1°。靠近南段，城牆不



五女塚
同樂寨
東
東干溝
北
西干溝
小屯
中州路
七里河

圖一 東周城址實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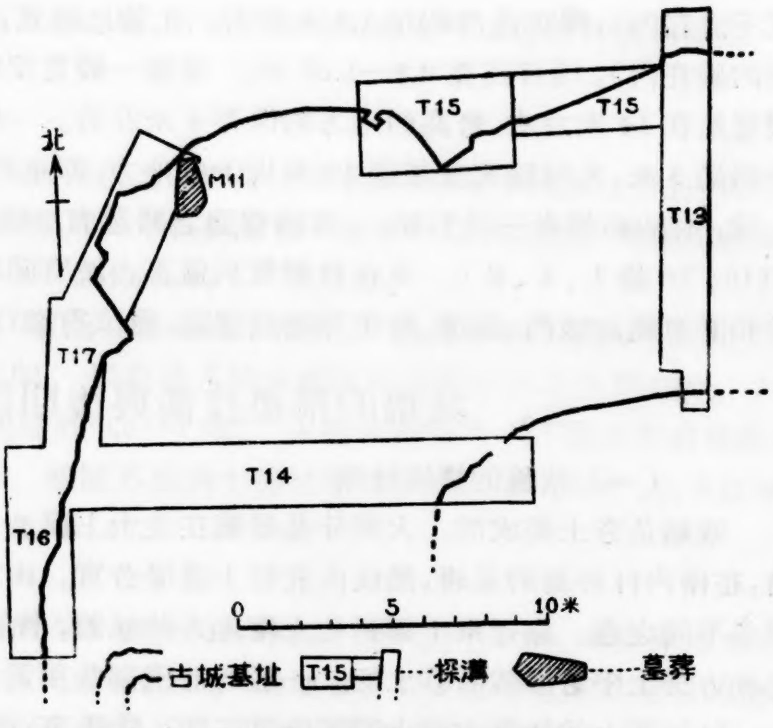
圖中漢河南縣城牆位置係根據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二期「漢河南縣城位置圖」編繪

微直綫，向外稍有弧度。在興隆寨村的西北，向東直拐。從城牆總的輪廓來看，此牆應爲古城的西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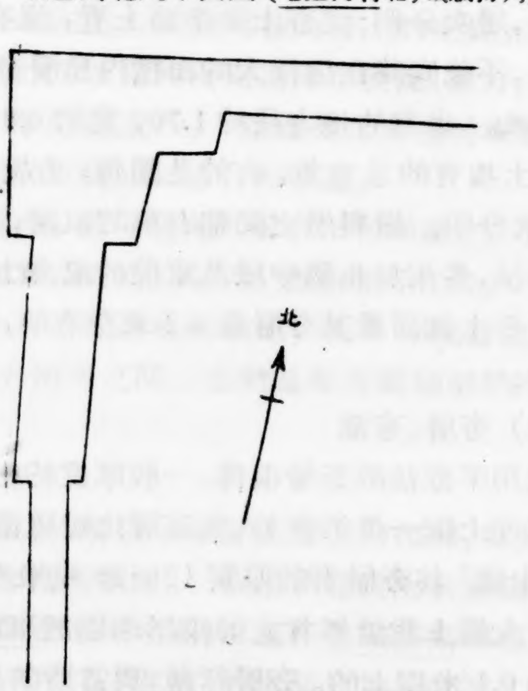
從興隆寨村西邊的轉角處向東，由興隆寨村北跨澗河經瞿家屯村北，直至 58LW T5 附近爲止，這一帶地勢較高，城牆保存的比較好(圖版壹，1)。城牆'走向'爲北偏東89°。由此處再東，因地勢低下，即不見城牆，這一面應該是城的南牆。由於城牆東段已湮沒不見，因而其東南角沒有尋到。

城牆從東干溝村北的土塚處，沿着乾渠一直向東行，到距唐城西牆約 200 米 (58 T112) 處止，這條城牆保存的最完整。全長 2890 米，是城的北牆。根據鏟探的材料，知道在土塚下的城牆拐角處，夯土加寬，形制很特別，土塚距現地面高 4.87 米，本身即是城牆拐角處的建築。從土塚的西側及北側看、夯土層次很明顯（圖版壹，2；圖版貳，1、3；圖三）。由土塚向東，城牆的'走向'爲北偏東 78°30′。

從北牆轉灣處，直向南行，到唐沽路以北 58 T116 附近止，長約 1000 米，應該是城的東牆。北牆和東牆的轉灣處，夯土已斷，根據東牆'走向'爲南偏東 5°30′ 引綫與北牆作出交角，其內角爲 84°。根據鏟探材料由 58 T116 處往南，也有夯土牆，因未開掘探溝，不敢肯定其年代。



圖二　城Ⅲ西北角平面圖（七里河村北，城牆拐角）



圖三　西北城角平面圖

東干溝村東北、土塚下面的拐角情況（鏟探材料），土塚即壓在拐角最寬處。

全部夯土牆都埋在現地面以下；其城圈範圍恰圍繞在有屬於東周文化堆積的地帶。

夯土城牆的寬度不一樣，在四邊城牆的探溝中，都發現有同類方法構築的"老城牆"夯土和補修夯土。西牆在澗河東岸一帶較窄，一般寬度在 5 米左右（後期增補的牆，其寬

度不計在內)，殘存高度約在 1.5 米左右。北牆比較寬，一般寬度在 8—10 米左右（包括修補的牆在內)，殘存高度 0.8—1.65 米。東牆一般寬度約 15 米，殘高 1.5 米左右。南牆一般寬度在 14 米左右，最高的地方約保存 4 米左右。一般的情況是“老城牆”的夯土，寬度不超過 5 米，凡城牆寬度超過 10 米以上的地方，都見有修補、增築、加寬的痕跡，有的補上一段，有的則補兩三段不等。有的兩牆之間還有空隙，形成兩條城牆併行的型式（如 58 T116；56 牆Ⅰ、Ⅱ、Ⅲ）。現在我們對於這座古城有關的文化堆積情況已知道大概，但對於和它有關的城門、街道、坊里等建築遺跡，還沒有進行系統的探索。

三、 城牆的構築技術與後期修補利用的情況

（一）城牆的構築技術

城牆是夯土築成的。大部分是建築在生土上面。一般的情況是由地面向下掘一淺槽，在槽內打好牆的基礎，然後由底往上逐層夯實。由於取土地點不同，所以土質、土色有很多不同之處。靠近東干溝村北土塚地方的城牆，曾經羼雜、利用了早期遺址的灰土，其它地方夯土中有羼雜着砂土的。一般的情況都是用黃土夯築。

（1）夯土的建築方法大體可分爲二類：①平夯：兩面夾板，一層層平夯。從夯土的側面上看，層次分明；從夯土的平面上看，沒有任何分界。②方塊夯法：也許是因爲城牆寬而又長，不能同時在這樣大的面積內整層夯打，因而分段夯築。每一方塊爲 1 × 0.4，厚約 0.2 米。也有的地方長約 1.70，寬約 0.8 米左右，但厚度都相差不多。從夯土的平面上看，夯土塊有的是方角、有的是圓角，方塊大小雖然不全一樣，但邊痕極其清楚。交錯疊砌，層次分明。層與層之間都有草的痕跡，推測可能是當時爲了便於夯打有意識鋪上的。這種作法，多用於北牆中段及東段的老夯土牆上，至於修補的牆，則多採用平夯法。北牆上凡由夯土側面看其夯層在 0.2 米左右的，差不多都是用的這種築法。夯層薄的，則是用平夯法。

（2）夯層、夯窩

採用平夯法的夯層很薄，一般厚度約在 0.06—0.1 米左右，也有稍厚的地方。西牆、北牆在靠近土塚一帶的夯牆，其夯層比較更薄一些，大約在 4—7 厘米左右。北牆靠東端的‘老夯土牆’其夯層有的厚到 12—25 厘米左右。厚度在 20 厘米左右的則是採用方塊的夯法。大體上說能够肯定的較早期屬於東周時代的城牆，凡是平夯的，其夯層都較薄，沒有超過 0.1 米以上的。夯層厚薄，與當時的施工技術及其質量要求是有關的。例如夯層每層厚 7 厘米，則可以根據其壓實的密度考察其每若干寸高厚的黃土，用過多大的壓力，可以壓實爲同等密度的實夯土。這種問題對研究當時土木工程及其工具的使用上是有幫助的。因爲築城的土，要經過夯打加固，所以在夯層的上面就留下有許多夯窩。夯窩直徑大小不一，一般的情況直徑在 2.5—4 厘米，個別也有超過 5 厘米的。夯窩的形狀從剖面上看一般的都呈球面，有的則稍深稍淺，這可能與當時的工具有關係。西牆 56 LGST201 東邊原築夯土的夯窩直徑 1.5—2.5 厘米；西部補築部份夯窩爲 4 厘米左右。北牆東部 57 LST 116 修補部份夯窩直徑 9—12 厘米，在它下邊所壓着的早期夯土牆夯窩直徑爲 3.4 到 4 厘米。一般的說，早期夯土牆的夯窩小一些，稍晚的夯窩大一些。同一時代的夯土牆

夯築用的工具及其使用方法、習慣大體相似，所以夯窩的現象也可以提供作爲判斷同一時期城牆的參考，但不是絕對的。

(3) 木棍洞

由於夯築的時候，兩旁需要夾板，兩板之間要穿上木棍，以便在中間填土夯打，所以在夯土牆的側面上常常留有夯築時所使用的木板痕跡和一排排的棍洞痕跡。根據痕跡知道當時木板是橫着放的，板寬約 15—19 厘米，長約 1.7 米左右。

在北牆城牆保存較好的地方，普遍的發現有木棍洞。洞內含有少量的木灰和土粒。北牆是東西行的，木棍洞皆是南北向。保存最多的木棍洞可以看出上下分列三排。其上下的距離是約 0.3—0.4 米，左右距離約 0.6—1 米。木棍直徑在 7—15 厘米左右的最多，也有稍粗一些直徑達到 20 厘米的。根據木棍洞中往往留有木灰的情況來看，在夯打城牆以後，可能並不將木棍抽出（圖版壹，3、4）。

(4) 二層台

二層台在夯牆底部的內側面，由夯土牆底向外伸出。寬 0.86—1.16，本身厚度 0.07—0.2 米，夯的非常堅硬，色黃褐，往往夾有紅色土。城牆和夯土二層台之間有顯明的脫邊，並不是一起夯築的。應該是先築城牆，然後爲了鞏固城基，才在城牆的內側面的牆根旁邊加築了二層台。二層台上往往堆着花土，花土的土色、土質與城牆的夯土的土質土色一樣，並緊靠城垣的內側面。凡是花土保存較好的地方，城牆的內側也保存較高、較好。它應該是城垣夯築不久便堆積起來的。花土中沒有文化遺物。這層花土上邊的堆積（如 57 LST 118 甲 3—5 層，57 LST 116, 3—4 層），應當更晚於二層台和城牆。

從 57 LST 117、57 LST 118 甲、乙的探溝中，發現有與二層台平行的路土，這路土與城牆平行而被壓在花土下邊，從地層關係上來看，路土當爲夯築城牆時形成的。

57 LST 118 甲、乙方中，還發現二層台上有車輪所軋的軌道，東西和城牆之間平行，車輪的軋道在花土下，時代當在花土與二層台兩者之間，也就是在夯築城牆的時代形成的。

(二) 城牆後期修補與利用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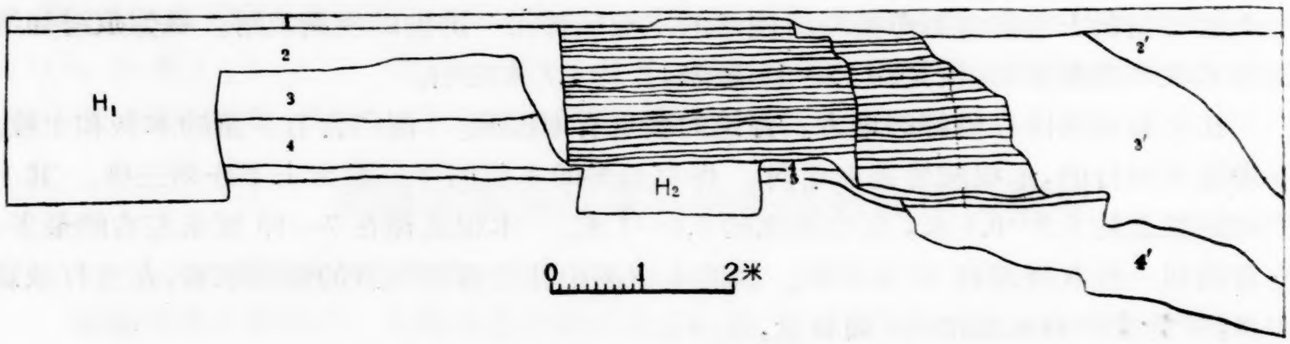
我們從探溝中暴露出來的城牆斷面來檢查，凡是橫切在夯土牆上的探溝，由其所暴露出來的斷面看，幾乎全部都有後期修補、增築加寬的痕跡。或是新牆依附着舊牆，或是在舊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北城牆修補的部分都在城的北側，西牆在金鑛公路以北的部分、修補處皆在西側，澗西與隆案及澗東瞿家屯一帶則在"老牆"的兩面皆加以修補。東牆 58 T120 以北修補的部分在西，'老牆'在東；58 T120 以南，'老牆'在西，唐代修補部分在東。下面舉幾個例子用以說明修補情況。另外，在下一段"城牆的堆積斷面與年代問題"上，也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1) 西牆、56 LGST 201 所見到的修補現象

從 56 LGST 201 南壁斷面來看（圖四）。知道城牆的方向是北偏西 14° 左右。牆分原築和後來增築兩部分。原牆在東邊、是先築起的（稱東部牆）；修補的牆在西邊（稱西部牆）。

東部牆　殘高 1.55，寬 3.15 米。夯層厚 0.05--0.09 米，現存 21 層。土色黃，下邊

壓着晚殷灰坑（H2）及文化層。夯土中包含着鬲、罐等陶片（無瓦片），與下邊灰坑內所出相同，說明了城牆的上限年代。其堆積的情況是：第一層爲耕土，第二層堆積靠近墻身的地方特別深，把牆身與第三層及其以下的堆積隔開了。第二層發現灰坑 1 個（H1），訂爲晚殷。第二層堆積的年代應早於城牆。第三層以下地層中未出陶片。



圖四　56 LGST 201 南壁剖面

說明：1. 耕土層　2. 紅褐色土（晚殷）　3. 黃褐色土　4. 黃色土　5. 黑土（3—5 未出陶片）H1、H2. 晚殷灰坑　2′. 黃土有醬紅色斑點（漢代）　3′. 紅褐色土（戰國到漢）　4′. 紅褐色土帶黃斑點（東周）

城牆東邊生土高出牆基約 1 米，牆身與生土之間隔着醬紅色的熟土（東邊第二層）。西面生土低於牆基，當時築牆卽是建築在西面的生土上。因此，從東邊看爲挖槽築法，從西邊看則是築在平地上。

西部牆　高 1.9，上寬 1.05，下寬 2.7 米。夯層 0.06—0.1 米，現存 23 層。土質和東部城牆相同，夯土中的包含物有戰國的豆、瓦等殘片及表面粗繩紋裏面布紋板瓦片等，說明了此城牆最早不能超過戰國。西部城牆夯土依附於東部城牆上。夯土下邊壓着（4′）層，訂爲東周。（3′）（2′）層壓在西部夯土牆的側面，將夯土擾亂成爲階梯形。（2′）層有表面細直繩紋、起稜、裏面布紋的筒瓦片，卷唇罐口等，訂爲漢代。（4′）層的生成應早於西部夯土的築造時間而晚於東部夯土的築造時間。（3′）（2′）兩層的生成又晚於西部夯土的築造時間。（2′）層的生成可能已晚到整個城荒廢之後。（3′）訂爲戰國到漢。金鑛公路斷崖上所暴露出的夯土牆（位置見圖一，路旁 D 處），也是分爲兩部份，其後期修補處也是在西邊，寬窄尺寸、形式與此大致相同。

（2）北牆以 57 LGST 134 的修補關係爲例

57 LGST 134 在距土塚約 1170 米地方。開掘探溝的地點較附近地面高出約 1 米。形成一個直徑約 50 米左右的丘形小高地。夯土殘城基埋在現在地面以下。

由這裏向東、向西的城牆寬度都在 10 米左右。但在這一個丘形高地下面的城牆却突然加寬至 20 多米，很可能與城門及其它建築有關。

本探方是 16 個探方的總和，從 A1 到 D4。探方內共有四種夯土。Ⅰ夯土牆作褐色，質硬，保存最好的部分，牆上有木棍洞。Ⅰ夯土分東西兩部分。殘高約 1.2 米在城基東面發現有夯土二層台。台寬 0.9—1.4，厚約 0.1 米。

Ⅱ夯土色稍輕，褐色土較少，黃色土較多，質較硬，未發現有木棍洞，其性質近於Ⅰ夯土，處在Ⅰ夯土東西兩部分之間，東西長約 10—11，南北寬約 10.6 米。未做到底，所以

厚度不詳。

Ⅲ夯土爲淡黄色，質軟，也未發現有木棍洞，Ⅲ夯土在A3、A4方內的Ⅰ夯土中間。Ⅳ夯土係黃色土，含砂性，質特軟，在Ⅱ夯土之上，殘厚約0.7，夯印直徑約0.06，夯土每層厚約0.1米。

從57 LST 134 C1、C2、C3北壁剖面圖上看，Ⅰ夯土早於Ⅱ，因二者相接縫處東部是Ⅰ被壓在下，Ⅱ在上。Ⅲ是填在Ⅰ夯土中也可能是修補Ⅰ夯土的。Ⅳ夯土晚於Ⅱ，更晚於Ⅰ。在本探方中發現五座漢代灰坑、三座漢代小墓和一道漢代路土。D1 M1、A3 M1、B3 M1打破Ⅰ夯土。D1 H3、D3 H2、D3 H3、D3 H4等五個灰坑也打破Ⅰ夯土，其內含相差不多，所出皆板瓦、筒瓦。有細直繩紋、細斜繩紋面布紋裏板筒瓦。粗直繩紋面、粗繩紋裏板瓦。粗亂繩紋面光裏板瓦，偶爾發現一、二片細直繩紋中脊起稜的筒瓦。D1 H3內出四葉紋空心磚兩塊。在Ⅱ夯土上面的漢代大道，一直貫通A2、B2、C2、D2方中，南北向。長約100餘米。路面寬約5—10，厚約0.5米。在大道的路土中發現有小半兩錢和五銖錢四枚，其中的二枚（T134 A2②2）是出於路土的最上面，屬於東漢末的。這些銅錢對於斷定路土的年代上有很大的幫助(圖五)。

圖五 五銖、半两
1—2. 出57 LST134 A③;
3—4. 134A②2路土內

全部的城牆，其修補、增築部分和原牆之間都是有着顯明的界限。並且它的建築的方法也和原牆不一樣，如象沒有木棍洞、二層台以及土質往往很鬆軟等現象都是。例如北牆的57 LST 125，我們曾經切斷夯土來檢查，發現有Ⅰ、Ⅱ兩種夯土，Ⅱ夯土依附於Ⅰ夯土，是後期修補的，中間有着接縫。Ⅰ夯土高0.65，寬約10米，土質較純，很堅硬。中間有木棍洞。城基是用方塊築法築成，每塊夯土長寬1×0.4，厚約0.2米，夯土塊的上下兩層之間有草葉痕跡。Ⅱ夯土高1.25，寬約3米，土質較雜而鬆，呈灰黃色，裏面未發現有木棍洞，夯土每層約0.1米。

57 LST 116是後期修補的夯土牆，在原夯土牆的北邊，每層厚約0.08—0.2，夯印直徑0.09—0.12米。這條後期修補的夯土牆下面的地層壓着原來的夯土，原夯土高1.1，寬5.7米。夯土每層厚0.03—0.06米，中間有草葉痕跡。夯印直徑0.35—0.4米(圖版貳，4)。

上面所舉的不過是幾個例子，下面結合斷定年代的同時，還可以再提出一些有關後期修補、利用的情況來。修補、增築和加寬的年代，根據地層判斷有的是戰國晚期到西漢、有的是在唐代。

四、 城牆的堆積斷面與年代問題

下邊，我們舉出一些比較典型的探溝的堆積斷面來，用以探討有關的城牆年代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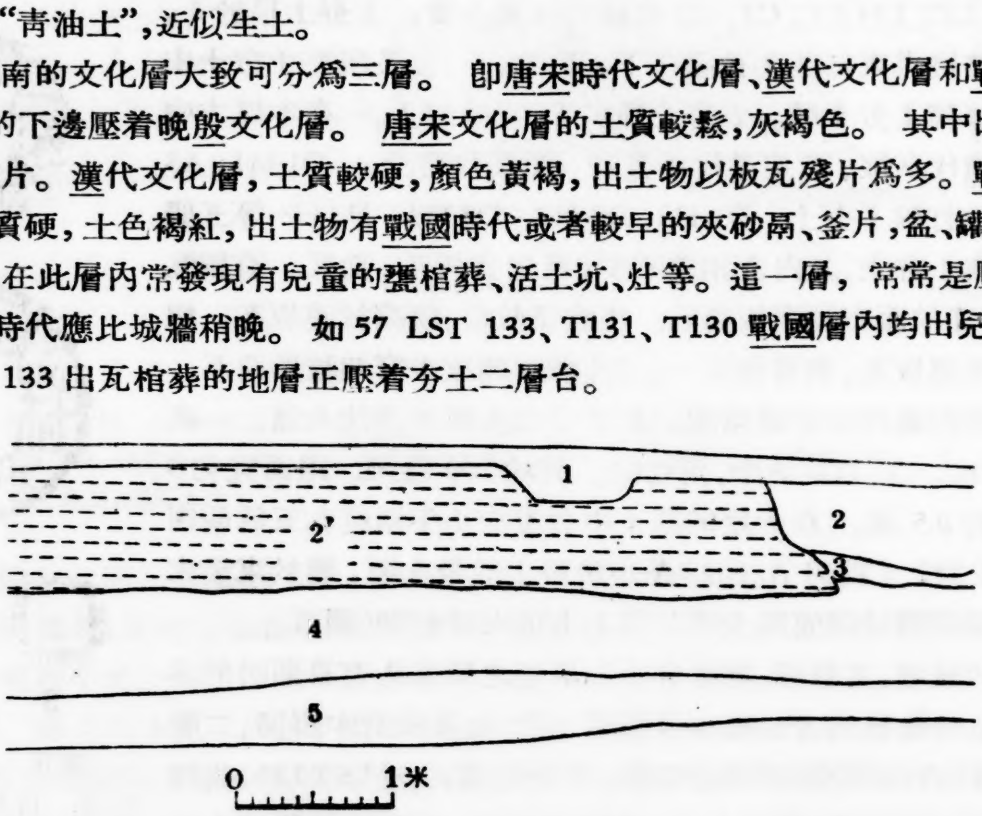
(一) 北城牆

北牆保存的比較完整，全長爲2890米。在北牆之北，有一條與牆幾乎是平行的東西

向的乾枯了的渠道，渠道深淺不一，一般的深度在 5 米左右。 此渠可能是原城牆的護城壕，幾十年前因利用該壕引水灌田，加以挖深，以致將其中的文化堆積擾亂了。 我們在北牆上先後共開了 56 條探溝。因爲牆很長，將他分爲西、中、東三段來說明。

(1) 西段　包括約自土塚向東 300 米處。 一般的情況是：夯土牆的上層是農耕土，夯土牆下爲“青油土”，近似生土。

城牆以南的文化層大致可分爲三層。 即唐宋時代文化層、漢代文化層和戰國時代的文化層，有的下邊壓着晚殷文化層。 唐宋文化層的土質較鬆，灰褐色。 其中出唐磚、唐瓦和宋代瓷片。漢代文化層，土質較硬，顏色黃褐，出土物以板瓦殘片爲多。戰國時代的文化層，土質硬，土色褐紅，出土物有戰國時代或者較早的夾砂鬲、釜片，盆、罐、豆、瓦、瓦當等殘片。在此層內常發現有兒童的甕棺葬、活土坑、灶等。這一層，常常是壓在夯土二層台上，其時代應比城牆稍晚。 如 57 LST 133、T131、T130 戰國層內均出兒童瓦棺葬，而 57 LST 133 出瓦棺葬的地層正壓着夯土二層台。



圖六　56 LGST 101 東壁剖面

說明：1. 近代耕土層　2. 戰國到漢(淺黃土層)　2'. 夯土　3. 東周層(紅色土含沙)
4. 晚殷到西周層(醬紅色土)　5. 砂土層(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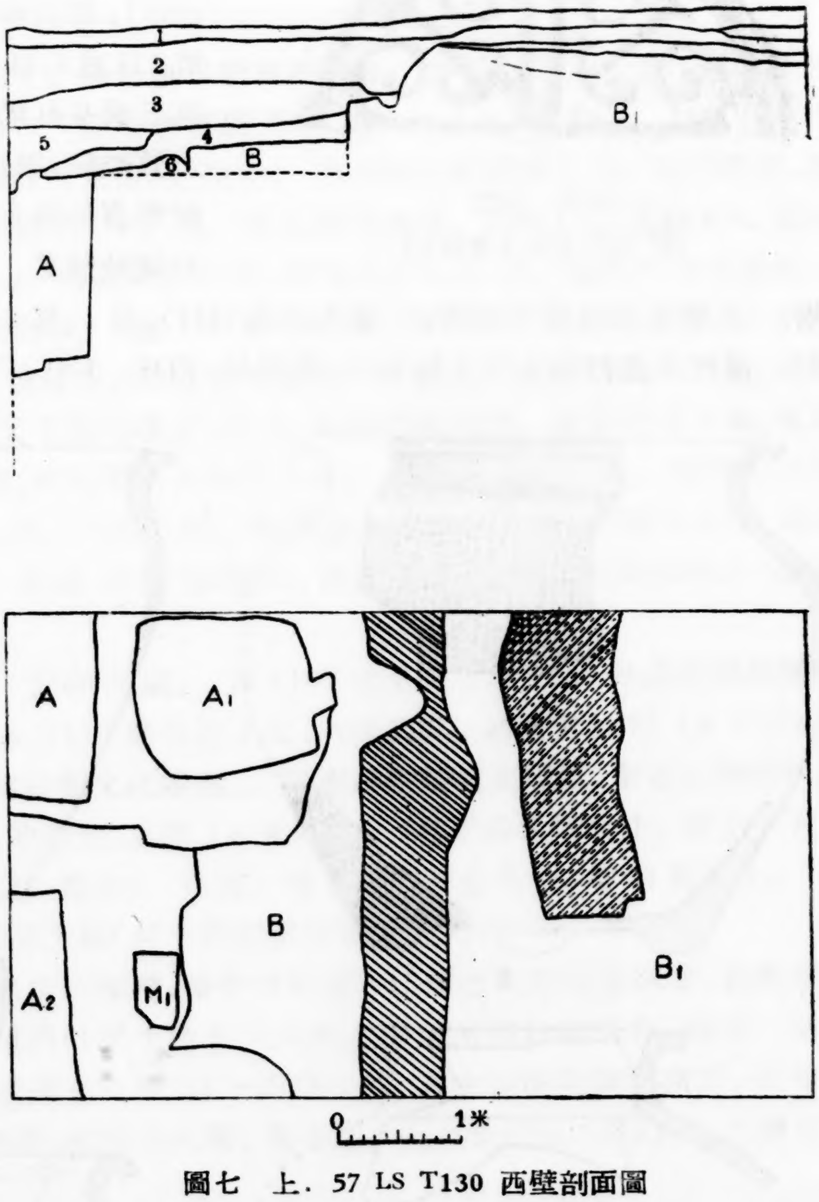
西周時代的文化層爲褐色土，有的地方如 56 LGS T101、57 LS T108 的夯土牆或西周層下還壓着晚殷的灰坑。 這種情況和西牆的 56 LGS T201 相類似。 此段舉探溝 56 LGS T101 (土塚東約 150 米) 的東壁斷面來說明。

56 LGS T101，西距土塚 150 米(圖六)。 城牆現存高度 0.9 米左右。牆北側被挖土去掉，現存寬度 7 米左右；牆南側略呈不規則的緩坡。夯層每層厚 5—10 厘米。現存約有 10 層，夯的很堅硬。築牆時取用了古遺址的土，所以夯土中羼雜着灰土。 夯土中包含的陶片從晚殷到春秋的都有，但沒有晚於春秋的。夯土牆的上面是耕土層。 因夯土的北面已被挖土去掉，其南邊的堆積按照東壁剖面來看是：第二層淺黃土，質軟，有醬紅土塊，堆積厚約 0.5 米左右。出土物中有戰國陶片及繩紋面布紋裏瓦片。 我們把它定爲戰國到漢層。 這層壓在夯土牆緩坡面上。第三層厚約 0.1—0.2 米，紅色土含砂質。 出鬲、盆等陶片，粗斜繩紋深灰筒瓦片，粗斜繩紋板瓦片等。 訂爲東周層。這層壓在城牆南壁的緩坡上，應該晚於城牆。第四層厚約 0.9，深至 2 米，醬紅色土，上部土質較硬發白，出簋圈足，鬲、罐殘陶片，出灰坑 (H1)。下部土質較鬆，沒有遺物。這一層的時代當屬於晚殷到西周。

城牆基礎就建在這一層內。四層以下（1.9 米深以下）爲砂土，再下便是生黃土。這裏的第四文化層，是築城以前形成的。二、三層（戰國到漢文化層）是築城以後形成的。

（2）中段　包括約自土塜東 300 至 1100 米處。一般的情况是殘餘夯土層上爲近代耕土層與近代路土層；夯土下面是紅褐色生土。夯土南面的堆積和西區相似。但有的地方只有漢代層、戰國層；有的地方只有漢代層、唐代層。舉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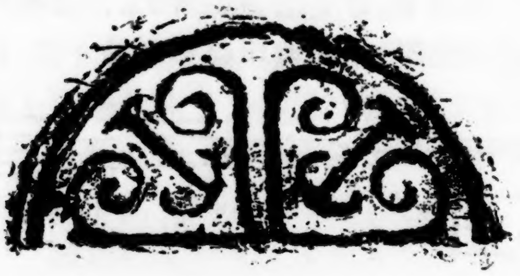
探溝 57 LST130，在土塜東 650 米（圖七）。根據西壁剖面：第一層是近代層及耕土層，第二層是漢代層，部分壓在夯土牆緩坡面上；第三層出夾砂釜片，粗斜繩紋光裏，粗斜繩紋面方格紋裏板瓦，粗斜繩紋、粗直繩紋面布紋裏板瓦，訂爲戰國到漢層，靠在夯土牆側面；第四層訂爲東周文化層，出粗直繩紋面、其裏上有很淺的粗繩紋的筒瓦，繩紋面、其裏上有指捺痕的筒瓦和屬於春秋晚期的盆、罐口沿及一片瓦當（圖八），壓在夯土“二層台”上。這一層出一活土坑（A1），內出鬲、盆、罐、豆等陶片，打破二層台，所出炊具殘片只有矮足鬲類而無釜類，其他陶器的型式，也都是屬於春秋時代的（圖九）。城牆築在生土中。三、四層都是築城後到城被荒廢前生成的，二層的生成已在城被荒廢之後。



圖七　上．57 LS T130 西壁剖面圖
下．57 LS T130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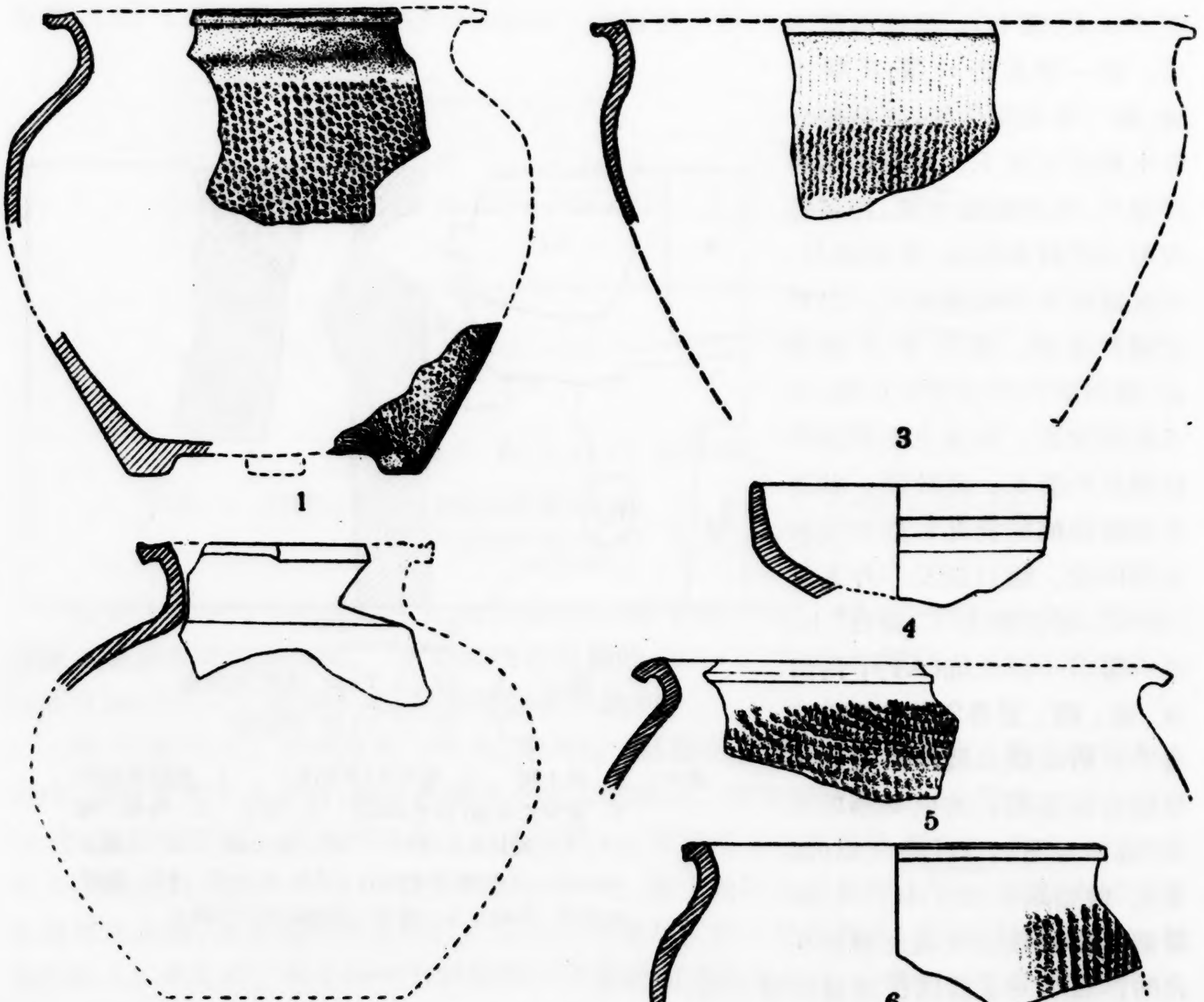
說明：1．耕土層　2．漢代層（黃褐色）　3．戰國到漢層　4．東周文化層（褐色較紅）　5．花土　6．青油土塊（5、6 兩層無文化遺物）　B1．夯土牆　B．二層台　A；A1．活土坑（春秋時代）A2．活土坑　M1．戰國甕棺葬　斜綫爲夯土緩坡　斜短綫爲近代路土

57 LS T134 A3，在土塜東 1170 米。據西壁斷面：第一層農耕土。第二層灰黃色土，深 1.8—2.2，厚 1.15—1.3 米。本層稍高出夯土層，又堆於夯土旁，部分壓在夯土牆上邊，土質稍硬，出土物有漢代的盆、甑、盌、罐等陶片，表面細直繩紋、布紋裏或麻點紋裏筒瓦、板瓦，表面粗直繩紋、布紋裏板瓦，表面亂粗繩紋、粗直繩紋裏板瓦，表面細斜繩紋、繩



圖八 瓦當
(57 LST 130; 4層出土)

紋裏或光裏板瓦等,訂爲漢代層。這層中出兩座小墓(墓 1、墓 2)、一條路土和一個灰坑(H3),都打破了 I 夯土牆(圖版肆,1、3),灰坑 H3 還打破了墓(墓 2),路土中出漢五銖錢。第三層是紅褐色土,未做到底、深厚不明。本層土質較硬,壓在夯土"二層台"上,出表面亂細繩紋素裏的筒瓦、板瓦,表面粗斜繩紋、裏面斷續斜繩紋筒瓦,表面粗直繩紋筒瓦等,訂爲戰國層。三層是築城後形成的,二層及灰坑(H3),墓 1、墓 2 和路土層都是城被荒廢以後才有的。漢代小墓打破 I 夯土的情况,還見於 TD3、TB3、TD1 各方內(圖版肆,1—3)。



圖九 陶 器

1—4. 57 LS T130 A1 活土坑出土春秋時代鬲、盆、罐、豆 5、6. 同坑出土鬲口沿

本探溝內的夯土可分爲兩部分：I 部分在本探方的東南部，南連 B3，東連 A4、B4，略呈方形。夯土爲黃褐色。夯土的斷面處有木棍洞的痕跡。II 部在本探方的北部與西部，東連 A4，西連 A2，夯土爲黃色。I、II 夯土中間連着 III 夯土，III 夯土可能是修補 I 夯土的。第三層戰國層只壓在 I 夯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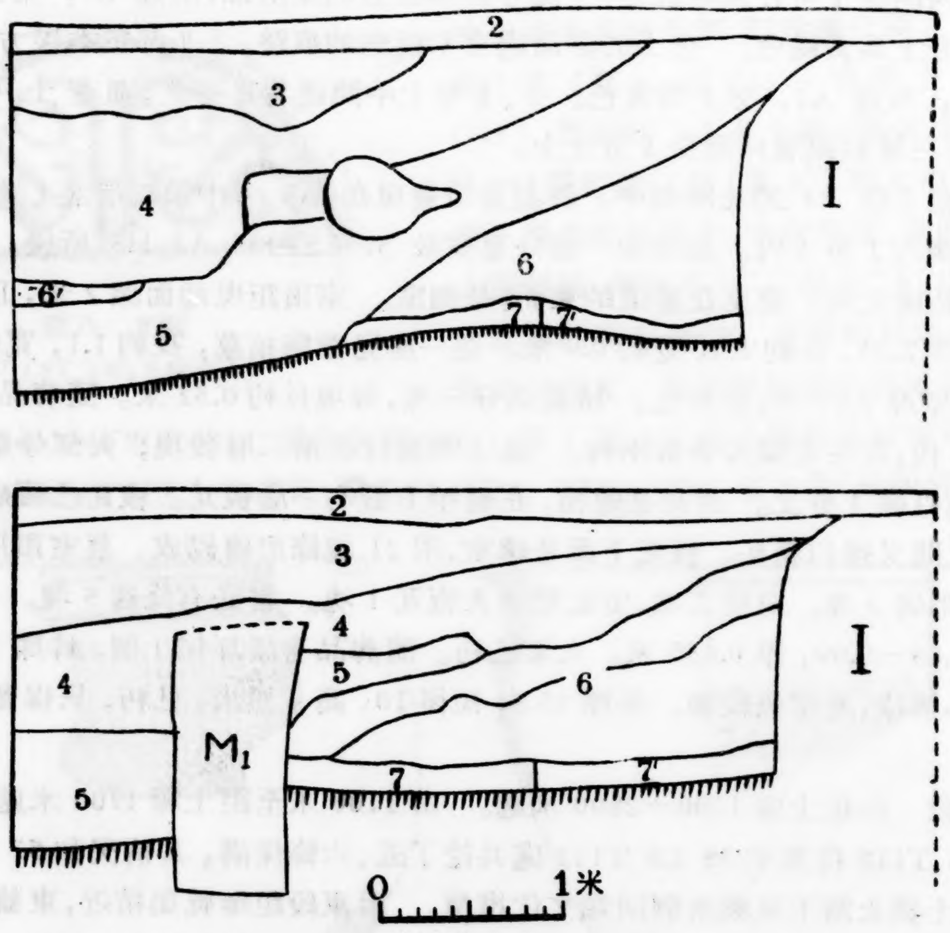
本方內墓 2 在 B3 的北隔樑中。該墓墓口發現在 A3 方中第二層裏（漢代層），是土洞墓，墓室掏入 I 夯土內。墓道和一部分墓室被 57 LST134 A3 H3 所擾，H3 是漢代灰坑。墓道是南北向。墓室在墓道的東面，是側室。室頂距現地面深 2 米，頂爲穹形，墓底距現地面深 2.35，長約 1.3，寬約 0.9 米。是一座兒童陶棺墓，長約 1.1，寬約 0.3，高約 0.25 米。棺壁厚 0.03 米，深灰色。棺蓋共分三塊，每塊長約 0.32 米。隨葬品有五銖錢 4 枚，小銅鈴 4 枚，在左右腿旁各放兩枚。墓 1 的墓口在第二層發現，大部分壓在 B3 的北隔樑中，墓室打破 I 夯土。葬具是磚棺，在磚棺上蓋有一層板瓦。板瓦已殘破不全，共 6 塊，在板瓦之間又接以筒瓦。板瓦下面是磚室，用 21 塊條形磚砌成。墓室頂用 8 塊，東西兩壁各用條形磚 3 塊。南壁二塊，室北壁有大板瓦 1 塊。室底有條磚 5 塊。條磚長 0.17—0.18，寬 0.08—0.09，厚 0.035 米。人架已朽。隨葬品有漆耳杯 1 個，蚌珠 1 枚。耳杯內塗紅漆，外黑漆，光素無紋飾。長徑 15.8，短徑 10，高 4 厘米，已朽，只保留痕跡（圖版叁，3）。

（3）東段　西距土塚 1100—2800 米處。由 1100 米至距土塚 1700 米處挖的探溝較多，從 57 LS T118 往東至 58 LS T112 處共挖了五、六條探溝，其情況和 57 LS T118 附近相同。夯土牆北側不見與南側同類文化堆積。因東段距離乾渠稍近，東牆北側的堆積情況是：最上一層爲近代挖水渠的堆土，共厚 1.6 米左右。其下爲近代耕土，耕土下有一層淺黃色土，出戰國至宋代的瓦片、瓷片。在這一層下面有的是生土，有的是花土。在 T116 花土下發現壓着另外一條夯土牆（其它各探溝皆未發現）。

在乾渠下層發現有似城外城壕的堆積，壕中有的地方已被近代挖水渠破壞，其堆積最下一層的出土物皆早於唐代。壕內的淤土深至 3、4 米。夯土南側的堆積是：除有一兩條探溝的斷面在近代耕土層下爲漢代文化層、再下爲生土外；其它探溝南側堆積爲，近代耕土層下有唐代文化層、漢代文化層、戰國文化層、花土層，花土層壓在二層台上，二層台下爲生土。

57 LS T118 甲，開在城牆的南側。距土塚東 1600 米。從西壁斷面看（圖版叁，1、2；圖十），城牆保存比較好。最高的部分爲 1.59 米。城牆的南側有夯土二層台。二層台本身厚爲 0.11—0.16，寬 0.67 米。二層台和城牆中間的接縫很清楚。二層台上面有東西向車轍印二條，轍印本身寬 0.8 厘米，兩條轍印中間隔 1 米左右。在城牆的南面可以看出有四排木棍洞，上下兩層相互交錯。

城牆上邊的堆積第一、二兩層都是農耕土。第三層深 0.20—1，厚 0.10—0.9 米。出土物全是漢代及戰國的瓦片、陶器口沿，訂爲漢代。此層一部分壓在夯土牆緩坡面上。第四層深褐色土，一部分壓在夯土緩斜坡上，深 0.15—1.40 米。出鬲、盆、罐、豆、粗直繩紋板瓦等。訂爲東周甲層。在這一層的北部發現了豎穴墓（墓 1）的墓口，該墓打破了四、五、六等三層堆積，並打破了該坑第二條路土。四、五、六層的堆積都壓在夯土二層台上，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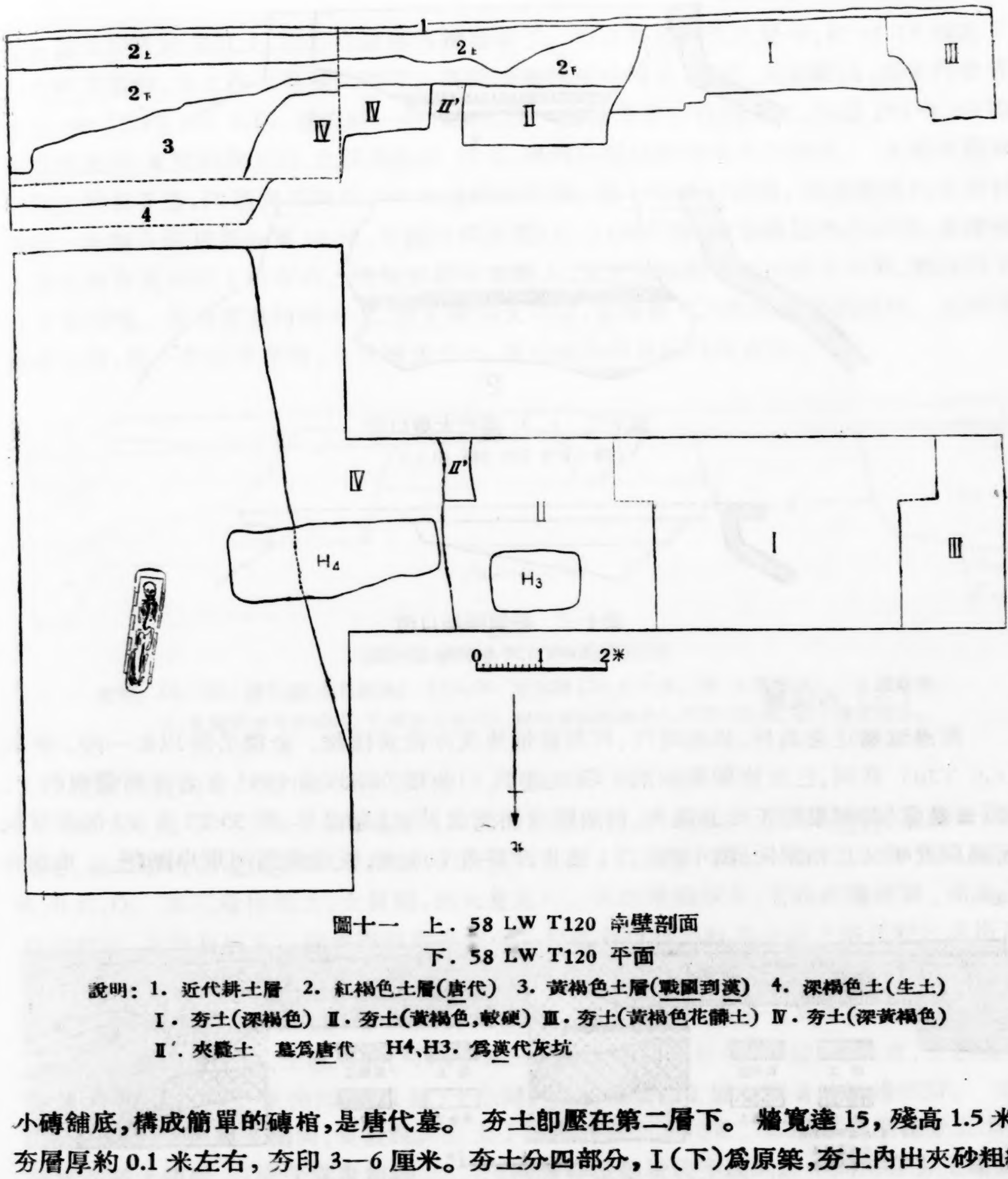
圖十 上．57 LS T118 甲西壁剖面
下．57 LS T118 甲隔樑的剖面

說明：2．農耕土層 3．漢代層(黃褐色) 4．東周甲層(深褐色土) 5．周東乙層(紅黃色土) 6．東周丙層(花土) 6'．第一条路土 7．第二条路土 7'．二層台 M1．戰國墓

該墓年代晚於二層台，二層台和城牆是一個時代，所以該墓晚於城牆。墓口長 2.3，寬 0.70，墓底距地表 2.20，長 1.15，寬 0.50 米。墓內填紅花土，方向 90°，人架側身屈肢，已腐朽。隨葬品有帶鈎、銅鈴 2、璜形銅飾 2、骨珠等(圖版叁，2)。本層(第四層)壓在第五層上，第一條路土卽壓在本層的下面。第五層土質較硬，出鬲、盆、罐殘片(罐較大，腹部有繩紋構成的帶)、瓦片等，這層訂爲東周乙層。第六層是花土，土質較鬆。深 0.70—1.55，厚0.75米，壓着下邊的第二條路土層。花土靠近城牆，並壓在二層台上，北高南低，呈斜坡狀堆積，土色和城牆一樣，沒有出土遺物，訂爲東周丙層。 第五層以上的堆積不能早於城牆，墓在第四層見口，打破了五、六兩層，因此它晚於城牆。五——六層都是築城後形成的，城牆築在生土層上。

（二）東城牆

共挖探溝5條，舉北段 58 LWT 120 爲例：T120 的南壁斷面(圖十一)：第一層耕土層，第二層是紅褐色土，由土質軟硬不同，又可分爲二上和二下層。出土物有唐代蓮花瓦當、板瓦等。在同層發現有唐代灰坑三座(H1、H2、H5)，坑口呈橢圓形。墓葬1座，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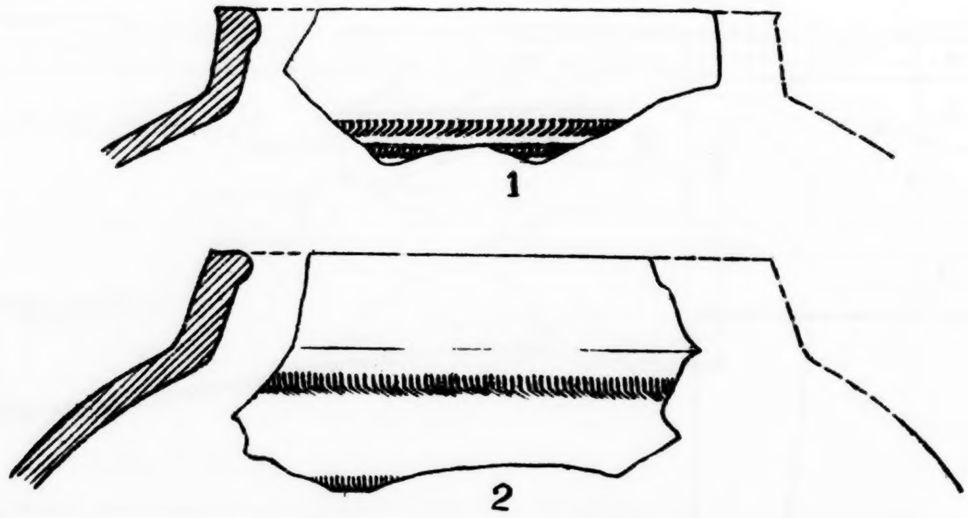


圖十一 上．58 LW T120 南壁剖面
下．58 LW T120 平面

說明：1．近代耕土層 2．紅褐色土層(唐代) 3．黃褐色土層(戰國到漢) 4．深褐色土(生土)
Ⅰ．夯土(深褐色) Ⅱ．夯土(黃褐色，較硬) Ⅲ．夯土(黃褐色花龤土) Ⅳ．夯土(深黃褐色)
Ⅱ'．夾雜土 墓爲唐代 H4、H3．爲漢代灰坑

小磚舖底，構成簡單的磚棺，是唐代墓。 夯土卽壓在第二層下。 牆寬達 15，殘高 1.5 米，夯層厚約 0.1 米左右，夯印 3—6 厘米。夯土分四部分，Ⅰ(下)爲原築，夯土內出夾砂粗繩紋陶片。 Ⅰ(上)、Ⅱ、Ⅲ、Ⅳ、爲修補，Ⅳ又晚於Ⅱ。 Ⅳ夯土中出米字格紋空心磚殘塊。 二層下邊出兩個灰坑 (H3、H4)，打破夯土牆 Ⅱ、Ⅳ 部分。 H4 坑口長方形位於三層上部，出漢代大陶甕口沿(圖十二)、小陶罐口沿以及戰國時期的陶釜殘片。

第三層土色黃褐，質較硬，西端壓在夯土牆側，出粗繩紋面、布紋裏板瓦、筒瓦，小磚一塊，四葉卷雲紋瓦當殘片，淺盤豆和盆口沿、釜口沿 (圖十三)等，訂爲戰國。 這一層是築城後形成的，當二層形成期間和北牆東段一樣，這段牆也還有一部分露在地表。 第四層深褐色，近似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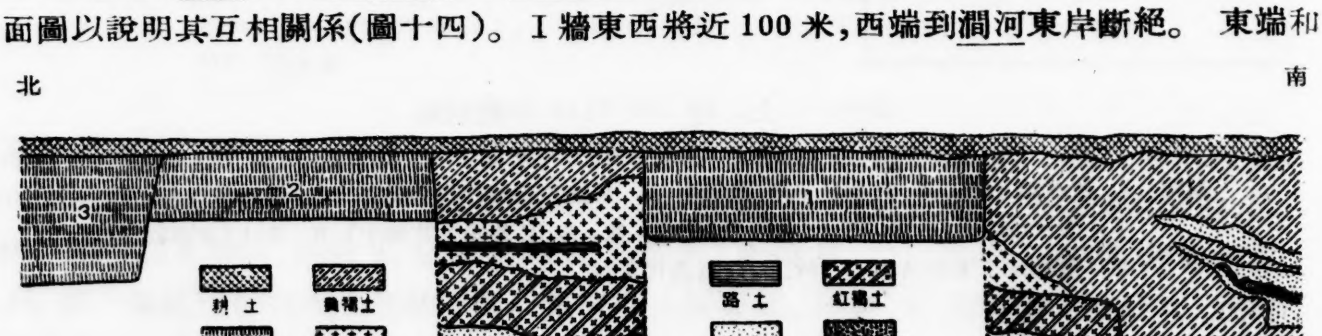


圖十二 1、2. 漢代大甕口沿
(58 LWT 120 H4 出土)

圖十三 戰國陶釜口沿
(58 LWT 120 第三層出土)

（三） 西城牆

西邊城牆迂迴曲折，構築時代、利用修補情况亦較爲複雜。金鑛公路以北一段，舉 56 LGS T201 爲例，已在修補與利用一項叙述了。金鑛公路以南 1955 年春季所發現的 I、II、III 牆處（澗河東岸王城公園內，河南縣城拐灣處）[1]，I 牆最早，附 55 T1 及 T2 的東壁剖面圖以說明其互相關係（圖十四）。I 牆東西將近 100 米，西端到澗河東岸斷絕。東端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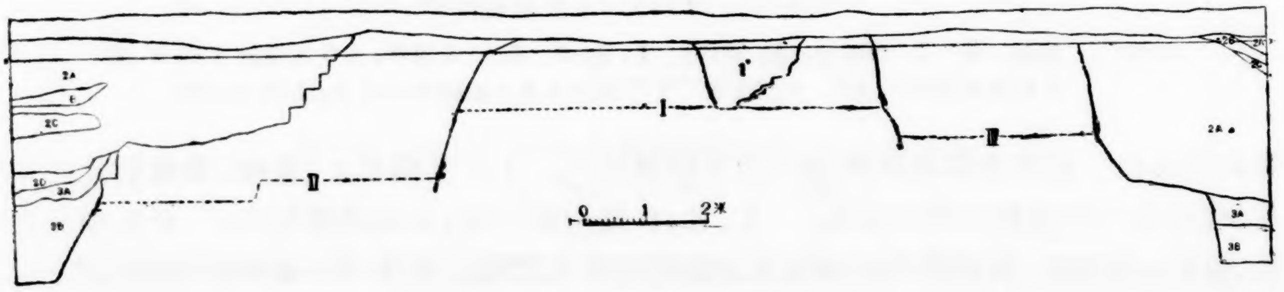


圖十四 55 T1 及 T2 部分東壁剖面
(1、2、3 三墻的關係)

河南縣城的拐角處相接。城寬 4.1—4.3，高 0.5—1.9 米不等。也是用夾板夯築的辦法，板寬（上下）0.3 米左右，長爲 1.3 米，接縫處很清楚。夯築時用了遺址的土，所以夯土呈灰褐色。在城牆南側有與城址方向一致的壕溝，直到唐代才填平（內出"開元通寶"和唐瓦等），

1) 洛陽西郊漢代居住遺跡中稱爲城甲、城乙、城丙。 考古通訊 1956 第 1 期 24 頁。

想是當年即在此地取土,同時也就做爲護城壕了。城築在殷代文化層中,在 55 T9 城基下壓有西周墓葬,夯土內也有殷代陶片。此段城牆建築的情況、寬度、地層關係、夯土內含等都和 56 LGST 201 相似,應爲同一時代的遺跡。Ⅱ牆當建於戰國時代,長近 200 米,西端至澗河東岸;東端則向北拐,北拐部分長 36 米,與河南縣城拐灣的方向相同。 Ⅲ牆在澗東一段依附着Ⅱ牆,跨過澗河向西 146 米處則向南拐,越七里河村而南,在興隆寨村北拐折東行。此牆在澗東部分寬 11 米,在澗西部分寬12—14米不等。城牆斷面作凸字形,基礎較上層兩側各寬出約 1 米左右。建築在漢代地層上,又從其依附Ⅱ牆的情況來看,都說明它比Ⅱ牆爲晚。但有宋墓打破夯土,夯土兩側又有唐、宋堆積可以說明其下限年代。從地層關係上看,這一帶似乎稍晚,並且城角凸出,這些現象都是值得注意的。



圖十五 58 LW T10 南壁剖面

說明: 2A—2D. 漢代層(土色淺褐) 3A—3B. 東周層(3A 瓦片堆, 3B 土色淺褐) I 墻最早, Ⅱ、Ⅲ墻係後來修補的, 1′是活土坑 H1, 虛綫表示城墻夯土只切到此處, 往下還有夯土。

從拐角處向南,我們舉 58 LGCT 10 爲例說明(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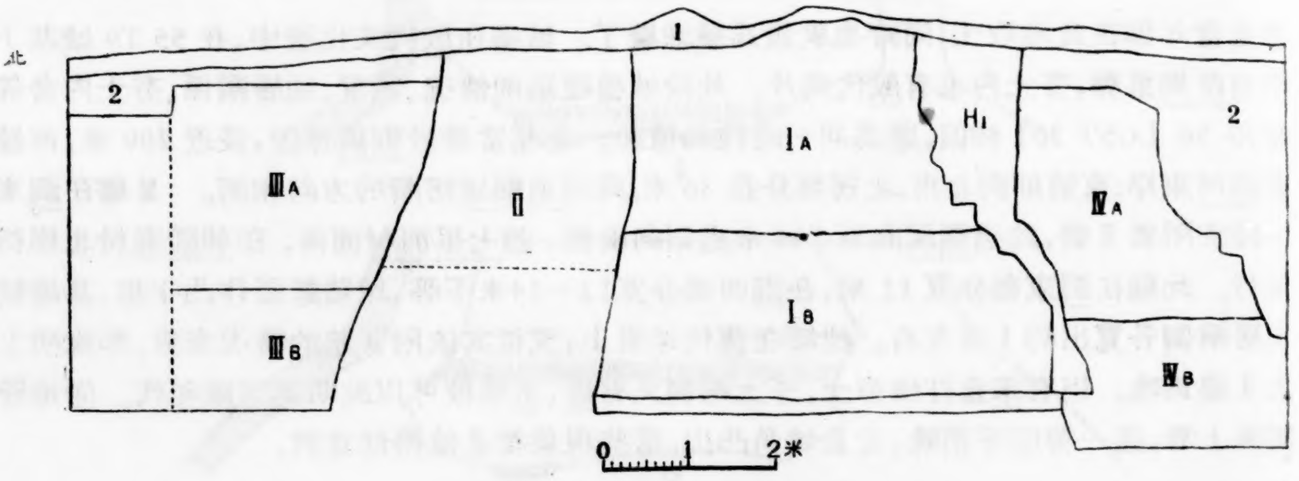
58 T10 距 T9 約 50 米,在城牆的西南拐角以北約 20 米處。 從南壁斷面看 第一層耕土層,第二層土色淺褐略黃,土質鬆,出有漢代瓦片,訂爲漢代層。 由於土色不同,分爲A、B、C、D。 第三層褐色土,土質鬆,出大量瓦片。瓦的種類很多,有粗直繩紋面、光裏,粗斜繩紋面、布紋裏板瓦; 粗斜繩紋面布紋裏, 粗直繩紋面布紋裏或斜方格圓點紋裏板瓦。面上細斜繩紋錯亂、內有指痕捺紋、細直繩紋面布紋裏或細斜繩紋面布紋裏筒瓦。卷雲紋瓦當3 塊 (同 58 T5 ⑦) 和陶器口沿,訂爲戰國。夯土西側堆積情況與東側相同。

夯土牆由於土質、土色不同,可以分爲三部分。中間部分(第Ⅰ牆)先築成,土色淺黃,質鬆,夯層 0.08 米。東側部分(Ⅱ牆)土色褐,土質粗硬和Ⅰ牆有顯著的接邊痕跡。 西側部分(Ⅲ牆)土色與Ⅱ牆同,質較鬆。夯土Ⅰ應早於夯土Ⅱ和Ⅲ。二層部分壓在夯土上,部分靠在夯土側面,三層緊靠着牆脚。二、三兩層都是築城後生成的。中間部分夯土牆被一個活土坑(H1)打破,根據包含物觀察該灰坑應訂爲西漢。也說明了夯土Ⅰ應早於西漢。

(四) 南城牆

澗西段舉58T9,澗東舉 58 LW T5 爲例(圖十六)。

58 T9 在南牆西段,興隆寨村西,距城西南角約 80 米。夯土牆總寬爲 14 米。地層堆積情況爲:第一層農耕土,第二層淺褐色土,壓在夯土Ⅲ上。出土物有細直繩紋面光裏、細斜繩紋面光裏、粗直或粗斜繩紋面方格紋裏、粗直繩紋面布紋裏板瓦等,戰國盆口沿和罐口沿等。夯土牆的構築情況與西牆南段大致相同。夯土Ⅰ底寬 5.2 米, a 部淺黃土, 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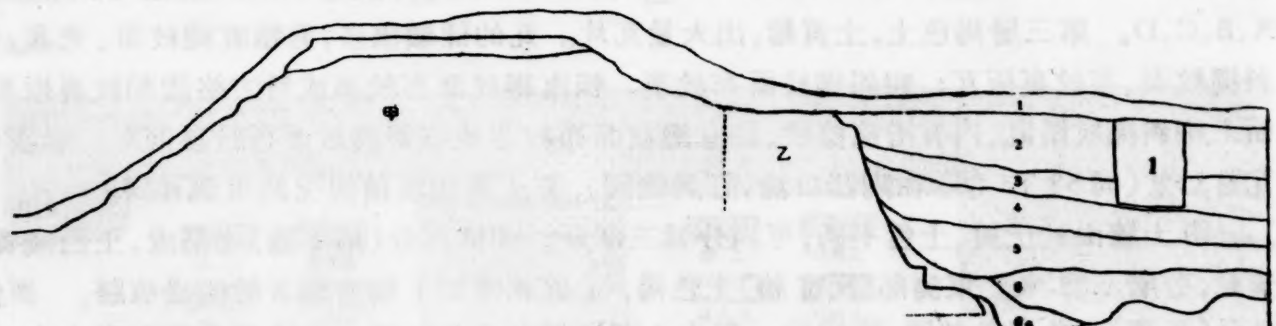


圖十六　58 LGC T9 東壁剖面圖

說明：1．農耕土層　2．淺褐色土層(漢代)　Ⅰ、Ⅱ、Ⅲ．夯土(Ⅰ最早，ⅠB尤早於ⅠA，Ⅱ、Ⅲ、Ⅳ皆後來修補)　H1．保活土坑　Ⅱ下虛綫及Ⅲ左虛綫表示以下或以外未切開

有高頸折口、肩部有細繩紋的罐口沿及戰國板瓦。Ⅰb部褐色土，堅硬，有晚殷到西周鬲片、罐片及一片春秋早期的板瓦。Ⅱ、Ⅲ、Ⅳ牆附於Ⅰ牆，是後期修補的。夯土中出有板瓦、筒瓦、盆口沿、繩紋面布紋裏筒瓦，卷雲紋半瓦當等，夯土Ⅳa部中出釜的口沿一塊。夯土Ⅱ、Ⅲ、Ⅳ其時代當晚於夯土Ⅰ而早於二層之生成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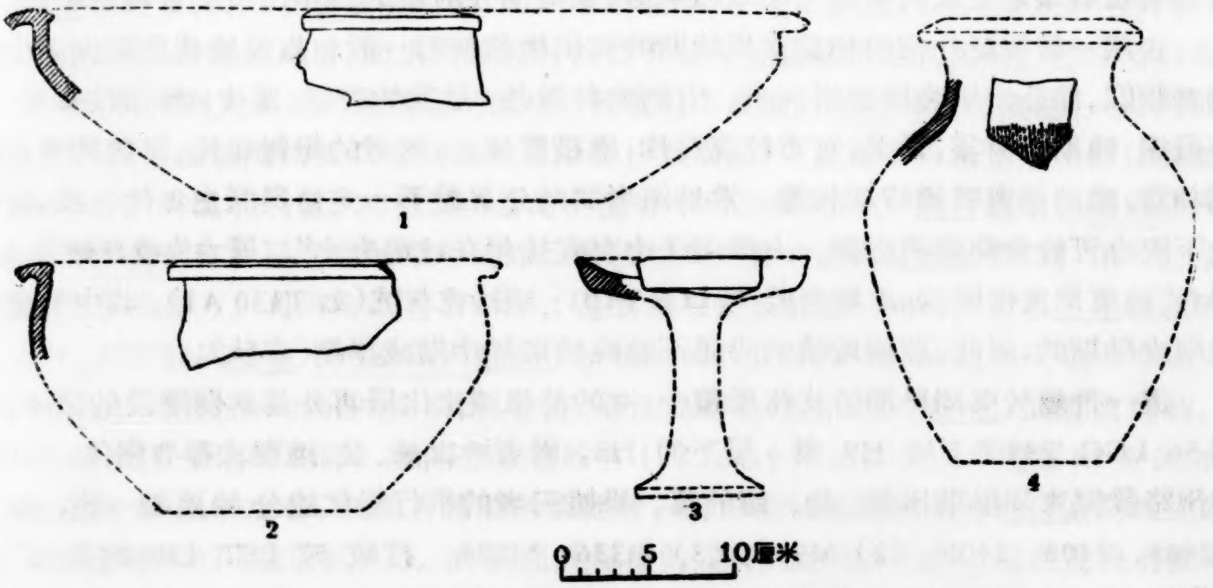
58 LWT5在澗河東岸，瞿家屯村東小路旁和T3隔小路相對(圖十七)。從西壁剖面上看：1．耕土層，2.近代層，近代耕土層下邊卽可以看到夯土牆。夯土可分甲、乙兩部分，乙部在北，甲在南，乙是補修部分，兩者中間有明顯的分界。3、4、5、6四層都壓在夯土乙的斜坡上。3爲漢代層，4、5、6三層出土物大致一樣，因土色不同分爲三層，時代訂爲



圖十七　58 LWT5 西壁剖面圖

說明：1、2．耕土層　3．漢代層(青褐色土)　4．戰國層(黃褐色土)　5．戰國層(紅褐色土)　6、6a．戰國層(青褐色土)　6a下爲第七層　1′．近代溝　甲．老夯土　乙．補修部分　虛綫表示夯土已經到底

戰國到漢。第四層出釜口沿、小盆口沿、高頸罐口沿及板瓦、筒瓦等。第六層出侈口扁腹盆，大口深腹平底盆，盆口沿，小口平底罐肩部有細繩紋，淺盤豆，表面有粗亂繩紋裏面有指捺痕跡的筒瓦、板瓦等(圖十八)。訂爲戰國。乙夯土二層台下壓着第七層，出表面不規



圖十八 58 LW T5 ⑥ 層戰國時期陶盆、罐、豆復原圖
1、2. 陶盆 3. 陶豆 4. 陶罐

則的細繩紋、裏有細布紋的淺灰色筒瓦一塊，卷雲紋半瓦當（圖十九），大口深腹盆口沿，淺盤豆片，表面細繩紋，裏面有指捺痕跡的筒瓦等與夯土乙的內含大致相同。夯土甲南端隔小路和 58 LW T3 相連，T3內的夯土甲在探溝的北端，夯土內含皆爲春秋時代陶器口沿和同探溝中夯土乙所含者迥然有別。T5 的夯土甲雖未剖開，可以用 T3 夯土甲材料來做比較。 在 58 LW T5 稍北的 T7 中，在夯土牆下壓着三個殷代灰坑，其地層情况和 56LGS T201 相似。所出陶鬲，胎薄，小口，繩紋極細，應是殷代早期的遺物。城牆從這裏往東卽湮沒不見，由 T7 處城牆往北稍拐，其長度不過 30 餘米，再北卽無下落。

圖十九 卷雲紋瓦當
（58 LWT5 ⑦出土）

根據以上材料，我們已經可以大體上確定，這是一座早於漢河南縣城的古城的四邊城牆。它們經過不止一次的構築修補，使用的時間很長，一直到唐代還有的部分露在地表，並被唐人修補、利用過。因此，關於它的年代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

1. 城牆原築部分年代。 城的西部一帶有晚殷和西周的文化遺存，兩者有重疊關係的例子，如在瞿家屯東北發現的 57 T502 H5（晚殷灰坑）被 M1（西周墓）打破。但大部分的分佈情况是兩者不在一起。壓在城牆原築部分（老城牆）夯土下邊有殷代及殷代晚期灰坑和文化層（如北牆西段的 T101 下的④和 H1；西牆北段 T201 的 H2、H1；西段金鏞公路南的城Ⅰ下；南墻瞿家屯村東北 T7 下），除掉城Ⅰ附近的 55T9 的一段城基下壓有西周初期的一座墓葬外，再沒有遇到確屬西周的灰坑和墓葬；在南墻西段 58 LGC T9 夯土中曾發現有類似西周的陶片（類似 T502 的鬲、豆），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它的上限年代不能早於西周、甚至也不能早到西周。 但我們從城墻各面附

近都有晚於城墻生成的戰國文化堆積來看,原築部分的城墻其年代决不會晚於戰國。

在這一帶廣泛分佈的相當東周時期的文化堆積情形一般和靠近城墻所開探溝中看到的相類似,能分出早晚兩個層次來。它們的特徵是:早期的有鬲、瓦少,無布紋裏瓦,堆積不發達;晚期的有釜,瓦多,有布紋裏瓦片,堆積發達。兩者的絕對年代,早的約與春秋時期相當,晚的約與戰國時期相當。當然兩者間的分界線不一定恰與歷史年代一致,晚的年代下限也可能會到秦漢之際。上舉例子中有直接壓在城墻夯土"二層台"或打破夯土"二層台"的東周文化層(如北牆西段 56 LGS T101: 3層)或灰坑(如 T130 A1),其中有屬東周中期或早期的,因此,原築城牆的時間不能晚於東周中期或早期(春秋)。

這一帶屬於東周早期的文化堆積中,有的能根據文化層再分爲兩個階段的例子,如澗西 56 LGC T33⑦下的 H9 與6層下的 H3,兩者所出鬲、盆、罐型式都有變化。1954 年中州路發掘東周早期出鬲、盆、罐的墓,根據三者的平行變化能分的更細一些,如 (1) M2405、2408、2409,(2) M903,(3) M336、M124。打破 57 LST 130 的夯土"二層台"的 A1 和 T118 甲:5層所出的鬲、盆、罐型式與澗西 T33: H3 和中州路 M903 的相似,它們的年代約當春秋中葉或者稍晚,估計這裏最老的夯土墻(如 56 LGS T201、101、130 等),其修築的年代應該稍早一些,而不能晚於春秋中葉。

2. 城墻修補部分的年代。從西墻北段 T201 的堆積情況可以看出修補部分(西部夯土)與原築部分之間隔着 4′層的形成時間,並已出現繩紋面布紋裏的瓦片。同類情況也見於瞿家屯村東北 58 T5; 7 層的堆積,在該處曾發現卷雲紋半瓦當一個,可用以說明其年代問題。大約卽相當於出釜、瓦多,有布紋瓦的戰國時代。在 58 T5 的第六層出侈口扁盆、大口深腹盆、淺盤豆,高頸平口沿、肩上有繩紋的罐子,訂爲戰國,其年代應晚於第七層。這裏常常看到含有多量布紋裏瓦片的被訂爲戰國到漢代文化層(如 201 : 3′),其生成的時間,還在補築部分之後,這種文化層常常是靠着城墻的側面或壓在城墻的緩坡上面。其時代約當於戰國晚期或可晚到秦漢之際。同時、從北墻中段 T134 A3 同 D3 等處打破夯土層的路土、灰坑、墓葬等情形推測,其荒廢年代約自西漢後期開始。

隋、唐東都城建立的當時,至少這座城的夯土墻尚有若干部分保存在當時的地面以上,因爲地近宮苑區域,隨將這荒廢了的城墻又加以修補利用,特別是北墻及東墻部分。

五、結　語

(一) 對於城墻的年代,應該同其周圍的一片遺址普遍聯系起來加以考察。在地層關係一節,我們曾經叙述過:這一帶地方從東周到東漢的文化堆積很厚,證明是人煙稠密的地方,這對於城墻年代的推斷提出了可靠的參證。城墻大約建於春秋中葉以前;從戰國時代以至於秦、漢之際均曾迭加修補;到了西漢後期以後,就逐漸荒廢了。代之而起的當是大城圈裏的小城圈(漢河南縣城)。這種推斷,和城墻內外分佈很廣的遺址堆積情況是符合的。

(二) 這座城市,應該爲我們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若干重要問題提出可靠的物質材料;由於我們只是做了初步的城址勘察與有關城墻堆積的一些發掘,大量的工作還有待於今後來做。根據現在發掘的結果知道,當時的重要建築物應分佈在城址偏南或中部。

現在在小屯村東、南以及瞿家屯一帶，瓦片堆積極厚，在地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板瓦、筒瓦和饕餮紋、卷雲紋瓦當，而這些建築材料都不是一般建築所能利用的。在城址的西北部，我們曾發掘到大面積的燒陶器的窰場，發現很多座屬於戰國時代的陶窰、一座與窯毗連的房屋、很多種製陶的工具和陶器的產品殘片及廢品。裏面不但包括了生活用具而且有作爲明器的陶鼎、豆、壺，其形制與當時的墓葬中所出的相同。這片窰場從戰國時代一直延續到西漢初年。在窰場的東南地面上可以找到大量的曾經錯磨的骨料，很可能是當時骨料加工的地方。再向南則有石料場，是製造石質裝飾品的地方。有很多未製成的石環、石片，其形狀同於在中州路東周墓葬中所發現的"玉面飾"[1]。由這些現象上可以說明這裏所製的一些商品如陶器、陶明器、骨飾、石飾品都是作爲商品，而可以隨意買賣的。57 LGS T135 的夯土墻的北面，離開夯土牆約有 1 米左右，下面的生土中埋着陶製的水管子，直徑約 20 厘米左右，表面有錯亂的粗繩紋。管口沿城牆稍稍向外斜行通向城外的溝壕，可能是排水的（圖版貳，2）。作爲這座城市的主幹大道及其城門，現在還沒有探索清楚。

（三）班固、鄭玄以及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均曾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出王城和漢河南縣的關係；以爲王城卽河南縣地。由於文獻的記載也可以暗示給我們：現在所發掘到的這座東周的城址，至少在東漢時已經廢棄不用了，但還有很多地段殘存在地面上，東漢、北魏的人曾經看到過、並且認爲是東周時代的王城。

（四）舊唐書地理志、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稱："王城在洛川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根據徐松的考訂：河南縣廨在洛河以南寬政坊，而所謂苑、卽神都苑。神都苑的範圍是"東抵宮墻，西至孝水，北靠邙阜，南距非山"。元和郡縣志卷六河南道一、河南府洛州東都"……周成王定鼎於郟鄏，使召公先相宅，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是爲東都，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唐人的記載中一致肯定了王城在"今苑內東北 隅"，這種說法的本身意味着唐人可能確實知道王城的位置或是見過王城的殘基。元河南志"兩城（指王城、成周）東西相去四十里，而王城西近澗水、南隣洛水……及隋煬帝聽蘇威言南當伊闕東去王城五里爲宮，大業十三年遂平毀王城"。所謂平毀王城當然不是將整個的夯土墻剷除乾淨，很可能是利用了王城的殘城基而加以修補利用，使舊的王城城圈遂不復見了。通過發掘來觀察，夯土墻曾經有很多地方是在唐代加以修補利用的，例如東墻 58 T120 以北，唐城修補的部分在西，老夯土墻在東，與老夯土墻併行；58 T120 以南，老夯土城墻在西，唐城在東。根據鏟探材料，到 58 T116 以南仍是唐城與老城併行，再南則見有唐城向南向東拐彎不見老夯土，因未開探溝，對其情况尙不甚清楚。北牆經過唐代修補利用之處也是很多的，特別是東周城的東北角向南拐角處（與 58 LS T112 南北相距一米），有另外一條唐代夯土牆將東周城北牆和唐宮墻連接起來，直引入隋唐東都城的西牆以內。這些現象，很可與文獻來互相印證，說明此城位置和神都苑苑墻的關係。根據徐松兩京城坊考的研究，在七里河村南、興隆寨以北的城圈，其地望與唐代西上陽宮有關，但我們發掘的結果是澗西 58 LGC T10、T11、T9 探溝都沒有發現可與唐代城墻聯系起來的現象。

---

1) 黃展岳：洛陽漢河南縣城東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1956 年 4 期 38 頁。

澗河以西的一段城墻，向外凸出，好似另成一個範圍，其形式結構在整個的城的輪廓上來講，很値得注意。 根據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城墻屢次修補增築，與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一定的關係。

執筆者：陳公柔

REMAINS OF THE WALLS OF AN EASTERN CHOU CITY AT CHIEN PING, LOYANG

The Loyang Archaeological Tea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Since 1954, a series of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has been undertaken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ia Sinica near Loyang in the vicinity of Hsiao T'un an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Chien River. This is the area in which, according to tradition, the Eastern Chou city of Wang Ch'êng was located. As a result much new light has been shed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state of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deposits on the Eastern Chou sites of this area as well as on the pounded earth city walls that encircled these sites.

The Eastern Chou deposits in this area were so rich that they were exposed on the banks of the Chien River and on the sides of sunken roads. Beneath the topsoil the deposits were usually found in the following sequence: the T'ang layer, the Eastern Han or Western Han layer and the Eastern Chou layer, with the latter sometimes superimposed on Western Chou and Yin layers. It was quite interesting that in the area outside the eastern wall of the Eastern Han city of Honan Hsien and adjacent to the city of the Eastern Capital in Sui and T'ang time, the T'ang layer lying usually on the Han or Eastern Chou layer was particularly thick.

Since 1954, sections of pounded earth city walls had been excavated from time to time, revealing the three corners and the outline of the walls on four sides.

The walls are now entirely buried under the ground level. Strangely enough, they were not of uniform width, ranging from about five meters at its narrowest on the west wall to about fifteen meters at its widest on the east wall. The trial trenches cut into the walls on all four sides were found to contain pounded earth from both the original old wall and the repairs and additions of later periods. More often than not, traces of repairing could be found wherever the width of the wall exceeded ten meters.

The walls were built of pounded earth and mostly on natural soil. To build the wall, a shallow trench was first dug into the ground to secure a solid foundation. Then layer upon layer of loess was pounded solid into a thickness of about 4—7 cm to build up gradually the stout wall. Frequently, the entire width of the wall under construction was packed during pounding. by wooden planks on both sides like an enormous sandwich But sometimes pounding was done in small squares. In both cases, traces of timbering could be seen clearly.

The entire walls showed traces of repairs and additions made in later periods, often

with the new wall either attaching to the side of the old one or else built right on the surviving foundations of the latter. Between the two, however, there was a clear line of demarcation. Besides, the method of construction used in each case was also quite different. The repairs and additions were made in different periods, some being as early as the Warring States or early Western Han but others as late as T'ang. The way the repairs and additions were made seemedb to indicate that the walls in this area had been made use of in both Wester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On the basis of stratigraphical evidence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date of the original walls could not have been earlier than Western Chou. But nor could it be later than Eastern Chou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all around the walls on all sides and in close proximity were cultural deposits of Eastern Chou accumulated after the building of the original walls.

The problem of the date of the walls must be consi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welling sites found in their vicinity on all sides. In this case, the presence of such rich cultural deposits accumulated since Eastern Chou and down through Eastern Han seems to indicate that it was densely populat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original walls were probably built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Ch'un Ch'iu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th repairs and additions made from time to tim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down to Han dynasty.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the Western Han, it gradually became deserted until finally the Eastern Han city of Honan Hsien rose in its stead (the smaller walls within the original large walls). This line of reasoning appears to fit in quite well with the finding of cultural deposits on the sites widely distributed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 wa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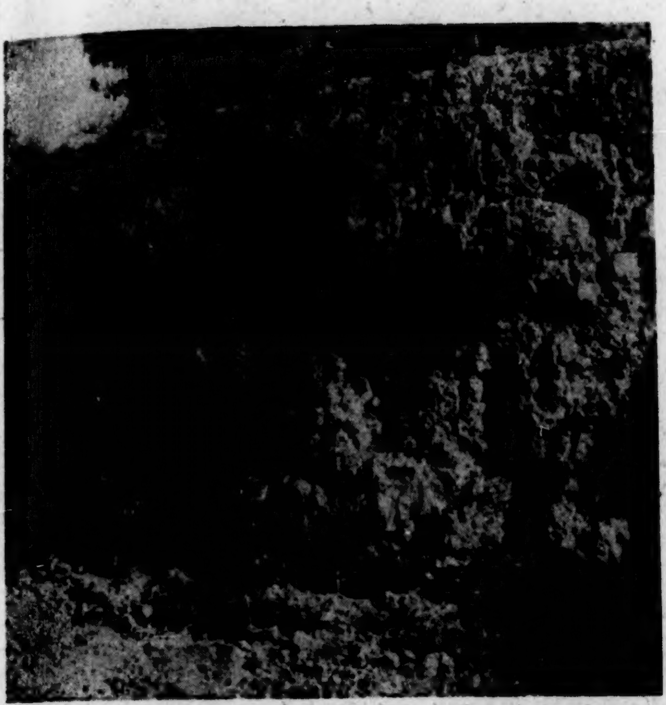
So far, only preliminary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relating to the walls themselves have been undertaken on the site of this great cit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feudalism in ancient China. At the present, large quantity of tiles, both flat and semi-cylindrical in shape, as well as "wa tang" (tile end) with either "t'ao t'ieh" or "rolling clouds" motive could be found right on the ground in the vicinity of Hsiao T'un and Chu Chia T'un of Loyang, indicating that the royal palaces of that time might well have been located in this area, i.e. at the center of the site under discussion or slightly to the south of the center.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the city, large areas of the remains of pottery kilns as well as the dwellings of the potters belonging to the Warring States had been discovered along with potsherds and varions tools used in pottery making. There were also remains of several workshops for making bone implements as well as stone and jade ornaments. So far, however, no traces have yet been found of the main streets and the gates of this ancient city.

Pan Ku (班固), Chêng Hsüan (鄭玄) and Li Tao Yüan (酈道元), the author of "Shui Ching Chu" (水經注) have all drawn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ou city of Wang Ch'êng and the Easterv Han city of Honan Hsien, holding that the former was located on the same site as the latter. This fact suggestes that the Eastern Chou city under discussion had already been deserted by Eastern Han, though traces of its remains might still be seen on the ground at that time and were taken by the people of Eastern Han and Northern Wei as belonging to the Eastern Chou city of Wang Ch'ê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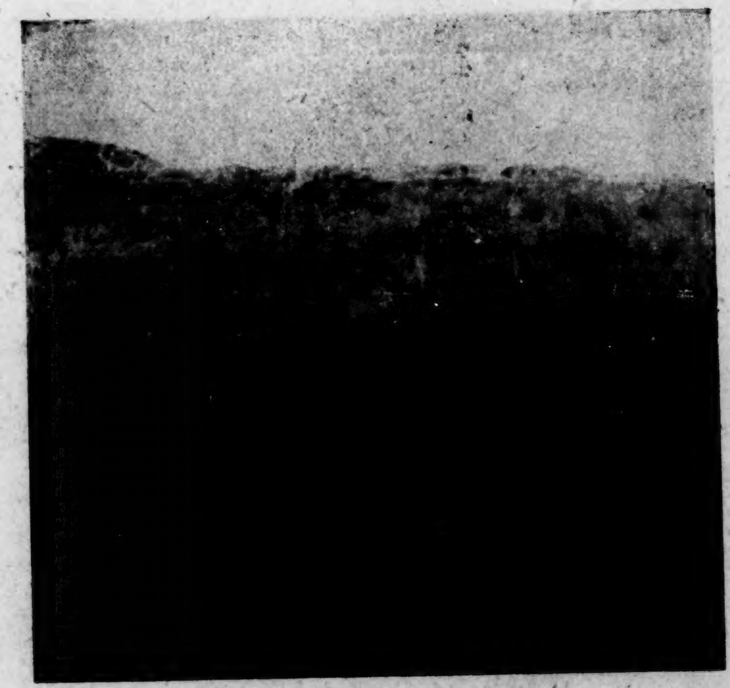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T'ang dynasty unanimously confirm the site of Wang Ch'eng as to be lying in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the imperial park "Shen Tu Yuan" (神都苑). Judging the way repairs and additions of Tang dynasty were made in the vicinity of trial trenches 58 T 112 and 58 T 120, the T'ang people certainly made good use of this Eastern Chou wall. *Yuan Ho Nan Chih* (Gazetteer of the Honanfu of the Yuan Dynasty) relates that in 617 A. D. Wang Ch'êng was levelled and destroyed. It may be reasoned tha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entire length of pounded earth walls was completely levelled down and cleared away. But rather the remains of the walls of Wang Ch'êng were utilized in the process of repairing so that the old walls were no longer to be seen.

Appended at the end of the present report are fourteen old maps of the ancient city of Loya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Yuan Ho Nan Chih* (Gazetteer of the Honanfu of the Yuan dynasty), a work now lost but fortumately cited in Book 9651 of *Yung Lo Ta Tien*. Brief notes on each maps are also given.

圖版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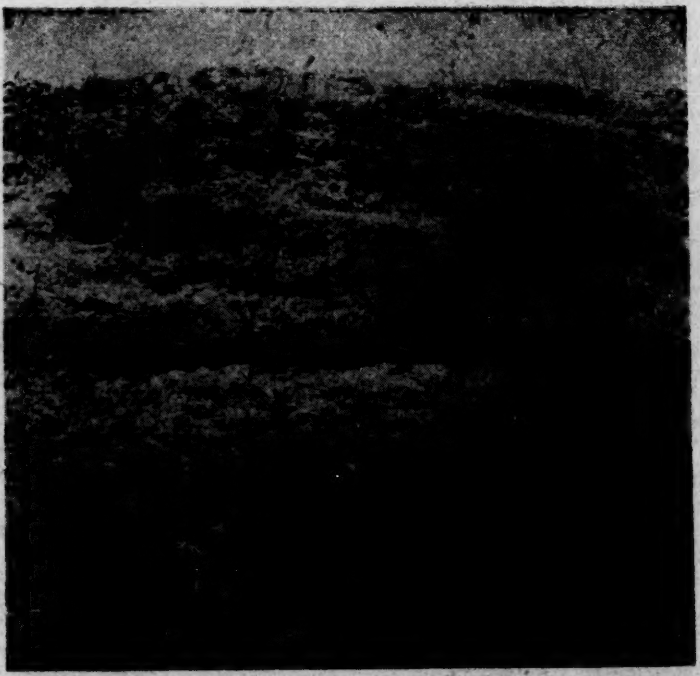


1．蹓家屯村旁殘存的古城（南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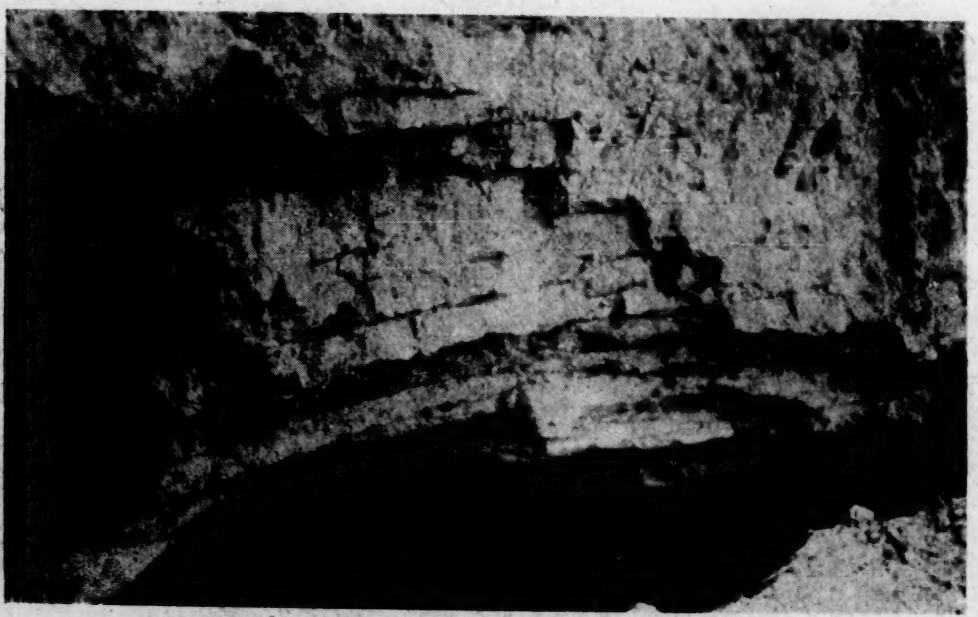
3. 北牆北側的木棍洞情況

2. 古城西北角上的土塚（由南向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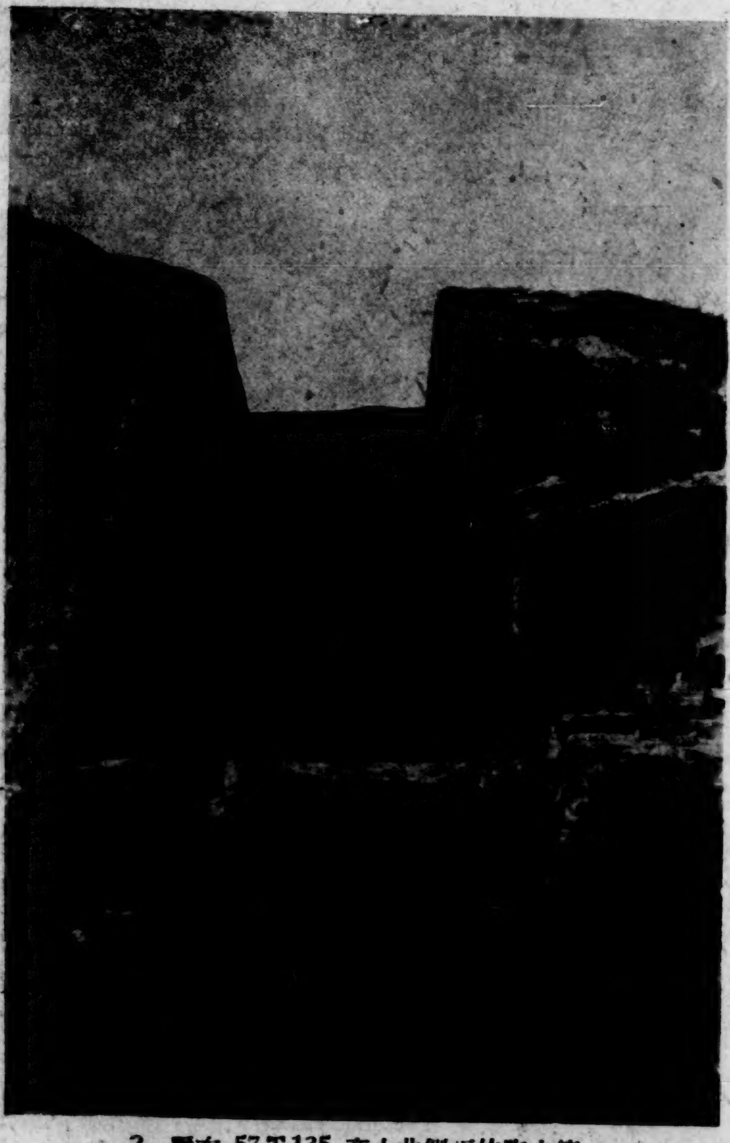


4. 北牆上的木棍洞（局部）

圖 版 貳



1. 古城西北角上的土塚北邊(背面)的夯層，洞穴是近代掏的窯洞，已坍



2. 壓在 57 T 135 夯土北側下的陶水管

3. 北牆北側（由東往西看土塚）

4. 57LS T 116 夯層柱洞情況

1. 57LS T118 甲戰國墓葬打破壓在夯土二層台上的地層

2. 57LS T118 甲內戰國墓墓室情況

3. 57LS T134A3(M1) 東漢墓打破城牆夯土

圖 版 肆

1. 57LST134D3 夯土牆拐角情況;東漢墓葬和圓形倉打破夯土

2. 57LST134B3(M1)東漢墓打破城牆夯土

3. 57LST134D1(M1)東漢小墓打破夯土

附：永樂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陽圖十四幅

自從解放以來，我們在洛陽地區做了不少的考古工作。不僅發掘了大量的古墓，還對於古代城址做了調查和發掘。工作的結果，有些已陸續在本刊、考古通訊和考古學專刊中加以發表。本期又發表陳公柔同志的一篇報告。我們為了將考古資料和文獻互相印證，很希望能看到一些古代洛陽圖。趙萬里先生藏有一册由永樂大典卷 9561 元河南志中抄摹出來的古代洛陽圖，共計十四幅。現在徵得趙先生同意，將它們製版印出來，附在這裏，以供大家參考。

這個抄本的圖僅十四幅，永樂大典卷 9561 的元河南志的圖，據說除了這十四幅之外，還有河南府總圖、大祀殿圖、河南府路廨宇圖、河南郡邑山川圖、嵩嶽之圖和河南府管轄的各縣圖。這抄本中十四圖的標題和次序，和永樂大典原書並不完全符合。原書現藏日本的東洋文庫。但是圖的內容，我們曾取平岡武夫唐代の長安と洛陽所影印的四幅和這抄本的第 10、11、12 和 14 圖相勘對，除了這抄本於第 10、11、12 圖添上宮、殿、門等的名稱之外，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阮元於道光二十年摹刻的由永樂大典中鈔出的古代洛陽圖五幅（繆荃孫轉摹於藕香零拾本元河南志中），便是這抄本的第 2、3、5、6、13 圖，取以對勘，除了阮元將曹魏都城圖誤標為"西晉京城"以及摹鈔時有誤字和缺漏之外，也是完全相同的。可見這抄本的十四圖，確是出於永樂大典卷 9561 的元河南志。

這抄本每幅圖的後面，都另有一葉圖說。這些圖說是永樂大典原書所沒有的。第 7 圖的圖說，有"顧祖禹方輿紀要直以為魏文淑造"一句，可見是清人所寫撰的，大概就是叫人臨摹這些圖的人所撰寫的。因為這些圖說可供閱圖時參考，所以仍將它們排印出來附在後面。圖說和圖中文字有誤奪處，便加註編者按語作為訂誤，都放在圖說中。

這抄本相傳是徐松（星伯）的抄本。抄本的末尾有"道光甲申莊璟繪並校"一行。道光甲申是道光四年（公元 1824 年）。據繆荃孫的徐星伯先生事輯（藝風堂文集卷一），徐松（1781—1848）於嘉慶十五年（1810）成唐兩京城坊考五卷，是時他正在北京文穎館纂輯全唐文。後來遣戍新疆。放回北京後為內閣中書，道光四年刻新疆賦成。徐松於嘉慶十五年所撰的唐兩京城坊考序中也說自己於永樂大典中得河南志圖，亟為摹鈔。阮元於漢晉洛陽宮城圖的跋語中也說："余於嘉慶十五六年間在京師文穎館總閱全唐文時，永樂大典多移在館。有館中供事鈔得東漢東都城圖一紙，…金墉城圖一紙，余閱而喜之，亦不能究其從何處鈔出，遂令照鈔數紙"。所謂"館中供事"，也許便是指徐松。繆荃孫所看到的徐松抄本元河南志，便是用全唐文格子，但是僅有志文而缺圖。說這册莊璟繪本是徐松的，自然是可能的，雖然就鈔本的本身而言，這點並沒有確證。不過，這一點是肯定的：徐松在嘉慶十五年時，已摹鈔有永樂大典的河南志圖。這道光四年的繪本，不知道是從徐松的嘉慶年間鈔本重摹的呢？還是直接從永樂大典原書中摹出呢？如果這繪本是徐松的，那麼，各篇

圖 版 肆

1. 57LST134D3 夯土牆拐角情況；東漢墓葬和圓形倉打破夯土

2. 57LS₂T134 B3(M1)東漢墓打破城牆夯土

3. 57LST134D1(M1)東漢小墓打破夯土

附：永樂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陽圖十四幅

自從解放以來，我們在洛陽地區做了不少的考古工作。不僅發掘了大量的古墓，還對於古代城址做了調查和發掘。工作的結果，有些已陸續在本刊、考古通訊和考古學專刊中加以發表。本期又發表陳公柔同志的一篇報告。我們爲了將考古資料和文獻互相印證，很希望能看到一些古代洛陽圖。趙萬里先生藏有一册由永樂大典卷 9561 元河南志中抄摹出來的古代洛陽圖，共計十四幅。現在徵得趙先生同意，將它們製版印出來，附在這裏，以供大家參考。

這個抄本的圖僅十四幅，永樂大典卷 9561 的元河南志的圖，據說除了這十四幅之外，還有河南府總圖、大祀殿圖、河南府路廨宇圖、河南郡邑山川圖、嵩嶽之圖和河南府管轄的各縣圖。這抄本中十四圖的標題和次序，和永樂大典原書並不完全符合。原書現藏日本的東洋文庫。但是圖的內容，我們曾取平岡武夫唐代の長安と洛陽所影印的四幅和這抄本的第 10、11、12 和 14 圖相勘對，除了這抄本於第 10、11、12 圖添上宮、殿、門等的名稱之外，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阮元於道光二十年摹刻的由永樂大典中鈔出的古代洛陽圖五幅（繆荃孫轉摹於藕香零拾本元河南志中），便是這抄本的第 2、3、5、6、13 圖，取以對勘，除了阮元將曹魏都城圖誤標爲"西晉京城"以及摹鈔時有誤字和缺漏之外，也是完全相同的。可見這抄本的十四圖，確是出於永樂大典卷 9561 的元河南志。

這抄本每幅圖的後面，都另有一葉圖說。這些圖說是永樂大典原書所沒有的。第 7 圖的圖說，有"顧祖禹方輿紀要直以爲魏文剏造"一句，可見是清人所寫撰的，大概就是叫人臨摹這些圖的人所撰寫的。因爲這些圖說可供閱圖時參考，所以仍將它們排印出來附在後面。圖說和圖中文字有誤奪處，便加註編者按語作爲訂誤，都放在圖說中。

這抄本相傳是徐松（星伯）的抄本。抄本的末尾有"道光甲申莊璟繪並校"一行。道光甲申是道光四年（公元 1824 年）。據繆荃孫的徐星伯先生事輯（藝風堂文集卷一），徐松（1781—1848）於嘉慶十五年（1810）成唐兩京城坊考五卷，是時他正在北京文穎館纂輯全唐文。後來遣戍新疆。放回北京後爲內閣中書，道光四年刻新疆賦成。徐松於嘉慶十五年所撰的唐兩京城坊考序中也說自已於永樂大典中得河南志圖，亟爲摹鈔。阮元於漢晉洛陽宮城圖的跋語中也說："余於嘉慶十五六年間在京師文穎館總閱全唐文時，永樂大典多移在館。有館中供事鈔得東漢東都城圖一紙，…金墉城圖一紙，余閱而喜之，亦不能究其從何處鈔出，遂令照鈔數紙"。所謂"館中供事"，也許便是指徐松。繆荃孫所看到的徐松抄本元河南志，便是用全唐文格子，但是僅有志文而缺圖。說這册莊璟繪本是徐松的，自然是可能的，雖然就鈔本的本身而言，這點並沒有確證。不過，這一點是肯定的：徐松在嘉慶十五年時，已摹鈔有永樂大典的河南志圖。這道光四年的繪本，不知道是從徐松的嘉慶年間鈔本重摹的呢？還是直接從永樂大典原書中摹出呢？如果這繪本是徐松的，那麽，各篇

圖說可能便是徐松寫撰的。

唐兩京城坊考附有四幅古代洛陽圖：外郭城圖、東都苑圖、宮城皇城圖和上陽宮圖。據徐松的序文，這四幅圖似乎便是他所摹鈔的永樂大典本河南志圖。但是以平崗武夫影印的永樂大典原書的圖相對勘，差異很大。原書這四幅圖中僅有圖形，並無隻字；城坊考的圖不但添注上城門、宮殿、街坊等的名稱，並且外郭城圖的街坊布局（尤其是洛水北的和洛水南的西南角的各坊）大部分幾乎完全不同，又添上好幾條河渠，改變東城、宮城和皇城的形狀，刪去城門和宮殿的符號（我們這抄本第 14 圖和平崗所印的却是完全相同）。城坊考的東都苑圖，不但刪去城門和宮殿的符號，增添上城門全部和幾座宮名，並且整個城垣的形狀由扁闊改變成狹長，還改變東北角的城形，補進"周王城"（我們這抄本中第 11 圖以及以下的兩圖（12、13圖）和平崗的圖相同，僅增添城門和宮殿的名稱）。宮城皇城圖和上陽宮圖二者，也都刪去宮殿和城門的符號，增添門名和宮名，改變了圖中各城的形狀。顯然的，城坊考中這四幅圖都不是永樂大典本河南志圖的臨摹本，而是參考原圖大加改動後另行繪製的圖。改動圖形和添進名稱的工作，幾乎可以肯定是徐松做的。他的根據是永樂大典本元河南志的志文；但是也包括徐松在城坊考中所作的補正，例如宮城皇城圖的官署名，於右衛率府的西面補上右監門衛，左監門衛改爲左監門率衛。至於刪去宮殿和城門等象形的符號，當由於刻書時爲了省工而刪去的，也許是收入連筠簃叢書時所做的。徐松對於這四幅圖雖做了這樣大的改動，但是在序文中隻字未提。前人沒有取永樂大典本原圖加以對勘，所以有人誤認爲城坊考的這四幅便是永樂大典本原圖的摹本。

此外，還有一問題，便是這抄本的第 10、11 和 12 圖中較平崗武夫所影印的原圖，增多了城門、宮殿等建築物的名稱。這些名稱大致是完全根據永樂大典本元河南志的志文，並沒有像城坊考那樣加以補正。前段所舉的二個例子，在這抄本的第 10 圖中，都仍襲志文的闕誤而未改。這些名稱和城坊考各圖中所塡的名稱，大部分相同，當由於都是根據元河南志的志文。但也有小部分不同，例如這抄本第 10 圖的乾元殿，城坊考的圖作含元殿，多了閶闔門、登春閣等，而缺少觀象臺、東宮等；第 11 圖多了射堂、連璧殿、望春宮而缺少周王城、郟鄏陌、上陽宮、西上陽宮、穀水、孝水和雒水；第 12 圖缺少雒水。這大概由於同出一源而取捨有所不同。如果這抄本是徐松的，那麽，這抄本的這三幅（10—12 圖）可能是初稿，而城坊考中所印的圖是後來加以修訂另行繪製的。至於這抄本是否是徐松的，現下仍難完全確定。

最後，我們感謝趙萬里先生惠允我們將他所藏的這抄本印出來。又鄭振鐸先生於生前對於這抄本的刊印，很是熱心贊助，曾特地由趙先生處取來這抄本交給學報編輯部，以便製版刊印。現在這抄本印出來時，鄭先生的墓將有宿草了，擱筆不禁泫然。

附記：本刊 1958 年 3 期 92 頁的唐大安宮圖，係邵友誠同志所藏的抄本，承蒙邵同志交本刊發表。原圖尾末有跋語二行："予購得江陰繆氏所藏連筠簃叢書。此紙夾在唐两京城坊考內，度是繆氏從大典景繪者。需縑斷簡，亦足珍也。壬戌瑞彭記。"瑞彭卽淳安邵次公（1888—1937），壬戌卽 1922 年。這圖從前未曾發表過。查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三苑"的西內苑一節內大安宮下，原注有"穆案：永樂大典載大安宮圖，与唐書、長安志皆不合。其圖南面三門，中曰應天門，……應天門之內，左右各有井一。……大安殿之后曰宜明門，又北曰政和門，門內爲仁政殿。……殿左右、門內外，各寫大木一章，豈卽所謂山村景勝耶？穆於道光二十三年八

月從大典摹出，附識於此。” 這裏所指的便是這圖。 穆即爲楊尙文編刊連筠簃叢書的張穆。 他是徐松的友人，唐兩京城坊考便是經過他的校補後收入連筠簃叢書的。繆氏的圖不知是由永樂大典直接摹出，或者由別人的摹本摹出來？摹寫時將仁政殿誤寫作仁政門，當依張穆案語加以改正。我們印刊這圖時未加說明，現在加以補充。

作 銘

古代洛陽圖十四幅的圖説

圖 1 周王城圖

周王城在河南府城西北，亦曰郟邑。帝王世紀云：城西有郟鄏陌，傳稱成王定鼎郟鄏，卽此。逸周書曰：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里（編者按，據逸周書原文，應作七十二里），南繫洛水，北因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按此實王城。故孔注云：成周、王城也，於土爲中。經稱成周，蓋誤。後漢郡國志曰：河南、周公所城雒邑，春秋時乃謂之王城。面有三門，凡十二門。其南城門曰圉門，東城門曰鼎門，北城門曰乾祭。按洛陽、河南，周爲二城，相去四十里。書所稱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者，在河南，爲王城。其地西近澗水，南臨洛水。靈王時穀、洛鬥，將毁王宮。穀水卽書所謂澗水也。書又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卽成周下都。今雒陽故城在河南府東北二十里。平王東遷，實都王城。春秋桓七年，王遷盟向之民於郟。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是也。至敬王避子朝之亂，始居成周。晉魏舒會諸侯毁狄泉而大之，始有南北宮。赧王復居王城。東周實以王城爲終始。城制每門三涂，涂闊二十步。王宮居中，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宮有五門，內有六寢。近郊三十里之地爲明堂。逸周書作雒解云：制郊甸方六百里，設邱兆於南郊。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設楅、旅楹、舂常、畫[旅]、內階、元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元閫。

圖 2 後漢京城圖

後漢都城在雒陽故城中，卽周成之下都也。括地志：雒陽故城內有南宮、北宮。按兩宮卽晉魏舒合諸侯所作。漢高帝嘗欲都此，用張良婁敬之言，遂都長安。後漢光武紀：建武元年車駕入雒，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二年起高廟，建社稷，立郊兆於城南。十四年，起南宮前殿。中元元年，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二年立北郊，祀后土。至明帝永平三年，起北宮及諸官府，而規模始備。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道記云：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畝三十六步。陸機洛陽記曰：雒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櫓外有溝渠。宮殿府寺，圖中已具。據蔡質漢典職儀：城內有二十四街，[街]一亭。據華僑雒陽記，有三市及都亭二十四。濯龍園之外，有芳林園、修明苑，並圖中失載者。（編者按：據元河南志卷二，圖中崇德殿前之章華門應作章臺門，雲場應作雩場，畢圭（圖中誤玺）苑

應在東面宣平門卽旄門外，止商里應作上商里，耗門應作旄門。）

圖 3 魏都城圖

魏京城卽後漢都城。自光武定都，歷禩十二，至獻帝初平元年，董卓稱亂，南北兩宮大都焚蕩。建安初，車駕還雒陽，諸將自以爲功，稍稍補葺。及魏文篡位，黃初元年初營雒陽宮，乃妄撰故實，改雒爲洛。魏志注曰：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門。明帝太和元年，始營宗廟。三年成，迎神主之在鄴者，奉安於洛。青龍三年大治洛陽宮，增築崇侈。雖宮觀樓臺，未及漢制。而百役繁興，作者萬數。自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百姓之騷動可知已。晉武都雒，大底因之。永嘉之季，劉曜陷雒，鞠爲茂草矣。（編者按：原抄本於宮城西門，貼一小紅籤，墨書“缺名”二字。又據元河南志卷二，圖中宮城北門永明門應作承明門，除流池應作陰流池。）

圖 4 晉都城圖

晉都城亦因漢魏舊基。外門亦十二。陸機雒陽記曰：雒陽十二門，門有閤，閉［中，開左右出入。］城內大道三，中央御道，兩邊築土墻高四尺。晉書曰：雒陽十二門，皆有雙闕，有橋。橋跨湯渠水（編者按，應作陽渠水）。圖稱南面四門，西偏爲建陽門。按晉書：永嘉二年，王彌至雒陽，屯於津陽門。津陽卽漢之津門。疑當從史作津陽。圖作建陽，誤也。東偏曰建春門，一曰上升門。按晉書於永嘉二年王彌燒建春門而東。於三年又云劉曜以兵屯於上東門。上東乃漢之故名。史錯舉今古，卽一門也。華僑雒陽記曰：城內城殿臺觀府藏寺舍，凡有臺（編者按：應作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九間。自劉曜入雒，元帝渡江，滄桑不可問矣。（編者按：據元河南志卷二，圖中建陽門應作津陽門，宏訓宮應作弘訓宮，試弩棚應作試弩棚。又志文中凌雲臺作陵雲臺，凌陵二者互通，繭觀作璽觀，未知孰誤。）

圖 5 金墉城圖

金墉城卽雒城之西北隅也。魏明帝所築。水經注引晉宮閣名曰：金墉。有崇天堂。皇居氶徙，宮極未就，止蹕於此。又云：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案城築於明帝時，不應文帝卽築樓於東北隅。文帝蓋明帝之誤。晉惠帝改金墉爲永昌宮。唐初以雒陽縣治金墉城。貞觀六年移入郭下。金墉遂廢。魏晉以來，南北區分，金墉實爲用兵之衝。晉咸和三年，劉曜攻趙將石生於金墉。後八年石虎攻石朗於金墉。永和十一年桓温屯兵金墉。興甯三年陷於燕。太元九年復歸於晉。隆安初陷於姚秦。義熙十二年劉裕伐秦。秦將趙元勸姚洸固守金墉，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洸不聽，兵敗出降。宋景平元年又陷於魏。元嘉八年遣到彥之等北伐，下河南，留杜驥守金墉，爲河南四鎮之一。金墉之扼要可知。圖中稱北門爲退門。據水經注作還門，疑圖誤也。又志稱城內有瑤光寺，魏太和中廢后馮氏，延昌末太后高氏，皆徙居於此。圖不應失載。

圖 6 後魏京城圖

後魏京城亦在成周。後魏書：孝文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蹟，爲詠黍離之詩，

遂定遷都。詔司空穆亮與尙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又命靑州刺史劉芳中書舍人常景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十九年九月，新都始立。景明二年司州牧廣陽王嘉又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從之。三年洛陽宮室始成。自銅駝街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外四面拓地置民里。總二百二十。至東魏遷鄴，改置洛陽郡。西魏大統四年，東魏侯景圍西魏獨孤信於金墉城，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十不二三。而洛陽又爲灰燼矣。（編者按：據元河南志卷三，圖中季直奴應作李直奴，成陽王應作城陽王，觴冶里應作治觴里，式乾堂、徽音堂皆應作殿，光極殿、清徽殿、含溫室皆應作堂。）

圖7 後魏華林園圖

魏華林園在故雒城內東北隅，與宮城相接。有東西二門。內有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臺，池外有明帝所築景陽山園。不知所自起。顧祖禹方輿紀要：直以爲魏文剏造。案後漢書劉寬傳注引雒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寬侍講華光殿乃靈帝時事，而殿卽在園內，知不始於魏文。華林園一名芳林園。裴松之魏志注云：華林卽芳林，齊王芳卽位，更芳林爲華林。然魏志王朗傳於明帝太和元年上疏，已有"華林天淵，足展游宴"之語，則改芳林爲華林，亦不自避召陵諱始也。園旣顯於曹魏，圖稱後魏者，以後魏高祖都雒，以華林爲興學講武聽訟游觀之所，車駕臨幸，惟斯爲盛，故稱後魏。東魏天平二年毀。

圖8 隋都城圖

隋都城在河南府，東去漢魏所都之成周四十里，西去王城五里。兩京記曰：煬帝登北邙，觀伊闕，曰：此龍門耶？自古何爲不建都於此？蘇威曰：以俟陛下。大業元年詔尙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民及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遂遷都焉。初謂之東京，後改曰東都。外城曰羅郭城。南面三門：正南曰建國門，東曰長夏門，西曰白虎門。東面三門：北曰上春門，中曰羅門，南曰建陽門。北面二門：東曰喜寧門，西曰徽安門。宮城在都城西北隅，曰紫微城。城內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三十七尺。宮城之南：曰太微城，亦曰南城。大業九年又自東太陽門外增築東城，與羅郭外城連堞而西。按羅郭城包宮城之西半，實創自隋，圖不應闕。（編者按：據元河南志卷三，宮城東南永泰門應作永康門，靜殿應作志靜殿，掌醞署應作掌醯署，良醞署應作良醞署。）

圖9 隋上林西苑圖

隋上林苑，大業初築，本名會通苑，又改芳林苑，改上林苑。後止稱西苑。在皇城之西。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於其間。繚周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內爲海，深數丈，周十餘里，作蓬萊、方丈、瀛州諸山，高出水百餘丈（編者按：元河南志卷三作百餘尺）。北作龍鱗渠，縈紆至海。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苑內惟靑城一宮爲北齊常山王演所築，亦名嚴城。煬帝因之，以爲齋宮。餘俱築於隋時。圖中宮觀諸名並闕。今卽據本志臚補十六院：第一延光、次明采、次含香、次承華、次凝暉、次麗景、次飛英、

次流芳、次曜儀、次百福、次萬善、次長春、次永樂、次清暑、次明德。又有逍遙亭。曲水池上作水殿。冷泉宮、積翠宮、顯仁宮、阜澗宮、朝陽宮、栖雲宮，各領勝所十餘，並在苑外（編者按：疑作苑內），周回相通。游觀之盛，伊古未有。史稱其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讀仁壽四年之詔，此所謂多所抵牾也。

圖 10 唐東都城圖

唐東都因隋舊制。其內宮城及皇城，亦因隋名。唐書高祖紀：武德四年，上以隋都城規制太奢，使行臺僕射屈突通焚乾元殿、應天門、紫微觀。貞觀四年發卒治雒陽宮，略有增損。宮城周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城中隔城四重（編者按：元河南志卷四云：最北曰圓璧，次曰曜儀，次曰玄武，最南曰洛城）。南城東西五里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高宗顯慶初，司農少卿田仁汪隨事修葺。二年冬以雒陽宮爲東都。雒州官吏員品如雍州。五年九月命司農少卿韋機更加營造。又於皇城西南隅築上陽宮。宮成移寓之。唐書地理志：雒陽宮，顯慶二年改曰東都。武后光宅元年改曰神都宮，曰太初宮。天寶元年改曰東京。開元二年改爲河南府。肅宗元年復爲東都。（編者按：據元河南志卷四，圖中麗正門應作麗景門，宣耀門作宣輝門，則志誤圖不誤，右監門衛應作左監門衛，左監門衛（志文亦誤）應作左監門率衛。）

圖 11 唐東都苑圖

唐東都禁苑，一名芳華苑，卽隋之會通苑。武后時改神苑。天寶後仍名西苑。廣袤大損於隋。通周一百二十六里。東距上陽宮七里。按唐禁苑有二，在西都者卽隋之大興苑，在東都者名東都禁苑。唐初多於東都苑中用兵。武德二年羅士信攻王世充，夜入雒陽，拔青城堡。青城堡卽隋之青城宮也，唐亦曰青城宮。貞觀十年作飛山宮、元圃苑。尋廢。顯慶二年修建東都，始廢雒陽宮。改青城、明德二宮監，及雒陽宮、農圃監、食貨監、四監爲東都四面監。五年作八關宮，尋改曰合璧宮。調露初又作宿羽、高山等宮，又作翠微宮。凡離宮亭館一十四所。苑中爲三坡，以坊穀、雒。開元二十一年幸東都，宴百官於上陽東州。東州卽上陽坡三坡之一也。苑內最西曰合璧宮。中殿曰連璧殿、齊聖殿、冷泉宮、冷泉宮（編者按：此宮名誤行複出）、高山宮。中央爲龍鱗宮。龍鱗卽因隋之龍鱗渠而名。唐改龍鱗渠曰九曲池。龍鱗宮之旁曰積翠宮。臨池爲宿羽宮。宮西爲青城宮。合璧之東爲明德宮。宮北有射堂、官馬坊。又有黃女宮，三面臨雒。黃女宮南爲芳樹宮（編者按：元河南志作芳樹亭）。苑之東南爲望春宮。又有金谷亭、陵波宮（編者按：元河南志作淩波宮）、凝碧池。（編者按：武后時改神都苑，圖說漏去"都"字。）

圖 12 唐上陽宮圖

唐上陽宮在東都苑之東，皇城之西南隅。南臨雒水，西距穀水。東西（編者按：應依元河南志作東面）卽皇城右掖[門]之南。高宗顯慶二年用司農卿韋機言所築。宮成，卽移御之。季年常居以聽政。其後中宗反正，移武后於上陽宮。天寶以後，車駕不復入雒，則爲幽閉宮人之所。白居易詩所謂"上陽白髮人"者，是也。圖中臺觀多缺名。據志所引唐六

典，則提象門內爲觀風門，其南曰洛日樓，北曰七寶閣。正東曰觀風殿。殿內爲曜掌亭。其西則西上陽宮。北曰化城院。次仙居殿。西南曰甘露殿。殿東雙曜亭，又西曰麟趾殿。東曰神和亭，西曰洞元堂。觀風殿之西曰本枝院，又西曰麗春殿。殿北有九洲亭。亭東曰含蓮亭，西曰芙蓉亭。又西曰宜男亭，北曰芬芳亭。其內曰芬芳殿。殿內有露菊亭、宜春院、妃嬪院、仙妤院、冰井院。通仙門之內曰甘湯院，次北東上曰玉京門。門內北曰金闕門，南曰太初門。玉京之西曰客省院、蔭殿、翰林院。又西曰上陽宮。宮西曰含露門。玉京西北出曰仙桃門，又西曰壽昌門。門北出曰元武門。門內之東曰飛龍廄、上清觀、金華門。

圖 13　宋西京城圖

宋別都亦因唐東都舊制，廣袤稍損，而城中增築宮室，頗盛於隋唐。志稱九千九百九十餘區是也。自後梁開平元年改唐東都爲西都。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用張全義言，遷都雒陽。後晉及後周因之。按梁以汴州爲東京，雒京爲西京。莊宗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眞定爲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爲汴州，以永平爲西京。而不云以雒陽爲何京。諸書但謂之雒京。五代史職方攷：曰雒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梁爲西都。後唐爲雒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據此則後唐但名雒京，不立東西稱。宋以汴京爲東京，雒城爲西京，因後梁也。金仍宋制，以河南爲中京，改河南府曰金昌府。元仍金制。然皇城內地，半犂爲田。內城止十四坊，居人稀少，無復隋唐鐙火矣。（編者按：據元河南志卷四，逢羅亭應作娑羅亭，散甲庫應作散甲殿。）

圖 14　唐宋河南府城闕街坊圖

唐宋河南府，在禹貢豫州之域。周亦爲豫州。於秦屬南陽郡。漢武時置十三州，而河南屬於司隸。後漢改雒陽。歷魏晉至隋，仍爲豫州。唐分十道，以此爲河南道。開元中爲都畿。宋都汴，以此爲西京。城築於隋大業元年。外城曰羅郭城。韋述記曰：東面十五里二百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十步。唐武后更號曰神都城，亦曰金城。唐書地理志曰：都城前直伊闕，後據邙山。左瀍右澗，洛水貫其中。唐末毀於兵。後周留守武行德粗加修葺。宋景祐時王曾復奏加築。於是城雉復完。內宮殿門內具前圖。外城坊里門闕，圖不應不載。據志：南面三門。直皇城之端門南，隋曰建國門，唐武德四年改曰定鼎門，宋因之。定鼎門東五里曰長夏門。西二里隋曰白虎門，唐初改曰厚載門。東面三門：直東城之宣仁門，隋曰上春門，唐曰上東門。上東門之南曰羅門。羅門之南，隋曰建陽門，唐曰建春門。建春之南曰永通門。永通門宋初廢，故東面止三門。圖四門，存唐制也。北面二門，東曰安喜門，西曰徽安門。城西縱橫各十街，凡一百二十坊。坊名久缺。宋皇祐二年知府事張奎每坊列榜爲識，名具志。城內惟跨澗水一門名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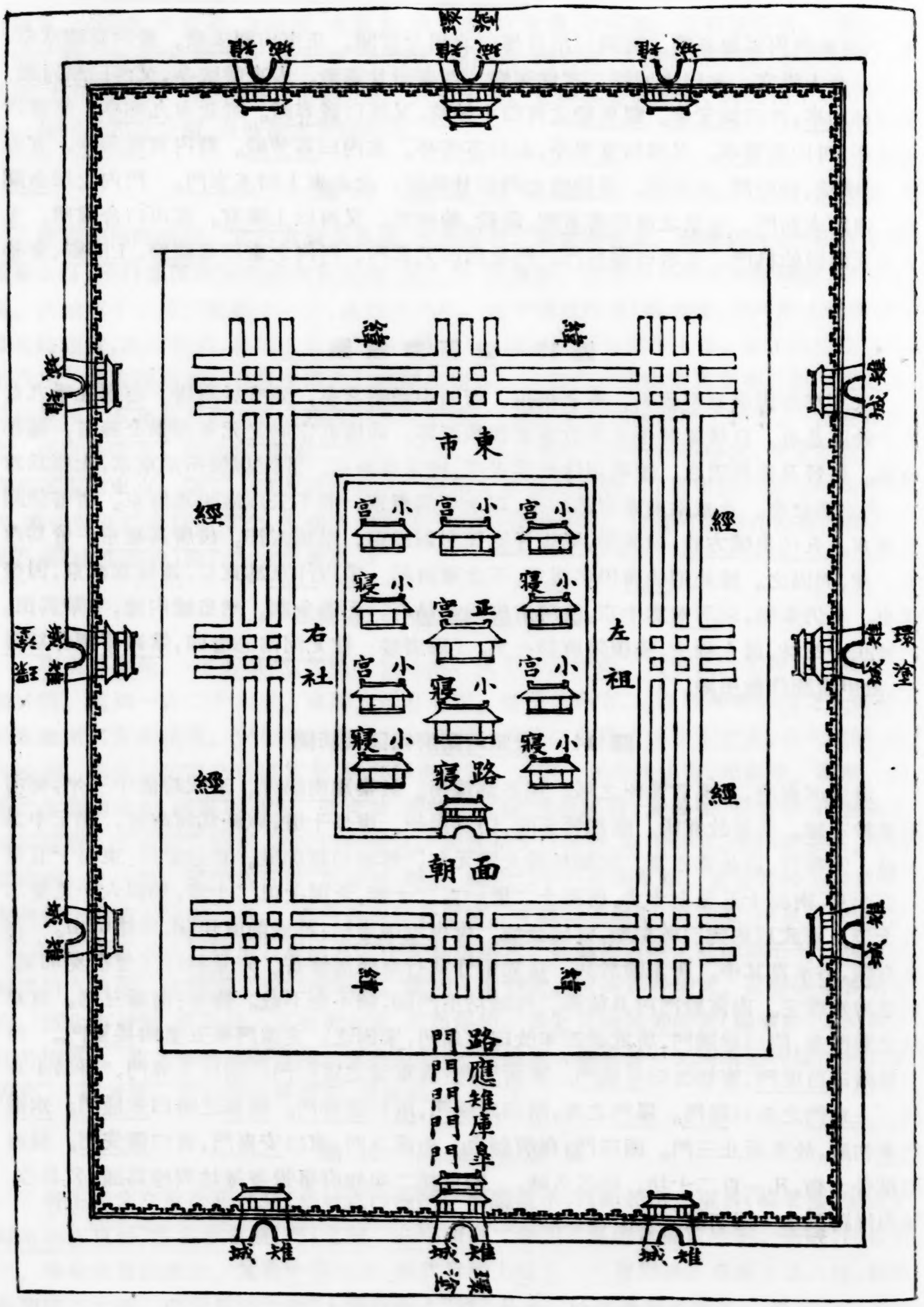


圖1 周王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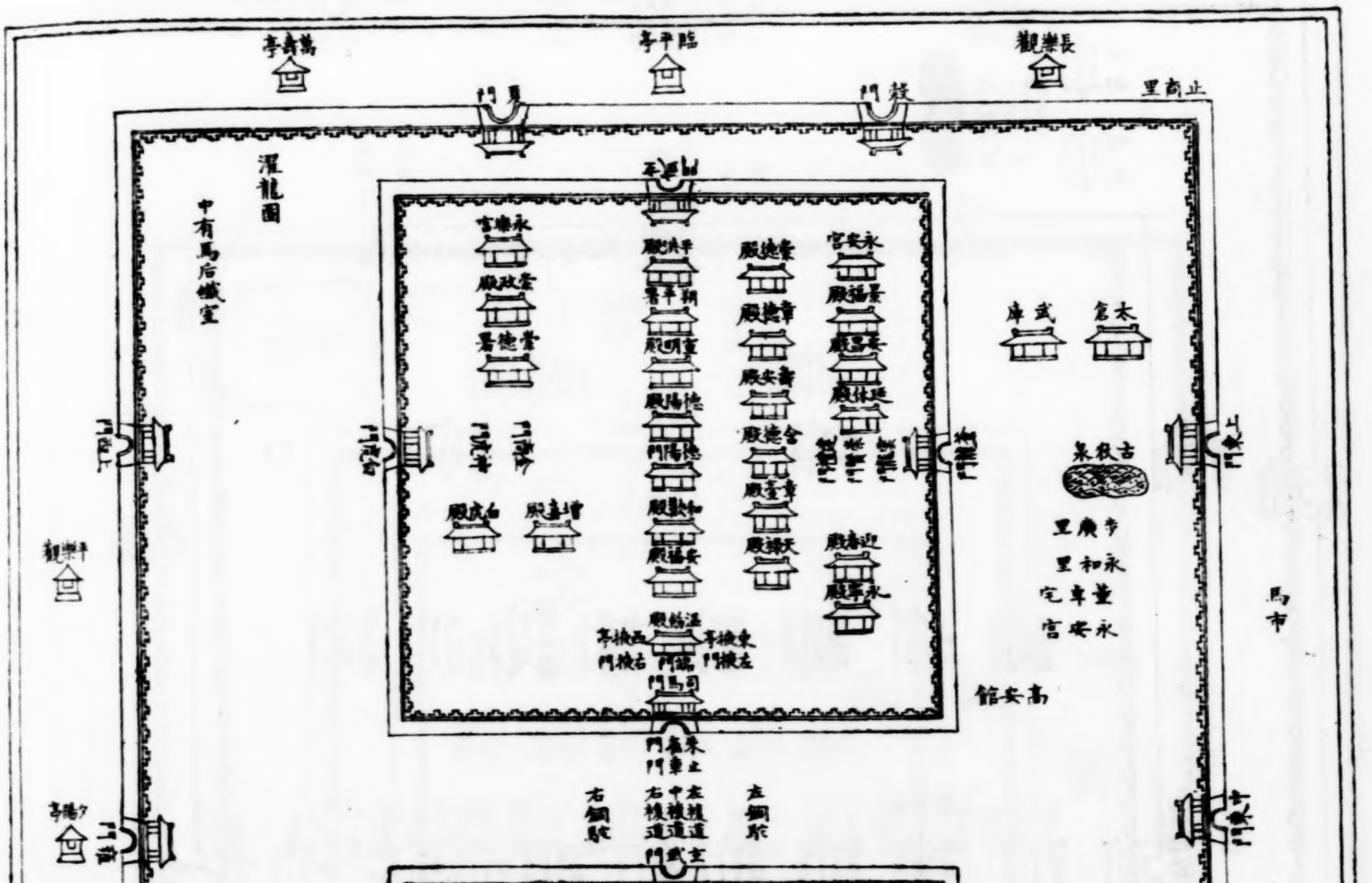


圖2 後漢京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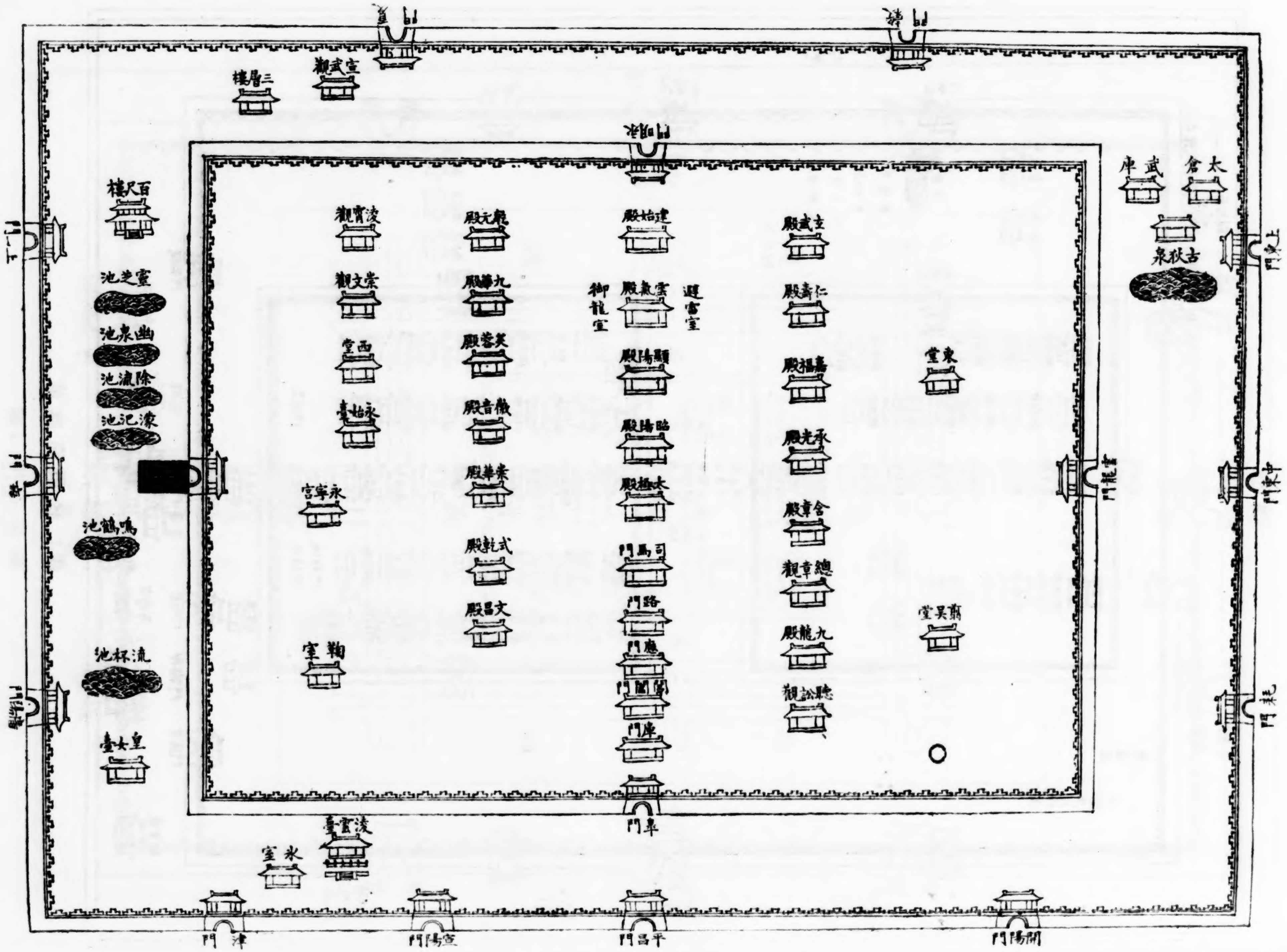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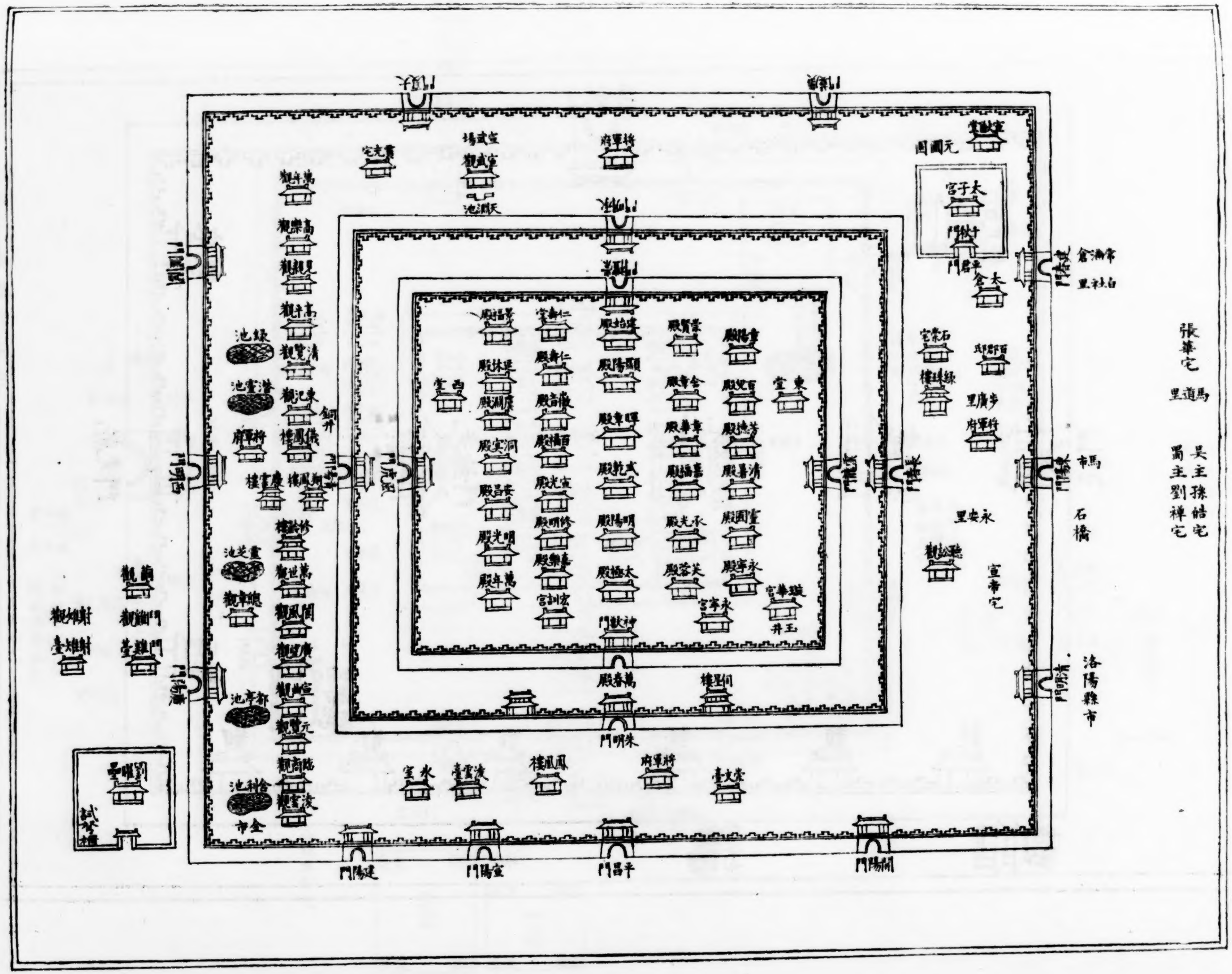

三層樓
宣武觀
太倉
武庫
百尺樓
凌霄觀
崇文觀
西堂
永始臺
靈芝池
幽泉池
除流池
濛汜池
鳴鶴池
流杯池
皇女臺
永寧宮
鞠室
凌雲臺
冰室
津門
宣陽門
平昌門
開陽門
永明門
閶闔門
止車門
東堂
東掖門
中陽門
耗門
崇元殿
九華殿
嘉福殿
式乾殿
建始殿
崇華殿
文昌殿
御龍室
嘉寧殿
臨陽殿
太極殿
司馬門
路門
應門
閶闔門
庫門
九龍殿
總章觀
含章殿
承光殿
嘉福殿
仁壽殿
主武殿
聽訟觀
清吳堂

圖3 魏都城圖

圖4 晉都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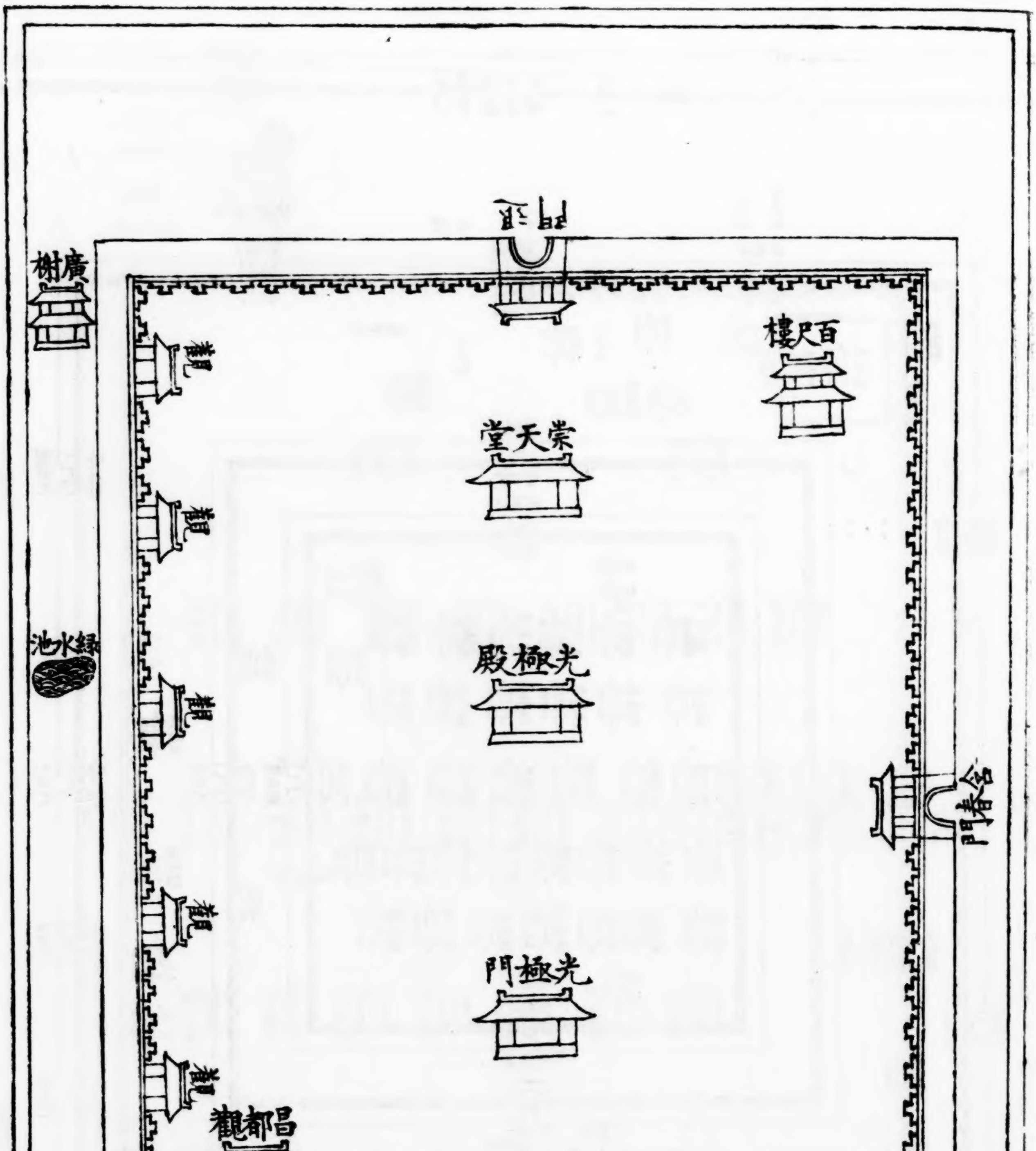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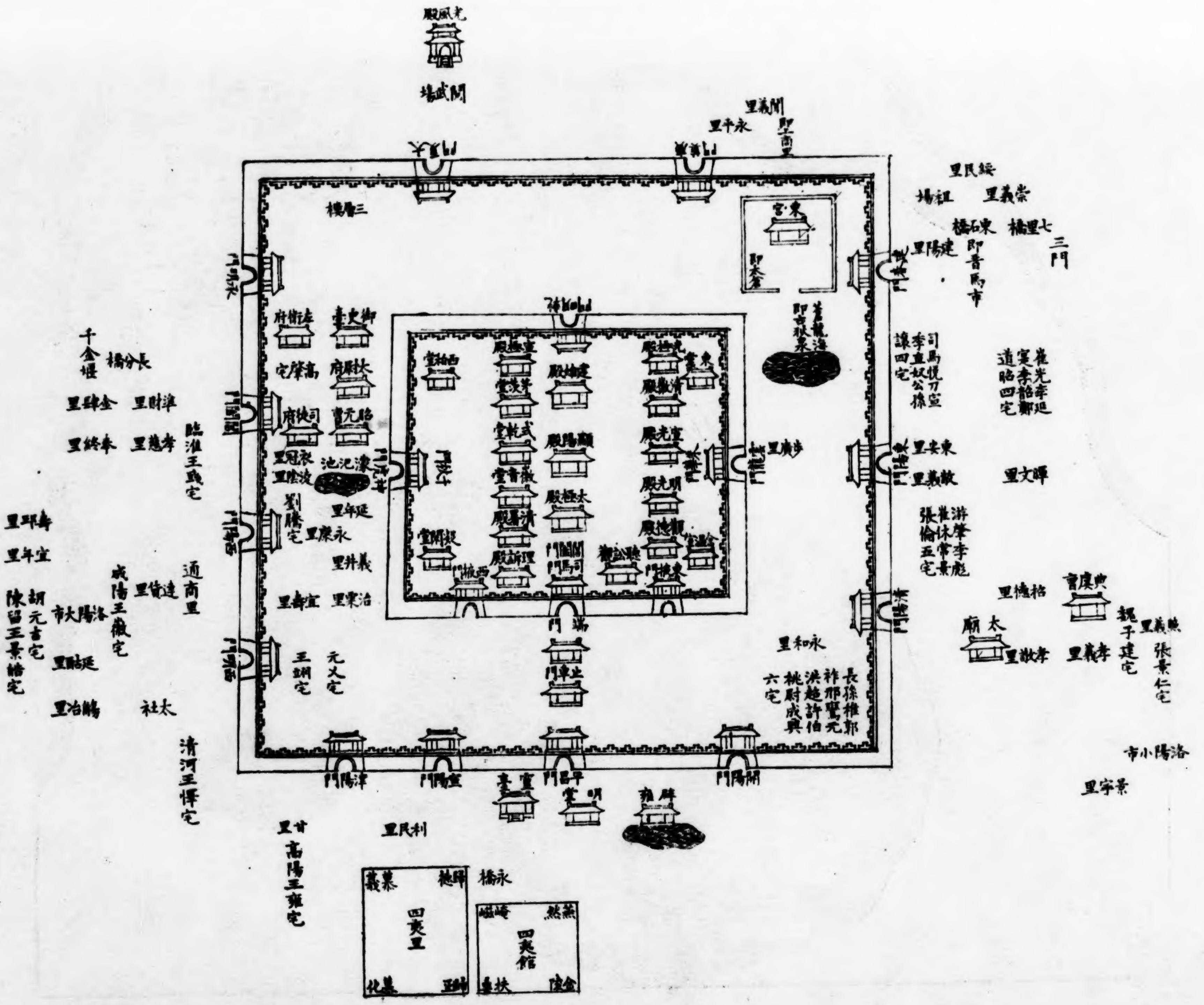


圖5 金墉城圖

圖6 後魏京城圖



光風殿
四夷里
四夷館
永橋
利民里
高陽王雍宅
清河王懌宅
臨淮王彧宅
長分橋
千金堰
永和里
太廟
洛陽小市
景宇里
東安里
敬義里
暉文里
孝義里
孝敬里
東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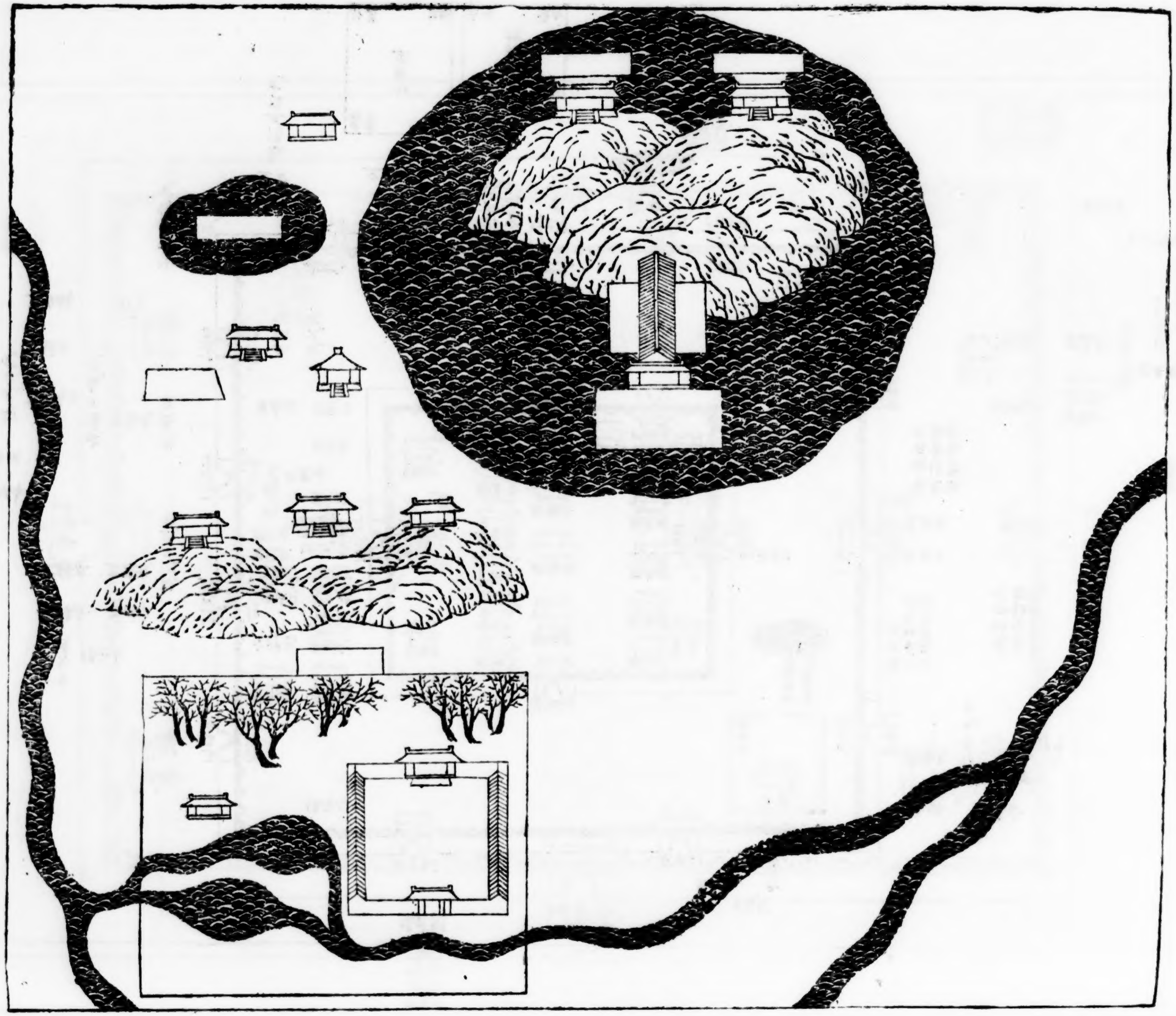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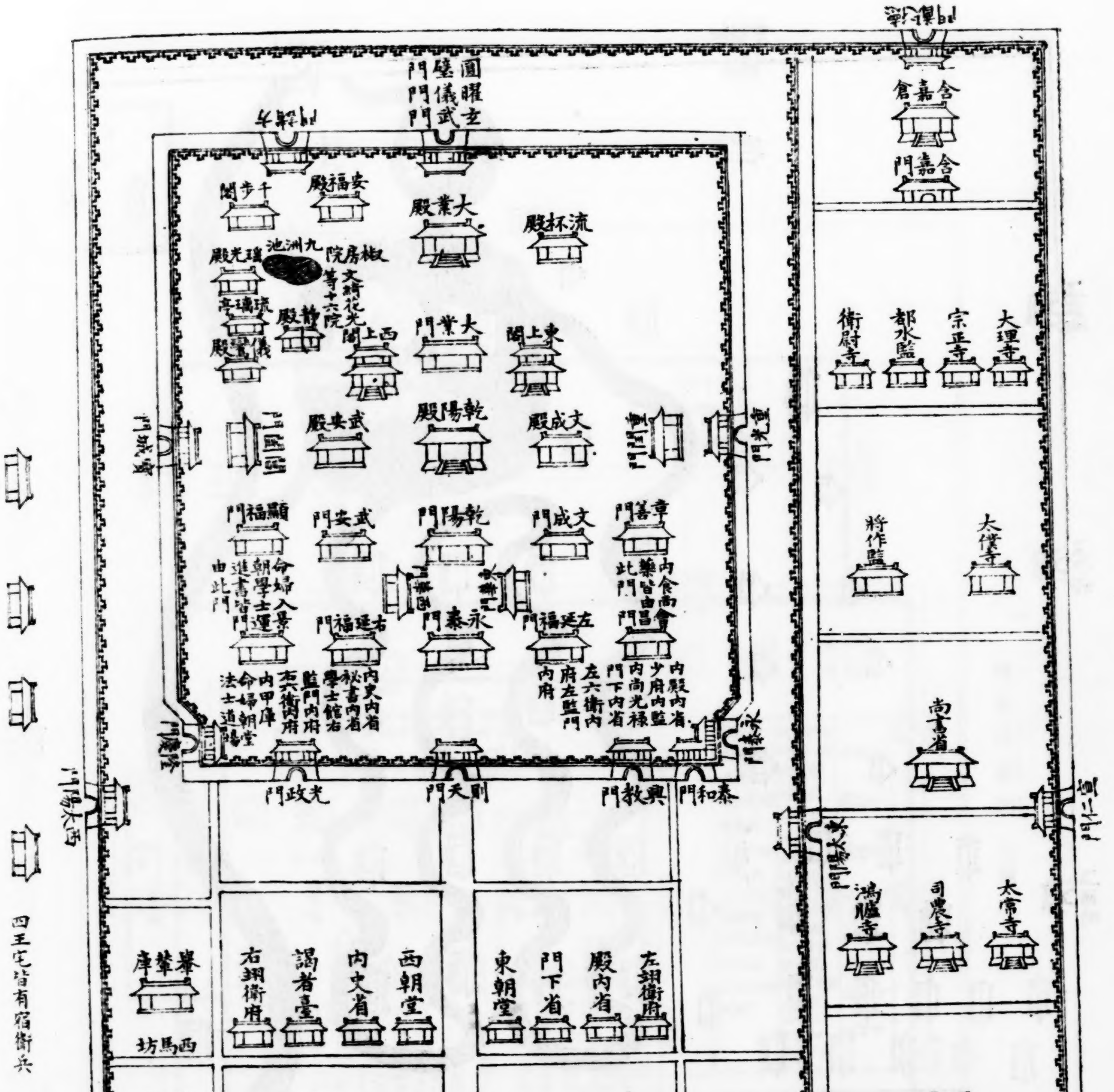


圖7 後魏華林園圖



四王宅皆有宿衛兵
玄武門
曜儀門
圓璧門
安福殿
千步閣
大業殿
流杯殿
九洲池
大業門
東上閤
西上閤
乾陽殿
文成殿
武安殿
乾陽門
文成門
武安門
章善門
顯福門
永泰門
左延福門
右延福門
光政門
則天門
興教門
泰和門
含嘉倉
含嘉門
大理寺
宗正寺
都水監
衛尉寺
大僕寺
將作監
尚書省
太常寺
司農寺
鴻臚寺
承福門
西朝堂
內史省
謁者臺
右翊衛府
東朝堂
門下省
殿內省
左翊衛府
西馬坊
子羅倉
少府監
右驍衛府
右武衛府
右屯衛府
右禦衛府
左驍衛府
左武衛府
左屯衛府
左禦衛府
長秋監
右監門府
尚舍庫
秘書府
御史臺
司隸臺
光祿寺
左監門衛府
太府寺
端門
建國門
左掖門
右掖門

圖8 隋都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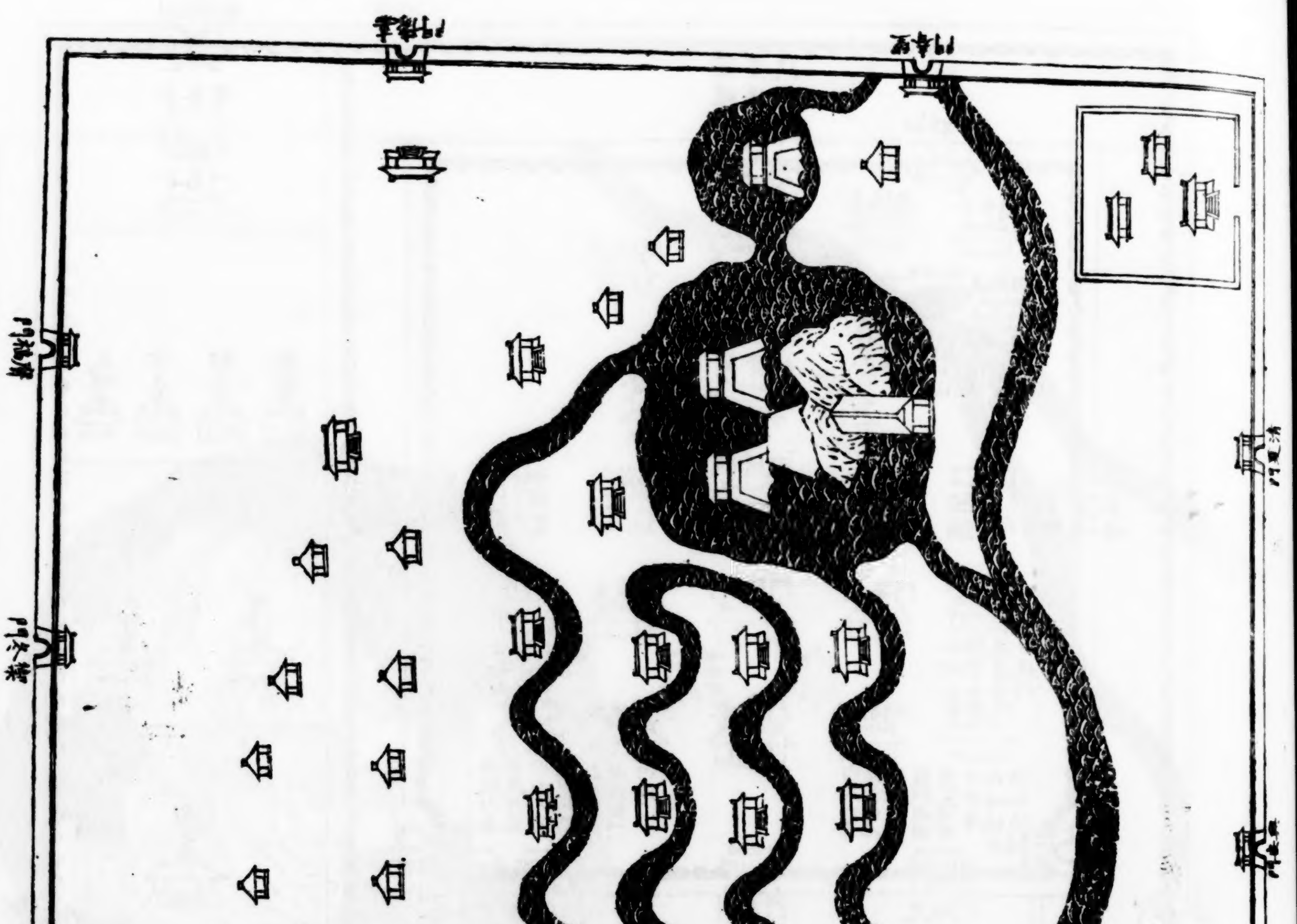


圖9 隋上林西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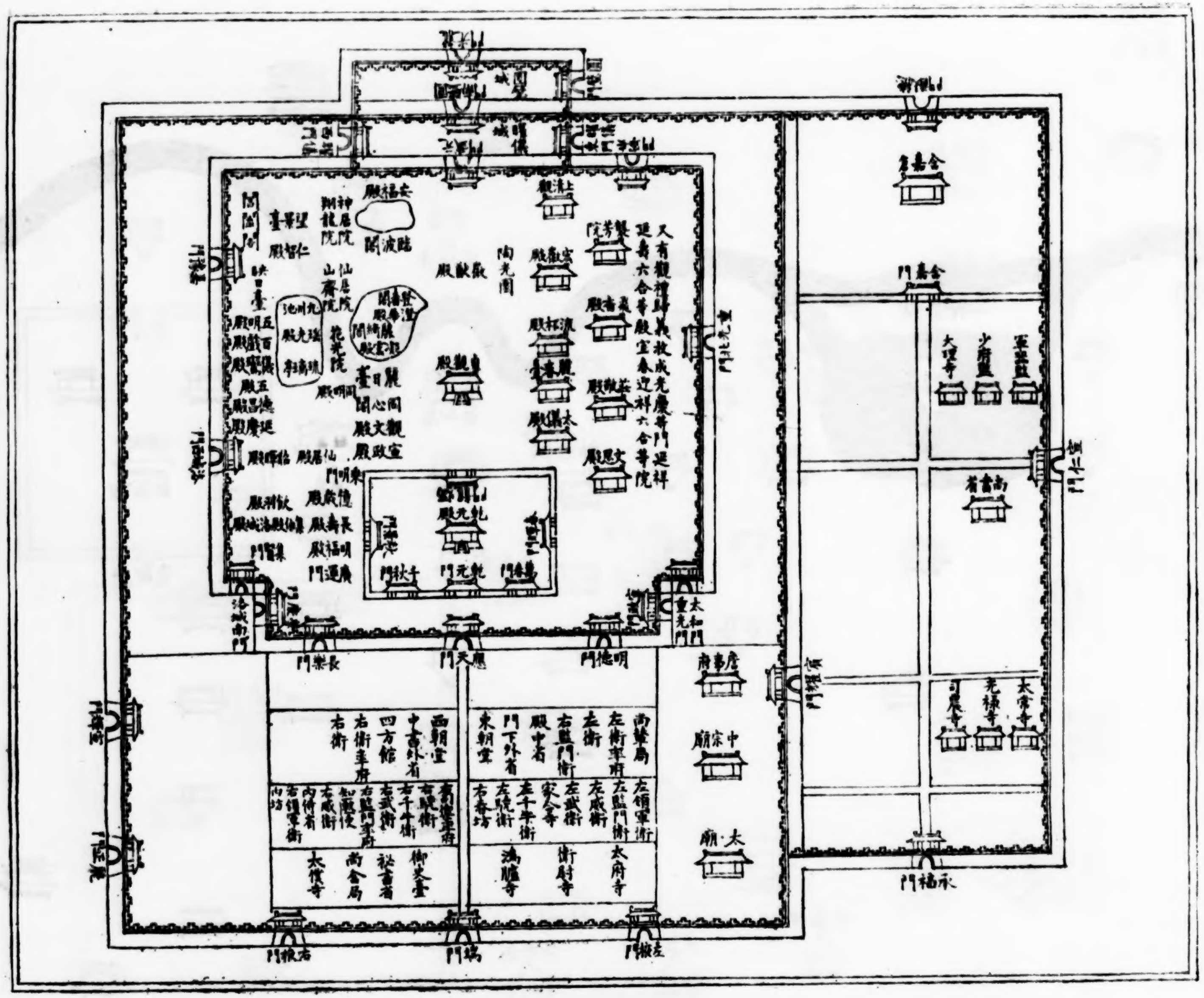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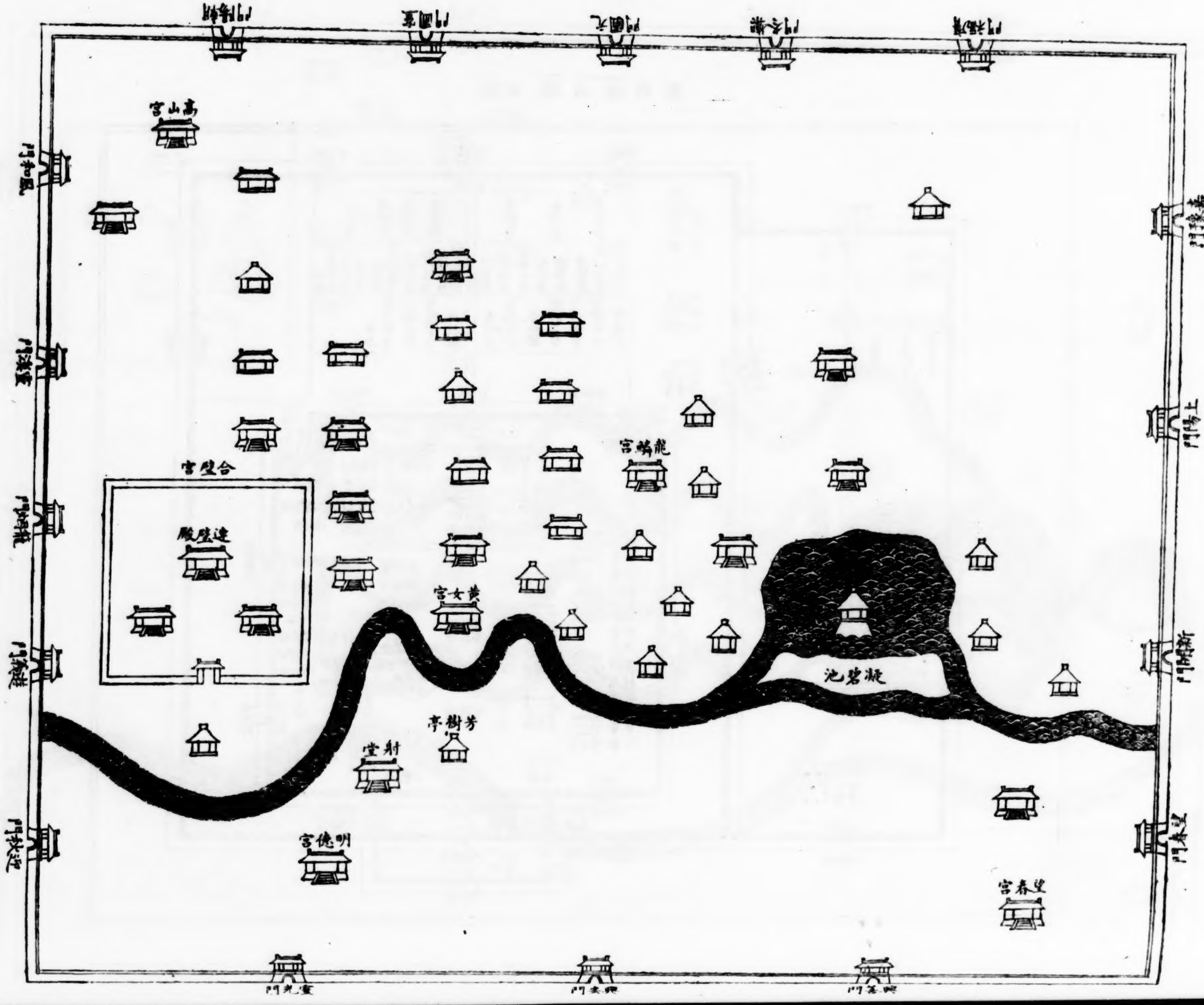


圖10 唐東都城圖

圖二 唐東都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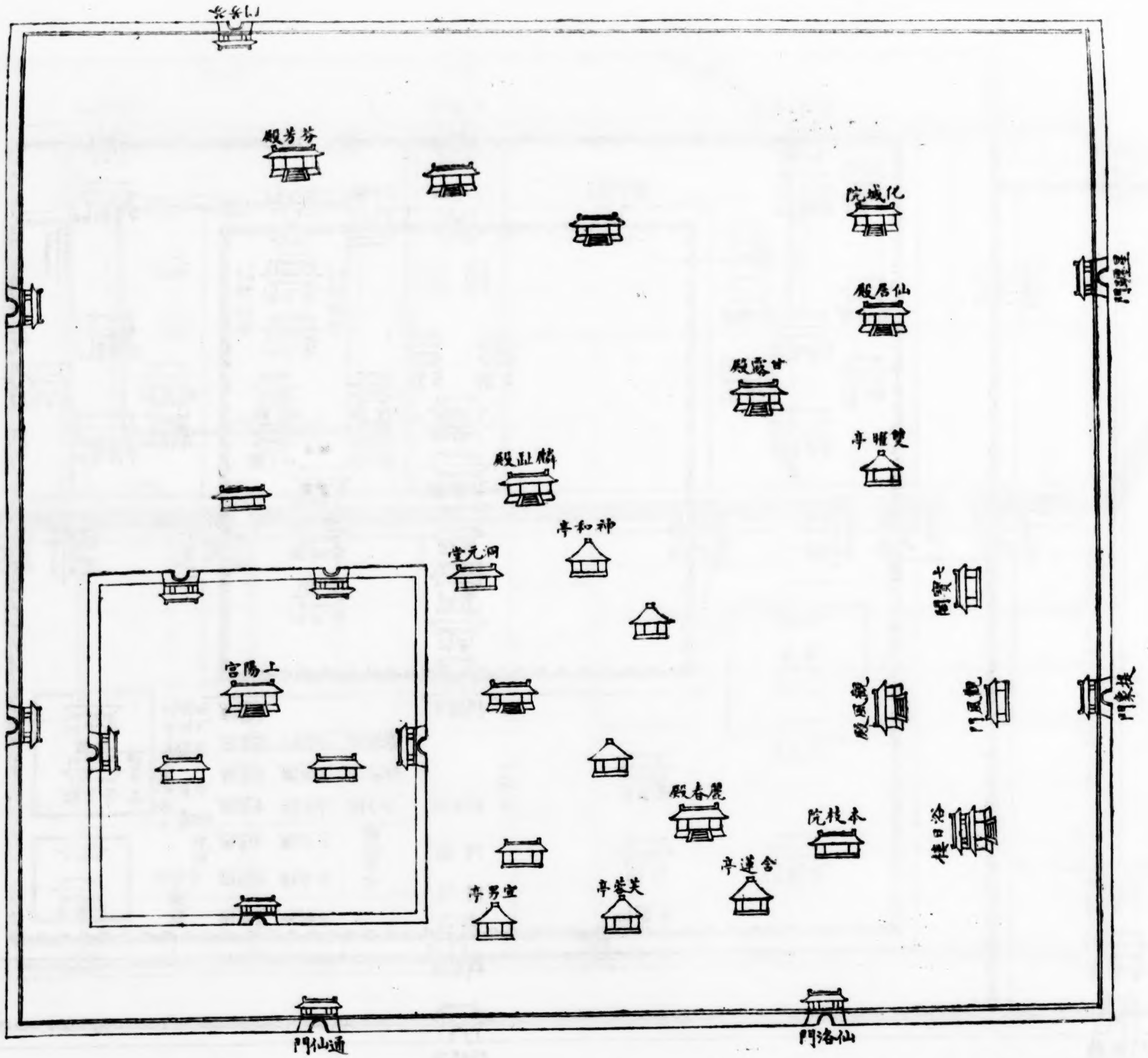

芬芳殿
化成院
仙居殿
甘露殿
雙曜亭
麟趾殿
神和亭
洞元堂
上陽宮
七寶閣
觀風殿
觀風門
麗春殿
本枝院
浴日樓
含蓮亭
芙蓉亭
宜男亭
提象門
通仙門
仙洛門

圖12 唐上陽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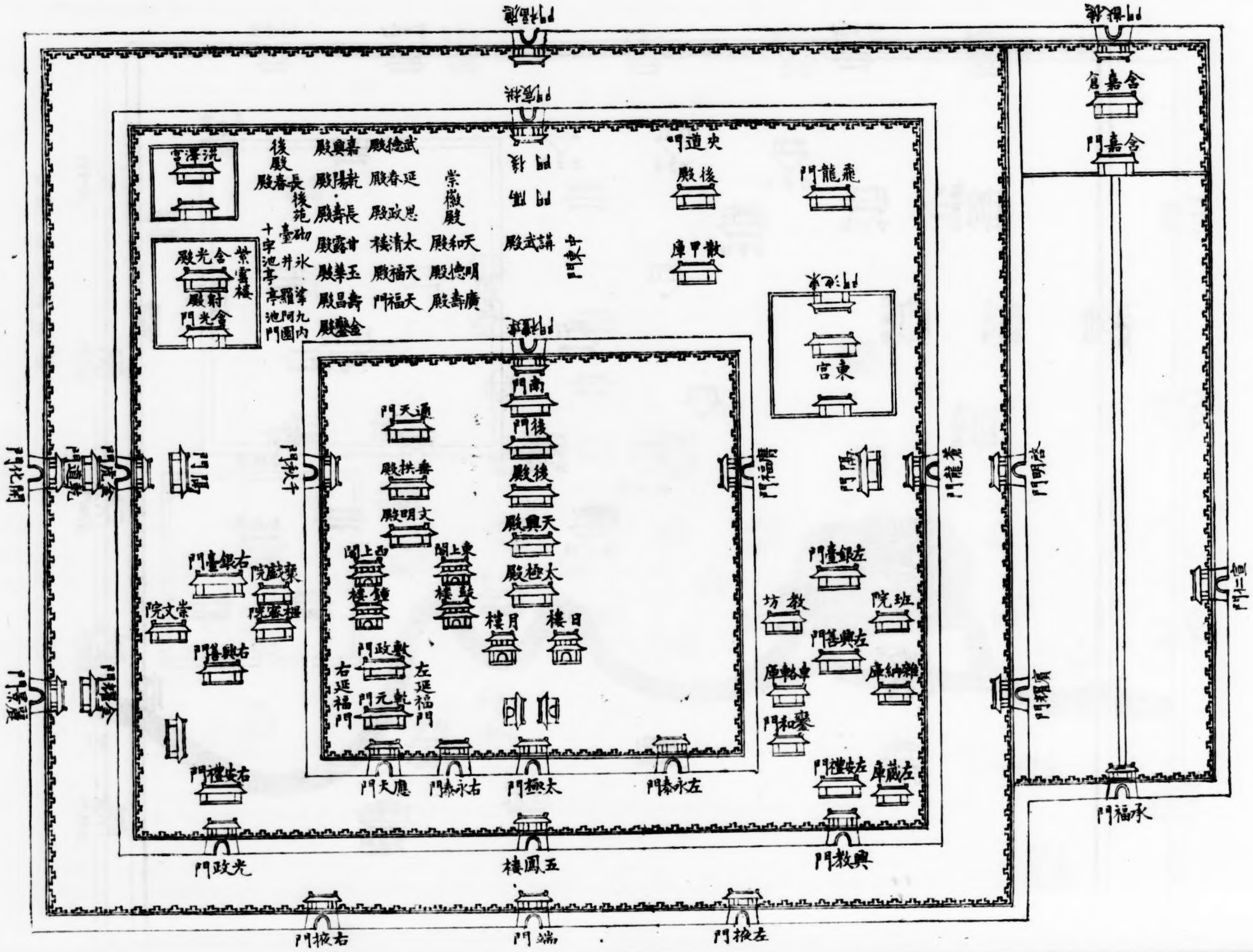

端門
左掖門
右掖門
五鳳樓
光政門
興教門
承福門
開化門
乾道門
金虎門
金耀門
麗景門
應天門
左永泰門
右永泰門
太極殿
天興殿
後殿
後門
南門
日樓
月樓
東上閣
西上閣
文明殿
垂拱殿
通天門
乾元門
敷政門
左延福門
右延福門
東宮
散甲庫
飛龍門
後殿
夾道門
含嘉門
含嘉倉
崇徽殿
天和殿
明德殿
廣壽殿
講武殿
武德殿
延春殿
思政殿
太清樓
天福殿
天福門
嘉興殿
長壽殿
甘露殿
玉華殿
壽昌殿
金鑾殿
後殿
長春殿
後苑
紫雲樓
含光殿
射殿
金光門
流杯亭
九曲池
左銀臺門
右銀臺門
教坊
班院
左興善門
右興善門
東輜庫
雜物庫
左藏庫
左安禮門
右安禮門
崇文院
宣仁門
賓耀門
啓明門
蒼龍門

圖13 宋西京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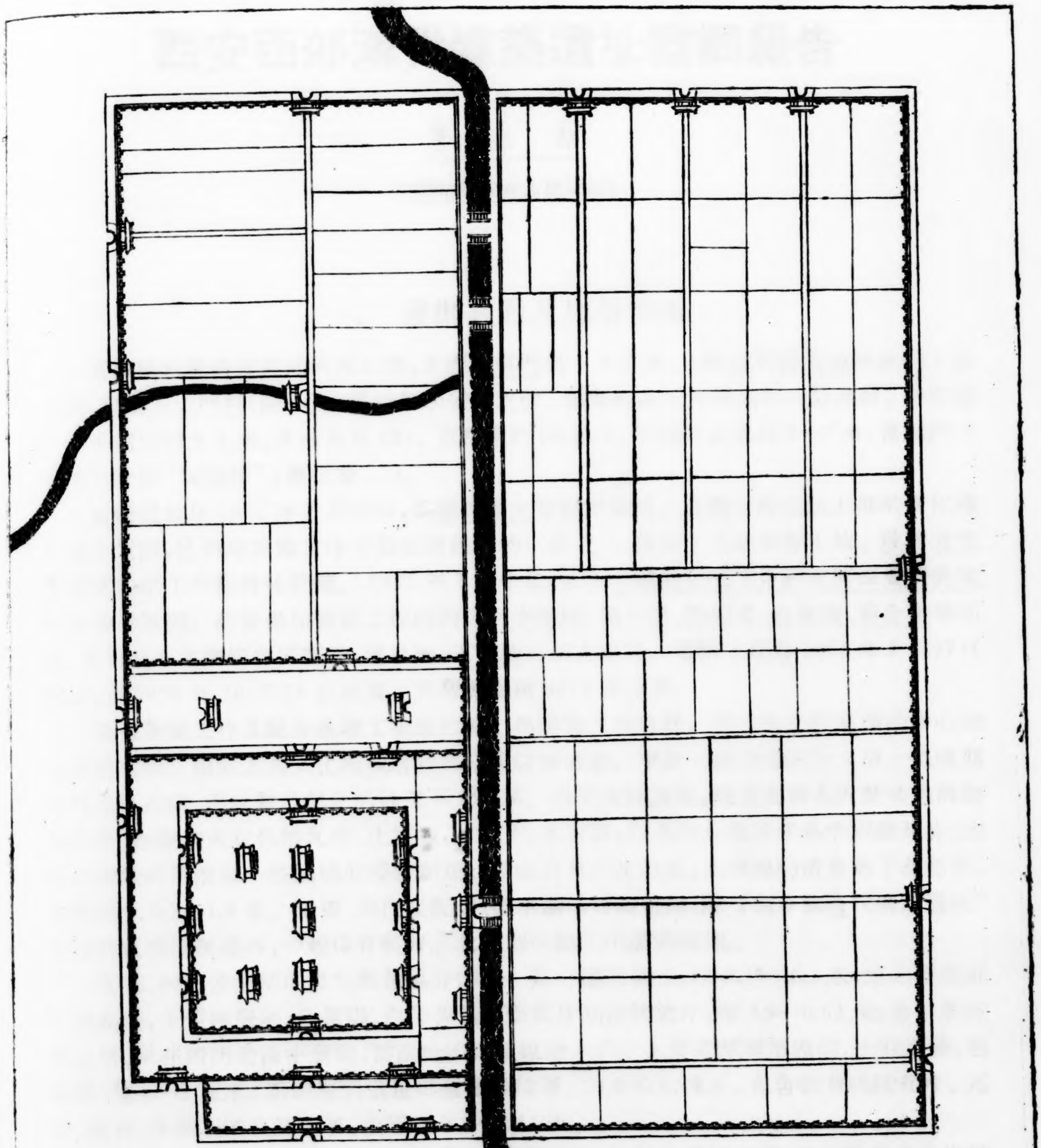


圖14　隋唐河南府城闕街坊圖

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發掘報告

唐　金　裕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一、　發掘經過及地層情況

遺址位於現西安市郊的西北部，東距玉祥門約1.5公里，北距漢代長安城故址約1公里餘，南鄰大土門村(圖一)。遺址在未發掘之前，地勢略高於其周圍的一般地面，中部是一個不規則的大土堆，其南北長180，東西寬約60餘米，中部最高處約5—7米，當地的人們把它叫做"塚屹嶝"(圖版壹，1)。

這個遺址在1956年7月中旬，爲陝西省文管會所發現。當發現時遺址上部的文化層和部分遺跡，已被建設施工中平整地面推毀約三分之二，露出了土坯和夯土牆。陝西省文管會隨卽派工作組前往發掘。1957年3月中旬，交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繼續進行發掘。前後參加發掘工作的同志有李滌陳、衛大信、張瑞荃、冉憲復、唐金裕等同志，另有陝西省文管會田醒農、雒忠如、王玉清三同志協助。整個工作自1956年7月27日開始，至1957年10月15日結束。共發掘面積6678平方米。

整個發掘工作是配合基建工程進行的。根據施工的急緩，先從保存較完整的中心建築遺跡開始。由於上部文化堆積層和部分遺跡被破壞，東面一部分建築物又被一條晚期的河渠所打破，因此對這部分的情況不太瞭解。建築遺址裏面，堆積着被大火焚燒過的建築材料，如變成火紅色的瓦片、土坯塊、紅燒土、木炭渣，以及因火燄高度集中以致瓦片、土坯被燒燬的殘渣和一些倒塌的殘牆斷垣。看去只見一片紅色，火燒過的情景猶了然在目。堆積厚度0.2—1.8米。圍牆、四門及配房、圜水溝等建築遺跡，除了部分被唐代磚瓦窰坑[1]和近代墓葬所破壞外，一般保存較好。北門則在施工中遭到破壞。

圍牆、四門及配房的文化堆積共分四層：第一層係耕土，厚0.15—0.3米；第二層爲近代擾亂層，土質較緊密，色黃褐，內含少量素面瓦片和近代瓷片，厚0.5—0.62米；第三層係路土層，只在四門過道中發現，爲遺址毀棄後經過人們在上面走踏而形成的，土質堅硬，色黑褐，厚4—8厘米；第四層爲遺址的遺物堆積層，出土有紅燒土，包含物有繩紋瓦片、瓦當、鐵釘、木炭灰渣及殘磚等，土層厚0.3—0.42米。

圜水溝的地層堆積可分三層：第一、二層與圍牆、四門及配房相同；第三層爲溝內堆積層，土質鬆軟，色灰褐，接近溝底爲黑色的淤土，包含物有長方磚、石板，已擾亂，僅兩壁部

---

1) 唐金裕：西安西郊發現唐代磚瓦窰址　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4期83頁(文物工作報導)。

分砌磚保持原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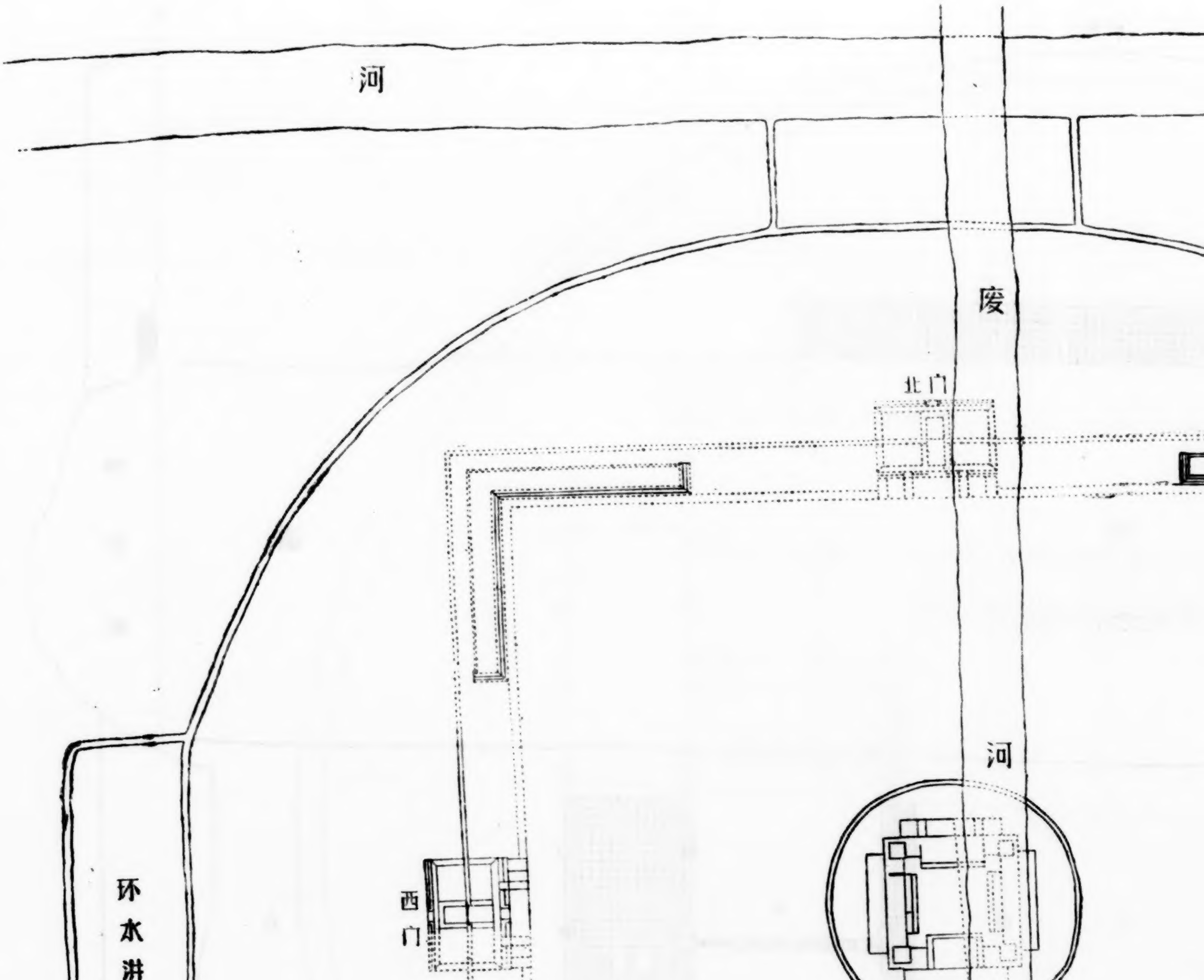
圖一 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位置圖

二、建築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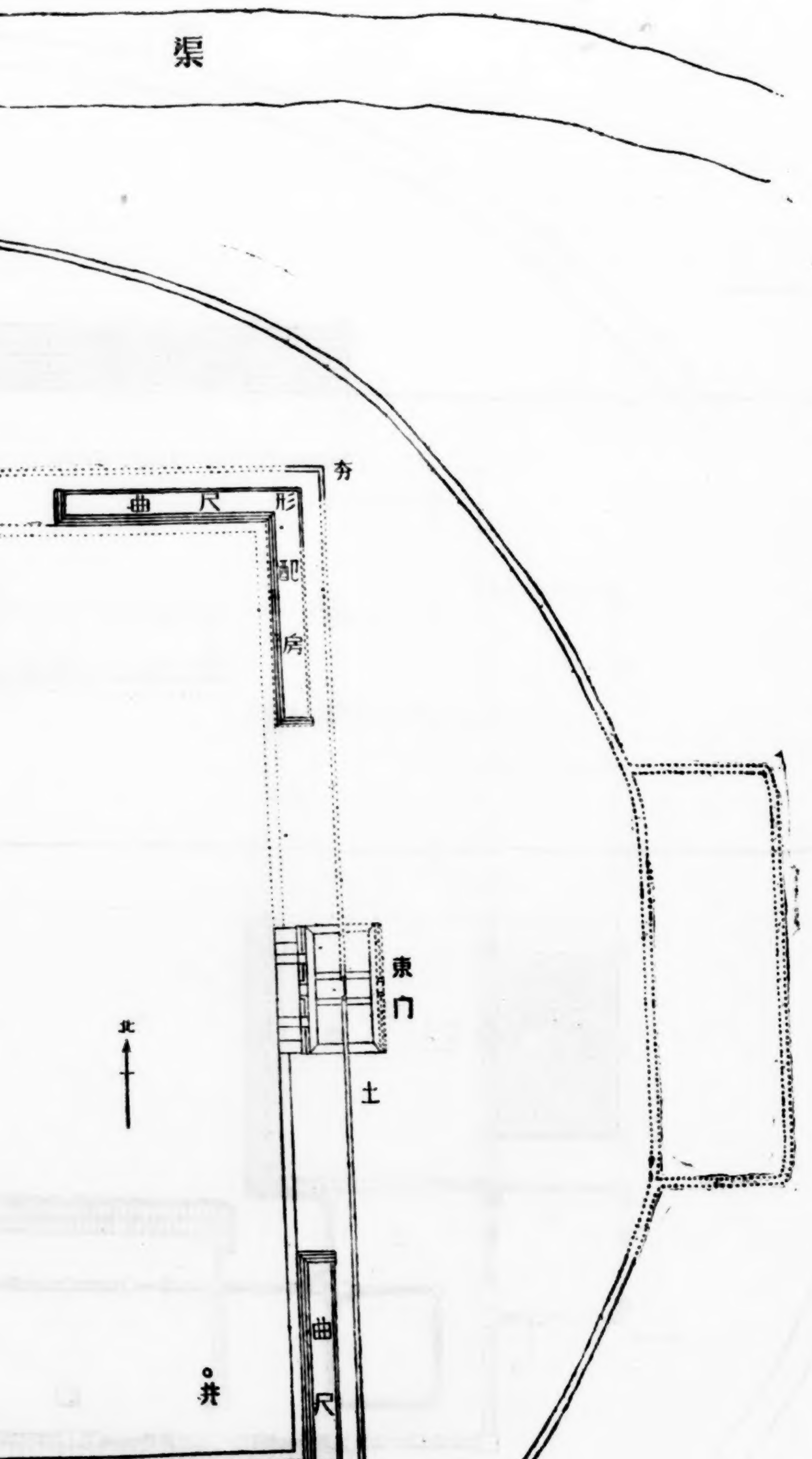
發掘結果，瞭解整個建築遺址的規模宏大，大致可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爲中心建築物；第二部分爲圍牆、四門及配房建築；第三部分爲圜水溝。它們的關係是：遺址的中心爲中心建築，在一個圓形夯土台上；中心建築的四周是一個方形的院落，它的四角各建有曲尺形的配房，各配房的四面的中距又有東、西、南、北四門的建築，配房的外側又有圍牆與四門連接，整個構成一個方形建築體，位於方形夯土台上；在圍牆的四周，又有一圜形的大圜水溝，在大圜水溝的四邊正對四門處又有長方形的小圜水溝。這就是整個建築遺址的建築平面佈局情況(圖二)。

(一) 中心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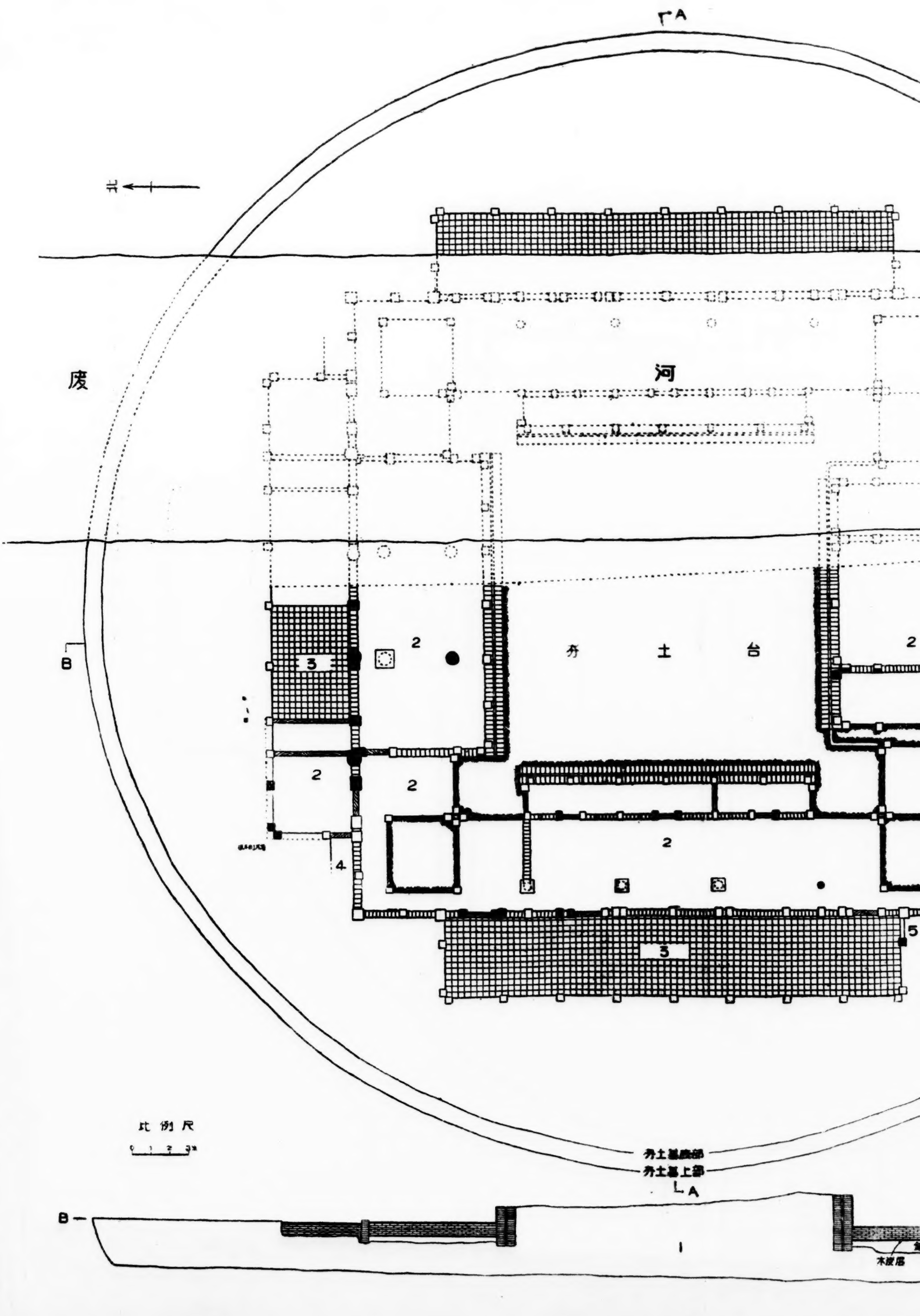
中心建築是在一個方形的土台正中部。土台南北長 205，東西長 206，高 1.6米。土台的上部是夯土。中心建築物的地基是一個圓形夯土台。夯土台的上部直徑 62，底徑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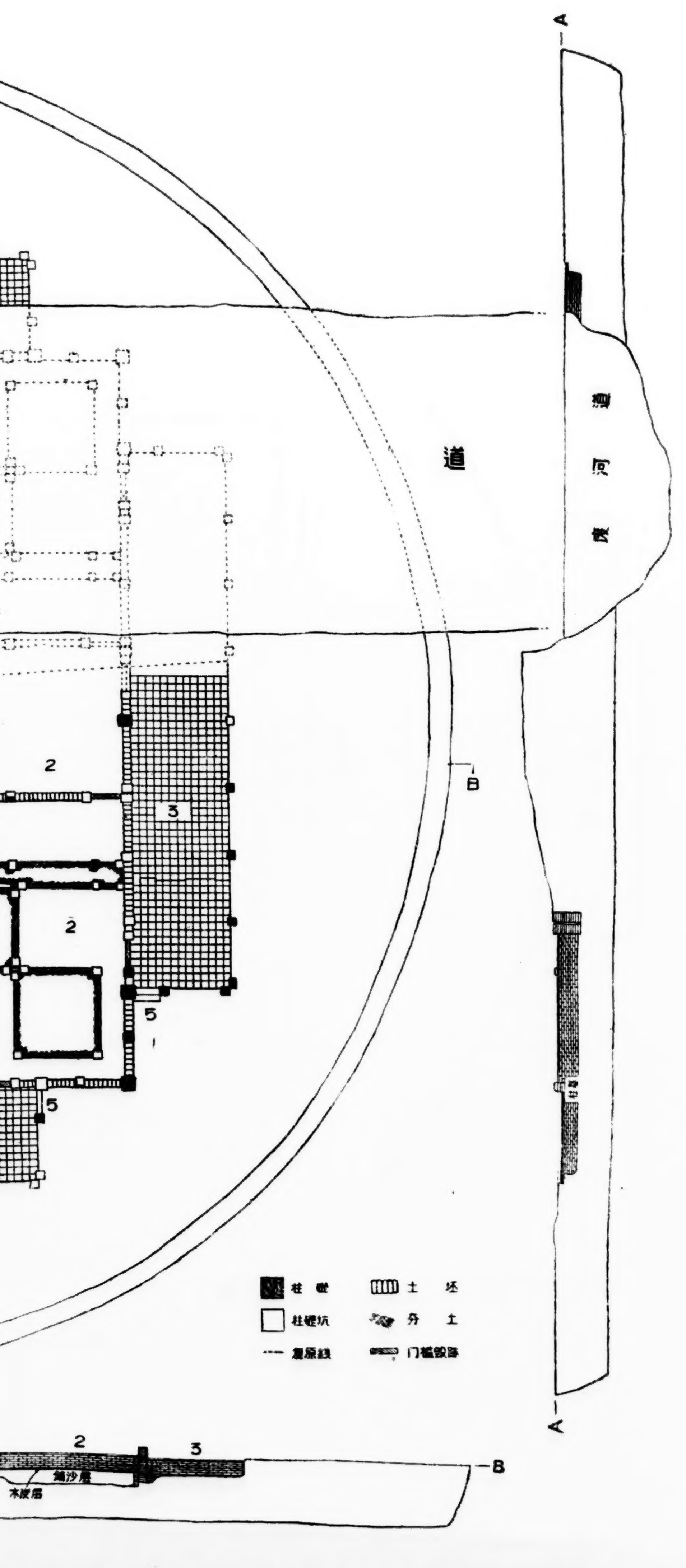
河
废
北门
河
西门
环水汫
中心建築
南门
道
环水汫
0 5 10 20米



圖二　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平面實測圖



北
废
河
夯 土 台
比例尺
夯土基底部
夯土基上部



圖三　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中心建築平、剖面實測圖

1. 夯土　2. 草泥地面
3. 方磚舖地　4. 斜坡路
5. 空心磚

米。地基高於院落地面 30 多厘米。其構造是，在所要建築的地點及所需要的面積處，先掘一個圓坑，坑壁略成弧形，經錘實後，再在坑內塡土，夯築成一個圓台基，再按照平面的布局挖出室內的空間，留出牆壁，再挖柱窩。從居住面至夯土底深爲 2.9 米。中心建築的平面似“亞”字形。方向正南北，南北通長 42，東西 42.4 米。正中是個大方形的夯土台，南北長 16.8，東西長 17.4，殘高 1.5 米。按其四周建築的布置，夯土台原來很高，推測高台上面原有樓閣式的建築。在土台的四角，各有方形的小夯土台兩個，大小相同。這些小土台可能是幫助建築物在轉角地方角柱加固而築成的，也可能上面原有小樓或亭閣的建築。在大夯土台的四周有東、南、西、北四堂建築（圖三；圖版壹，2）。北堂出抱廈四間，其他三堂每面出抱廈八間，每邊通長 24 米。在抱廈、廳堂以及廊屋轉角處都用兩個柱礎（圖版捌，2），如果兩個轉角相鄰處則用四個（圖版捌，1），其中只有一個轉角是用一個大柱礎的，但它的大小却相當於兩個小柱礎。這種在轉角處使用兩個柱礎的作法，是受到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在建築上還不能解決轉角的複雜結構。南北兩堂柱礎都用白石，石質細膩；東西兩堂則用青石，質粗而體積也較小。

1．北堂建築　分抱廈與廳堂兩部分（圖版貳，1）。

（1）抱廈

抱廈四間。間距 3 米。方磚鋪地。方磚每邊長 32.5，厚 4 厘米。檐柱礎方形，東西兩頭有二斜坡，通過二斜坡與東西兩小屋相連。小屋間寬 4.1 米。斜坡與小屋作硃紅色泥地面。斜坡 5 度，寬 1.5 米。坡與磚面及與小屋相鄰處各有一道小槽，寬 12—20，深 18—20 厘米，裏面有燒過的木炭灰燼，係當時的門檻或木板牆的下坎。西頭小屋西邊有門一道，寬 1.1米，門外有一條斜坡路通往外面。路與門同寬（圖版柒，6），上有路土，證明曾被人通行過。抱廈與廳堂之間有土坯牆一堵，牆寬 0.42，殘高 0.4—1.2 米。向外倒塌。牆內砌柱。柱礎有長方和正方兩種。長方形柱礎長 60—70，寬 45—60 厘米；正方形柱礎每邊長 36 厘米。此外，還有一種柱礎，一端方形一端圓形的，通長 1 米（圖版柒，1），石質有白石和青石兩種。部分柱礎上面留有燒毀的木炭燼，成圓狀，直徑 55 厘米。在砌柱的土坯牆斷面上留有半圓形凹痕，可見木柱的一半嵌入土坯牆中。從平面結構來看，門是在二柱間再加二邊柱，此邊柱起抱框的作用，可以按照門的寬窄調整柱與邊柱間的距離。

（2）廳堂

廳堂中列柱兩行，分爲三間，間距 5 米。圓柱礎直徑 60 厘米，表面製作光滑，經火燒後已剝落（圖版柒，3）。廳堂的兩頭各有門一道，與東西兩小屋互通。小屋間寬 3.2 米，可能是作儲藏室之用或樓梯間（圖版柒，2）。地表面都作紅色泥面，打磨光平，經大火焚燒後部分變成磚灰色，未燒到的部分，尙保持原來色度，極爲鮮艷。後牆是夾牆，用三層土坯壘砌而成，寬 1.1 米。夾牆緊鄰夯土台，丁頭外露，中層順砌（圖版柒，4）。土坯長 44，寬 22，厚 10.5 厘米。廳堂每間之中，又加一柱。柱砌夾牆內，柱洞方形，是先砌好了牆，然後在所要安立柱子的地方掘出柱洞（圖版貳，2）。東西兩屋，通過廊屋可進入東西兩堂的廳堂北頭的小屋。廊屋寬 1.2 米，作曲尺形，前壁係土坯牆，後壁則利用小夯土台爲壁（圖版柒，5）。

牆的結構，分土坯牆與夯土牆兩種。土坯牆又分單牆夾牆兩種。在夾牆下部中間出現

有燒毁的木炭灰燼，裏面原有木板的設置，是爲維護夯土台的堅固或作隔潮濕用的。牆皮分三次構成，先用麥秸泥打底，分兩次抹成，厚4—4.5厘米；再抹一層穀壳細泥，厚1厘米；然後在表面刷白灰，薄似蛋壳。牆脚部畫一道紫色邊，寬4厘米。夯土牆是利用小土台壁作的，基部寬於牆面3.5厘米。牆皮裏面印有高粱稈編扎的排架痕跡（圖版拾，3、4），裏面有燒毁的灰燼。由於板築土壁的牆面光滑，不易搪抹牆皮泥，因而用棕繩編扎高粱稈排架，拿鐵釘釘在夯土牆上，每個鐵釘之間的距離是上下40，左右24厘米。編紮排架，爲了防止漏壞，而使用較粗的棕繩。這樣在土牆上施一層高粱稈排架，使抹泥易粘，堅耐性較強，且有防潮濕的作用。牆面刷淡色紅灰。牆皮厚度和層次與土坯牆皮結構一樣。

（3）地基結構

地面爲紅色細泥，高於磚地面20厘米。表面作得光滑；之下是一層細泥，厚0.1—0.2厘米；細泥之下又是穀殼細泥，厚2—2.5厘米；底層是草泥土，分兩次抹成，厚2—2.5厘米。草泥之下用六層土坯平壘砌成，共厚70厘米。在第四層土坯下鋪木炭燼，厚0.5厘米；第五層土坯下鋪草蓆，已朽成灰，但痕迹倘存；第六層土坯下又鋪木炭一層。在夾牆脚下部木炭塊較大，厚2—4厘米，再下墊細砂一層，厚35—60厘米。細砂之下是夯土，厚1.5—1.7米（圖三，B剖面）。夯土堅硬，係用小圓硾平夯，夯印直徑5—6厘米。夯土每層厚7.7—10厘米。接近自然土的夯土層裏夾雜有細砂。

鋪地磚的地層，爲地磚之下有一層塡土，厚3—4厘米，係鋪磚時所墊的。其下有六層土坯，共厚65厘米。土坯之下又是夯土。土坯牆不另設牆基，直接從地基的夯土上壘砌而成。每一個柱礎都有基脚，比礎石大一倍，較一般夯土堅硬。因建築物塌毁的壓力過大，致部分地面塌陷，形成高低不平。

2．南堂建築（圖版叁，1）

（1）抱廈

南堂抱廈與北堂抱廈略有不同。依檐柱礎計算，布局應爲八間，間距爲3.1米。方磚鋪地。南堂廂房（敞廳）西北角置有空心磚兩塊（已殘），其位置相當於北堂西頭小屋門外的斜坡路處。空心磚長1.25，寬0.36，厚0.19米。抱廈與廳堂之間有土坯牆一堵，寬42厘米，有門三道通入廳堂與小屋，門寬1.3米。

（2）廳堂

分四間，二明二暗，各有門相通。中部兩明間，間距3.4米，兩邊暗間各寬2.75米。東西兩頭各有小屋一間，寬3.65米。中間爲1.6米寬的夯土牆與兩暗間相隔，牆與夯土台相鄰處有10厘米寬的小槽一道，內有燒毁的木燼，是爲維護土台堅固或隔潮設置的木板。

（3）地基結構

它與北堂略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泥地面下部土坯各層中沒有鋪木炭和草蓆，在第六層土坯下墊有一層木炭，厚1—2厘米，木炭下墊細沙，厚25—35厘米，其下是夯土。

3．西堂建築（圖版叁，2）

（1）抱廈

八間，間距3.1米。方磚鋪地。在南頭內側置空心磚一塊（殘），東西順放。抱廈與廳堂之間也有土坯牆一堵。牆內砌柱，柱礎有長方形和正方形兩種，全係青石作成。有三道門

通入廳堂。門寬 1.3 米。凡有門處都有燒毁的木燼痕跡。門檻有一道小槽,寬爲 15 厘米。

（2）廳堂

堂内列柱一行,分爲五間。柱礎圓形,直徑 40 厘米。紅色泥地面高於抱廈磚面 15 厘米。正中三間,間距 5 米。南北兩頭小屋各寬 3.3 米。北頭小屋有牆一堵與正中三間相隔,有門一道通入。廳堂再向内有六間小暗室,由三道門入。門寬 0.9—1 米。南頭兩間有牆一堵與北四間相隔,可能是樓梯分位,由這裏上樓正是從西南入的分位。暗室後面也是三層土坯夾牆,與夯土台相鄰。廳堂南北兩頭的小屋,各通過廊屋。廊屋寬 1 米,與南北兩堂西頭小屋相連接。

（3）地基結構

西堂地基較南北兩堂結構簡單。在紅色泥面下,係用八層土坯壘砌成,共厚0.8—0.85 米。第六層土坯下鋪蓆一層。磚地面下有六層土坯,厚 0.6—0.68 厘米,在第四層土坯下鋪蓆一層,與泥地面第六層土坯下鋪蓆成平行。土坯下爲夯土,厚 1.55—1.85 米(圖三,A 剖面)。其他,如牆與牆皮的結構,與北堂相同。

4．東堂建築

東堂被唐代河渠所打破。河渠寬15.2,深 4.7 米。渠内出開元錢兩個。廳堂和南北兩堂東部建築都被破壞,僅存抱廈 2 米多寬。從清理出殘存磚面及檐柱礎觀察,東堂抱廈八間的建築形式全部與西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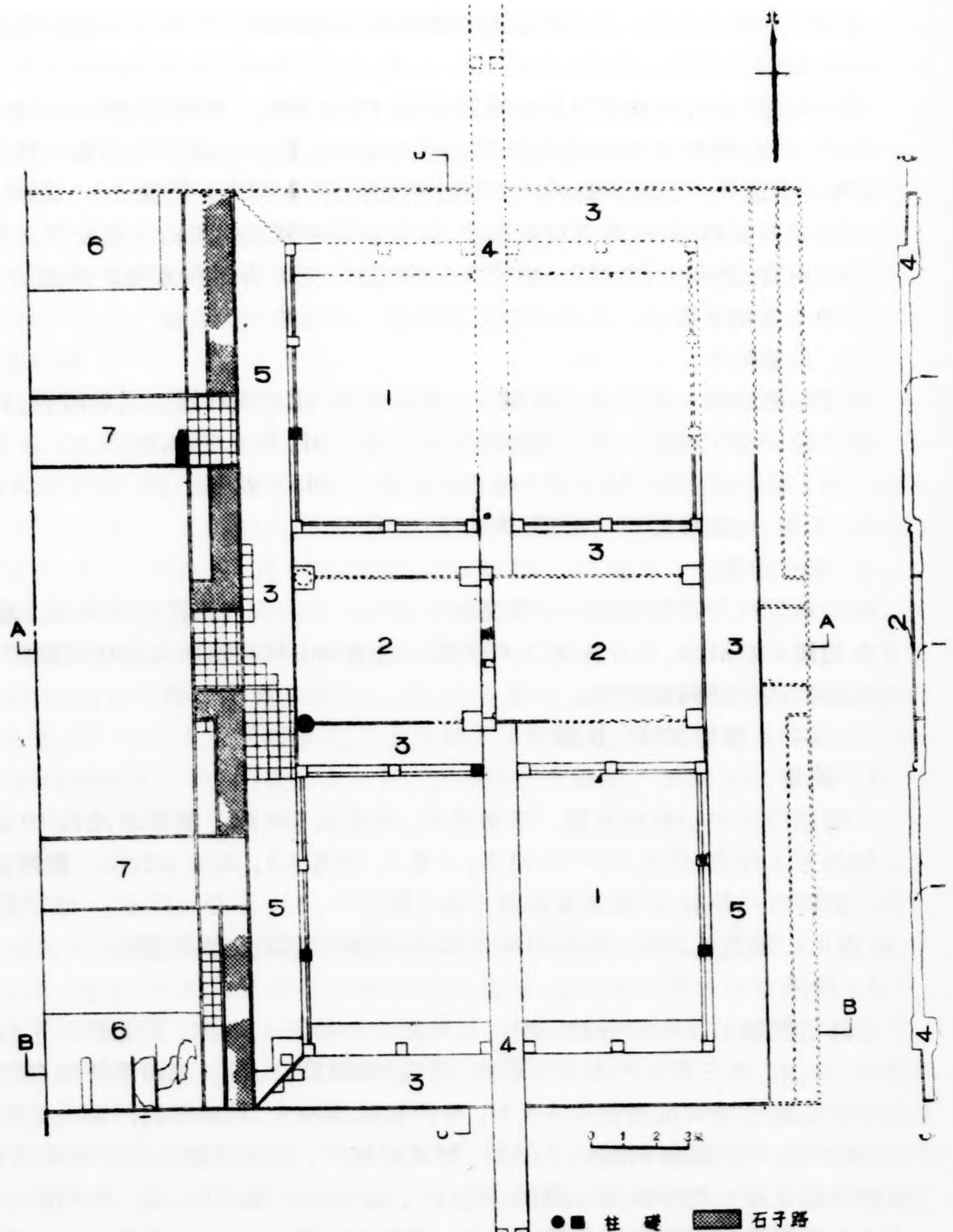
（二）圍牆、四門、配房

1．圍牆

大圍牆位於中心建築外圍。四邊等長,每邊長 235 米。圍牆四邊距中心建築各 96 米。牆爲夯土作成,殘高 15—30 厘米,上寬 1,基寬 1.8,基深 1.2 米。牆内砌柱,柱礎作方形。牆脚内外各有 40 厘米寬的防水坡（圖版玖,5),亦夯土作成。坡下用磚砌出滴水溝,距牆 0.5,溝寬 0.2 米。從殘存現象觀察,圍牆頂部似有板瓦覆蓋。

2．四門

在每邊圍牆的正中部各有一門。每門距中心建築 81.5 米。除北門在工程施工中遭到破壞外,東、南、西三座大門都作了發掘(圖四;圖版肆,1、2)。東西兩門保存較好。門洞地面低於中心建築物的抱廈磚面 1.5 米。南門被破壞較大,只清理出門洞及部分夯土台和石子路(圖版伍,2)。這三門的大小結構,形式都相同,因而推想北門的建築結構也應一樣。建築情況是每座大門中央有一門洞,長 12.5,寬 4.5 米(圖版伍,1)。在門洞中央安門板的地方有木質門檻,已燒毁,槽内有木炭灰;槽寬 40,深 32 厘米,長與門洞寬等。兩端有門框柱,把門洞分成内外兩部分。四角和中部兩邊共有柱礎六個,礎形爲上圓下方。門洞兩旁各有夯土台(參閱圖版伍,1),夯土台殘高22厘米,中間有夯土牆一堵,與門檻成直行,牆寬 1 米,把夯土台分成内外兩部分,外台面積爲 7.65 × 5.45,内台爲 7.65 × 5.5 米。四邊有牆。靠圍牆的兩邊是夯土牆,寬 0.9 米。餘兩邊爲土坯牆,寬 0.2 米。土坯與土台之間有一道小槽,寬 8 厘米,内有木灰,爲原有木板設置。土台四邊有柱。柱砌牆内,柱礎有長方形與正方形兩種:長方形柱礎長 35,寬 30 厘米;正方形柱礎每邊長 35 厘米。每個土台内外各分三間,間距 2.7 米。四邊下面爲方磚鋪地,門洞兩邊鋪磚,寬 1.2 米,外門洞外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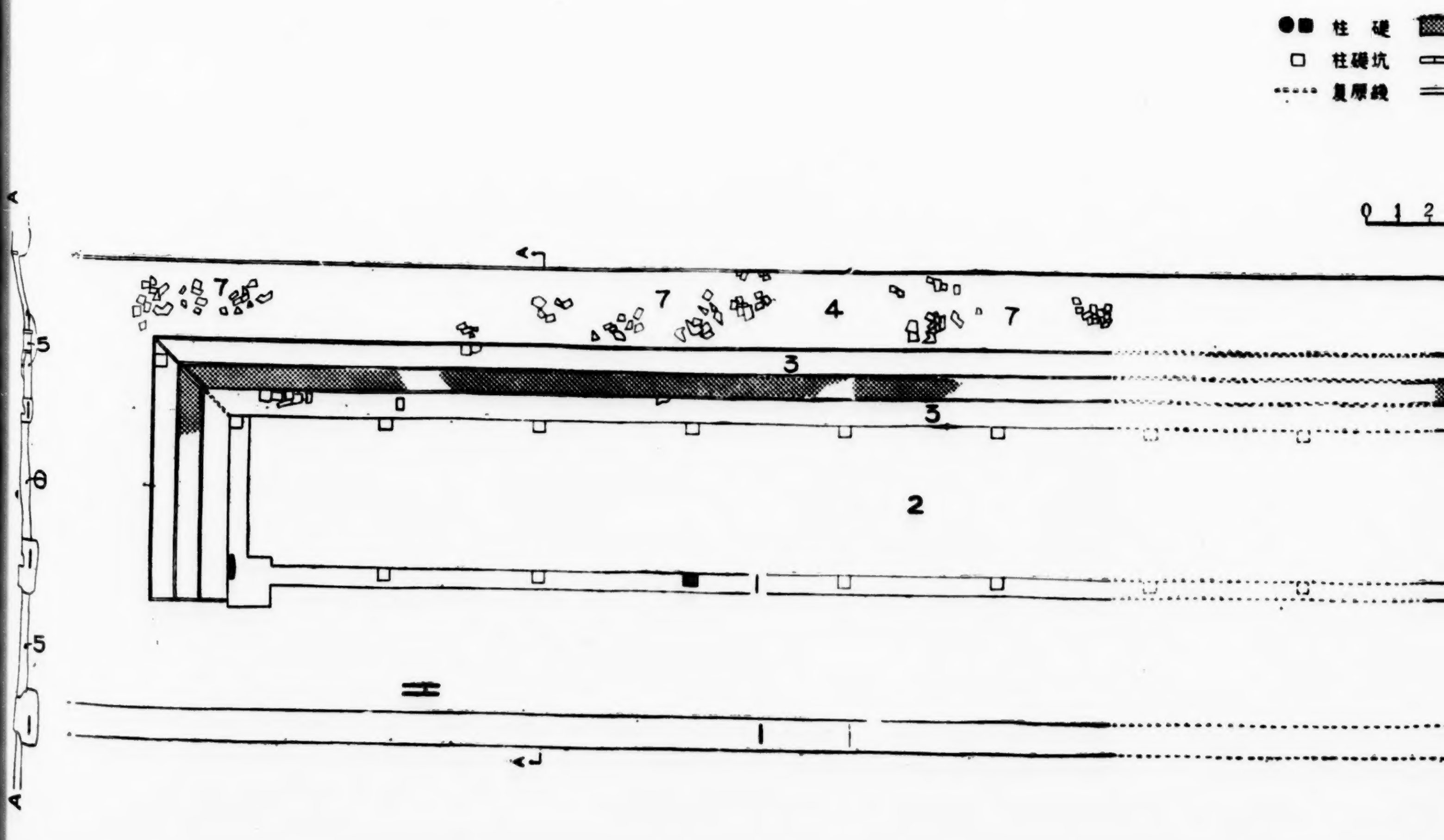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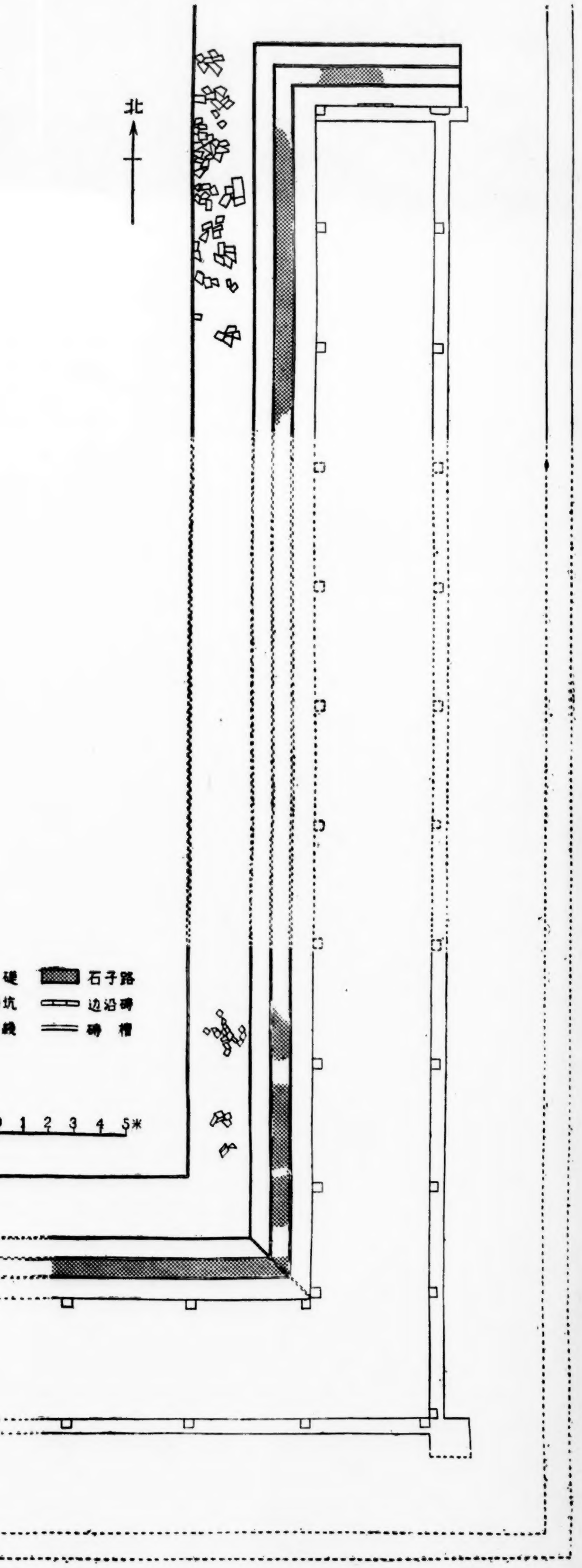
圖四 遺址東門平、剖面實測圖

1. 夯土台 2. 泥地面 3. 方磚鋪地 4. 夯土牆
5. 土坯牆 6. 殘空心磚台階 7. 斜坡路 8. 填土

圖五　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東南角配房平、剖面圖

1. 夯土牆　　2 草泥地面
3. 方磚地面　　4. 斜坡
5. 夯土　　6. 塡土
7. 磚塊




北
礎
坑
綫
石子路
边沿砖
砖 槽
1 2 3 4 5米

也鋪磚,寬 1.6 米。內門洞與土台下面鋪磚兩行,中間有一條龜背形的石子路,寬 80,高於磚面 3 厘米, 石子路的兩邊砌有豎磚一行,用以護住石子。石子路分四段,與門洞對稱的兩段成曲尺形,向斜坡路方向拐去。在四段石子路之間,間鋪有三段磚鋪地,靠邊的一排磚面有回紋,紋飾面向下鋪(圖版拾, 1)。正中一段鋪磚面與門洞對直, 寬 2.5 米, 兩邊兩節寬 2.1 米而與斜坡路相對。坡路上鋪有小凸方格紋磚 (圖版拾, 2), 磚爲正方形, 每邊長 34,厚 4.5 厘米。路兩邊砌有豎磚作沿。距兩斜坡路的兩頭 3.2 米遠, 各有空心磚台階一塊,已殘成碎片。從復原的空心磚看,其長爲1.44,寬 0.81,厚 0.24 米。斜坡表面鋪細沙一層,厚 3—3.5 厘米,原爲鋪磚時所墊。坡面寬 4.8 米,坡度爲 17 度(圖版伍,3)。

地基結構:門洞地面係紅色泥面,表層用穀殼細泥抹平,厚 1.5 厘米,下爲草泥土,厚 3 厘米,再下爲 30—35 厘米厚的夯土,質量較差, 不甚堅硬。斜坡表面鋪沙一層, 沙下有填土一層,厚 15 厘米,再下爲夯土,厚 1—1.2 厘米 (圖四, A、B)。在西門斜坡表面上只鋪一層細沙,厚 5—8 厘米,沙下爲自然土。這是因爲原來的地勢西部高東部低,因而東門的斜坡至中心建築的院內都有厚薄不等的夯土,質量不高,沒有斜坡部分夯打堅實。

3. 配房

圍牆裏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距牆遠 3.85 米(圖五;圖版陸, 1;圖版捌,4)。每排配房距大門 44 米。配房前面無牆,是爲敞廳,每邊長 47 米,後邊有夯土牆,長 52,牆寬 0.6 米。從檐柱排列觀察,每邊 10 間,間距 4.7 米, 房的兩端各有夯土牆一堵。房內泥地面與門洞地面結構相同, 只是草泥土略薄一些。 前檐柱外鋪磚兩行, 中間爲石子路一條, 寬 72 厘米,磚與石子路面在敞廳盡頭成曲尺形,與房寬度等齊(圖版陸, 2;圖版捌, 3)。轉角處的石子路與鋪地磚結構非常精緻 (圖版捌, 5)。斜坡脚下部與鋪地磚相鄰處砌有邊沿豎磚,坡面有亂磚堆積,磚下有沙一層, 此亂磚原爲鋪在坡上面的, 遺址被毀後磚被挖掉了。出土完整的磚,長 66.6, 寬 33.8, 厚 4.5 厘米。磚的兩端鑽有小圓孔, 孔上有鐵銹, 其用意或許是因爲坡面的坡度較大, 鋪磚不易穩固, 所以才在磚上使用鐵釘接連。坡寬 2.4 米, 坡的斜度爲 12 度。坡爲夯土作成, 厚 1.2 米。配房內的柱礎, 只用一般有平面的河光石代替, 未曾加工。出土瓦當也比大門的瓦當要小些。足見不同位置的建築物所用的材料是有區別的。

在配房斜坡上的東南角院內,清理出漢代水井一座,井口深 0.4, 井口至底 5.8 米, 井作圓形,直徑 1.38 米。井內上部填土爲灰褐色,厚 1.1 米,其下爲黃褐色土,底部爲一種黃泥夾沙的淤土。裏面出土有灰色陶罐、殘筒瓦,筒瓦與遺址內出土的一樣。井底部係用陶製圓形井圈二個重叠砌成,每個圈直徑 1.2, 高 0.34, 厚 0.04 米,表面有繩紋, 裏面有豆點紋(圖版玖,4)。

(三) 圜水溝

在圍牆的外面有圜水溝。溝相距東西兩門 56.5, 南門 54, 北門 43 米。溝爲圓形, 其直徑東西 368, 南北 349 米。水溝與四個門相對處又各圍有一個長方形的小水溝,北邊的小水溝與一條寬 21,深 3.8 米的由西向東的河渠相通, 圜水溝的流水出入於該河渠。 其餘三個小水溝與大圜水溝相通。東西兩小水溝長 90,距大圜水溝 27 米,南北小水溝長 72 米。地表面至溝的口部深 1.5,溝口至底深 1.8 ,溝的兩土壁寬 1.8—2 米。 溝用長方磚壘

鐵刀　1把。殘長15，刀背厚0.3厘米，一邊有刃。

四、結　　語

這一遺址的發掘，由於建築的木構部分早經燒毁，它的樑架結構無法詳細得知，僅就中心建築的殘牆斷垣、柱礎、圍牆、四門、配房與圜水溝等的佈局位置，對全部建築體系復原了較完整的平面結構。從全部遺址中出土的繩紋板瓦、筒瓦片、瓦當、空心磚、幾何紋花磚、五銖銅錢等遺物觀察，都是屬於西漢時期的。大門結構也與西安西郊曹家堡漢代建築遺址的相似。[1]

西漢最高統治者在長安城南郊有過不少建築，我們所發掘的這一座到底是甚麽建築，這是大家所關心的。我們從建築形制和建造地點作考察，初步判斷它可能是"辟廱"。理由如次：

從建築形制看，按漢書卷十二平帝紀：

"（元始）四年二月，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窓四達，佈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窓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西漢會要作"雨"），辟廱者，象璧，圜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又按蔡邕明堂月令論：

"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我們所發掘的中心建築部分，它的全貌，尙有待專家研究、復原。但確認爲這是一座西漢儀禮性的建築，則無疑問。至於論述古代各種儀禮性建築之形制者，諸書互異，皆不可全信。蔡邕認爲所謂各色各樣的儀禮建築，無非是"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王國維也認爲："明堂者，古宮室之通制也。"（觀堂集林卷三明堂廟寢通考）似較可信。因此，我們就沒有必要只在中心建築部分去做推敲。但有一點却是値得重視的，即自秦漢以降，凡提及"辟廱"建制者，無不謂其"四面周水，圜如璧"，這和我們發掘的大圍牆之外的圜水溝的形狀，恰相符合。

再從發現的地點來看，按三輔黃圖：

"漢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

按黃圖係指唐長安城而言。意思是說"漢辟廱在唐長安縣廨之西北七里處"，揆之本遺址的位置，頗合。

又按水經注卷八渭水條：

"（渭水）東合昆明故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廱處，在縣鼎路門東南七里。"

北魏的長安縣鼎路門，即漢長安城的安門。安門今猶殘存，證之亦合。圜水溝的引水

1）雒忠如：西安西郊發現漢代建築遺址　考古通訊1957年第6期，圖版玖，2。

the north hall had only four "pao hsia" (抱廈, out-buildings) while all the other three were provided with eight for each. The main room of all the halls was located inside the "pao hsia". Their walls were either of mud bricks or of pounded ear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se halls was a highly complicated process. Taking the north hall for example, the ground was of red earth with very smooth surface. Beneath this layer of red earth were another layer of fine earth and a layer of mud paste mixed with chopped straw, superimposed on six layers of mud bricks. The stone pillar bases of the halls were of two kinds, being either oblong or square in shape.

The enclosing walls, likewise built of pounded earth, were of equal length on all four sides, measuring 235 meters on each side and lying at a distance of 96 meters from the central structure. To facilitate the flowing of rain water, a tiny slope was constructed along their base and below the slope ran a small drainage built of bricks. At the exact center of the walls on each side a gate, measuring 12.5 meters in length and 4.5 meters in width, was provided. And in each of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alls were two rows of auxiliary buildings forming a carpenter's square. Encircling the walls ran a long ditch. On the outside of the sections of this long ditch opposite to the four gates was added a small oblong shaped ditch. All the ditches were built of bricks and covered with slabs. The one on the north was linked with a nearby canal.

In addition to the discovery of a complete Han dynasty architectural plan which was a rare find, the excavations also yielded a large quantity of tiles with cord impression, five wu chu coins, three bronze arrowheads and some iron nails. These objects indicate that the site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Western Han. On the basis of its architectural plan and an initial research into some historical references the structure has been tentatively identified as a "pi' yung" (辟雍).*

*Editor's note: cf. Hsu Tao-lin and Liu Chih-p'ing "Ming T'ang vs. P'i Yung——Discussions on the Nature of A Han Dynasty Architectural Site Discovered in the Western Suburb of Sian", Kaogu, No. 4, 1959.

也鋪磚，寬 1.6 米。內門洞與土台下面鋪磚兩行，中間有一條龜背形的石子路，寬 80，高於磚面 3 厘米，石子路的兩邊砌有豎磚一行，用以護住石子。石子路分四段，與門洞對稱的兩段成曲尺形，向斜坡路方向拐去。在四段石子路之間，間鋪有三段磚鋪地，靠邊的一排磚面有回紋，紋飾面向下鋪（圖版拾，1）。正中一段鋪磚面與門洞對直，寬 2.5 米，兩邊兩節寬 2.1 米而與斜坡路相對。坡路上鋪有小凸方格紋磚（圖版拾，2），磚爲正方形，每邊長 34，厚 4.5 厘米。路兩邊砌有豎磚作沿。距兩斜坡路的兩頭 3.2 米遠，各有空心磚台階一塊，已殘成碎片。從復原的空心磚看，其長爲1.44，寬 0.81，厚 0.24 米。斜坡表面鋪細沙一層，厚 3—3.5 厘米，原爲鋪磚時所墊。坡面寬 4.8 米，坡度爲 17 度（圖版伍，3）。

地基結構：門洞地面係紅色泥面，表層用穀壳細泥抹平，厚 1.5 厘米，下爲草泥土，厚 3 厘米，再下爲 30—35 厘米厚的夯土，質量較差，不甚堅硬。斜坡表面鋪沙一層，沙下有塡土一層，厚 15 厘米，再下爲夯土，厚 1—1.2 厘米（圖四，A、B）。在西門斜坡表面上只鋪一層細沙，厚 5—8 厘米，沙下爲自然土。這是因爲原來的地勢西部高東部低，因而東門的斜坡至中心建築的院內都有厚薄不等的夯土，質量不高，沒有斜坡部分夯打堅實。

3．配房

圍牆裏的四隅有曲尺形配房，距牆遠 3.85 米（圖五；圖版陸，1；圖版捌，4）。每排配房距大門 44 米。配房前面無牆，是爲敞廳，每邊長 47 米，後邊有夯土牆，長 52，牆寬 0.6 米。從檐柱排列觀察，每邊 10 間，間距 4.7 米，房的兩端各有夯土牆一堵。房內泥地面與門洞地面結構相同，只是草泥土略薄一些。前檐柱外鋪磚兩行，中間爲石子路一條，寬 72 厘米，磚與石子路面在敞廳盡頭成曲尺形，與房寬度等齊（圖版陸，2；圖版捌，3）。轉角處的石子路與鋪地磚結構非常精緻（圖版捌，5）。斜坡脚下部與鋪地磚相鄰處砌有邊沿豎磚，坡面有亂磚堆積，磚下有沙一層，此亂磚原爲鋪在坡上面的，遺址被毀後磚被挖掉了。出土完整的磚，長 66.6，寬 33.8，厚 4.5 厘米。磚的兩端鑽有小圓孔，孔上有鐵銹，其用意或許是因爲坡面的坡度較大，鋪磚不易穩固，所以才在磚上使用鐵釘接連。坡寬 2.4 米，坡的斜度爲 12 度。坡爲夯土作成，厚 1.2 米。配房內的柱礎，只用一般有平面的河光石代替，未曾加工。出土瓦當也比大門的瓦當要小些。足見不同位置的建築物所用的材料是有區別的。

在配房斜坡上的東南角院內，清理出漢代水井一座，井口深 0.4，井口至底 5.8 米，井作圓形，直徑 1.38 米。井內上部塡土爲灰褐色，厚 1.1 米，其下爲黃褐色土，底部爲一種黃泥夾沙的淤土。裏面出土有灰色陶罐、殘筒瓦，筒瓦與遺址內出土的一樣。井底部係用陶製圓形井圈二個重疊砌成，每個圈直徑 1.2，高 0.34，厚 0.04 米，表面有繩紋，裏面有豆點紋（圖版玖，4）。

（三）圜水溝

在圍牆的外面有圜水溝。溝相距東西兩門 56.5，南門 54，北門 43 米。溝爲圓形，其直徑東西 368，南北 349 米。水溝與四個門相對處又各圍有一個長方形的小水溝，北邊的小水溝與一條寬 21，深 3.8 米的由西向東的河渠相通，圜水溝的流水出入於該河渠。其餘三個小水溝與大圜水溝相通。東西兩小水溝長 90，距大圜水溝 27 米，南北小水溝長 72 米。地表面至溝的口部深 1.5，溝口至底深 1.8，溝的兩土壁寬 1.8—2 米。溝用長方磚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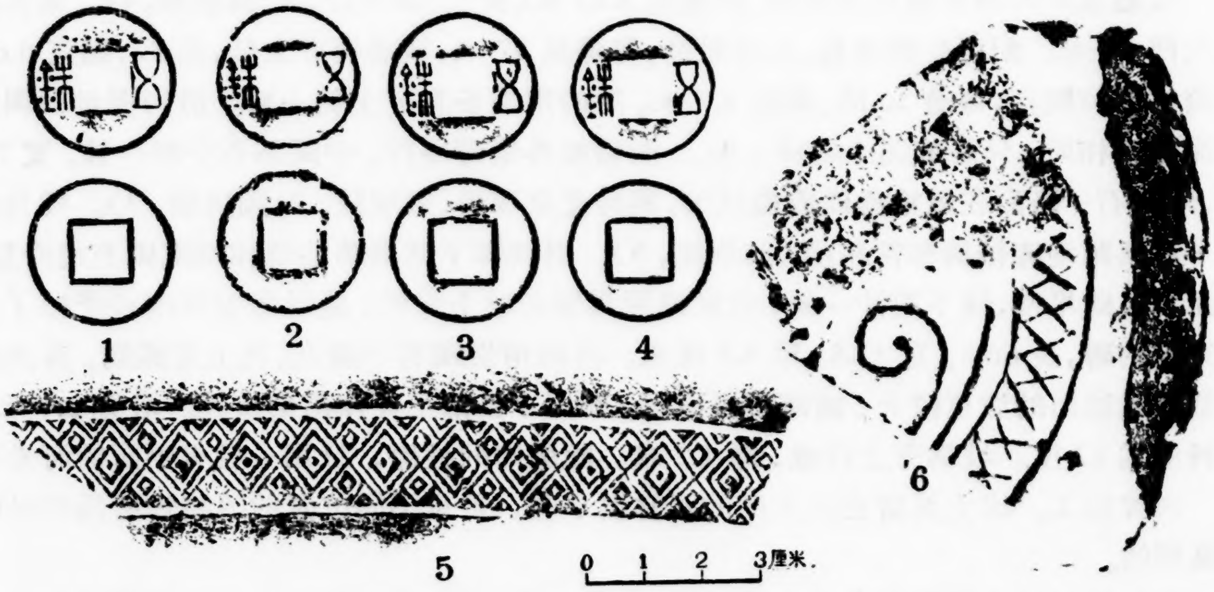
砌，從殘存的磚面看，是最下部分爲三層順砌，丁頭外露，以上各層順砌，不露丁頭。磚素面，長37.5，寬18，厚9.2厘米。砌磚兩壁構成溝的內寬爲92厘米。在四個大門相對的小水溝內的亂磚上，亂堆置着石板。石板爲青石作成，甚粗糙，長1.08，寬0.63，厚0.12厘米，一邊有裁口縫，縫的邊寬2.5厘米。根據出土位置推測，石板原係蓋在水溝上面的（圖版玖，1—3）。

三、出土遺物

遺址發掘出土的遺物，除大量的繩紋瓦片外，其他遺物較少，計有瓦、銅、鐵三類。

瓦類

分板瓦筒瓦兩種。板瓦表面有斜繩紋，裏素面，厚1.7—2.3，寬49厘米。筒瓦表面有直繩紋，紋印細而深，裏面有粗布紋，長51—56，寬16.5—18.5，厚1.5—2.1厘米。瓦的大小厚薄均不一樣。瓦當出土38個，圓形，素面，直徑18.7—19.5，厚2.8—3厘米。大瓦當出於大門內，小瓦當出於配房。中心建築內只出一塊殘雲紋瓦當（圖六，6），和殘陶盆口沿數片，上面有回紋（圖六，5）。



圖六

1—4. 五銖錢（1、2. 中心建築出土，3、4. 西門門洞內出土）
5. 陶盆口緣的回紋　6. 雲紋殘瓦當（中心建築出土）

銅類

五銖錢　5枚；中心建築西堂出3枚（圖六，1、2），西門門洞出土2枚（圖六，3、4）。郭直徑2.6，方孔徑1，邊厚0.15厘米。

銅鏃　3枚；西門出土2枚，北門東邊配房出土1枚。鏃作三稜形，三邊有刃，前鋒稍圓曲，鋌附圓形鐵桿，鏃長3.7，桿長24.3厘米。

鐵類

鐵釘　各建築內都有出土。形狀分兩種：一種爲圓桿，釘頭圓蓋，通長38，桿徑0.15厘米；另一種爲方桿彎頭，通長15，桿徑0.8—1厘米，這種釘只在中心建築內出土。

鐵刀　1把。殘長15，刀背厚0.3厘米，一邊有刃。

四、結　　語

這一遺址的發掘，由於建築的木構部分早經燒毀，它的樑架結構無法詳細得知，僅就中心建築的殘牆斷垣、柱礎、圍牆、四門、配房與圜水溝等的佈局位置，對全部建築體系復原了較完整的平面結構。從全部遺址中出土的繩紋板瓦、筒瓦片、瓦當、空心磚、幾何紋花磚、五銖銅錢等遺物觀察，都是屬於西漢時期的。大門結構也與西安西郊曹家堡漢代建築遺址的相似。[1]

西漢最高統治者在長安城南郊有過不少建築，我們所發掘的這一座到底是甚麽建築，這是大家所關心的。我們從建築形制和建造地點作考察，初步判斷它可能是"辟雍"。理由如次：

從建築形制看，按漢書卷十二平帝紀：

"(元始)四年二月，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窗四達，佈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西漢會要作"雨")，辟雍者，象璧，圜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又按蔡邕明堂月令論：

"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我們所發掘的中心建築部分，它的全貌，尚有待專家研究、復原。但確認爲這是一座西漢儀禮性的建築，則無疑問。至於論述古代各種儀禮性建築之形制者，諸書互異，皆不可全信。蔡邕認爲所謂各色各樣的儀禮建築，無非是"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王國維也認爲："明堂者，古宮室之通制也。"(觀堂集林卷三明堂廟寢通考)似較可信。因此，我們就沒有必要只在中心建築部分去做推敲。但有一點却是值得重視的，卽自秦漢以降，凡提及"辟雍"建制者，無不謂其"四面周水，圜如璧"，這和我們發掘的大圍牆之外的圜水溝的形狀，恰相符合。

再從發現的地點來看，按三輔黃圖：

"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

按黃圖係指唐長安城而言。意思是說"漢辟雍在唐長安縣廨之西北七里處"，揆之本遺址的位置，頗合。

又按水經注卷八渭水條：

"(渭水)東合昆明故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在縣鼎路門東南七里。"

北魏的長安縣鼎路門，卽漢長安城的安門。安門今猶殘存，證之亦合。圜水溝的引水

1) 雒忠如：西安西郊發現漢代建築遺址　考古通訊1957年第6期，圖版玖，2。

渠可能就是昆明故渠。

又按唐韋述兩京新記：

"普寧坊，南街西出通開遠門，坊西街有漢太學餘址，其地本長安故城南安門之外焉。次東漢辟廱，漢元始四年所立。"

普寧坊在唐朱雀街西第五街卽唐城西城內第一街的北起第二坊。而本遺址的東面約1100餘米處（現在的任家口與潘家莊之間，參見圖一），正是唐休祥坊東南隅萬善尼寺處[1]唐城西城基又恰恰壓在本遺址的中心建築西堂之上[2]。這樣，本遺址的東半部適在普寧坊之內。證之兩京新記所載，亦頗符合。

以上所述，是否確當，倘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編者按：關於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的報導，有：(1)劉致平：西安西郊古代建築遺址勘察初記，文參 1957 年第 3 期 5—11 頁；(2)上文附錄，王世仁：西安市西郊工地的漢代建築遺址，同上，11—12 頁；(3)維忠如：西安西郊發現漢代建築遺址，将其編号爲 D6F2，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6 期，26—30 頁；(4) 許道齡、劉致平：關于西安西郊發現的漢代建築遺址是明堂或辟雍的討論，考古 1959 年第 4 期。讀者可以參閱。

根據參考文獻第 (3)種，本建築遺址應爲 D6F2 編号。

EXCAVATIONS OF AN ARCHITECTURAL SITE OF THE HAN DYNASTY NEAR SIAN

Táng Chin Yü

Located in the western suburb of modern Sian, the present site lies about a little over a kilometer to the north of the Han city of Ch'ang-an. Prior to the excavations, the area was an irregularly shaped earthen mound which had a length of 180 meters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a width of over 60 meters from east to west. Its highest point attained a height of 5—7 meters from the ground level.

I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July, 1956 by the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of Shensi Province which made some diggings. But since March 1957 the work was taken over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ia Sinica. During this period, a total area of 6,678 square meters was excavated.

The excavations revealed that this was an architectural site of the Han dynasty. Its original structure was found to have consisted of three parts: (1) A central structure; (2) An enclosing wall with its four gates and auxiliary buildings; and (3) A long ditch encircling the walls.

Originally, the central structure stood on a rectangular earthen platform of which the upper part was pounded. And the platform in turn was built on a circular foundation of pounded earth with a diameter of over 60 meters. The plan of this central structure resembled the character "亞" and faced due south and north. In each of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large earthen platform were two small rectangular platforms of pounded earth. And around this large earthen platform in the four directions stood four halls. Of the latter

1) 考古研究所曾在本遺址東邊約 1100 餘米处發掘隋大業四年墓一座。墓誌載："瘞于京兆長安縣休祥里萬善道場之內"。亦卽唐休祥坊萬善尼寺處。

2)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　考古學報 1958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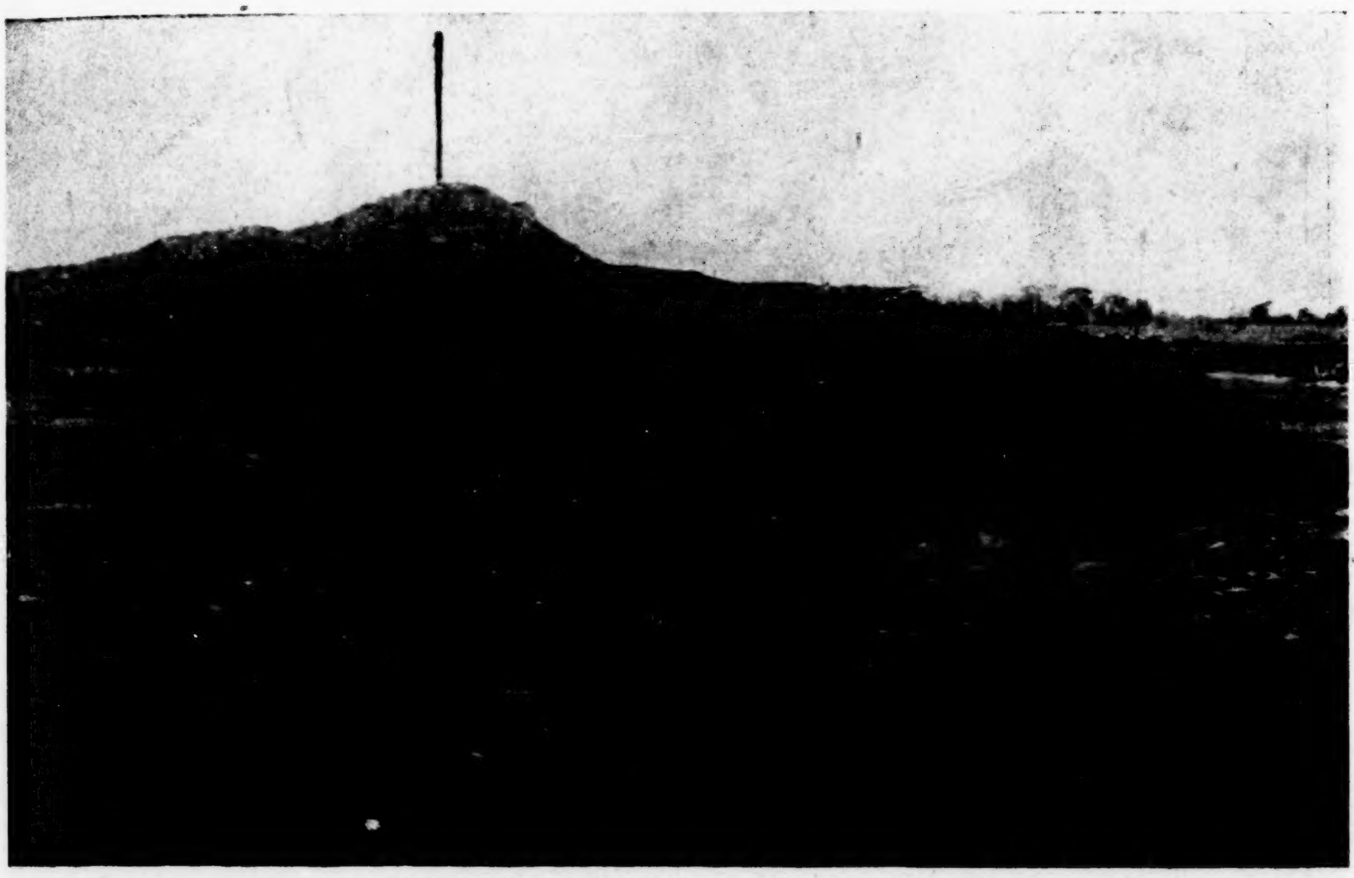
the north hall had only four "pao hsia" (抱厦，out-buildings) while all the other three were provided with eight for each. The main room of all the halls was located inside the "pao hsia". Their walls were either of mud bricks or of pounded ear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se halls was a highly complicated process. Taking the north hall for example, the ground was of red earth with very smooth surface. Beneath this layer of red earth were another layer of fine earth and a layer of mud paste mixed with chopped straw, superimposed on six layers of mud bricks. The stone pillar bases of the halls were of two kinds, being either oblong or square in shape.

The enclosing walls, likewise built of pounded earth, were of equal length on all four sides, measuring 235 meters on each side and lying at a distance of 96 meters from the central structure. To facilitate the flowing of rain water, a tiny slope was constructed along their base and below the slope ran a small drainage built of bricks. At the exact center of the walls on each side a gate, measuring 12.5 meters in length and 4.5 meters in width, was provided. And in each of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alls were two rows of auxiliary buildings forming a carpenter's square. Encircling the walls ran a long ditch. On the outside of the sections of this long ditch opposite to the four gates was added a small oblong shaped ditch. All the ditches were built of bricks and covered with slabs. The one on the north was linked with a nearby canal.

In addition to the discovery of a complete Han dynasty architectural plan which was a rare find, the excavations also yielded a large quantity of tiles with cord impression, five wu chu coins, three bronze arrowheads and some iron nails. These objects indicate that the site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Western Han. On the basis of its architectural plan and an initial research into some historical references the structure has been tentatively identified as a "pi' yung" (辟雍).*

*Editor's note: cf. Hsu Tao-lin and Liu Chih-p'ing "Ming T'ang vs. P'i Yung——Discussions on the Nature of A Han Dynasty Architectural Site Discovered in the Western Suburb of Sian", Kaogu, No. 4, 1959.

圖版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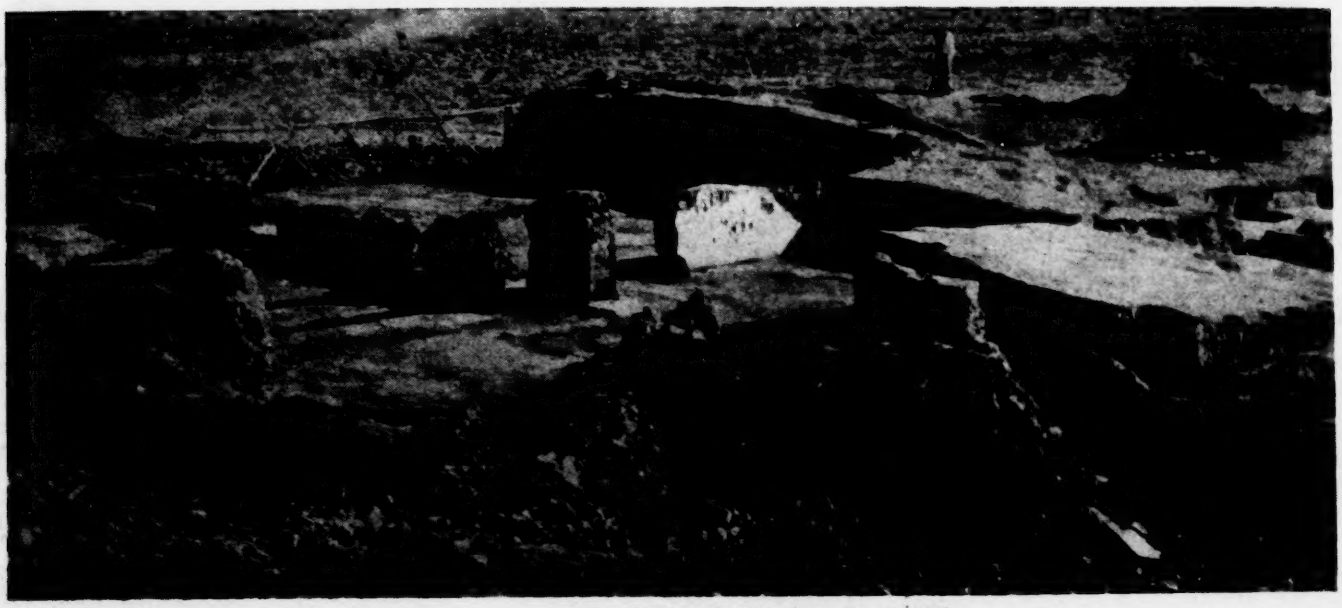


1. 未發掘前的遺址堆積情況(南向北攝)

2. 建築遺址的中心建築殘存全部(北向南攝)

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

圖版貳



1. 中心建築北堂遺迹(西向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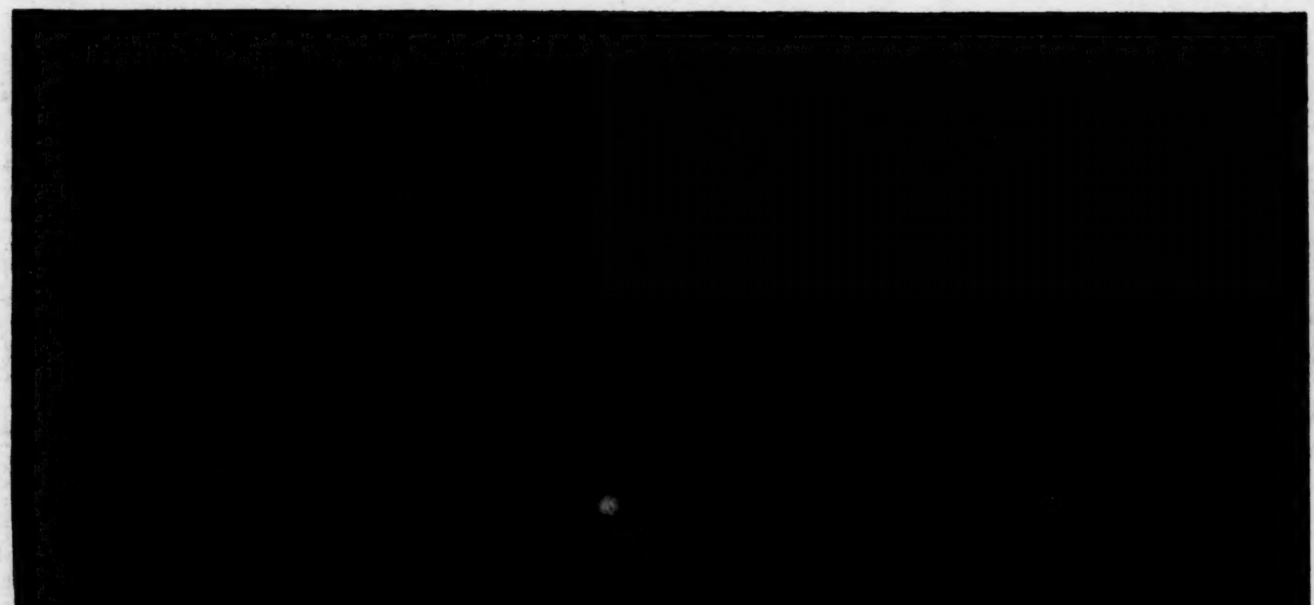
2. 北堂夾牆土坯結構及柱洞情况

1. 中心建築南堂遺迹(東向西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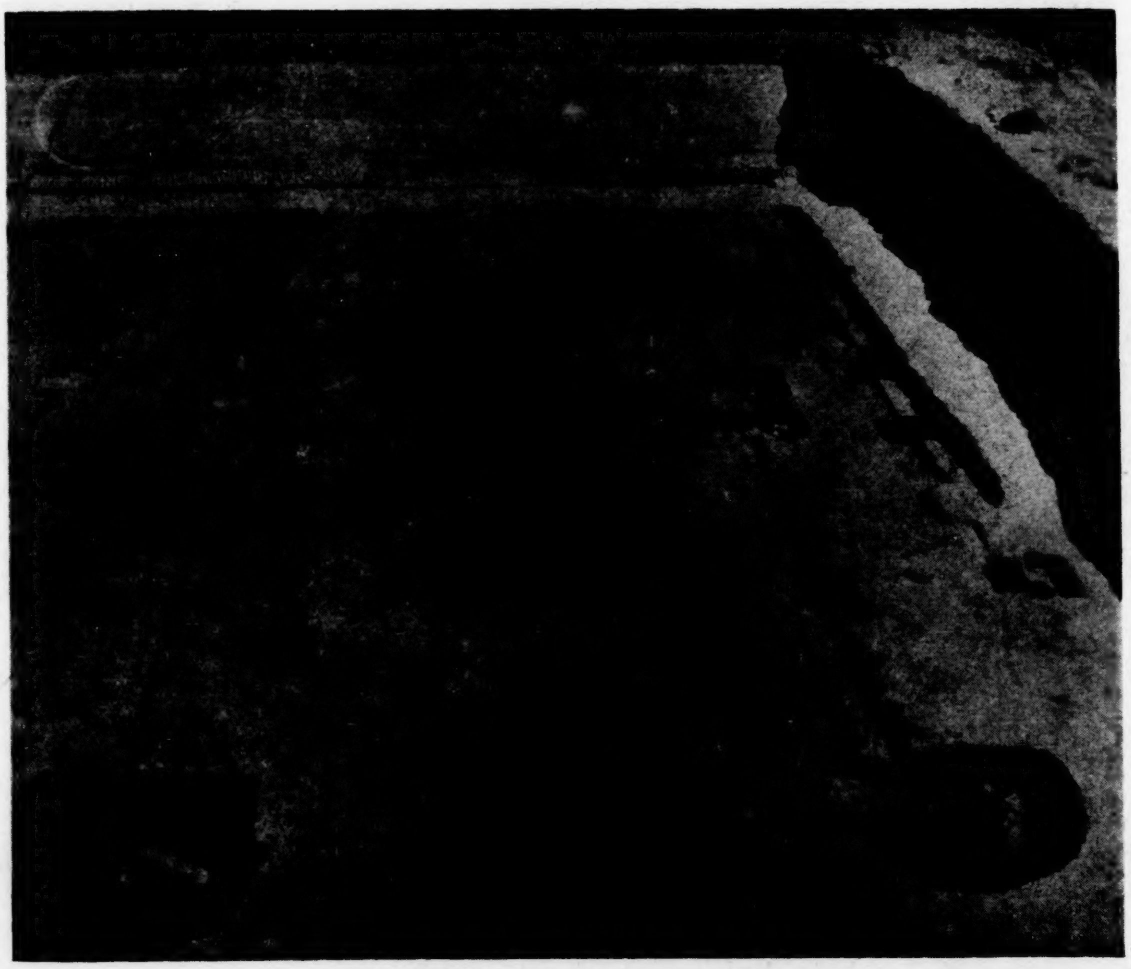
2. 中心建築西堂遺迹(南向北攝)

圖版肆

1. 東門遺迹(南向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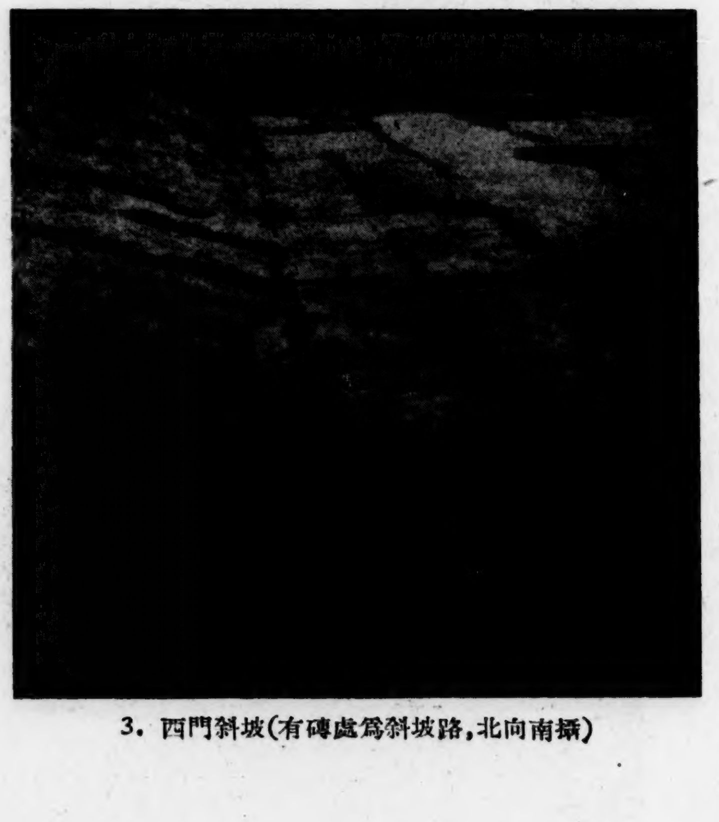


2. 西門遺迹(南向北攝)



1. 西門門洞遺迹(西向東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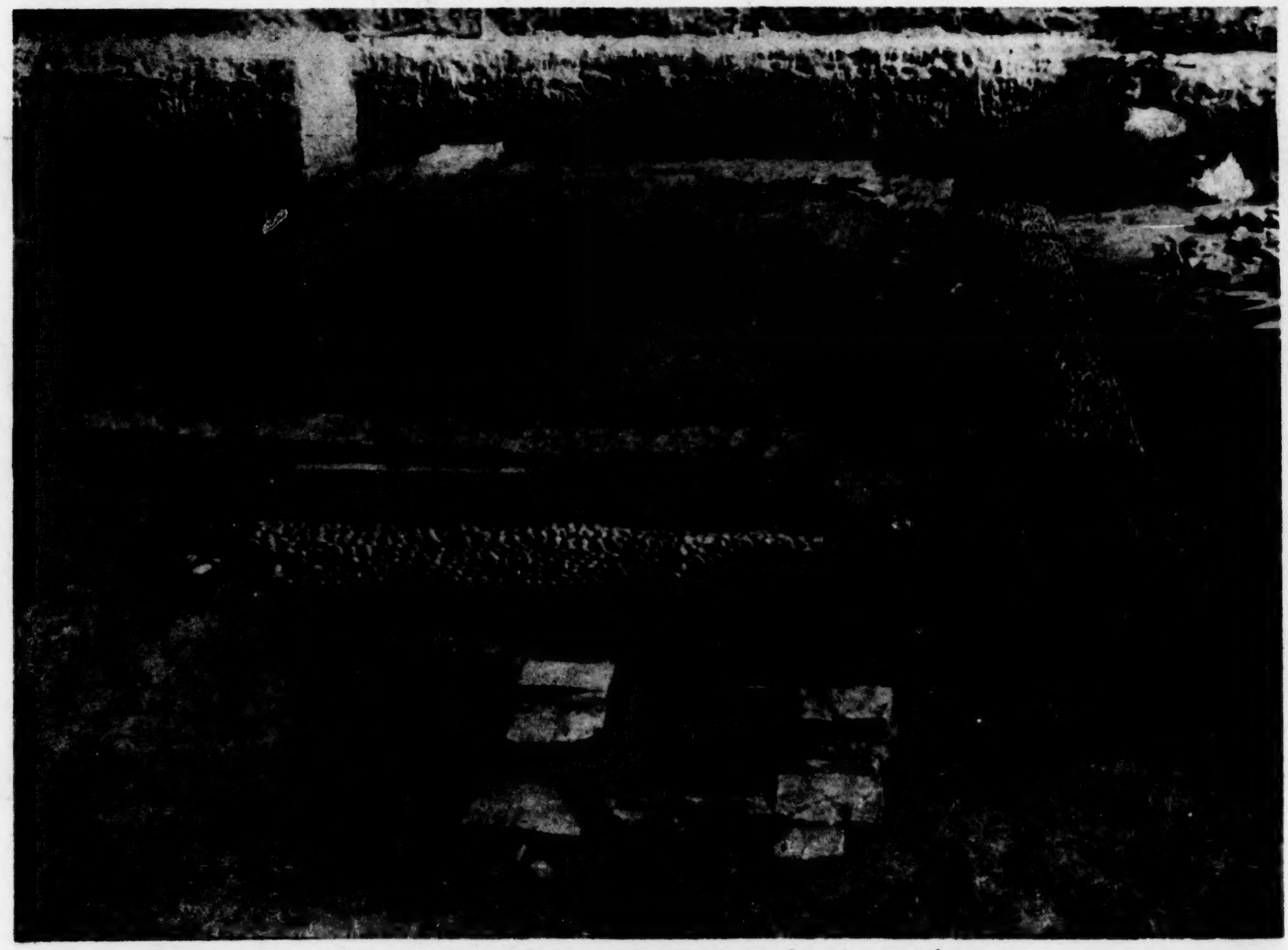
2. 南門遺迹(北向南攝)



3. 西門斜坡(有磚處爲斜坡路,北向南攝)

圖版陸

1. 配房東南拐角處殘存情況(南向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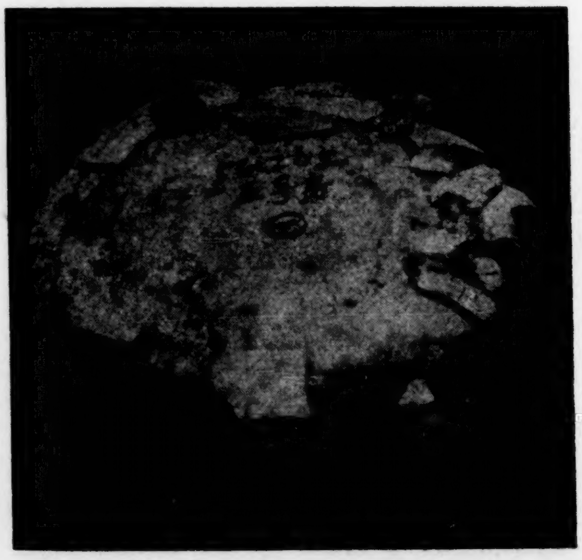


2. 東門南配房北頭結構情況(北向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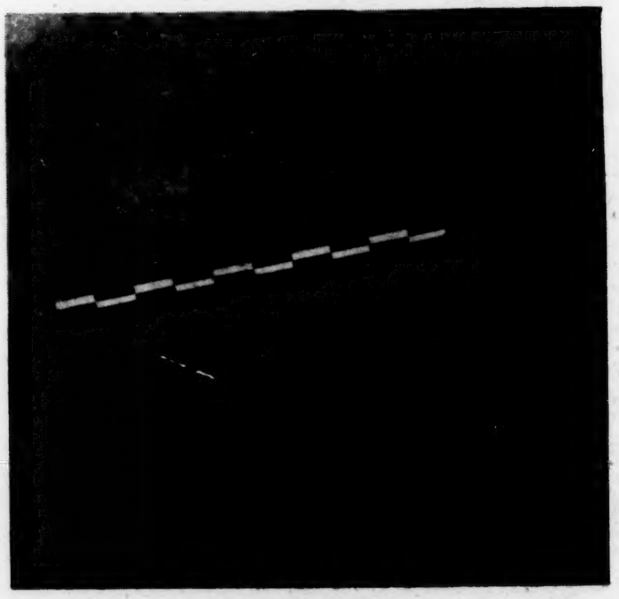
圖版柒

1. 北堂隔牆內的一端方形一端圓形柱礎

2. 北堂廳堂西頭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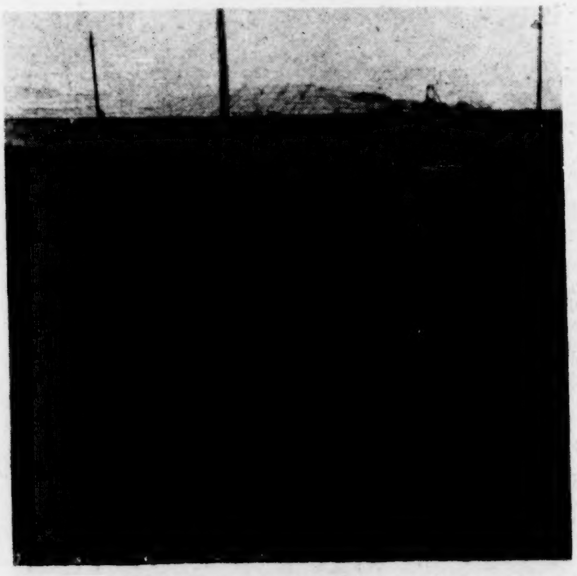


3. 北堂廳堂內圓柱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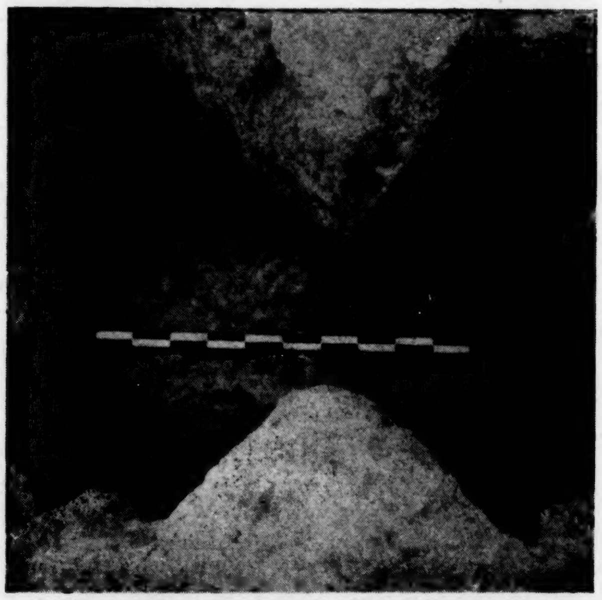
4. 夾牆砌法

5. 北堂西頭廊屋牆壁(西向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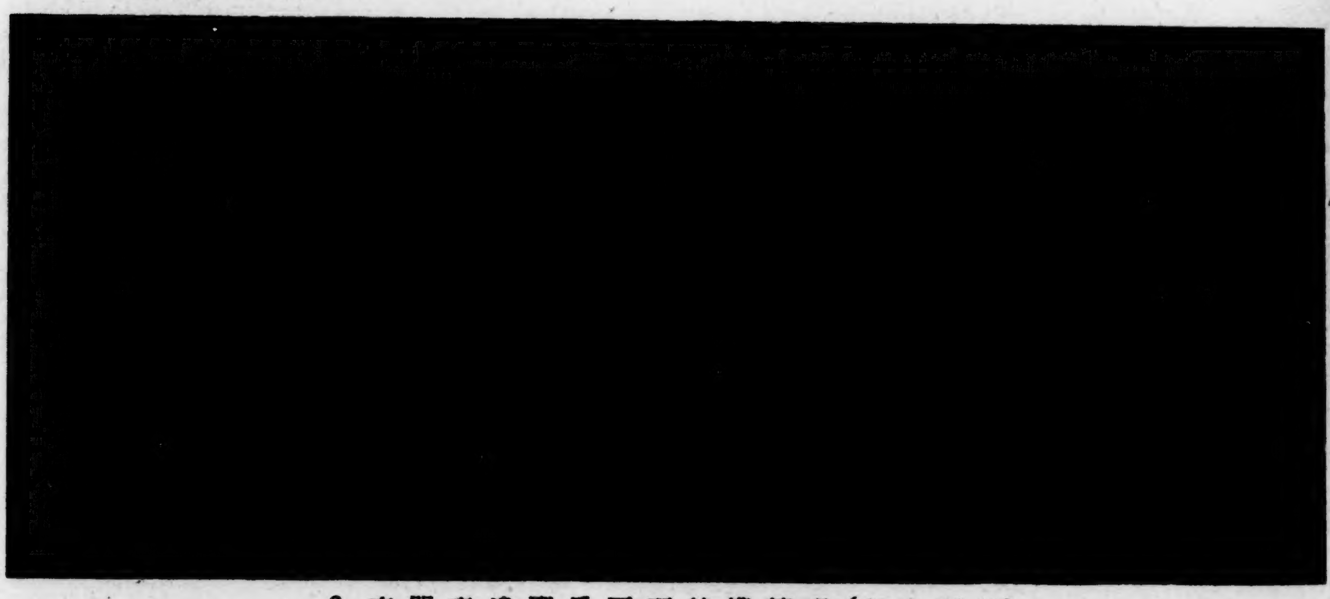
6. 北堂抱廈西頭小屋通外殘斜坡路(東向西攝)

圖版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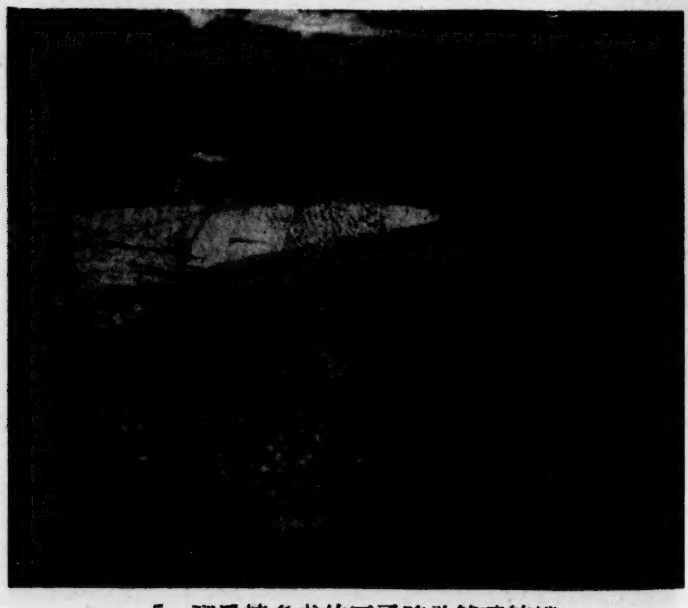
1. 西堂廳堂北頭小屋角與北堂廳堂西頭小屋角相鄰四個柱礎坑

2. 轉角雙柱礎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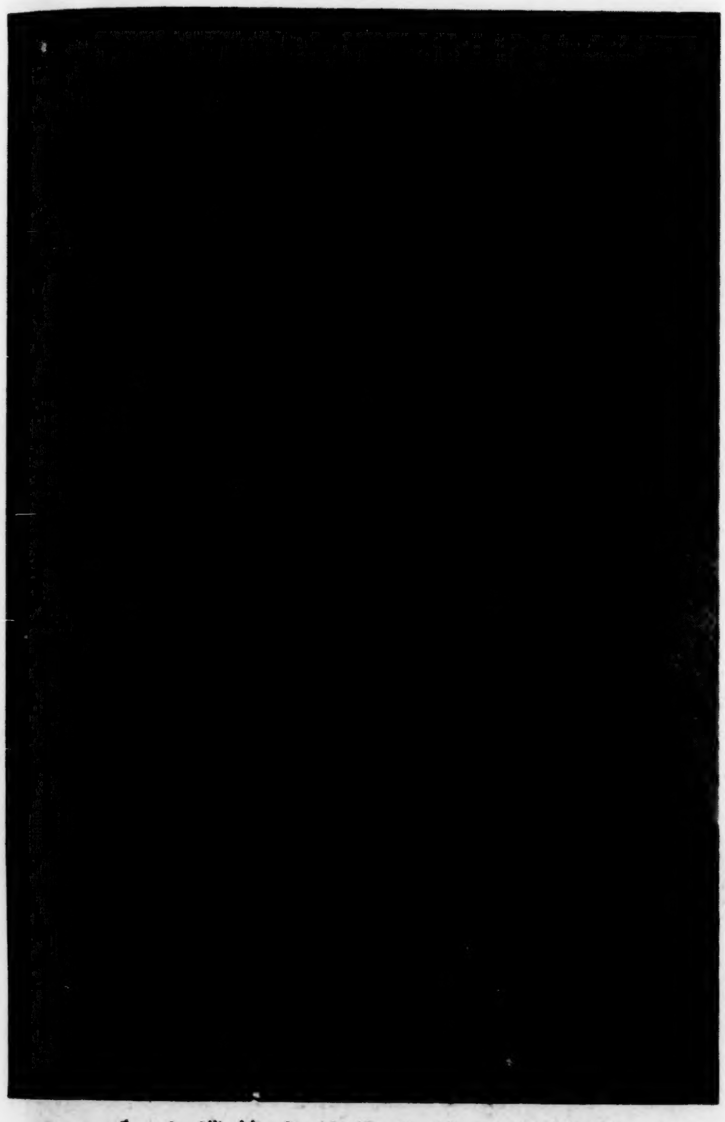
3. 南門東邊配房西頭結構情況（東向西攝）

4. 曲尺形配房東北角殘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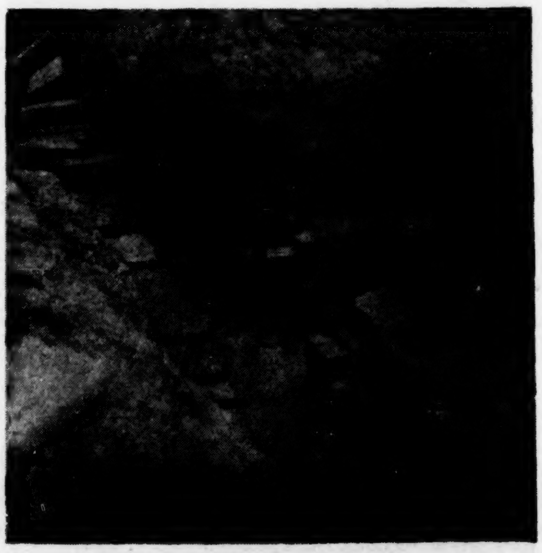


5. 配房轉角處的石子路及鋪磚結構

圖版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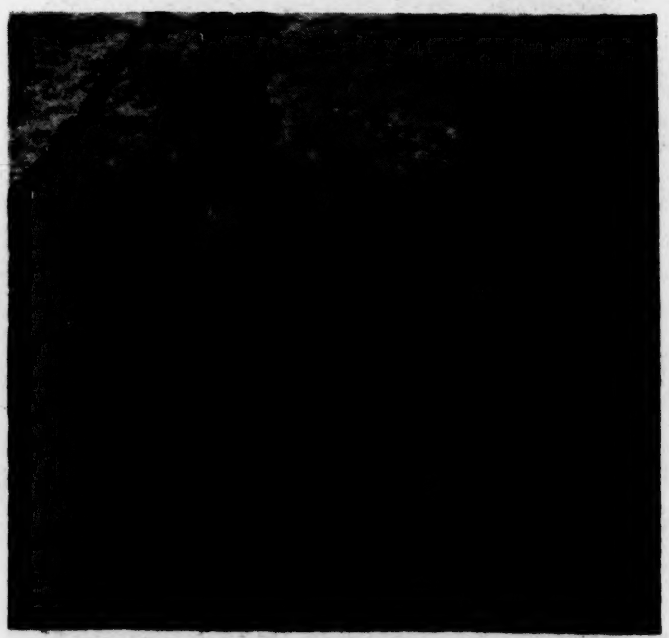
1. 水溝轉角結構及亂石板情況



2. 大小水溝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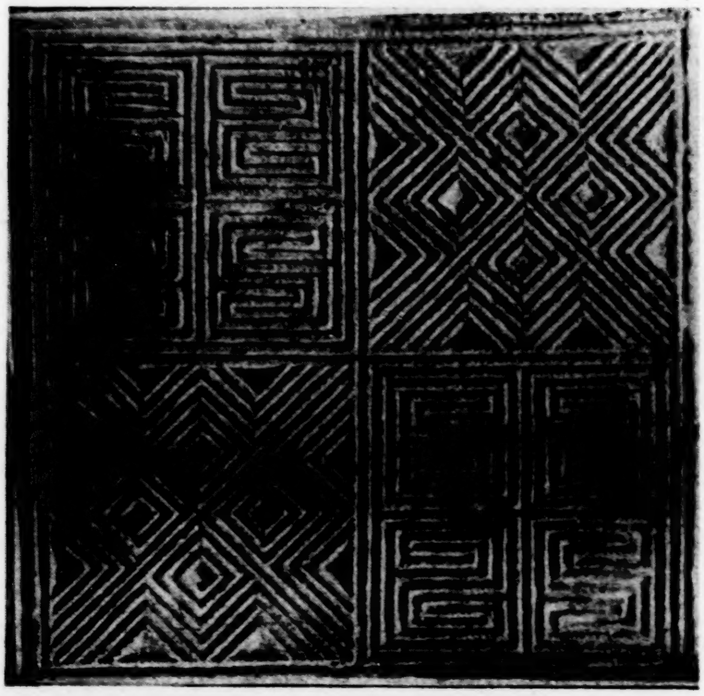
3. 圜水溝遺迹

4. 井圈出土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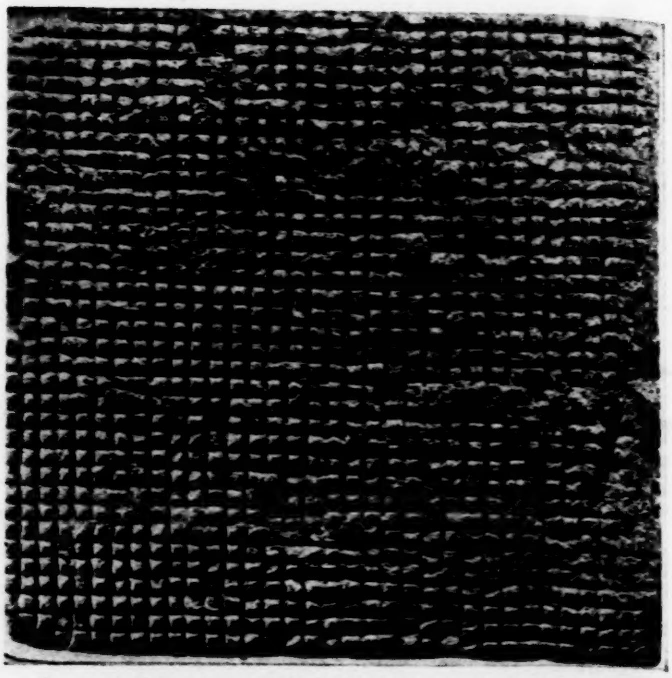


5. 圜牆防水坡與柱礎

圖版拾



1. 鋪地回紋磚



2. 由大廳通往中心建築的斜坡路上的鋪地磚(小格紋)

3. 高粱桿痕跡的牆皮土

4. 高粱桿痕跡的牆皮土

河南新安鐵門鎮西漢墓葬發掘報告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鐵門鎮位於河南省新安縣西 15 公里，爲隴海鐵路綫上的一個站。鎮西爲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帶，當地人稱爲"鳳凰山"。由北邙山區流出來的河水交匯於此。

1957 年 7 月，在鐵門車站東北約 250 米處的隴海鐵路的複綫工程中，發現了漢代墓葬羣一處。負責該地區工程的施工單位，即將發現情况通知鐵門鎮人民委員會，並協同報告洛陽專署。是年 7 月 11 日，我隊先後派賀官保、張長森二同志前往配合發掘，8 月 11 日發掘工作全部結束。共清理古代墓葬 37 座，其中有唐墓 2 座，漢墓 35 座[1]。另外在澠池縣以東的姚禮台村一帶配合鐵路複綫工程中，發掘了漢墓 4 座[2]。共計 41 座。其中除 2 座唐墓另行報導外，尚有漢墓 3 座因盜擾一空未列入。這裏所報告的，包括鐵門鎮和澠池姚禮台村的漢墓共 36 座。

一、 墓葬形制及隨葬品

鐵門鎮一帶所發掘的西漢早期墓葬，在洛陽以及河南地區還是較少的。洛陽燒溝漢墓羣中，雖有西漢墓葬出現，却有着地區性的不同。

這次所發掘的墓葬形制，計有土壙洞室墓、空心磚槨和小磚室墓等種。就葬制看：有單人葬、雙人葬和三棺葬三類。墓內隨葬器物，由於時間先後的不同而有差異，但也不是截然分割的。就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的不同，可以分爲三期。

第一期墓葬

(一) 墓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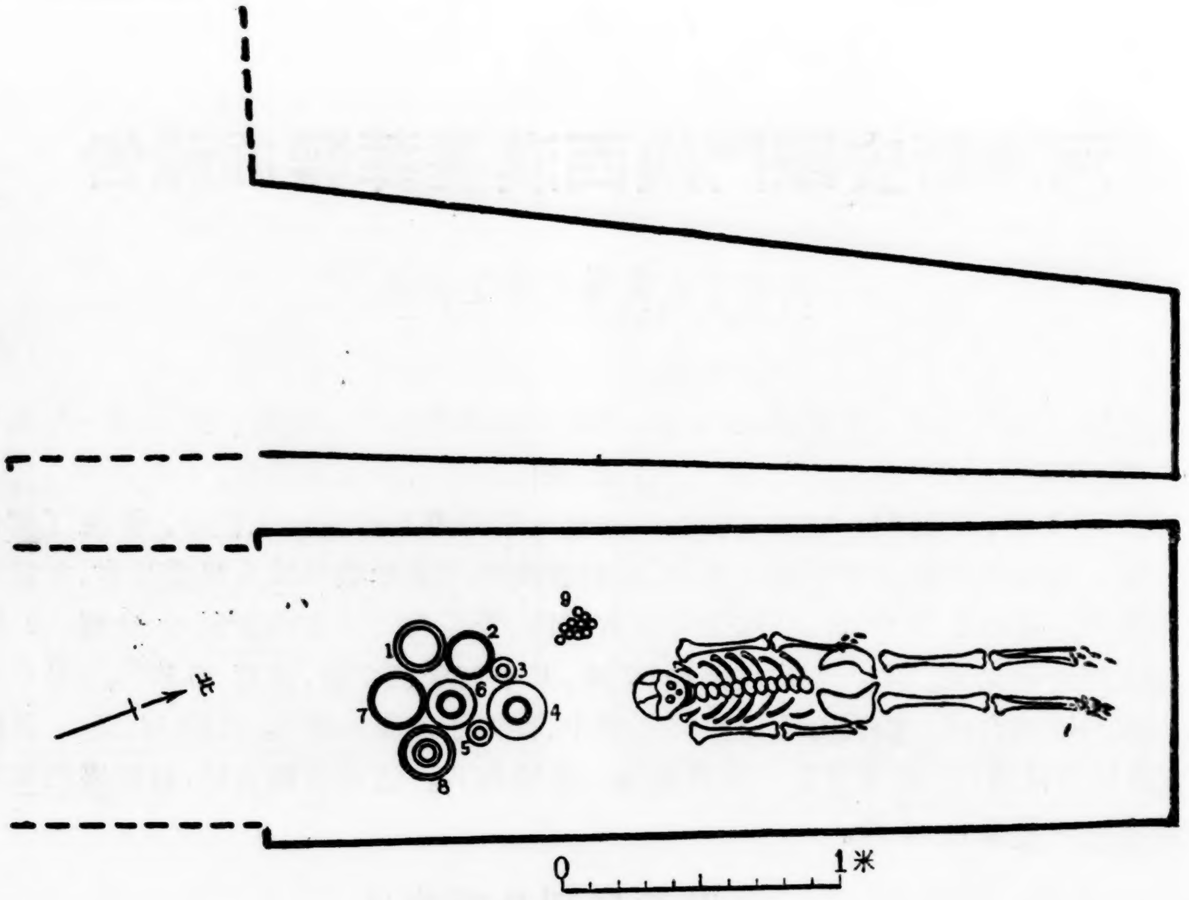
這期墓葬共列入 20 座，其中有土壙墓 11 座、空心磚槨墓 9 座，皆出土於新安鐵門鎮。墓室的主要特徵是：在豎穴墓道的一端，鑿一長方形土洞作爲墓室。根據發掘情况看，墓室皆寬於墓道，除 29、35 兩座墓爲雙人葬外，其餘都是單人葬，因之墓室也不很寬。可能當時爲了埋棺方便起見，所有墓室的前端與墓道相接處挖的較高，因而形成高大的墓門。墓室頂部一般較平，所以稱爲"平頂"。

11 座土壙墓中，只有墓 37 在墓室前端的左側挖有一個很小的土洞耳室，隨葬品放於耳室的門口。其餘墓內的隨葬品，都排列在棺前（圖一；圖版壹，1、2）。

9 座空心磚槨墓的墓室，基本上和土壙墓相同，不過在墓室內加築了空心磚槨而已。磚槨的形制都是長方盒形。其結構爲地磚橫舖，兩側壁皆爲六塊空心磚橫立三層相接而

1) 在鐵門鎮發掘的墓葬，簡稱"鐵"。

2) 在澠池姚禮台村發掘的墓葬，簡稱"姚"。



圖一　鐵墓 12 平、剖面圖

1. 陶鼎　2. 陶敦　3、5. 陶小壺　4、6. 陶罐　7. 陶甑　8. 陶釜　9. 銅錢

成。每層用兩塊空心磚相接，形成槨室的長度。槨室的後端，爲三塊空心磚橫立三層相堵。槨室前端的兩側，有用兩塊長方形空心磚豎立作爲門框的，也有用專製的三根方柱形空心磚豎立墓門兩側和橫置頂端作爲門楣構成門框的。槨室上端皆用空心磚併列平鋪。隨葬器物皆放在槨內的棺前（圖二；圖版壹，3）。

（二）隨葬品　按用途分類，說明如下。

1. 容儲器類，共 85 件。

陶方壺　2 件。出土於墓 17。口微敞，細頸，通體爲四稜形，腹向外斜成弧形，空足底，蓋成四波式，蓋下有子母口與口相吻合。通體飾朱、粉繪，大部脫落（圖版貳，1）。

陶壺　21 件。分出於 10 座墓中。可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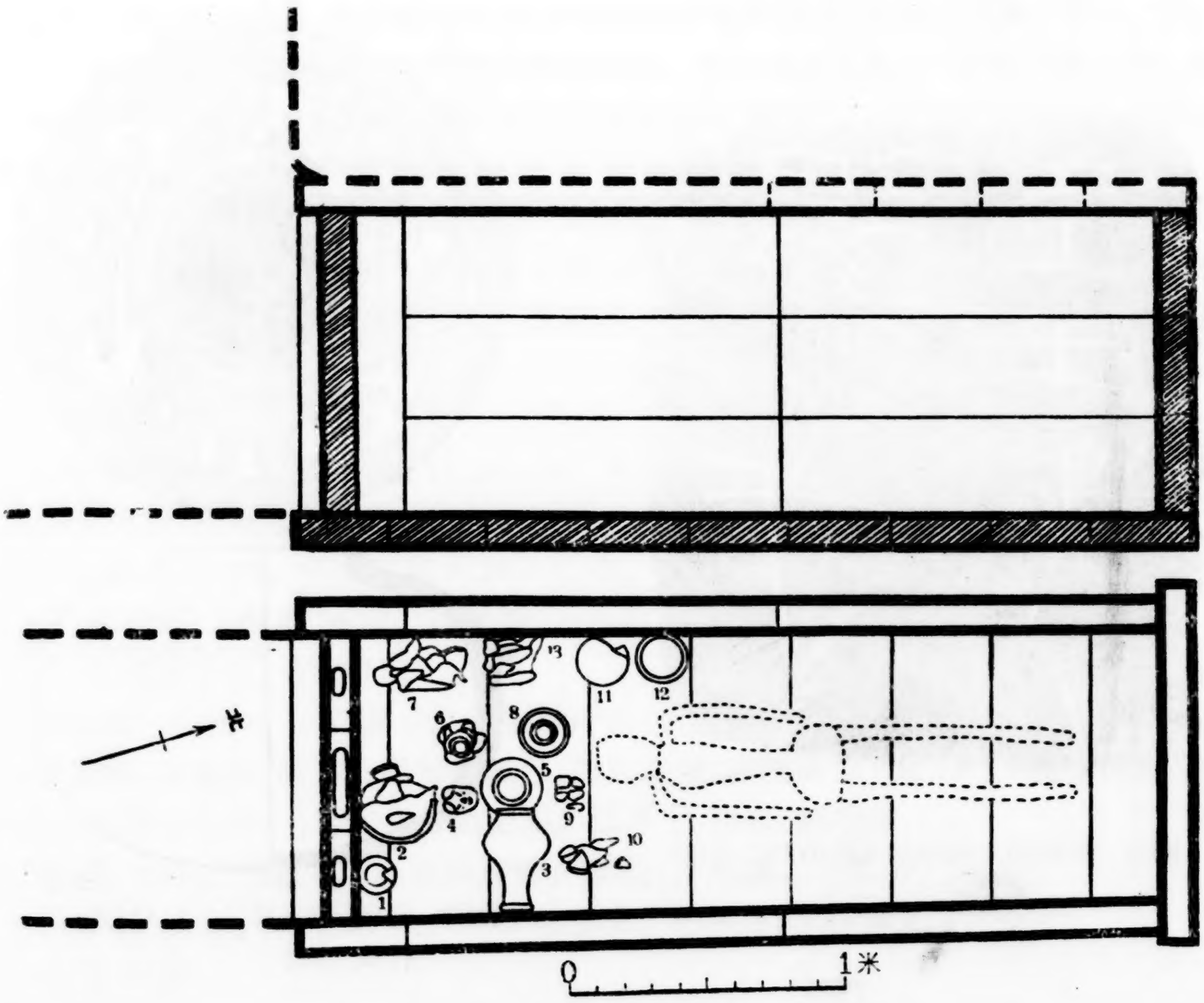
I 式：12 件。器形較小，平底，扁圓腹，斜肩，口沿外侈（圖版貳，3）。

II 式：9 件。圈足，圓腹，長頸，口沿略向外侈似盤形。腹部塑有兩個對稱的鋪首，多着粉繪（圖版貳，4）。

陶罐　62 件。分出於 17 座墓中。可分三式：

I 式：1 件。平底，扁腹，細長頸，口沿爲外折唇，形狀與戰國晚期的壺近似（圖版叁，1）。

II 式：17 件。平底，圓腹，寬肩，短頸，口沿外折（圖版叁，2）。墓 37 的 1 件，肩上刻有文字（圖三）。



圖二　鐵墓 14 平、剖面圖

1. 陶壺蓋　2. 銅鋗　3. 陶壺　4、9. 陶俑頭　5、13. 陶罐　6. 陶小壺　7. 陶鼎　8. 陶釜
10. 陶甑　11. 陶敦蓋　12. 陶敦

Ⅲ式: 44 件。平底較高,鼓腹,長頸,平口外折(圖版叁,3、5)。

2. 炊食具類,共 77 件。

陶釜　18 件。分出於 15 座墓中。可分三式:

Ⅰ式: 1件。出於墓 7。圜底,小口,口沿直,扁腹,腹的中間出廓邊一周,底部有粗繩紋,着朱、粉彩繪(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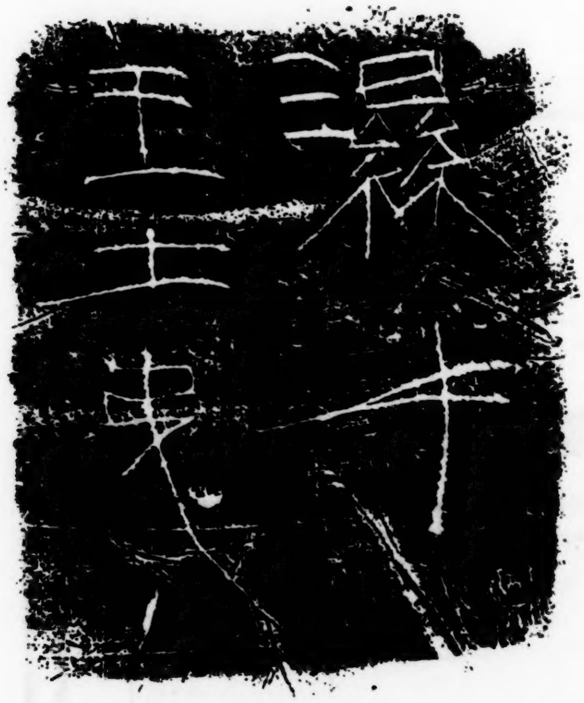
Ⅱ式: 16 件。平底,扁腹,口沿直,腹部外出廓邊一周,如盆碗相合而成。大部着朱、粉彩繪(圖版肆,1)。

Ⅲ式: 1 件。圜底有三足,大部與Ⅰ式同,惟未着彩繪(圖版肆,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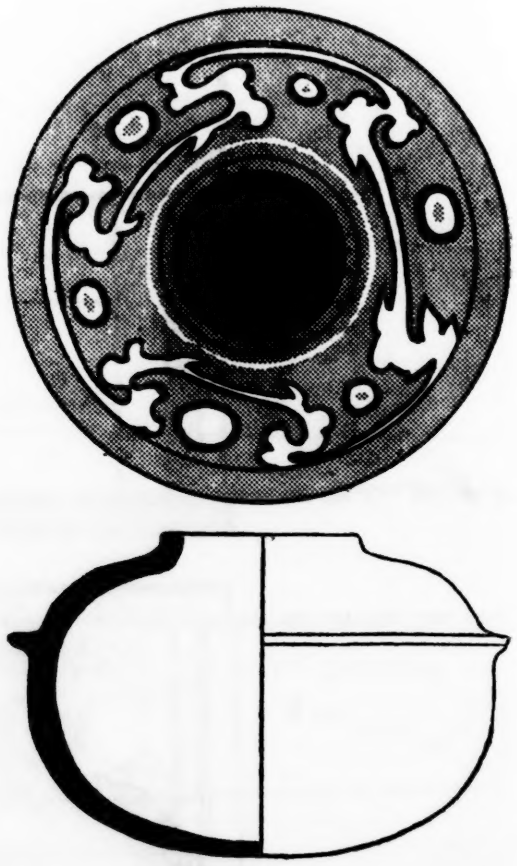
鐵釜　1 件。出鐵墓 3 中。尖底,圓腹,圓肩,直頸,腹部置鋬。此件器根據形態看,必須放置在灶上才能穩妥使用(圖版肆,3)。

陶甑　15 件。分出於 13 座墓中。皆和陶釜伴出。平底,腹部向外稍鼓,口沿外折,和戰國晚期墓中的陶盆近似。底部有孔 6—8 個不等。孔的排列,皆是正中間一孔,餘則分佈於周圍。

陶火爐　1 件。出於墓 7。圈足,不甚完整,底部有刀刻的長形鏤孔。身着彩繪。



圖三 陶罐肩上的刻字（鐵 37:12，1/2）



圖四 彩繪陶釜（鐵7:6，1/4）（壓網紋代表朱色）

銅銷 9件。分出於8座墓中（墓37出2件）。分圜底和平底兩種。且都有火燻痕跡，當爲實用物。圜底的6件，腹部向外稍鼓，口沿平翻（圖版肆，8）。平底的3件，和圜底銷伴出，腹部上斜，口沿外折（圖版伍，9）。

陶盆 3件。分出於墓22、36、37。小平底，腹壁斜，口沿外翻（圖版伍，1）。

陶鼎 13件。分出於10座墓中。圜底，附耳，三獸足，圓蓋無鈕，器身與蓋間有子口相吻合。着彩繪。內放鷄骨。除墓34外，凡出有鼎的皆伴出敦、壺，顯然是繼承戰國晚期以鼎、敦、壺作爲殉葬的俗習（圖版肆，5）。

陶敦 15件。分出於11座墓中。有4座墓出2件的，大部和鼎伴出。平底，蓋面平圓，口沿處有子口與蓋相吻合。大部着有彩繪（圖版伍，2）。

陶碗 2件。出於墓6、34。小平底，腹外鼓，歛口，高6，直徑16厘米。

3．兵器類，共3件。

鐵劍 1件。出於墓23。劍身有鞘痕，把上有木質朽跡。把和劍之間有銅質衛手。把殘，殘長7，通長96厘米（圖版陸，16）。

鐵刀 2件。出鐵墓3、37。柄後部有橢圓形環，柄稍窄於身部，身有鞘痕，通長25—30厘米（圖版陸，15）。

4．裝飾品與用具類，共7件。

銅鏡 3面。四蝙蝠紋鏡2面，出於墓18、37。周廓較窄，內有凹輪紋一周，再向裏

有連弧紋一周,中有小鈕,鈕與輪紋之間有蝙蝠紋四個相圍繞,直徑 9 厘米(圖八, 1)。草葉紋鏡 1 面,出墓 37。已殘,與四蝙蝠紋鏡伴出。周有連弧紋廓,中間有小扁形鈕,鈕的周圍有正方形圖案,銘文填其間,殘存的爲"見日之光,長毋"。方形圖案和連弧紋之間分佈草葉狀紋,直徑 13.5 厘米(圖八, 2)。

銅帶鈎　1 件。出墓 25。長 4 厘米(圖版陸,2)。

銅鈴　3 件。出於墓 6 中。體上窄下侈,頂上有鈕,鈕身有圓孔。身表有方格花紋,每格之間,佈一小孔。內部有舌可作擊。通高 5, 下寬 6.8,上寬 4 厘米; 鈕高 1.8, 中間腰高 2,尖端高 3 厘米(圖版陸, 4—6)。

5. 貨幣類

半兩錢　44 枚。分出於墓 12、28、36。可分大小兩種,大的直徑 3.1 厘米。小的於墓 28 和大的伴出,直徑 2.3 厘米。

五銖錢　247 枚。分出於墓 3、20、34、37。有的在孔的上部有一"横廓"或下部有一"半星",前者爲"上横廓"五銖。後者稱"下半星"五銖。

6. 俑類及其它,共 20 件。

陶俑頭　分出於 10 座墓中。大都兩件伴出,分男女,皆爲兩模合製。塗以彩繪,面部用白粉着底,口塗朱,眉、目、髮髻爲黑色,面目圓潤,頭梳雙髻(墓 6 一件梳獨髻),並在雙髻之上,見有小孔各一,當爲插花飾之用。通高 11 厘米(圖版伍,4)。

銅環　1 件。出墓 6。素面無紋飾。直徑 1.9 厘米。

河卵石　2 件。於墓 20 的人頭骨處發現。青灰色,未經加工。

(三) 小結

第一期的墓葬形制皆係平頂洞室墓,無異是繼承了戰國晚期的習慣。結構上有土壙墓和空心磚槨墓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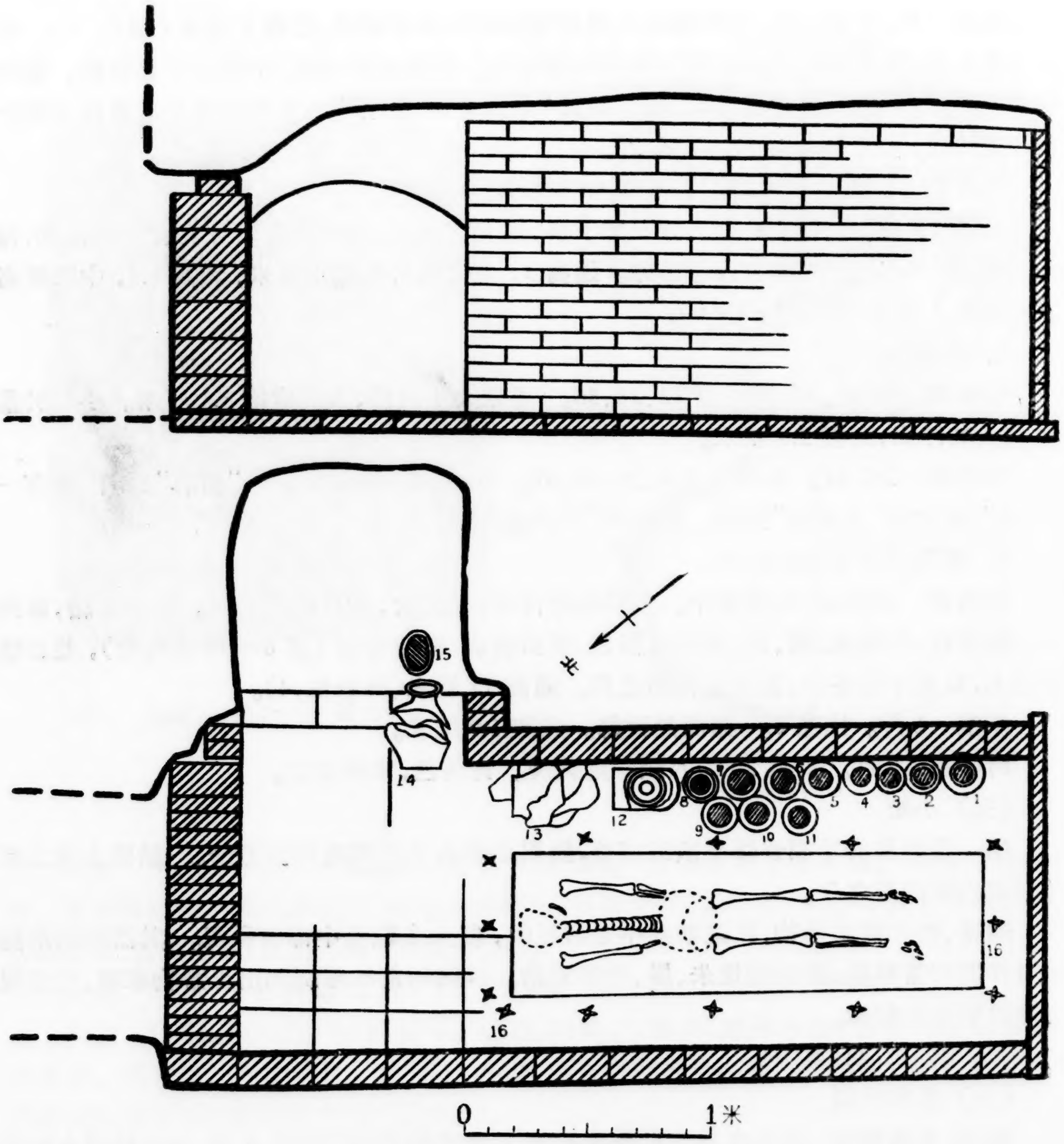
陶釜、甑和俑頭等物,在這期墓中是常見的,絕大多數墓中都有發現。其器物的形態及製作還相當精緻,器表皆塗朱、墨、粉等彩繪。就這期墓的形制和出土器物來看,它表現着漢代早期的特徵。

第二期墓葬

(一) 墓葬形制

在 36 座墓葬中,列入本期的墓葬共 8 座。出於新安鐵門鎮的 5 座,出於姚禮台村的 3 座。這期墓葬的主要特徵是: 在豎穴的一端,鑿一長方形土洞作爲墓室。墓室頂部亦爲平頂。姚墓3爲土壙,亦未見封門,餘 7 座係用小磚築成。其築法爲錯縫縱砌與側身交錯砌兩種。底爲平磚錯縫縱鋪、横鋪、人字形鋪等,姚墓 2 爲併列横鋪等四種。除鐵墓 1、15 爲石塊封門外,其他皆爲小磚封堵。

墓室的結構,除鐵墓 1、2、5、15 四座墓爲小磚豎側錯縫拱券外,三座僅用小磚砌壁,一座爲土壙。其中有單耳室的 5 座,雙耳室的 1 座,餘 2 座沒有耳室。耳室是在進入墓門內的左側或右側挖一土洞作成的。耳室一般較小,頂部低於主室頂。很像戰國時代墓中的壁龕一樣(圖版壹, 4)。墓內雖挖有耳室,但隨葬的陶器,一般放在耳室門口和棺外的一側,很少放在耳室內的。從這種情況看來,有一些耳室雖然挖了但未使用(圖五)。



圖五 姚墓4平、剖面圖

1—10. 陶倉 11. 陶小壺 12. 陶灶 13、14. 陶罐 15. 銅洗 16. 柿蒂銅飾

(二) 隨葬品

1. 容儲器類，共67件。

陶壺 9件。分出於6座墓中。可分二式：

I式：2件。假圈足，鼓腹，腹及肩部有凹絃紋兩組，雙鋪首有鼻鈕（圖版貳，9）。

II式：7件。假圈足，鼓腹，細頸，盤狀口，腹部有絃紋三道（圖版貳，5）。

陶罐 26件。分出於8座墓中。可分二式：

I式：1件。出姚墓2。與第一期I式罐完全相同。

II式：25件。鐵墓15出土的，罐上書“鹽”、“白米”等字。器形與第一期III式罐近

似(圖版叁,4)。

陶倉 32件。分出於7座墓中。平底,壁上下垂直,圓肩無蓋,口沿與肩部平行,身着凹絃紋三道。鐵墓15的倉上書"鞠"、"麻"、"粟"、"黍"、"麥"等字(圖六,3—7)。

圖六 陶罐、陶倉上的文字(1/3弱)

1. 陶罐(鐵15:6) 2. 陶罐(鐵15:7) 3—7. 陶倉(鐵15:3、1、14、13、12) 8. 陶倉(鐵8:9)

2. 炊食具類,共10件。

陶釜 1件。與第一期Ⅱ式相同。

陶竈 5件。分出於5座墓中。一端有上圓下方的火門,上置釜2、甑1。釜和甑的形狀和第一期Ⅱ式近似(圖版伍,5)。長32—32.5,寬15—23,高10—9.5厘米。

銅銷 4件。分出於3座墓中。與第一期的圜底銷相同。

3. 兵器類,共5件。

鐵劍 1件。出鐵墓2。劍身存鞘痕,把上有木質朽跡。通長72,把殘長17厘米(圖版陸,18)。

鐵刀 4件。分出於鐵墓1、2、5。可分四式:

Ⅰ式:1件。出鐵墓5,柄部附有環,柄和身的寬度相同,刀身殘留有鞘痕,柄帶環長16,通長98厘米(圖版陸,11)。

Ⅱ式:1件。出鐵墓2。柄部附有橢圓形環,柄梢窄於器身,器身有鞘痕。柄部尚有絲繩纏繞的迹象。柄長11,通長54厘米(圖版陸,12)。

Ⅲ式:1件。出鐵墓1。柄長而身較短,柄爲橢圓形而中空,末端爲長方形。通長50,柄長22.4厘米(圖版陸,13)。

Ⅳ式:1件。出鐵墓2。柄有小圓環,柄與身無分界處,殘長12厘米。

4. 飾品與用具等類,共27件。

銅帶鈎 1件。出鐵墓1。長10厘米(圖版陸,1)。

柿蒂形銅飾　10件。分出於5座墓中。大小不一，均鎏金，中間有一圓頂如冒釘狀，四邊出四瓣形(圖版陸，7、8)。這類飾物見於劍柄之側，或棺木上作裝飾的爲最多；如鐵墓15、姚墓4，就是圍繞着棺木出土的(參閱圖五)。

石質燈座　2件。出鐵墓1、2。鐵墓1出土的爲圓筒狀，中間稍細，上部有口呈盤狀爲放燈用(圖版叁，9，左)。鐵墓2所出的1件爲圓形，較短，平底直立，上端下凹。高5，直徑9厘米(圖版叁，9，右)。

鉛獸　4件。出鐵墓2。氧化較甚，均殘，模製。長1.2厘米。

5．貨幣類，共109枚。

五銖　109枚。分出於5座墓中。與第一期五銖錢相同。一般直徑2.4—7.55厘米。

(三) 小結

這期墓葬的形制多係洞穴單耳室，少數爲雙耳室，顯然較前一期墓室結構有進一步的發展。凡器物放入耳室內的皆爲陶倉、壺、罐、灶等，因此推知耳室起着廚房或儲藏間作用。在墓門處皆有40—60厘米的甬道，這是前期所未發現的。

隨葬品的容儲器類，出現了陶倉，可能是代替了第一期的陶罐。如鐵墓15的陶罐上書字，而陶倉上也有書字。炊食器類增添了陶甗，顯然是適應了第一期的釜、甑而出現的。而且倉和灶是伴隨着出土的。這也可說明第二期墓葬是從第一期墓葬發展而來的。

在第一期的20座墓中，僅有兩座合葬墓。這期的8座墓葬皆爲單棺葬，可見在這以前的合葬風尙並不盛行。

第 三 期 墓 葬

(一)墓葬形制

這期的共8座。出於鐵門鎮的7座，姚禮台村的1座。墓室的形制和挖法皆與前兩期相同，均爲長方形洞穴。不同的僅皆爲"弧頂"。有單耳室的僅鐵墓17，餘皆無耳室。

土壙墓2座(鐵墓24、姚墓1)，皆爲單棺室。空心磚槨墓1座(鐵墓17)，係雙棺室。其築法和第一期空心磚槨墓同，惟較前者寬一倍，即鋪地磚爲兩磚相接。在空心磚槨左側築有一小磚耳室，隨葬陶器皆放在耳室內。小磚劵墓5座皆無耳室，其築法壁爲橫立交錯縱砌，劵頂爲豎立橫劵。墓門一般爲拱劵，並用小磚側身叠壓封實。墓室地面一般用平磚交錯縱鋪(圖七)。鐵墓8鋪地交錯橫鋪，壁係平磚交錯縱砌，頂爲豎側錯縫橫劵，墓門係用橫人字形封實(圖九)。這裏的5座小磚劵墓，其中有鐵墓13、24及姚墓1，皆爲單棺葬。鐵墓4、10、17三座爲雙棺葬，鐵墓8、27二座則是三人合葬。隨葬陶器多置於棺床前或人骨架左右兩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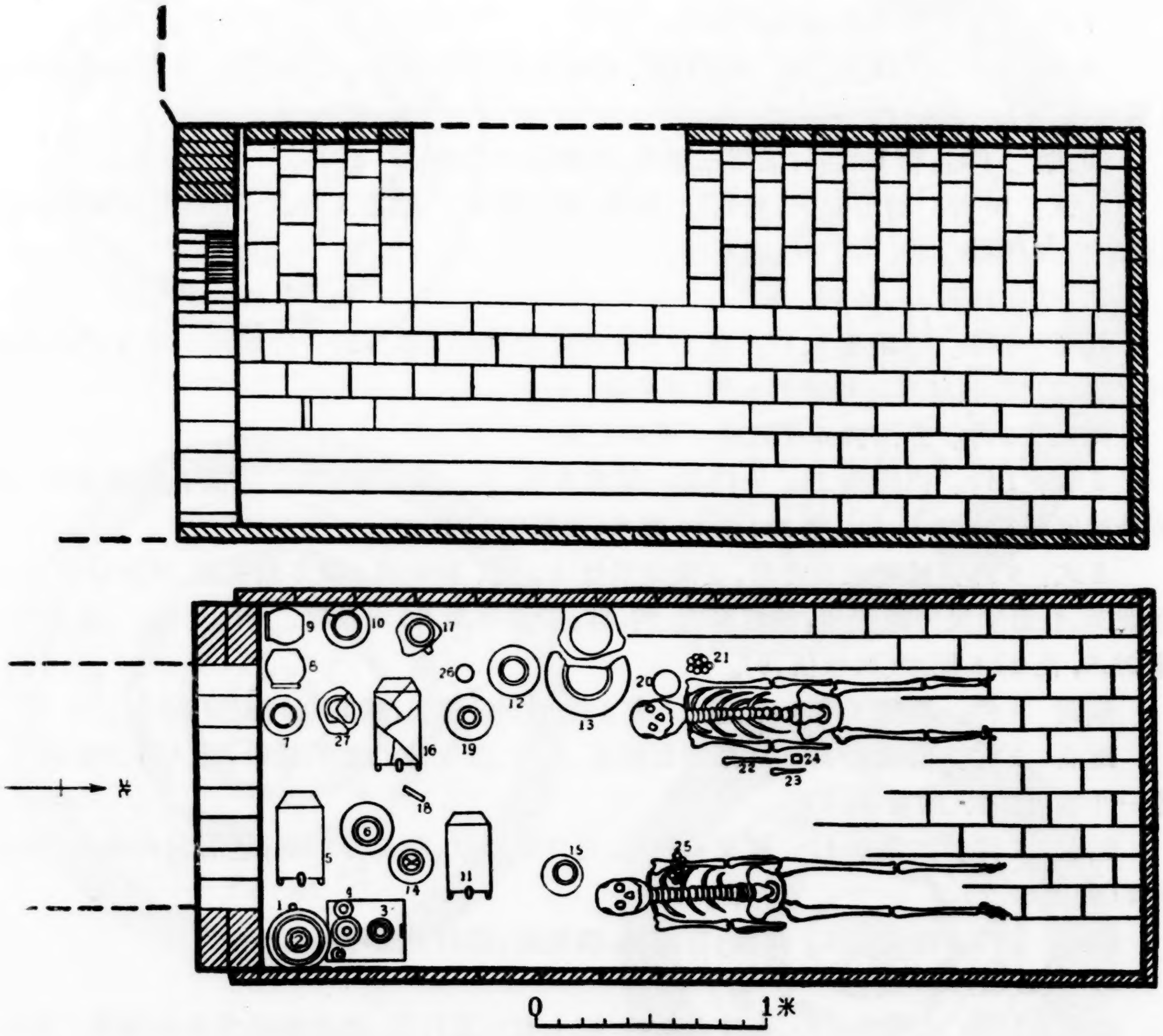
(二) 隨葬品

1．容儲器類，共88件。

銅方壺　1件。出鐵墓17。空足底，直口，腹壁成弧形，器身有對稱的雙鋪首啣環及鼻狀小鈕兩個。已殘(圖版貳，2)。

帶釉陶壺　2件。出鐵墓8、13。假圈足，圓腹，盤口，身着深綠色釉，內部呈褐色，陶質堅硬，肩部有絃紋一周(圖版貳，6)。

陶壺　10件。分出於5座墓中。可分三式：



圖七　墓10平、剖面圖

1. 陶鼎　2、6—9、12—15、17、27. 陶罐　5、10、11、16、19. 陶倉　3. 陶灶　4. 石質燈座　18. 銅弩機　20. 銅鏡　21、25. 銅錢　22. 鐵刀　23. 鐵小刀　24. 銅印　26. 石彈

Ⅰ式：5件。分出鐵墓4、姚墓1。器形與第二期Ⅱ式的完全一樣。

Ⅱ式：2件。出姚墓1。假圈足，扁腹(圖版貳，7)。

Ⅲ式：3件。出鐵墓8、17。假圈足，扁腹，斜肩，細頸，腹部有鋪首，口沿外加厚，有如箍的一道(圖版貳，8)。

陶罐　51件。分出於7座墓中(姚墓1未出)。可分四式：

Ⅰ式：5件。與第一期Ⅲ式罐基本相同。

Ⅱ式：8件。小平底，圓腹，口沿直立，器身最寬處在腹的上邊(圖版叁，6)。

Ⅲ式：8件。平底，鼓腹，短頸，口沿外敞如喇叭狀，腹徑略大於口徑(圖版叁，7)。

Ⅳ式：30件。平底，圓腹，口沿直立，身有凹輪紋，器身直徑在腹部中間(圖版叁，8)。其中8件器形較大，陶胎較厚。

陶倉　24件。分出於6座墓中。可分四式：

Ⅰ式：6件。形與第二期倉相近。

Ⅱ式：3件。出鐵墓24。有碗狀蓋，底略小於口部，圓肩，口沿凸出，身有凹弦紋四道（圖版伍，6）。

Ⅲ式：5件。和Ⅰ式同，僅添三獸足，口沿高出器身。

Ⅳ式：10件。器形較大，肩高起，折肩，底三獸足。鐵墓8的倉，上書"大麥五百石"（圖版伍，3；圖六，8）。其它模糊不清。

2．炊食具類，共15件。

鐵釜 2件。出鐵墓8、17。墓17的一件，已殘碎，墓8的一件與第一期Ⅱ式陶釜略同，但爲鼓腹，腹部有凸起的廓一周（圖版肆，4）。

陶灶 6件。分出於6座墓中。可分二式：

Ⅰ式：1件。出鐵墓24。火門的一端爲方形，另一端爲橢圓形，有圓孔似爲烟囪，灶面飾幾何圖案。通長30，寬23，高10厘米（圖版伍，7）。

Ⅱ式：5件。灶身成長方形，釜固定於灶上，甑、釜相叠，釜多到三個，灶的後部有方形烟囪，灶面除幾何圖案外，並塑有刀、鈎、匙、釜蓋等廚具，以及鱉、魚等食物。通長32，寬25.5，高11.5厘米（圖版伍，8）。

銅銷 4件。鐵墓8有1件，墓17有3件。皆係圜底，與前期的銅銷相同。

鐵鼎 1件。出鐵墓10。三錐形足較高，扁腹，腰間有凸起的輪紋，兩方耳立於肩上，是一件實用器物（圖版肆，6）。

銅鼎 1件。出鐵墓17。圜底有三足，足作獸蹄狀，腹部分三層，逐層向內略收，附環狀耳（圖版肆，7）。

陶銷 1件。出姚墓1。圜底，有繩紋，腹壁直，斂口外折唇。

3．兵器類，共9件。

鐵劍 1件。出鐵墓13。劍身有鞘痕，把上有木質朽迹，把身相交處有銅衛手。通長99，把長14厘米（圖版陸，17）。

鐵刀 6件。分出於鐵墓8、10、13、24。柄部有小圓環，柄與身無分界綫，有鞘痕跡，通長43—25厘米（圖版陸，14）。

銅弩機 1件。出鐵墓10。長4.6厘米。

銅箭鏃 1件。出姚墓1。和銅錢伴出。殘長2.6厘米。

4．裝飾品與用具類，共6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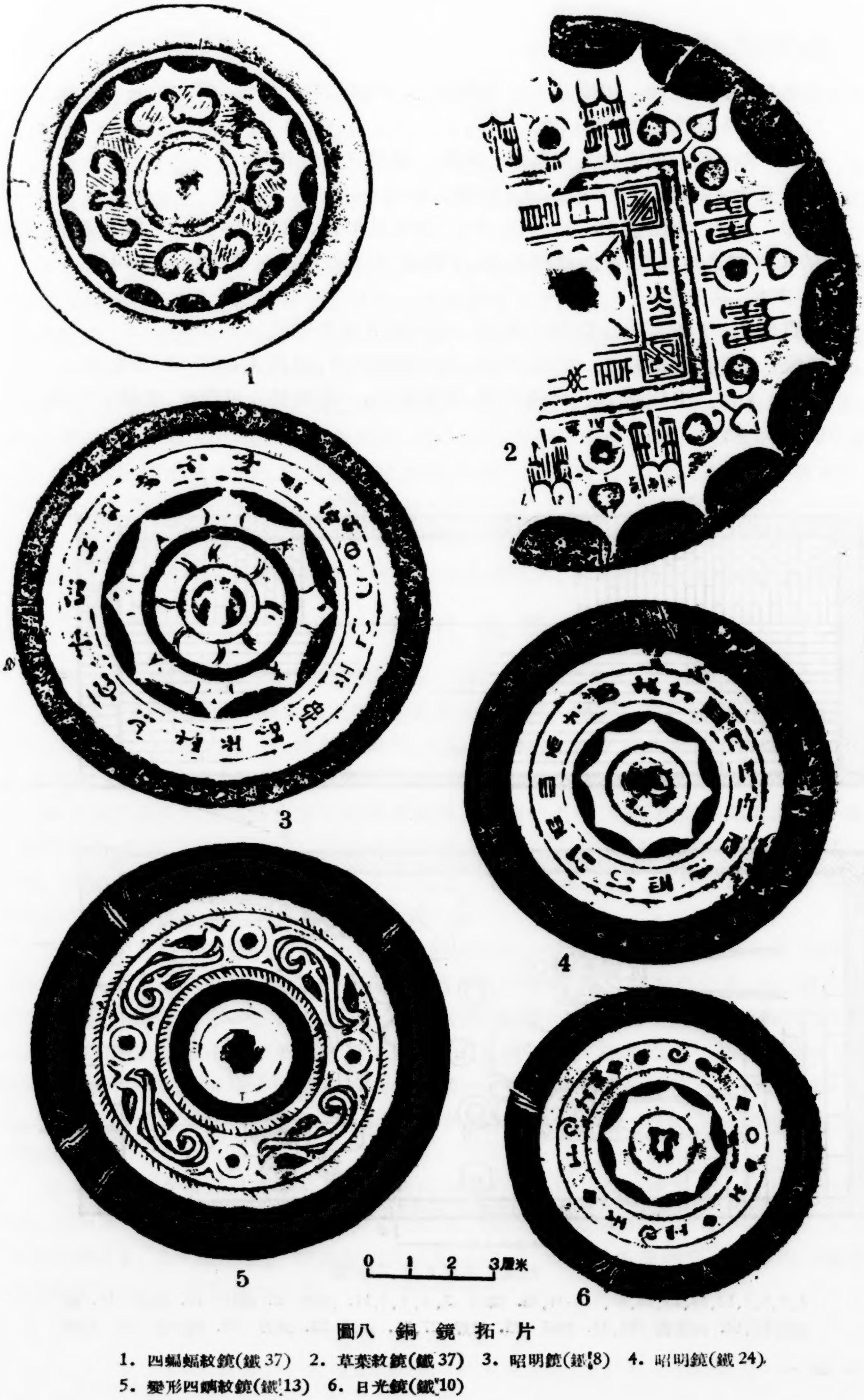
銅鏡 4面。分出於4座墓中。可分三種：

昭明鏡，2面。鐵墓8、24各1件。鈕作半球狀，周有較厚且寬的廓邊，鈕的周圍有連弧紋，銘文在連弧紋與廓邊的中間，直徑9—10厘米（圖八，3、4）。

日光鏡，1面。出鐵墓10。中有小扁鈕，鈕周有連弧，弧度較小，外有較寬的廓邊，中間有銘文一周，"見日之光，天下大明"。直徑7.5厘米（圖八，6）。

變形四螭紋鏡，1面。出鐵墓13。圓鈕，寬廓，中間分佈四乳，乳間有四螭紋，直徑10厘米（圖八，5）。

銅帶鈎 2件。出鐵墓8。直徑10，長4.5厘米（圖版陸，3）。



圖八 銅鏡拓片

1. 四蝙蝠紋鏡(鐵37) 2. 草葉紋鏡(鐵37) 3. 昭明鏡(鐵8) 4. 昭明鏡(鐵24)
5. 變形四螭紋鏡(鐵13) 6. 日光鏡(鐵10)

柿蒂形銅飾　1件。出鐵墓17。形狀較小，與第二期墓所出相同。

5．貨幣與印璽類，共900枚。

五銖　790枚。分出於5座墓中。與第一期的三種錢相同。

大泉五十　108枚。出鐵墓13。直徑2.5—2.65厘米。

銅印　2件。出鐵墓10、17。正方形，頂有瓦形鈕。鐵墓10出的1件未刻字，鐵墓17出的1件刻篆體朱文，字跡模糊不清，可能爲"周廉私印"？（圖版陸，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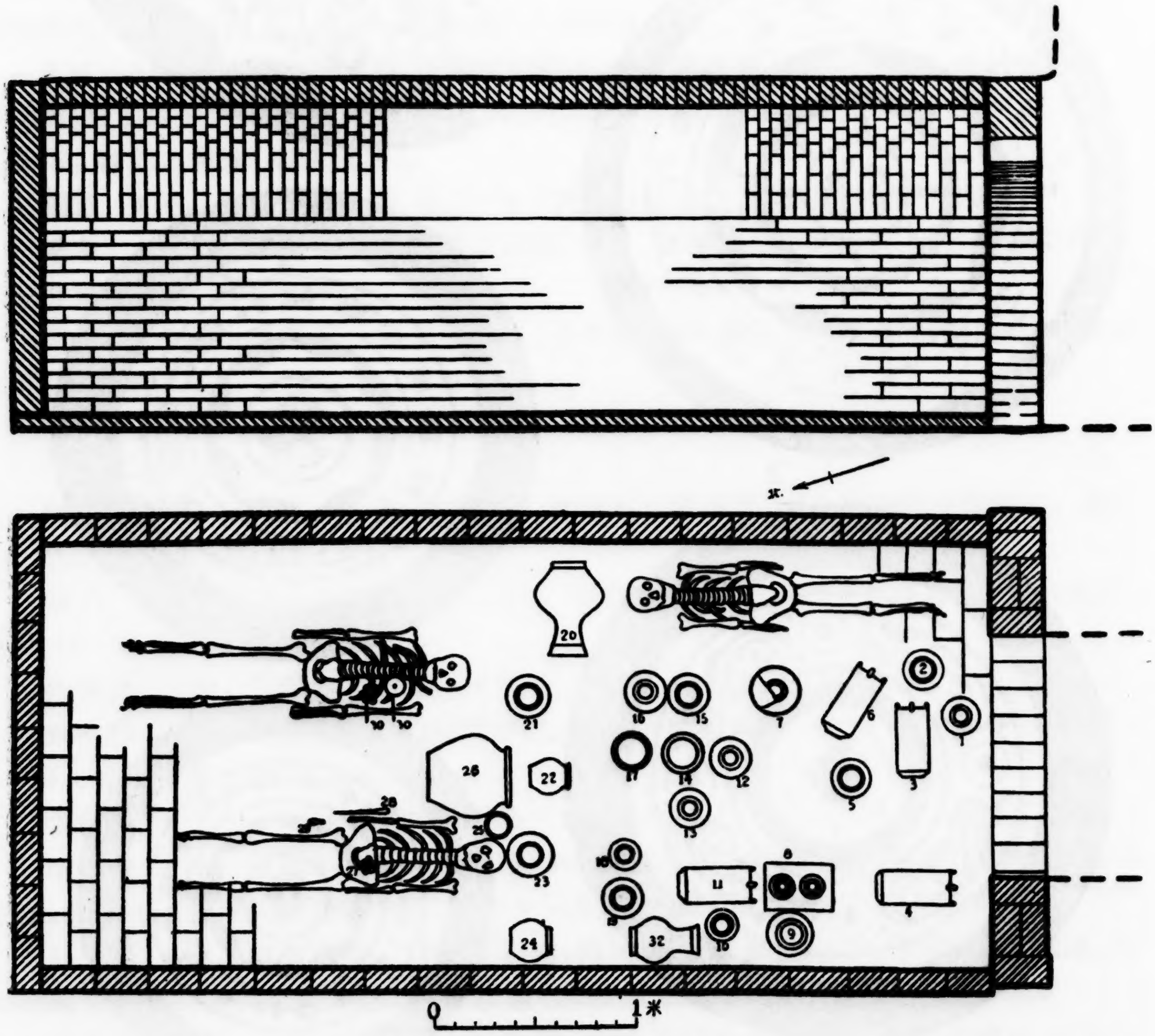
6．其他，共3件。

石質燈座　1件。出鐵墓10。與第二期的墓2所出相同。

鐵燈　1件。出鐵墓8。圓形，平底，淺沿稍向外侈，通高3，直徑11厘米。

石彈　1件。出鐵墓10。角礫岩質，磨製頗光，一邊有雙孔可繫繩，直徑6厘米。

（三）小結



圖九　鐵墓8平、剖面圖

1、2、5、7、12、13、15、16、19、21—24、26．陶罐　3、4、6、9、11．陶倉　8．陶灶　10．鐵釜　14．銅鋗　17、18．陶壺蓋　20、32．陶壺　25．鐵燈　27、31．銅錢　28．鐵刀　29．銅帶鈎　30．銅鏡

這期的墓葬形制由"平頂"到"弧頂"，墓形較大，小磚結構多而複雜，是這一期墓葬形制的發展。"弧頂"開始出現，它爲磚與土的相互吻合，也爲小磚劵頂墓打下了基礎。

隨葬品在這期墓中較前者豐富。器形的發展是罐的式樣最多，倉由平底下加三足，灶的製作較前逐漸複雜。同時，在這期中開始有綠釉陶壺出土。這都說明它較前二期墓葬爲晚的特徵。

這期的8座墓中，就有3座墓爲雙棺葬，2座爲多棺葬(圖九)。不但雙棺葬在這時較爲普遍，即多棺葬的出現也將東漢較盛行的族葬墓提出了綫索。

根據以上三期墓葬所出土的器物，以陶爲主，除有少數的鐵釜、銅鋗爲實用物外，均係明器。就陶質看，大都爲灰色泥胎，和少數的泥質和砂陶器，一般質地堅硬，火候較高，胎呈青灰色。在鐵墓8、13出有帶綠色釉的陶壺2件。姚墓1出陶鋗1件，紅色胎質甚堅。陶器大都係輪製，模製的鋪首及灶面的魚、廚刀以及鼎身上的雙耳等。器表的紋飾分弦紋、多綫條的幾何形紋、繩紋，以及着朱紅、粉繪幾種。弦紋飾於壺、罐、倉的腹部或肩部，多綫條的幾何形紋多飾於灶面的周圍，繩紋多飾於罐的下部或陶鋗的底部，朱紅、粉繪多着於壺、鼎、敦以及俑頭之上，但多數剝蝕不淸。鐵墓37陶罐的肩部用小刀刻字；鐵墓10、15的倉、罐上有用白粉書寫的器內所盛物名的隸體字，都與製陶及當時的生活有關。

二、年代推斷

根據上述三期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品的組合變化情況，試將其年代推斷如下。

在墓葬的形制上，第一期呈洞室平頂，這當是較早的一種洞室墓。隨葬品在這期墓中常見有鼎、敦、Ⅰ、Ⅱ式壺、釜、甑及俑頭等，大都有彩繪，可知它們是承襲了戰國晚期的作風，而器形又是從戰國晚期演變而來的，因此它的年代當在西漢初期。

第二期墓葬的形制爲長方洞室帶單耳室墓。耳室的出現，無疑比第一期墓進了一步。耳室的作用，是陳設殉葬器物的，但仍有少數墓葬繼承了早期的習慣，把隨葬品仍放在主室內。隨葬品中，一期的鼎、敦及Ⅰ、Ⅱ式壺等，在第二期時絕迹，而代替出現的有陶倉、陶灶。可知其較前期墓爲晚，年代當在西漢中葉。

第三期的墓葬形制是洞室墓，由於有爲數較多的小磚劵墓出現，而且出現了"弧頂"。這時的雙人葬也較爲普遍，特別是三人合葬墓是前所未見的。隨葬品以倉、灶、罐爲主。罐的式樣較前兩期爲多，倉下添足，灶面的製作較前期大有進步。同時有綠釉陶壺的出土。從伴出的大泉五十錢來看，屬於西漢晚期或東漢初期。在早期出土的有秦惠文王所鑄的半兩錢，在鐵墓28中亦有漢高后二年所鑄的小型半兩與秦兩半伴出。五銖錢較多，早、中、晚三期皆有出土，中期沒有出秦半兩，晚期則出現大泉五十錢，這也略可看出其先後的關係了。

它們之間的年代不是截然分開而是前後連續的。如第一期的鐵墓37，墓形爲洞穴單耳室，即與第二期同；隨葬品雖沒有早期的鼎、敦、壺以及俑頭等，亦未見有中期的倉、灶，但却有早期的Ⅱ、Ⅲ式罐出土。草葉紋鏡與四蝙蝠紋鏡，皆見於西漢早期，並伴出五銖錢。我們認爲它的年代約當兩期之間。

執筆者：賀官保

表一　第一期墓葬及隨葬品登記表

（單位：米）

出土地點	墓號	方向	墓室					人架			擾亂否	隨葬器物																								
												容儲器類						炊食具類											鐵刀	飾用具類			貨幣		俑頭	其他
			形制	結構	長	寬	高	人頭	身肢	頭向		陶方壺	陶壺 I	陶壺 II	陶罐 I	陶罐 II	陶罐 III	鐵釜	陶釜 I	陶釜 II	陶釜 III	陶甑	陶火爐	銅鍑	陶盆	陶鼎	陶敦	陶碗		銅鏟	銅帶鈎	銅鈴	半兩	五銖		
鐵	3	182°	單棺室	空心磚	3.28	1.35	1.45	1	仰身直肢	南	未		1	1				1		1		1		1		1	1		1					130		
鐵	6	140°	,,	,,	3.98	1.58	0.70?	1	,,	,,	擾		2	2			1				1	1				2	2	1				3			2	銅環 1
鐵	7	180°	,,	,,	3.80	1.72	0.50?	?	?	?	擾	2	1						1				1			2	2									
鐵	12	200°	,,	土壙	3.30	1.16	0.90	1	仰身直肢	南	未		2		1		1			1		1				1	1						2?			
鐵	14	198°	,,	空心磚	3.26	1.34	1.25	1	,,	,,	未		1	1			2			1		1		1		1	1								2	
鐵	18	185°	,,	,,	2.57	1.20	1.12	?	?	?	已					1	4							1						1					1	
鐵	20	25°	,,	土壙	2.40	0.82	0.70	1	仰身直肢	北	未					1	5			1		1		1										16		卵石 1
鐵	21	162°	,,	,,	3.20	0.82	1.10	1	,,	南	未					1	6			1		1													1	
鐵	22	145°	,,	,,	3.50	1.03 0.84	1.44	1	,,	,,	未		1	1						1		1			1	1	1								2	
鐵	23	200°	,,	,,	2.90	1.00 0.75	0.80	1	,,	,,	未					1																				
鐵	25	150°	,,	,,	3.00	1.20	0.90	1	,,	,,	未			1		1	1			1		1				1	1				1				2	
鐵	26	118°	,,	,,	3.00	0.80	0.98	1	,,	東	未			1			1			1						1	1								2	
鐵	28	190°	,,	空心磚	3.00	1.05	1.06	1	,,	南	未		3			1				1		1		1			2						12		1	
鐵	29	110°	雙棺室	土壙	3.20	1.28	1.30	2	,,	東	未		1	2		1	4			2		2				2	2								3	
鐵	30	108°	單棺室	,,	3.36	0.96	1.40	1	,,	,,	未						2										1									
鐵	33	110°	,,	空心磚	3.60	1.42	1.75	1	,,	,,	未					2	3			1		1	1	1											2	
鐵	34	28°	,,	土壙	3.20	1.70	0.93	1	,,	北	未					2	7			2		2		1		1		1						1		
鐵	35	175°	雙棺室	,,	2.73	1.45	1.44	2	,,	南	未					1	2			1																
鐵	36	170°	單棺室	空心磚	2.90	0.87	0.99	?	?	?	擾					3									1								3			
鐵	37	15°	,,	,,	3.54	1.25	1.20	1	仰身直肢	北	未					2	5					1		2	1				1	2				100		

註：墓 37 有耳室 1，墓 23 隨葬品中有鐵劍 1。

表二 第二期墓葬及隨葬品登記表

(單位：米)

出土地點	墓號	方向	墓室 形制	墓室 結構	墓室 長	墓室 寬	墓室 高	耳室	人架 人頭	人架 身肢	人架 頭向	擾亂否	隨葬器物 容儲器類 陶壺 I	陶壺 II	陶壺 III	陶罐 I	陶罐 II	陶倉	炊食具類 陶釜	陶灶	銅鍋	兵器 鐵劍	鐵刀	裝用具類 銅帶鈎	柿蒂飾	銅五銖錢	石質燈座	其他
鐵	1	180°	單棺室	小磚劵	4.14	1.26	1.50	1	1	仰身直肢	南	損	1				3	3		1	1		1	1	1	10	1	
鐵	2	160°	,,	,,	4.54	2.32	1.96	2	1	,,	,,	未					4	2			2	1	2		2	41	1	鉛專 4
鐵	5	345°	,,	,,	5.34	2.14	1.80?	1	1	,,	北	巳		1			3			1			1			28		
鐵	15	340°	,,	,,	4.36	1.32	1.42	1	1	,,	,,	未	1				8	5		1					3	28		
鐵	32	25°	,,	小磚砌槨	3.12	1.28	0.60?		1	,,	,,	頂毀		1			4	5							1			
姚	2	25°	,,	,,	3.22	1.12	1.20	1	1	,,	,,	損				1		4										
姚	3	30°	,,	土壙	3.36	1.17	1.04		1	,,	,,	未		4			1	3	1	1						2		
姚	4	43°	,,	小磚砌槨	3.27	1.46	1.30	1	1	,,	,,	未		1			2	10		1	1				13			

表三 第三期墓葬及隨葬品登記表

(單位：米)

出土地點	墓號	方向	墓室 形制	墓室 結構	墓室 長	墓室 寬	墓室 高	人架 人頭	人架 身肢	人架 頭向	擾亂否	容儲器與器皿類 銅方壺	釉陶壺	陶壺 I	陶壺 II	陶壺 III	陶罐 I	陶罐 II	陶罐 III	陶罐 IV	陶罐 V	陶倉 I	陶倉 II	陶倉 III	陶倉 IV	炊食具類 鐵釜	陶灶 I	陶灶 II	銅鍋	鐵鼎	銅鼎	陶鍋	兵器類 鐵劍	鐵刀	銅弩機	銅箭鏃	裝用具類 銅鏡	銅帶鈎	銅柿蒂飾	貨印類 銅五銖錢	銅大泉五十錢	銅印	照明具 石質燈座	鐵燈
姚	1	145°	單棺室	土壙	3.40	1.30	1.46	1	上肢屈 下肢伸	南	未			4	2													1				1				1				8				
鐵	4	80°	雙棺室	小磚劵	3.35	2.04	1.80	2	仰身直肢	東	塌			1			1				1	3						1																
,,	8	193°	三棺室	,,	5.20	2.42	1.76	3	,,	東2 西1	未		1			2				13	1				5	1		1	1					1			1	1		120				1
,,	10	180°	雙棺室	,,	4.26	1.80	1.98	2	,,	南	未						1			9	1				5			1		1				2	1		1			594		1	1	
,,	13	10°	單棺室	,,	4.02	1.40	1.76		,,	北	未		1						8		3			5									1	1			1				108			
,,	17	20°	雙棺室	空心磚	4.00	2.40	0.82?	2	?	?	損	1				1					2					1			3		1								1			1		
,,	24	8°	單棺室	土壙	3.92	1.10	1.36	1	仰身直肢	北	未						3	4					3				1							2			1			24				
,,	27	185°	三棺室	小磚劵	4.06	2.18	1.69		,,	南	被盜							4				3						1												44				

註：墓 17 有耳室 1，墓 10 的隨葬品中有石彈 1、陶鼎 1。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ЕРИОДА ЗАП. ХАНЬ БЛИЗ СЕЛА ТЕМЫНЬЧЖЭНЬ (СИНЬАНЬ, ПРОВ. ХЭНАНЬ)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Село Темыньчжэнь расположено в 7,5 км к западу от уездного города Синьань, пров. Хэнань. В июле 1957 г. во врем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работ по укладке второй линии рельс Лунхайской ж. д. там была обнаружена группа ханьских погребений. При расчистке выяснилось, что общее число их достигает 35. Кроме того, 4 ханьских могильника было обнаружено близ дер. Яолитайцунь к востоку от уездного города Миньчи. Ниже речь идет о 36 захоронениях в этих двух местах. По своей 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могут быть подразделены на грунтовые могилы с подбоем, могилы с саркофагом из пустотелого кирпича и могилы с боковыми камерами и саркофагом из мелкого кирпича. Обнаружено три типа погребений: с одним, двумя и тремя погребенными. Структура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и инвентарь позволяет выделить 3 периода захоронени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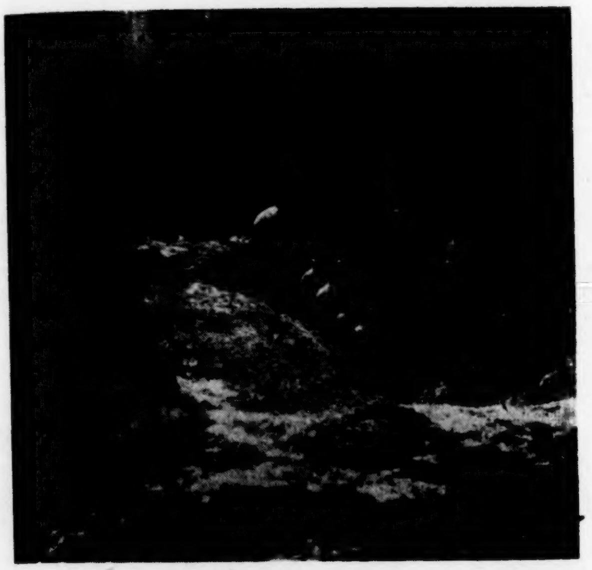
Среди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ервого периода–II грунтовых могил с подбоем и 9 могил с саркофагом из пустотелого кирпича. Все он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в с. Темыньчжэнь. Основн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погребальной камеры: на одном конце могильного хода вырывалась прямоугольная ниша с плоским потолком, служившая для помещения погребенного. В могилах с саркофагом погребальная камера сооружалась таким же образом, только внутри её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воздвигался саркофаг из пустотелого кирпича. Инвентарь погребений перв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вадратные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кувшины, обычные кувшины “ху”, горшки “гуань”, котлы “фу”, котлы для варки риса на пару/“цзэн”/, жаровни, сосуды “пэнь”, триподы “дин”, сосуды “дунь”, чашки “вань” и т. д. Кроме того—бронзовые сосуды типа “сюань”, зеркала, поясные пряжки, коло кольчики и т. д.; железные котлы, мечи, ножи и пр., а также монеты “баньлян” и “у-чжу”, Все эти веши обладают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характерными для раннеханьской эпохи, поэтому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первого периода следует отнести к началу Зап. Хан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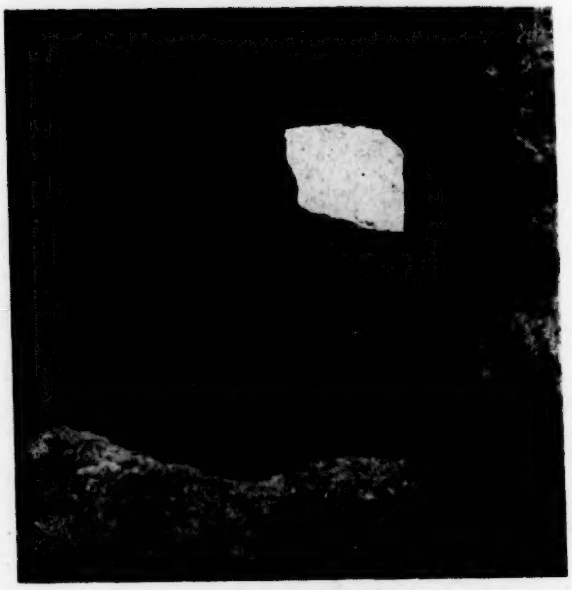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второго периода насчитывается 8. Их основн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ха: на одном конце могильной ямы вырывалась прямоугольная ниша с плоским потолком, служившая погребальной камерой. В семи случаях из 8 камера выложена мелким кирпичем, причем 5 могил имеют по одной боковой камере и одна могила—две боковые камеры. Все эти боковые камеры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грунтовые ниши. Инвентарь: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кувшины, горшки, котлы, модели житниц и очагов; бронзовые сосуды “сюань”, поясные пряжки; железные мечи и ножи; монеты “у-чжу” и свинцовые удила. Структура захоронений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развитие форм могильников первого периода; второй период следует отнести поэтому к середине западно-ханьской эпох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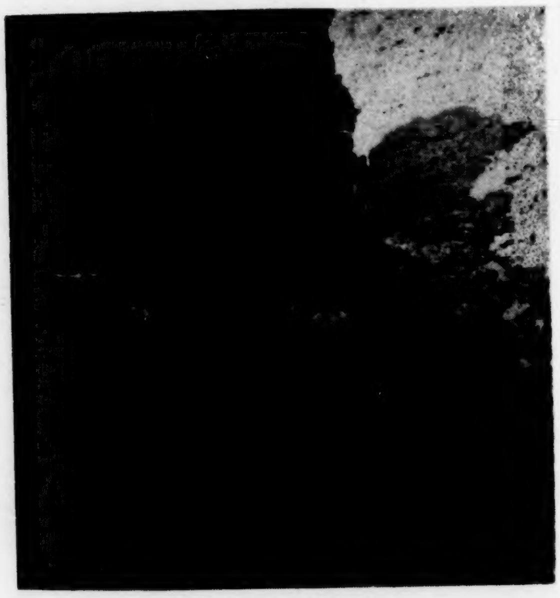
Захоронений третьего периода насчитывается 8. Погребальная камера со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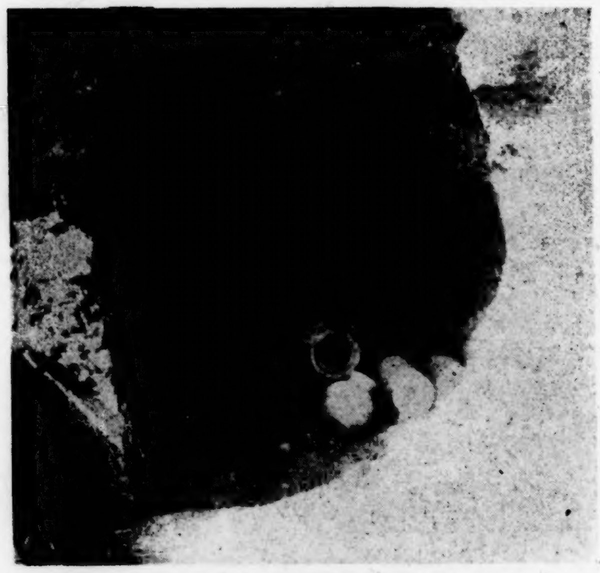
ружалась также, как и в могильниках двух предыдущих периодов с той лишь разницей, что потолок уже не плоский, а сводчатый. Причем боковая камера /одинарная/ обнаружена только в одном захоронении. Инвентарь: простые и поливные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кувшины, горшки, сосуды "сюань", модели житниц и очагов; бронзовые квадратные кувшины, сосуды "аюань", триподы "дин", спусков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арбалетов, наконечники стрел, зеркала; железные триподы "дин", котлы, мечи, ножи; монеты "у-чжу" и "да-цюань у-ши". В могильниках э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появляется сводчатый потолок, размеры погребений как правило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кирпичной кладки сложна; кроме того, в инвентаре погребений появляются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поливные кувшины. Все эт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том, что эти могильник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более позднему периоду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двумя предмдущими. Этот третий период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концу Западной и началу Восточной Ха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圖版壹


1. 鐵墓20室內


2. 鐵墓21室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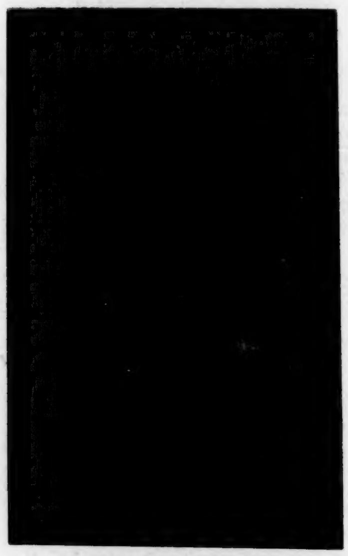

3. 鐵墓18室內


4. 鐵墓15耳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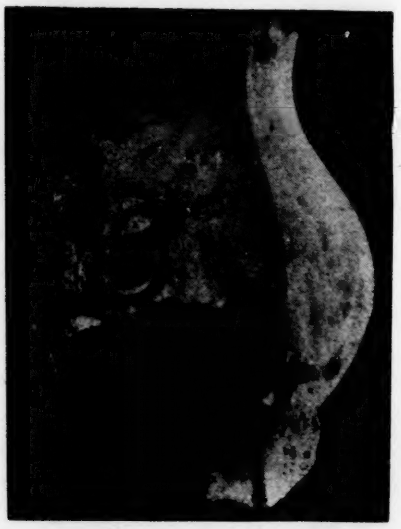
5. 鐵墓17室內及耳室

6. 鐵墓17耳室破壞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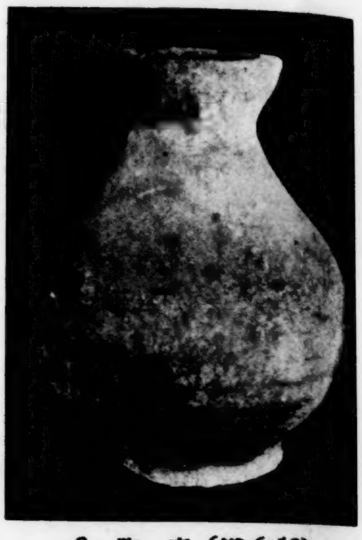
圖版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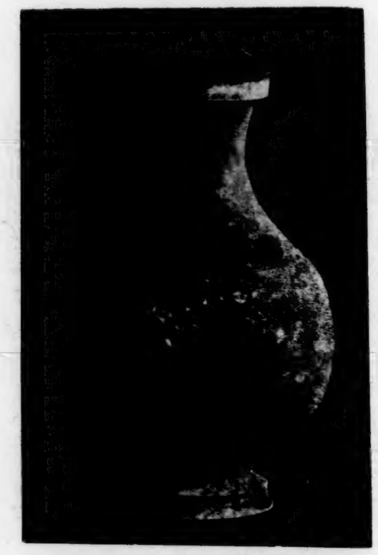
1. 陶方壺 (鐵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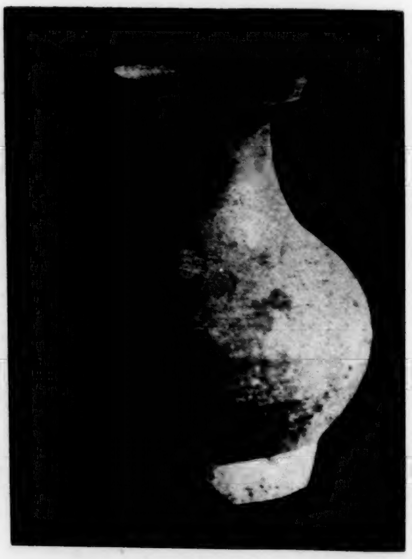
2. 銅方壺 (鐵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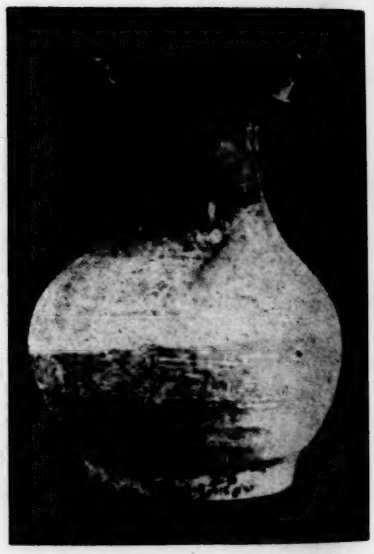
3. 陶 壺 (鐵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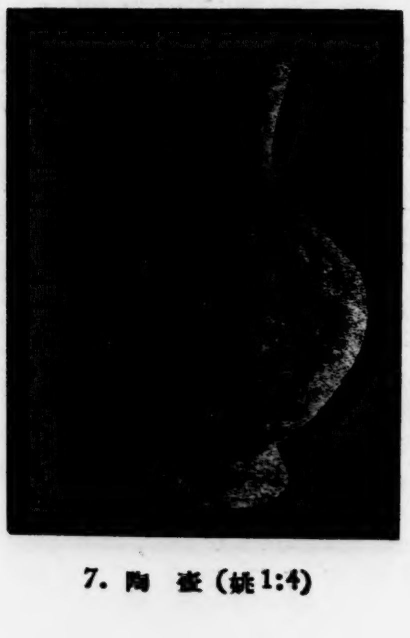
4. 陶 壺 (鐵2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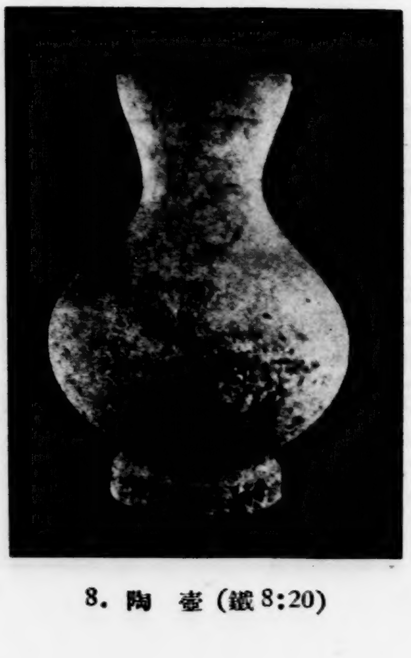
5. 陶 壺 (鐵3:7)



6. 釉陶壺 (鐵1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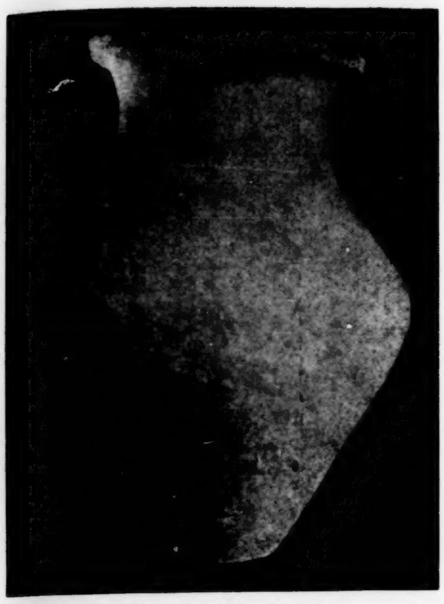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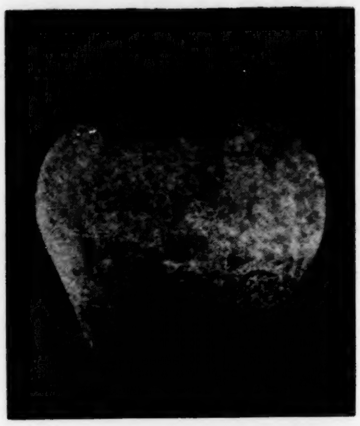
7. 陶 壺 (姚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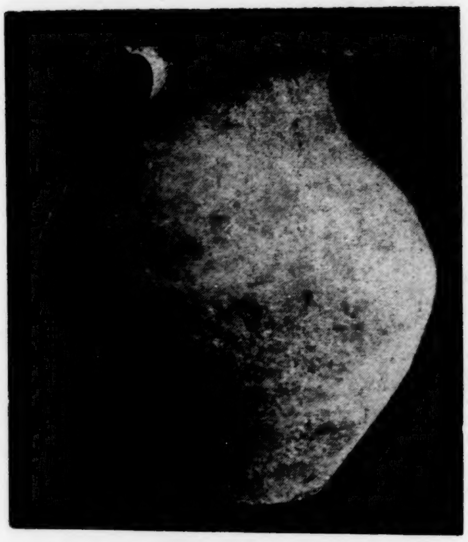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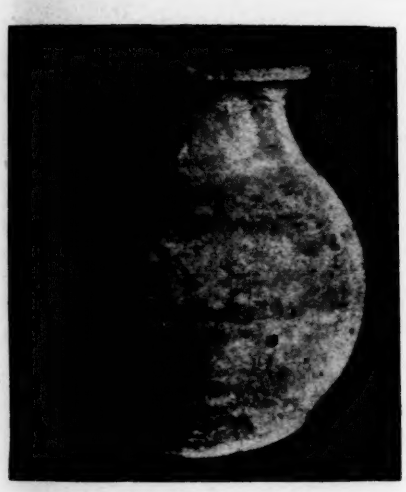
8. 陶 壺 (鐵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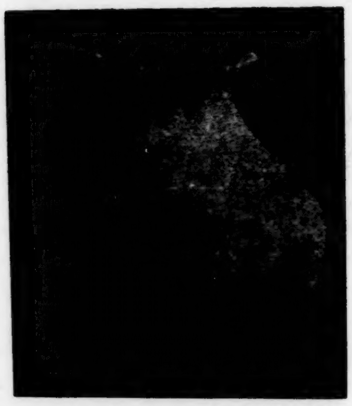
9. 陶 壺 (鐵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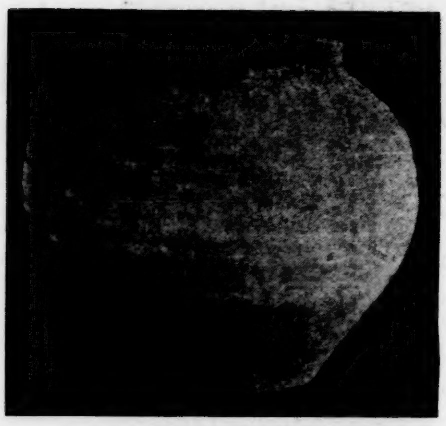

1. 陶　罐（鐵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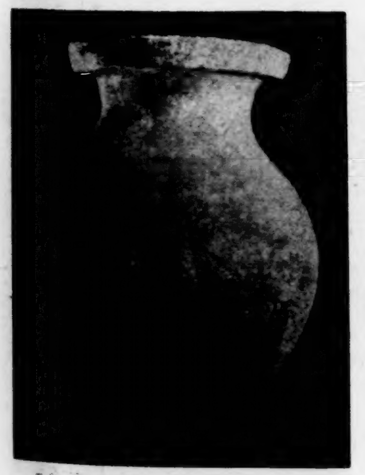

2. 陶　罐（鐵 28:5）


3. 陶　罐（鐵 35:1）


4. 陶　罐（鐵 15:6）


5. 陶　罐（鐵 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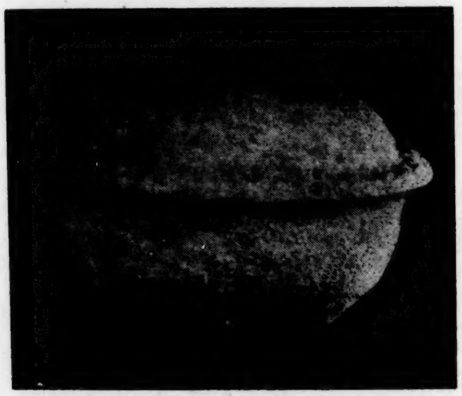

6. 陶　罐（鐵 24:4）


7. 陶　罐（鐵 13:21）

8. 陶　罐（鐵 8:26）

9. 石質燈座（鐵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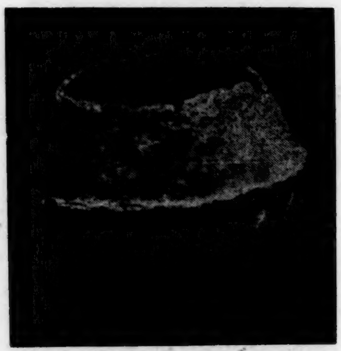
圖版肆



1. 陶 釜 (鐵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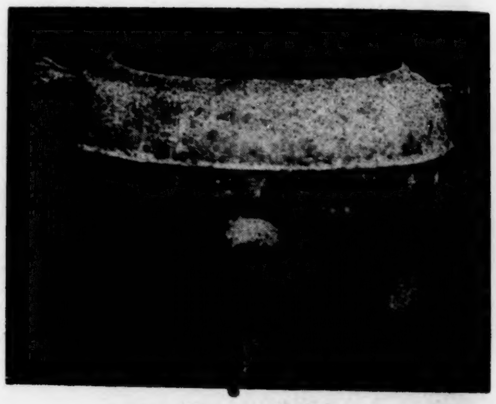
2. 陶 釜 (鐵6:10)

3. 鐵 釜 (鐵3:13)



4. 鐵 釜 (鐵8:10)

5. 陶 鼎 (鐵6:3)



6. 鐵 鼎 (鐵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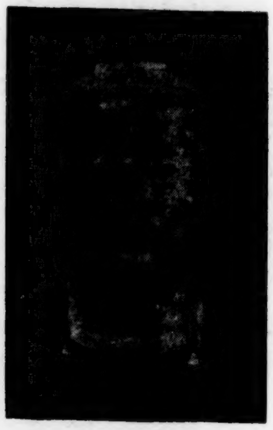
7. 銅 鼎 (鐵17:16)

8. 銅 鋗 (鐵33:8)

圖 版 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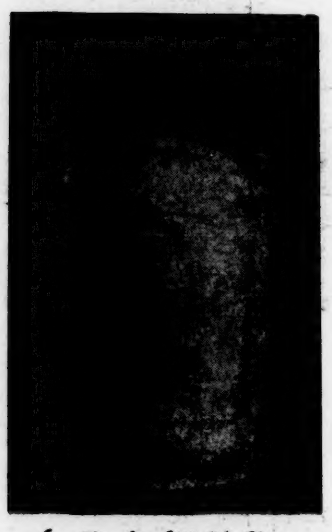
1. 陶 盆 (鐵 36:4)

2. 陶 敦 (鐵 6:6)


3. 陶 倉 (鐵 8:9)

4. 陶 俑 頭 (鐵 2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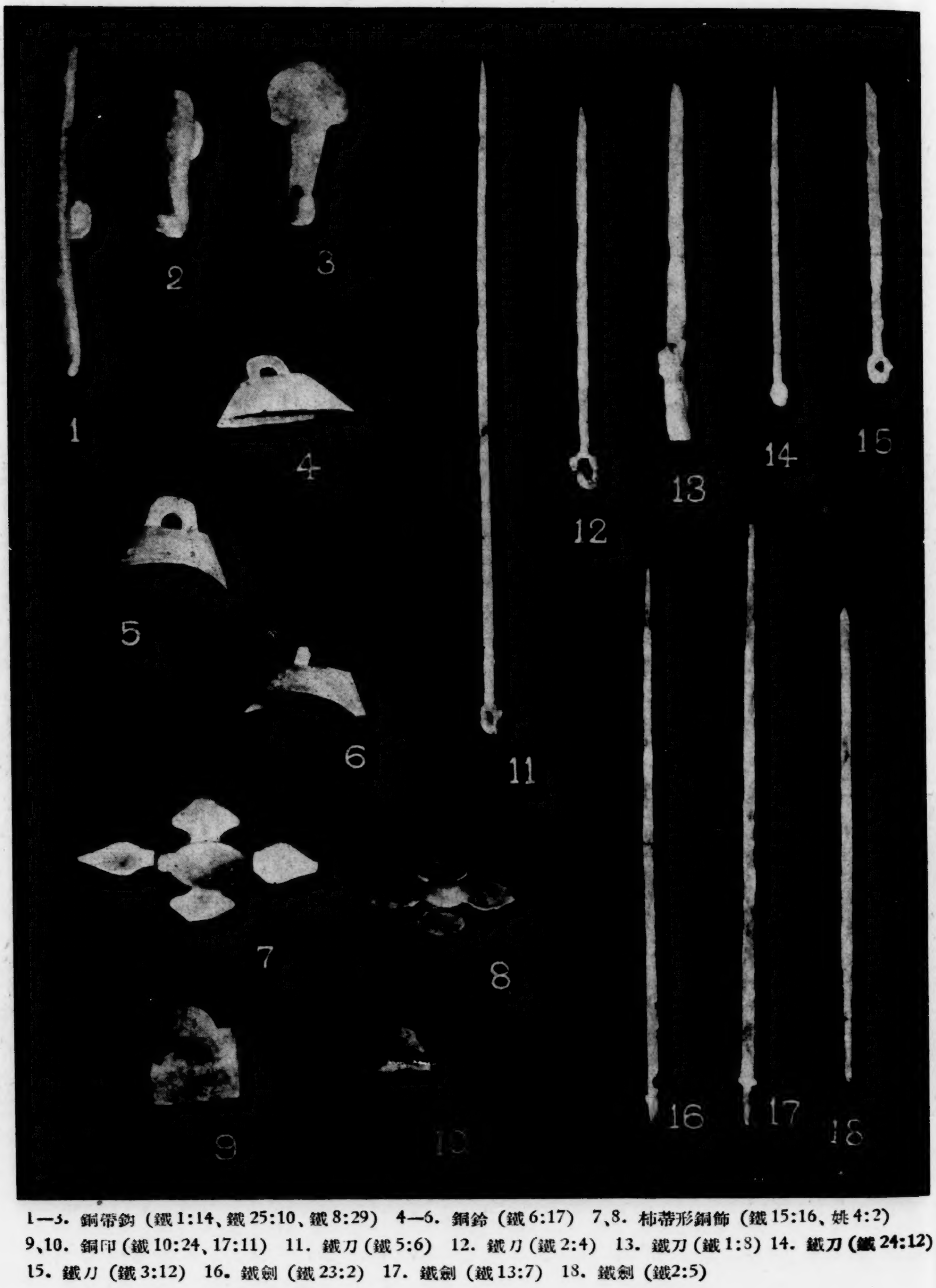
5. 陶 灶 (鐵 15:15)


6. 陶 倉 (鐵 24:8)

7. 陶 灶 (鐵 24:2)

8. 陶 灶 (鐵 10:3)

9. 銅 鋗 (鐵 37:4)



1—3. 銅帶鈎 (鐵1:14、鐵25:10、鐵8:29) 4—6. 銅鈴 (鐵6:17) 7、8. 柿蒂形銅飾 (鐵15:16、姚4:2)
9、10. 銅印 (鐵10:24、17:11) 11. 鐵刀 (鐵5:6) 12. 鐵刀 (鐵2:4) 13. 鐵刀 (鐵1:8) 14. 鐵刀 (鐵24:12)
15. 鐵刀 (鐵3:12) 16. 鐵劍 (鐵23:2) 17. 鐵劍 (鐵13:7) 18. 鐵劍 (鐵2:5)

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小型漢墓發掘報告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一、前　　言

1955年，洛陽的考古發掘任務移到了澗河以西地區，一個春季沿洛潼公路的南北兩側發掘了歷朝墓葬約近1000座，其中以漢墓和宋墓最多，周墓、北朝墓次之，隋唐墓最少。

爲了今後綜合研究使用材料的方便起見，我們採用了斷代的方法把洛陽歷年所發掘的古墓資料，按分代分區的整理，逐次來發表。1953年春季在洛陽北郊燒溝區發掘了225座漢墓，我們已編成洛陽燒溝漢墓(最近即可出版)。這次在澗西區發掘的漢墓，我們繼續整理出來，可以作爲前者的續編。但因澗西這次發掘的全部漢墓中，中型以上的漢墓，絕大部分和燒溝區的內容類同，暫未整理，這裏僅綜合了70座"小型"漢墓，却爲洛陽燒溝漢墓報告中所無，而可以自成一個新篇。

二、墓葬形制

本篇共收澗西區漢代小型墓葬70座。以墓葬形制論有：陶棺葬、甕棺葬、瓦棺葬、小型"磚棺"墓、土壙墓等五種。

(一) 陶棺葬

共10座。墓葬的地面淤土約爲0.9至1米左右；有的因當時地面較低，後來的淤土也較厚，平均要距地面5米上下才能發現墓口，兩者均按原地面計，埋葬深度大部僅只1米上下。就墓的開鑿來看，可分洞室與豎穴，前者計7座，後者計3座。

洞室　墓葬結構爲一豎穴與洞室組成。葬具與隨葬品統放置洞內，其前爲墓道。墓道一般寬於墓室或與洞室寬度相等，少數亦有墓道窄於墓室的，如墓8是。在洞室墓中除上列外，其他均有耳室，耳室的位置在人骨架的左、右兩側，大小按隨葬品的多少而定(圖版壹,1;圖一)。7座墓中方向亦不相同，除東西向的一座爲北偏西78度外，餘皆南北向，3座由北偏西14度到偏東3度；另3座爲南偏西2—15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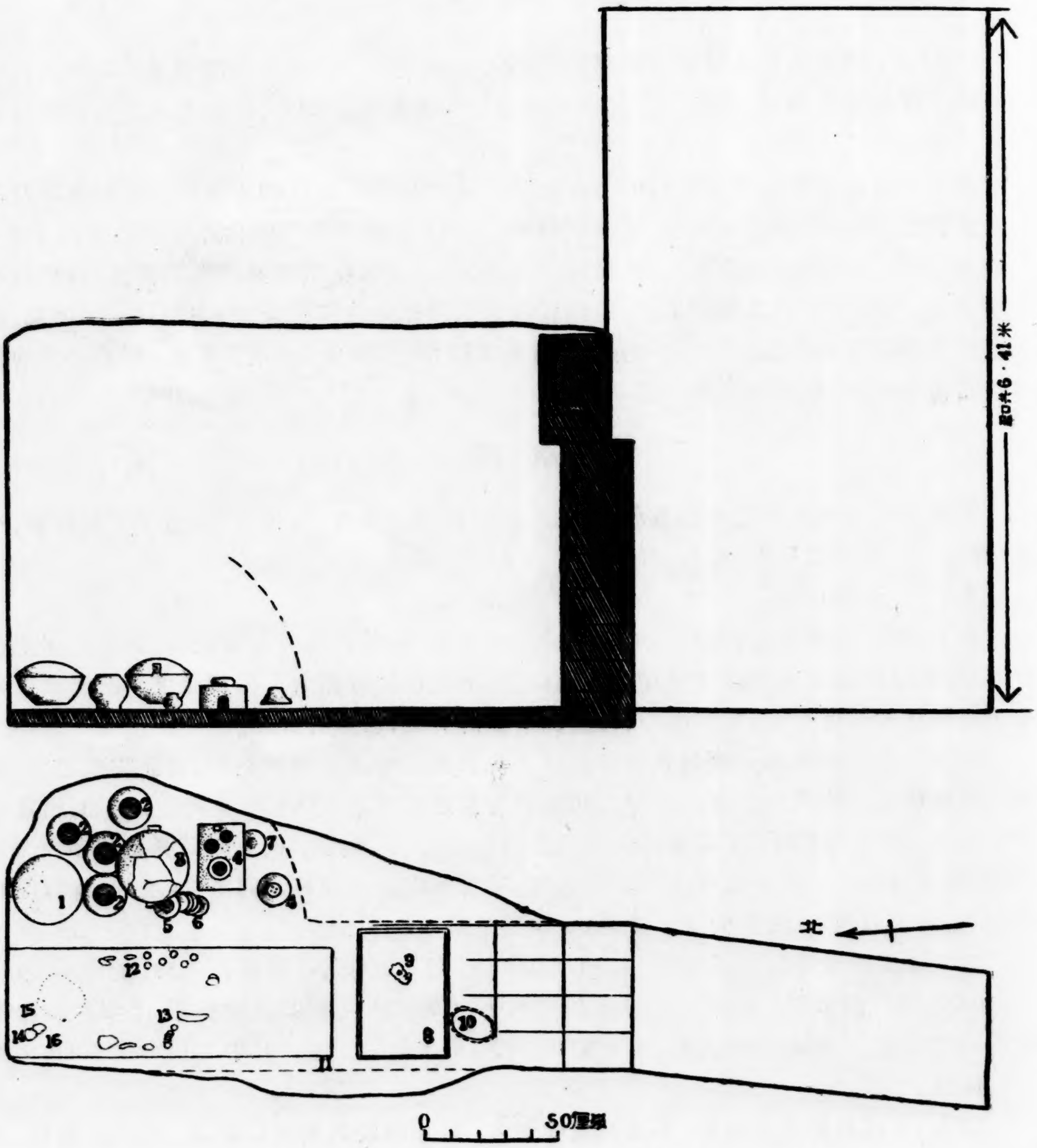
豎穴　爲四壁垂直的長方坑，沒有墓道。一般形制較小，墓底長1.58，寬0.46米左右，如墓4是(圖版壹,2;圖二)，它僅能容納一口陶棺。隨葬品也較簡單，多置於棺內或棺外的空隙處。南北向的一座，爲北偏東4度，東西向的2座，其中1座方向不明，1座爲南偏東72度。

以上10座墓的共同特點：不論洞室或豎穴，均用燒製的陶棺作葬具；爲別於甕棺、瓦棺，故此稱"陶棺"。陶棺較完整的不到半數。棺內骨骼保存較壞，有的僅留幾枚牙齒。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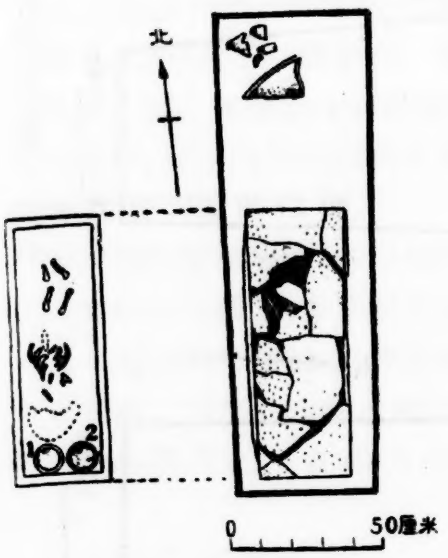
5 座墓內遺存的殘骨和牙齒來觀察，均屬未成年的幼童，其中以墓 3 與墓 9 的遺骨最爲顯著，身長 1.16 米，爲陶棺中之最大者。另外，墓 4 發現的殘骨痕跡，長僅 0.6 米。這些墓的葬式，均爲單人直肢。

（二）甕棺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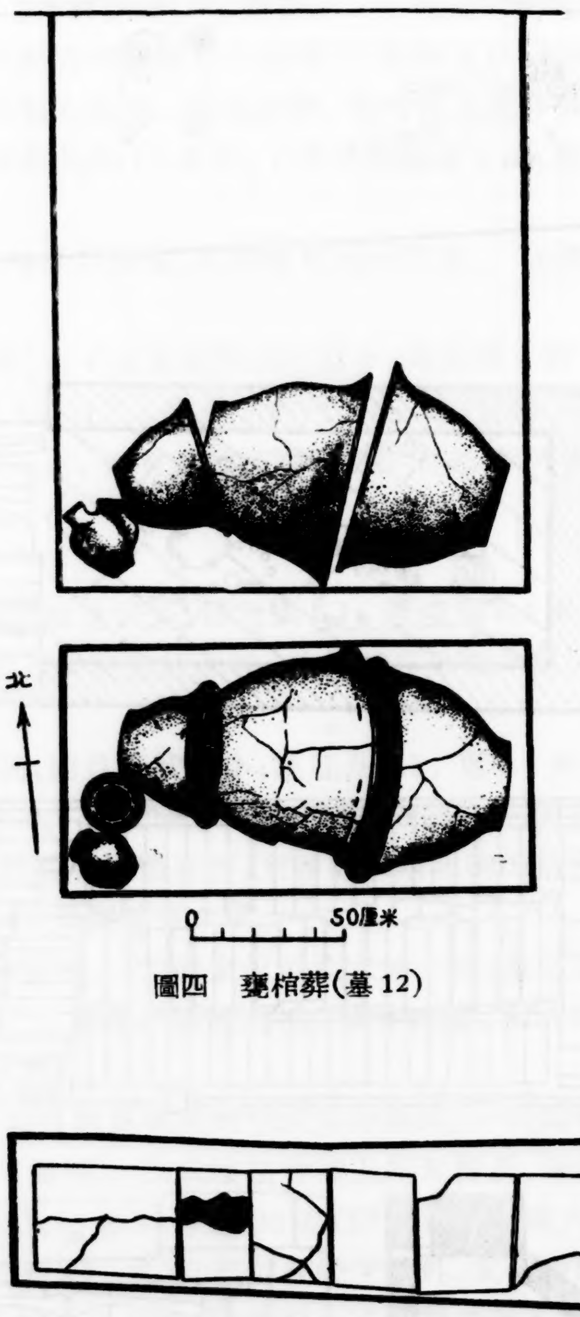
共 14 座。墓的形制全爲長方豎穴。其尺度較小，一般深 2 米左右，長寬爲 0.9 × 0.7—2 × 0.8 米，僅容一具甕棺。其棺多由陶甕、陶盆二器組成，如墓 15 及墓 13 是（圖版壹，



圖一 陶棺葬洞室墓（墓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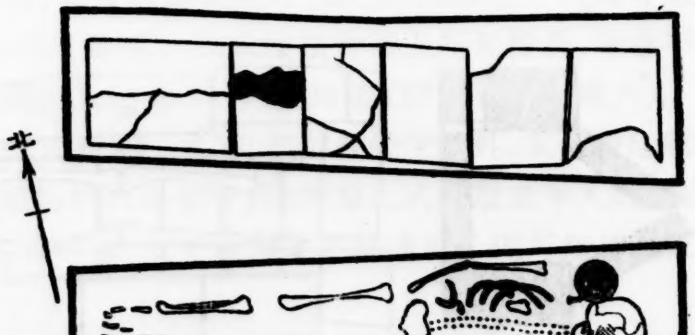
圖二　陶棺葬豎穴墓（墓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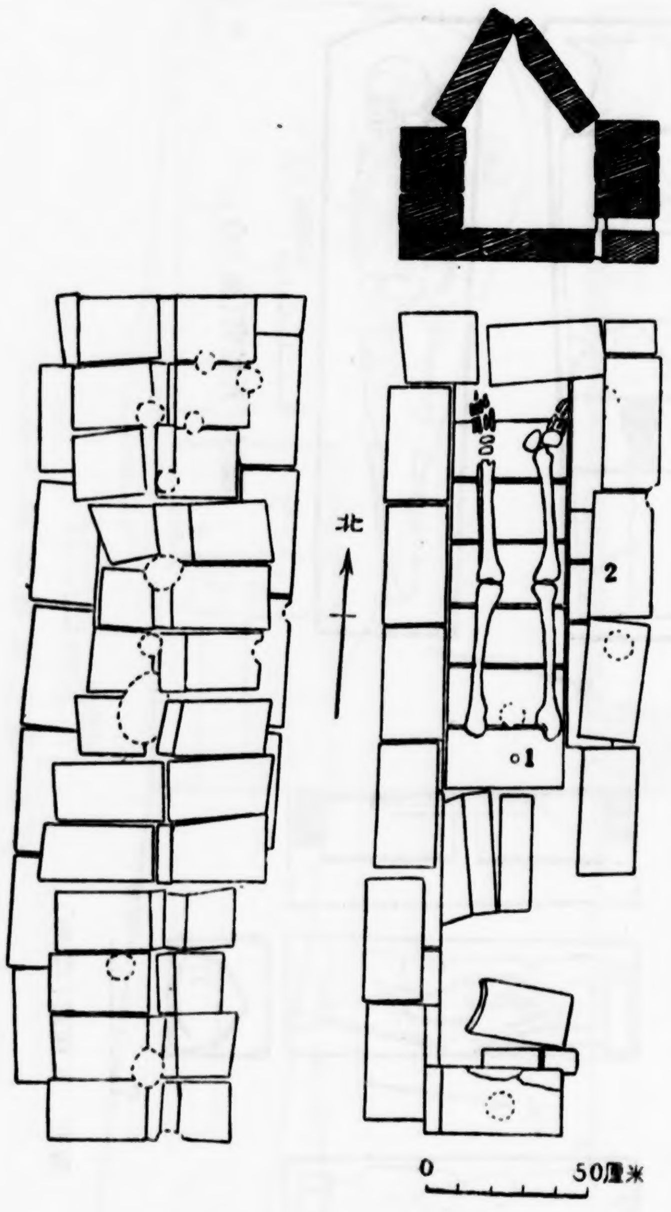
圖四　甕棺葬(墓 12)

圖三　甕棺葬(墓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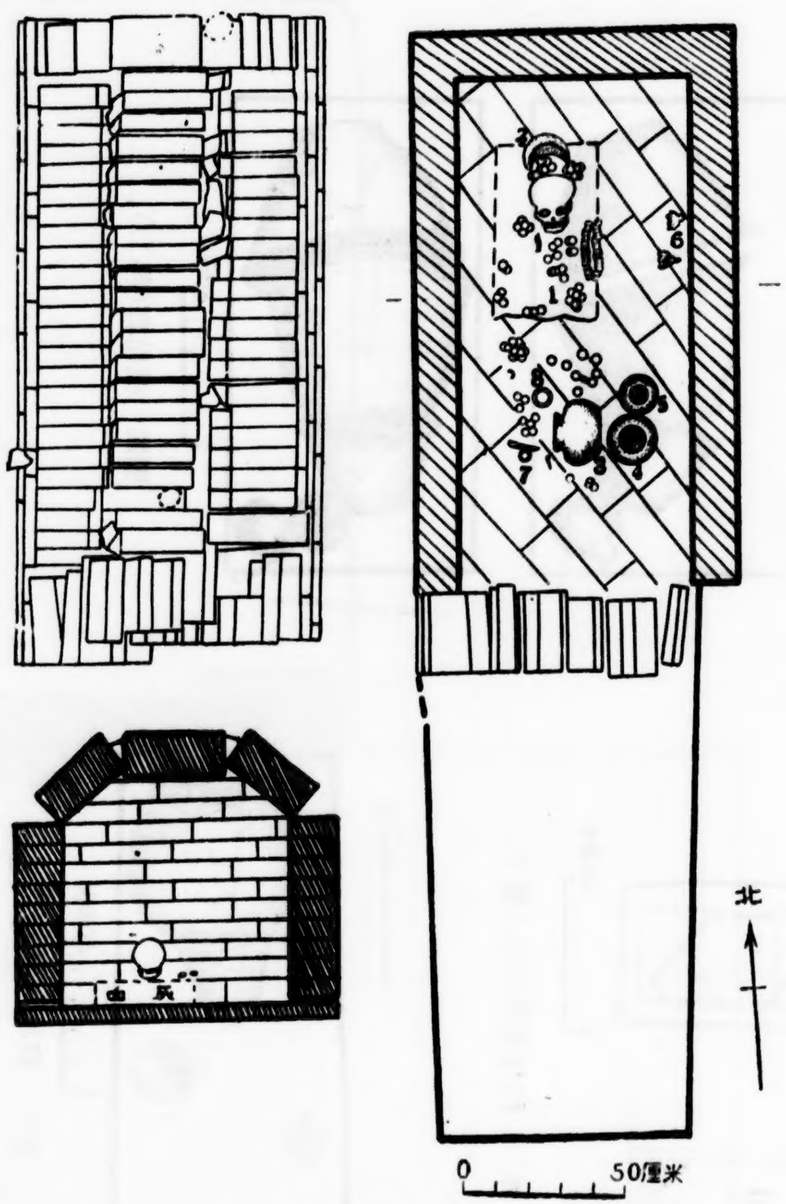
圖五　瓦棺葬(墓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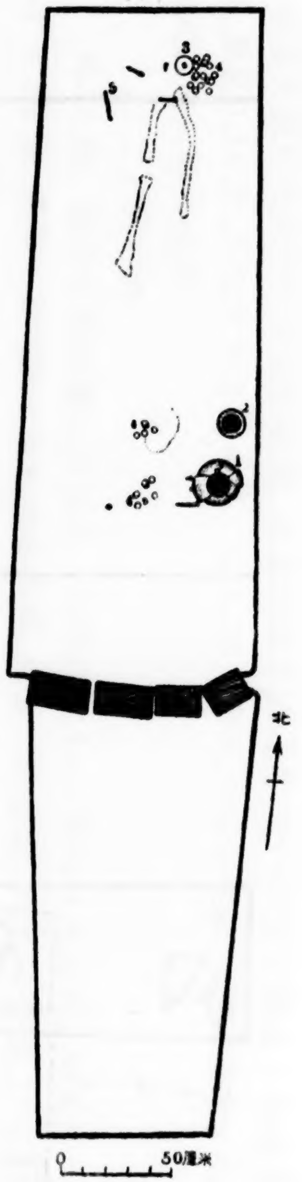
圖六　瓦棺葬(墓 31)



圖七　小 磚 墓(墓40)
(左爲棺蓋)



圖八　小 磚 墓(墓41)



圖九　土壙洞墓(墓58)

3；圖三）；也偶有用三件大盆合起的，如墓12是（圖版壹，4；圖四）。一般是把陶盆覆蓋在陶甕上，似乎成了一種定式。甕棺在墓室內存放的情況亦分兩種：一是直立；一是側臥，每種各佔7座。根據出土時的情況看，由於爲豎穴墓葬，塡土較實，沒有很大的移動。墓的方向不一，東西向的一座爲北偏西86度，南北向的13座中，1座爲南偏西2度，餘皆爲北偏西70度到偏東63度。

所發現的甕棺葬中，部分棺內存有遺骨，均保存較壞，有的僅存幾枚牙齒。從遺存骸骨和牙齒的大小鑑定，多屬於兒童墓。

這一類墓的形制較小，隨葬器物也極簡單，在4座有隨葬品的墓中，每墓僅1到3件，且多爲陶器。隨葬品均置於棺的旁邊。在墓16、21、22三個甕棺內，有五銖、貨泉、半兩及大泉五十等錢出土。在墓21的甕棺內的淤土上，留有布紋痕跡，或許是死者的衣飾遺痕。

（三）瓦棺葬

共10座。這類墓的結構十分簡單，墓的深度也較淺，最深爲3.1，最淺爲0.4米。由於棺具全係板瓦組成，故稱爲"瓦棺葬"。就墓的開鑿情況看，也同樣可分豎穴與洞室兩種。

豎穴　計8座。爲四壁垂直的長方土坑，而且形狀較小，墓底長2.1，寬0.4米，如墓30是（圖版壹，5；圖五），它僅能放下瓦棺一具。這類墓葬是在豎穴挖好後，將隨葬品和葬具放入，即以土塡實。沒有墓道和耳室的結構。這類墓葬，東西向和南北向的墓各佔4座，除1座爲南偏東78度外，餘皆由北偏西76度到偏東8度。

洞室　2座。爲豎穴與洞室組成。兩座墓中，一座洞室位於豎穴的一端，墓道寬於洞室；一座位於豎穴的一側，洛陽所謂"滾堂墓"。洞室內僅置瓦棺，沒有空隙，隨葬品放在棺內。兩座墓皆南北向，由0度到北偏東10度。

瓦棺的組成，不但使用瓦的數目不等，而且棺具構成的形式亦分兩式：一式爲骨架上下用瓦合起，兩端用磚或瓦堵塞，如墓30是（圖五）；二式僅在骨架上用瓦覆蓋，兩端不加堵塞，下爲自然土（個別的墓也有用石灰鋪地），如墓31及墓32是（圖版壹，6；圖六）。部分墓葬的骨骼保存較好，除墓25、28、31（均係第二式）骨架保存較完整外，其他均已腐朽成灰，有的僅留幾枚牙齒。從上述三墓殘留的大小來看，說明第二式全屬成年人葬，第一式應爲幼童葬。有的葬具小到長0.7，寬0.45米，其中雖無完整的遺骨，但可知其爲更小一些的幼童。

10座墓中，從6座骨架較爲顯著的看，均係單人直肢葬，其餘雖無完整的骨痕，但按其瓦棺狹小推測，也應屬於單人葬。

（四）"磚棺"葬

共13座。墓室全係用磚（包括完整或殘破的磚）平砌的，結構很簡單，在墓壁的疊縫處是用泥黏接的，沒有見到石灰的痕跡。一般的深度（按原地面計），爲0.4—3.6米。按其墓頂構造的不同，可分爲三式（開鑿分豎穴與洞室兩種，但洞室僅具有第三式）。

一式：共6座。墓壁用小磚平砌數層，其上用兩磚架成人字頂；有的爲了使頂部穩固，則將人字交接的磚稜削去。墓室高約30—40厘米，僅容死者一身，如40是（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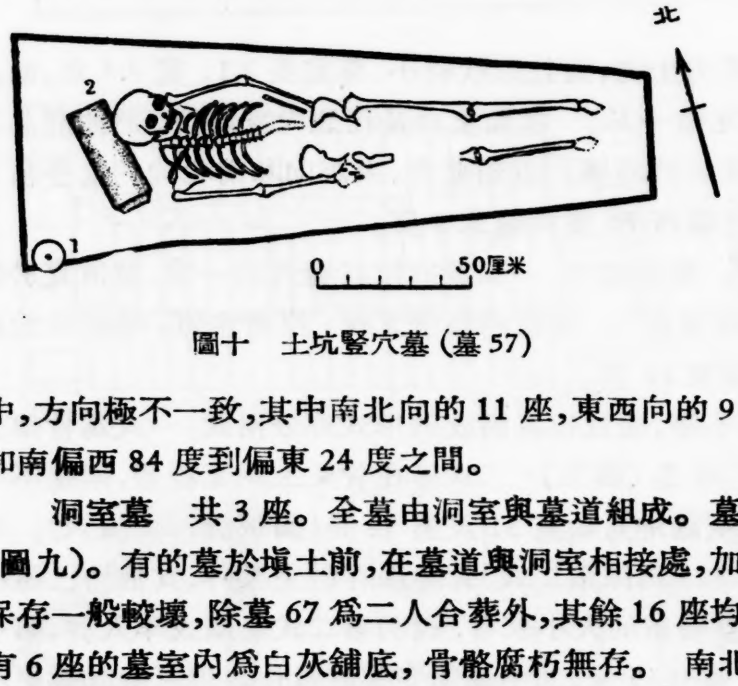
二式:共6座。墓壁砌法與一式相同,一般規模更小,壁上僅用一排橫磚覆蓋構成平頂。上述二式中,南北向的10座,爲北偏西110度到偏東20度,和南偏西5度到偏東64度,東西向的2座,爲北偏西80度到偏東76度。

三式:僅1座。墓室爲長方形底,券頂,墓壁自墓底向上至0.88米處均四壁垂直,再上則在兩直壁上用排磚收斂成一"︵"形頂。墓室底部全用小磚斜舖,長1.5,寬0.7米。墓門向南。如墓41是(圖八),爲南偏西8度。門外用小磚封閉,封門磚的排列很不規整。墓道爲一長方豎井,底長1.6,寬0.8米。在人骨附近發現棺釘兩個,長13厘米。

以上除第三式的一座爲洞室,並出有棺釘外,一、二兩式均爲豎穴,沒發現棺灰和棺釘的痕跡。根據其建造狹小(即圍死者周身砌磚的特徵),實爲葬具而並非磚室,故稱之爲"磚棺"。骨架除墓37、45已朽外,一般保存比較完整。葬式均爲直肢,根據搜集的牙齒觀察,其中部分應屬幼童(如墓26、27、29、30、32、33、34)。隨葬品很簡單,其中主要有銅錢和陶器,置於磚室內或磚室的一側。

(五)土壙墓

共23座。按墓的構造,亦可分爲豎穴墓與洞室墓兩種。



圖十 土坑豎穴墓(墓57)

豎穴墓 共20座。墓室四壁垂直,按地面計算,一般深1.1—3.6米。形狀大致略同,長寬在2×0.56米左右,通體成一長方形或梯形,如墓57是(圖十)。內置木棺,以土填實。隨葬品置於棺具的兩側或棺內,但個別的墓也有從豎穴的一側掏一小洞,內放器物。20座墓中,方向極不一致,其中南北向的11座,東西向的9座,大都在北偏西85度到偏東25度,和南偏西84度到偏東24度之間。

洞室墓 共3座。全墓由洞室與墓道組成。墓道與洞室的寬度大致相等,如墓58是(圖九)。有的墓於塡土前,在墓道與洞室相接處,加砌單層封門磚,如圖九所示。遺骨的保存一般較壞,除墓67爲二人合葬外,其餘16座均係單人葬。葬式爲仰身伸肢。另外,有6座的墓室內爲白灰舖底,骨骼腐朽無存。南北向的2座,在北偏東10度及南偏東6度之間,東西向的墓1座,爲北偏西85度。

就葬具的使用上來看,大多數(15座)墓內有棺釘和木灰痕跡,因此推測使用了木棺,與上述的用陶、甕、瓦、磚等作葬具的完全不同。但也有一部分(8座豎穴墓),在清理時沒有發現棺釘和棺灰痕跡。有1至2件隨葬品的僅佔7座,另一座用瓦枕頭。從這些簡陋的情況看,這8座墓在埋葬時有可能沒有使用棺木。

三、葬具

(一)陶棺

共10具,出土於10座墓中。形狀爲一長方形匣子,上面用三塊正方形的薄磚合成棺

蓋,而成陶棺。在棺蓋上,根據棺的大小劃有"五尺"、"六尺"等字蹟。陶質爲夾砂粗陶,一般火候較高,呈青灰色,有火候不足的呈灰紅或深灰色。棺的大小不一,最大的長 1.41,寬 0.45,高 0.356 米,壁厚 2.8 厘米,如墓 9 是(圖版壹,1)。 最小的,長 0.82,寬 0.33,高 0.255 米,壁厚 2.6 厘米。

（二）陶甕棺

共 13 件,分出於 13 座墓中。另外,墓 12 是由 3 件大陶盆合起來的。 按陶甕的製作形態,可分三式:

Ⅰ式: 3 件。出 12、23、24 三座墓中。 侈口,長頸,折肩,腹部下邊內收,平底(圖版貳,2)。

Ⅱ式: 2 件。出 11、16 兩座墓。直口,圓腹,器表塗硃砂。墓11出土的肩部有印紋(圖版貳,1)。

Ⅲ式: 8 件。出 8 座墓內。唇外捲,腹部圓形,平底。

以上陶甕均係泥質灰陶,一般火候較高,似爲當時使用的器物。當作甕棺時,又在甕的表面塗硃一層。

在甕棺的口上,均覆以陶盆作蓋。 陶盆共 16 件,除墓 12 出土 3 件外, 餘各出 1 件。可分二式;

Ⅰ式: 12 件。侈口,深腹,平底,口沿外捲,唇上有一週凹弦紋。

Ⅱ式: 4 件。形狀與Ⅰ式相同,惟口沿外折,平口,腹上有不清楚的弦紋。

（三）板瓦

板瓦爲葬具,一般保存較壞,出土時多成碎片。 在 6 座墓中,採集到較爲完整的板瓦共 17 塊,大小不一致,其中大者長 51,寬 35.5 厘米; 最小的長 42,寬 27.5,厚 10—1.5 厘米。

另外,還採集到長方磚 2 塊(墓 30),其體積爲 29 × 17 × 9 立方厘米。 它是瓦棺封頭用的(參看圖版壹,5)。

四、隨 葬 品

上述各類墓出土的隨葬品,主要是陶器,少數墓中有銅、鐵器。隨葬品的位置,一般置於骨架的兩側,個別挖有小耳室放置。

（一）陶棺葬出土的隨葬品

1. 陶器

罐 共 11 件,出土在 7 座墓中。除墓 6、10 各出土 3 件外,餘各出 1 件。分爲五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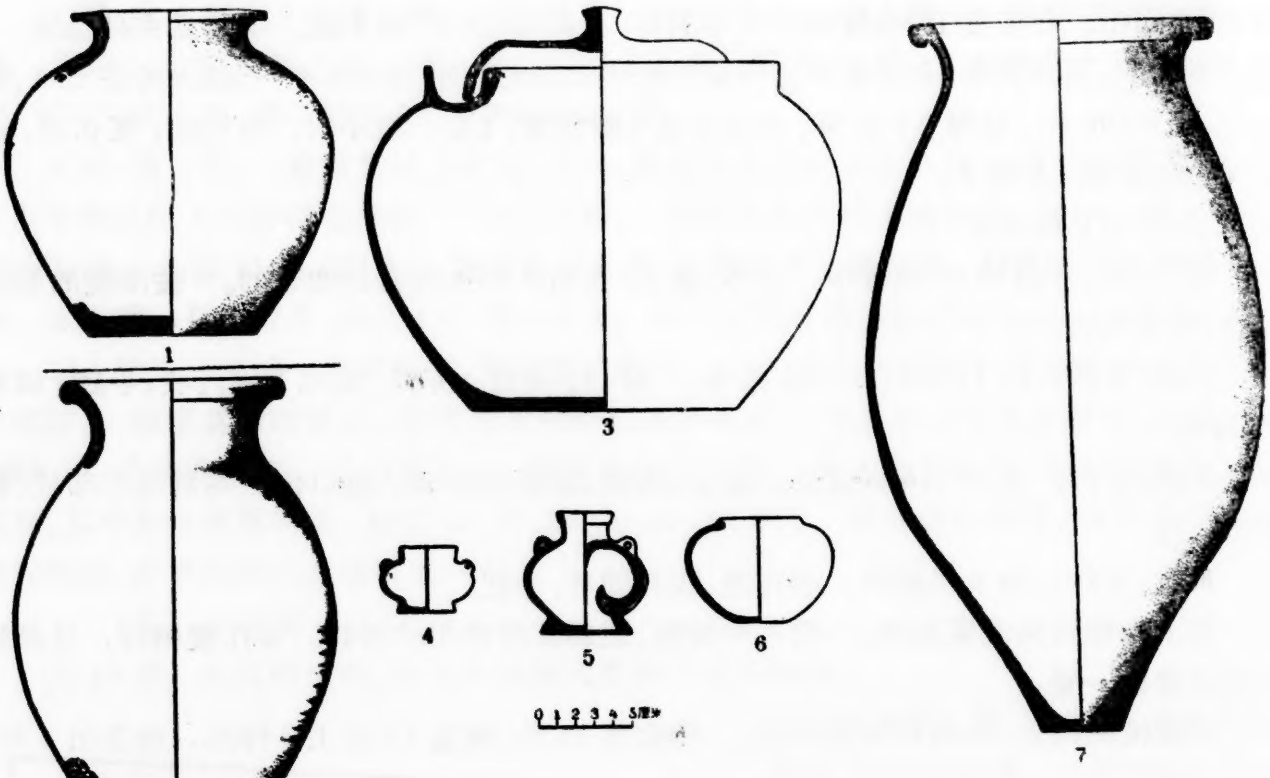
Ⅰ式: 4 件。外折的平口,圓腹,平底(圖十一,1)。

Ⅱ式: 2 件。捲口,圓腹,平底。

Ⅲ式: 2 件。基本同Ⅱ式,僅爲橢圓腹(圖版貳,3;圖十一,2)。

Ⅳ式: 2 件。雙沿口, 圓腹,平底,有蓋,蓋上附有圓柱形握手,蓋加於雙口沿之間(圖版貳, 4; 圖十一,3)。

Ⅴ式: 1 件。直口,腹成扁圓狀,平底,肩部附有兩耳,形極小,全高 3.8, 口徑 2.8 厘米



圖十一 陶 器

1. Ⅰ式陶罐(墓1) 2. Ⅲ式陶罐(墓5) 3. Ⅳ式陶罐(墓46) 4. Ⅴ式陶罐(墓7) 5. 雙耳陶壺(墓7) 6. Ⅱ式陶甕(墓9) 7. 尖底瓶(墓1)

(圖十一,4)。

尖底瓶 2件。出墓1、2內。捲口,橢圓腹,小平底(圖十一,7)。

壺 3件。出土1、2、7、三墓中。 兩件口部外侈,唇沿平直,腹部呈圓球狀,腹下有假圈足(圖版貳,9,左)。其中墓7出土的一件,口部與上者略同,腹成扁圓形,底近長方,肩部附有兩耳,腹部塗有紅色,口徑3,扁腹徑6.5,全高6.7米厘(圖十一,5)。

陶甕 5件。出墓9。可分兩式:

Ⅰ式:4件。平口,直沿,腹呈圓球狀,平底,腹下部有數周弦紋,底部有輪轉打製的痕跡(圖版貳,9,右;圖十一,6)。

Ⅱ式:1件。圓唇,腹與Ⅰ式略同,下部有印紋,口徑4,腹徑8,底徑3,全高6厘米。

鼎 1件。出墓9。口微斂,唇沿略向上起與蓋吻合成球形,腹上大下小,小平底,有兩耳三足(圖版貳,7)。

敦 1件。出墓9。與鼎形式略同,沒有耳足,底部呈皿狀。

灶 1件。出墓9。 灶面略大於灶體,四周出沿,前有弧形灶門,上有火眼,釜、甑後部有模製的小盤,盤內有印製的魚,再後爲烟囱。

碗 3件。出墓4、9。侈口,平底,腹部略向外鼓。

盤 5件。出墓9。侈口,淺腹,平底,陶質甚劣。口徑9,底徑4,高1.5厘米。

案 1件。出墓9。體作長方平面,四週略微折起。

猪　1件。出墓10。實腹,頭部抬起，身塗有黃色釉,長7,高4厘米(圖十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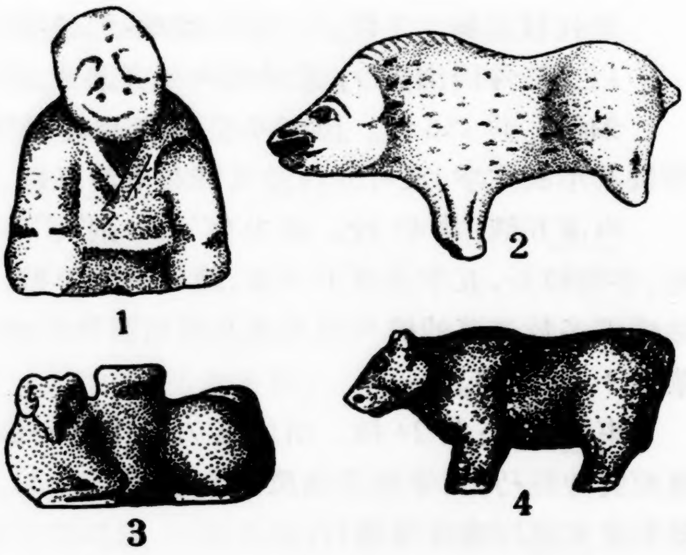
羊　1件。與案同出一墓。羊置於案的中心。實腹，脊部突起一短圓柱,柱中心有孔。體長8,高5厘米(圖十二,3)。

俑　1件。出墓10。坐狀,模製,表面塗有黃色釉，高5厘米(圖十二,1)。

2. 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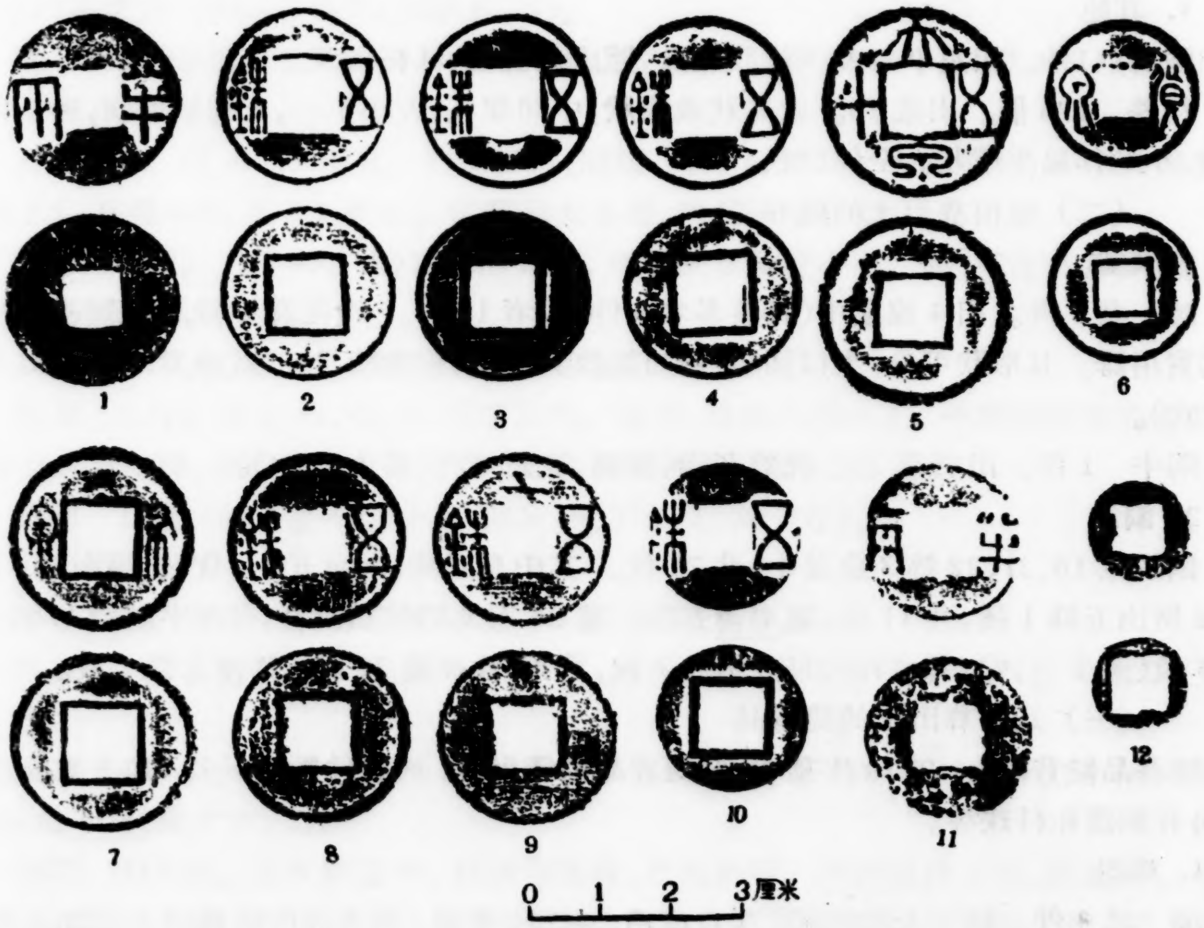
銅環　1件。直徑3.2厘米。

舖首　1件。獸面,兩耳微向外侈,下邊向後折成勾狀,口下脚有銅環。



圖十二

1. 陶俑(墓10)　2. 陶猪(墓10)　3. 陶羊(墓10)
4. 陶牛(墓20)　(1、2. 2/3，3、4. 1/2)



圖十三　錢　幣

1. 半兩(墓65)　2. 五銖(墓1)　3. 五銖(墓1)　4. 五銖(墓1)　5. 大泉五十(墓2)　6. 貨泉(墓9)　7. 布泉(墓41)　8. 五銖(墓62)　9. 五銖(墓21)　10. 五銖(墓48)　11. 半兩(墓65)　12. 小錢(墓55)

圓柱狀銅飾　1件。一端呈圓球狀，柱體中間的上面出一×形，高7.5，直徑1厘米。

以上三件同出墓9，置於棺內死者頭部，應同屬於木器的附飾。

銅錢　共256枚。出土6座墓中。其中有"五銖"、"大泉五十"和"貨泉"三種。五銖錢按其形制文字，又可分西漢五銖和東漢五銖。

西漢五銖：共45枚。其中有"上一劃"、"下半星"等記號，也有不帶記號的，就文字觀察，字體較長，五字多直下少曲，錢內不太平整，都是西漢五銖的特徵(圖十三，2—4)。根據燒溝多數漢墓的排列以及與此同出器物的相對照，都是屬於西漢的。出這一種錢的有墓1、3、10三座。

東漢五銖：共24枚。出土墓7。它的一般特點是字體寬大比較疏朗，較西漢五銖郭淺而質地輕巧，文字豎劃曲度較大(圖十三，8)。這種形制的錢，根據燒溝發現材料來看，差不多東漢以來普遍通行。

王莽貨幣：王莽貨幣發行於居攝二年(公元7年)。這裏發現"大泉五十"的有墓2(圖十三，5)，發現"貨泉"的有墓9(圖十三，6)。

3. 鐵器

僅1件。出墓9。已腐殘。從形狀看，似爲剪刀，刀身一端有弧形圓柄。

4. 其他

漆器　1件。出墓9。爲一淺腹漆盒，體成橢圓形，已朽成灰。

料珠　126個。出墓10。成珠狀或環狀，中間穿孔，大小不一，大的呈球狀，腹上帶有花紋，小的作扁平環狀。全係白色。

(二) 甕棺葬出土的隨葬品

1. 陶器

罐　共7件。出4座墓中(每墓多者3件，少者1件)。均泥質灰陶，火候一般較高，應爲實用器。其形狀可分：平口圓腹；捲口圓腹；和捲口橢圓腹等三種(參看陶棺葬出土的前三式)。

陶牛　1件。出於墓20。泥質灰陶，實腹，表面光亮(圖十二，4)。

2. 銅錢

銅錢見16、21、22等3座墓中，共76枚。其中有五銖、大泉五十、貨泉、半兩錢4種。墓16所出五銖1種，共11枚，屬東漢五銖。墓21出土的種類較雜，內有半兩錢17枚，五銖45枚(圖十三，9)，貨泉和大泉五十各1枚，共64枚。墓22出土西漢五銖1枚。

(三) 瓦棺葬出土的隨葬品

隨葬品較貧乏。在10座墓中，有隨葬品的僅半數，而且件數也不多，其中主要是陶器，另有銅錢和料珠等。

1. 陶器

罐　共3件。器形大致相同，平口直沿，鼓腹，平底，與上述陶棺葬的I式罐基本相同，出土墓26、27、34三座墓中。

尖底瓶　1件。出土墓33。與陶棺葬出土之尖底瓶同(參看圖十一，7)。

碗　共2件。出墓33。直口，平底，腹部略向外鼓。

盆　1件。出墓 28。平口，脣沿外折，腹與底成斜直綫，平底。

瓦當　1件。出墓 31。圓形，周圍有凸起的邊沿，中心有捲雲紋（圖十四，3）。

殘豆把　1件。出於墓 27。此墓未經擾亂，疑爲塡土時混入。

2. 銅錢

僅半兩錢　1枚。出土墓 26。

3. 其它

料珠　16個。出土墓 34。

卵石　1塊。出土墓 27。與豆把同置一瓦棺內，用意不明。

（四）"磚棺"葬出土的隨葬品

1. 陶器

罐　共3件。出土 41、45 兩墓。其製作形式是：一種爲捲口，圓腹，頸部細長，肩部稍瘦，平底，器表黑色光亮；另一種，捲口，扁圓腹，細頸，平底，肩部帶有兩個印紋，係燒前打印，器表黑光，質堅硬。與第一種同出墓 41。

"初平式"陶罐　小口，大底，脣沿略向外捲，細頸，腹至底外擴成一斜直線，與燒溝出土之"初平式"罐同式，出墓 46。此式陶罐爲燒溝漢墓出土罐型之一，因罐面有"初平"紀年，我們稱之爲"初平式"陶罐（圖版貳，5）。

甕　僅墓 46 出土1件。口脣略向外捲，腹呈圓形，其形式極小，口徑 35，腹徑 90，底徑 48，高 68 厘米。

壺　3件。出 41、45 兩墓。均係侈口，圓腹，下有假圈足。大小不同，小者口徑僅 8，腹徑 2.8，底徑 0.8，高 3.5 厘米。從器形大小看，均爲小型明器。

鳩車　1件。出墓 45。體爲鳥形實腹，兩翼成車輪狀中有一軸，可拉動，質地屬加砂紅陶。形體略似銅鳩車。

陶俑　1件。出墓 45，俑作坐狀，表面塗有白粉。

瓦當　3件。出土 38、40、41 三座墓內。圓形，邊沿凸起外郭，中間有印製的捲雲紋，瓦身有的被打掉，有的帶着瓦身。多出土在頭的附近（圖十四，1、4）。

長磚　1塊。採自墓 43。上有"陰記神□"刻文（圖十五）。

2. 銅器

鏡　1件。出墓 38。連弧紋，直徑 8.8 厘米（圖十七，3）。

鋪首　2件。出墓 41。銅質鎏金，獸面，兩耳外侈，下邊向後折成鈎狀，附有環（圖十六，1）。

鳩車　1件。出墓 41。與墓 45 的陶鳩車形狀類同，在鳥的腹部兩旁，向外凸有圓輪軸，其輪未見（圖十六，2）。

銅錢　215枚。出6座墓中。包括有五銖、布泉兩種。西漢五銖2枚，出墓 39。東漢五銖，較雜，出土墓 40、42、44、46 等墓內，其中包括東漢剪郭五銖。　布泉1枚，出土墓 41（圖十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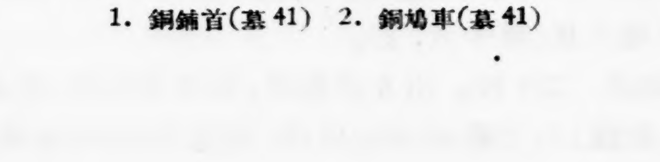
3. 鐵器

鐮刀　2件。出土墓 44。體瘦長彎曲如新月，末端捲起，爲裝柄處，刃部已磨凹，似爲

圖十四

1. 瓦當(墓38) 2. 瓦當(墓59) 3. 瓦當(墓31) 4. 瓦當(墓41) 5. 陶罐上的印紋(墓41)

圖十五 刻文磚(墓43, 1/3)



圖十六 (1/2)

1. 銅鋪首(墓41) 2. 銅鳩車(墓41)

久經使用所致。

其它尚有骨飾2件，出土墓41。料珠20粒，出墓39。

（五）土壙墓出土的隨葬品

1. 陶器

甕 6件。出土49、55、56、58、59、65等6座墓中。其形式可分圓唇和平口兩種。前者1件，後者5件，均爲圓腹平底。在平口甕中，有蓋者佔兩件，蓋上附扭。

罐 8件。出土5座墓中。可分三式：

Ⅰ式：1件。出墓58。外折平口，唇沿外捲，頸部較細，肩成直角，腹部外鼓。

Ⅱ式：1件。出墓65。

Ⅲ式：2件。出墓48、64，即"初平式"，腹上並塗有硃紅。

敦 1件。出墓65。圓腹，平底，上蓋隆起，口沿微向上起，與蓋吻合（圖版貳，6）。

雙耳陶器 1件。與陶敦出一墓中，其形狀與之略同，唯多一雙耳。按耳之形象與鼎、敦同出之慣例推之，應爲陶鼎之變形（圖版貳，8）。

桶杯 2件。出墓48、55。圓唇，平底，直壁，均成圓桶狀。

瓦當 1件。出墓59。圓形，周圍凸起，中有"長樂萬世"四字（圖十四，2）。

筒瓦 4件。出48、54、57、66等墓內。多放於死者頭下，唯墓66置於死者腰側。

以上陶器均係泥質灰陶，火候較高，除筒瓦、鼎、敦屬明器外，餘多屬實用器。

2. 銅器

鏡 共8件。分出於8座墓中。有四乳四螭紋鏡（圖十七，1），四禽紋鏡（圖十七，5），長宜生子鏡（圖十七，4），位至三公鏡（圖十七，2），及蝙蝠形鈕座鏡（圖十七，6）各種，直徑7.5—11厘米不等，多屬小型鏡。

帶鈎 1件。出墓61。長扁圓體，一端有鈎，中爲圓柱形扣鈕。

銅杯 1件。出墓66。銅質鎏金，直徑爲3厘米。

銅錢 共302個。其中有半兩、五銖、大泉五十、貨泉等各種，分別出土12座墓中（53、55、56、58、59、62、63、64、65、69、48、49）（圖十三，1、10—12）。唯五銖較雜（有剪郭錢）。

3. 鐵器

鐵鏡 僅墓66出土1件。鐵銹較厚，有無花紋不得而知，中間帶一乳狀平鈕，直徑13厘米。

鐮刀 1件。出墓53。形狀與前述墓44出土的完全相同。

刀 3件。分別出土於墓51、60、64，呈扁條狀，內1件已殘，另兩件柄部帶孔。

棺釘 144個。分別出土在14座墓中。釘的大小不一，最長爲24，最短爲5厘米。釘形大致相同，上端均有圓帽狀，但下端有方形的，有圓形的，一般銹蝕較重。

4. 其它

鉛器 僅墓48出土1件。已殘成碎片，從大致形狀看，似爲弩機之類的明器。

骨器 充耳1件。出墓68。

圖十七 銅鏡拓片

1. 四乳四螭紋鏡(墓 58) 2. 位至三公鏡(墓 57) 3. 連弧紋鏡(墓 38) 4. 長宜生子鏡(墓 55) 5. 四禽紋鏡(墓 62) 6. 蝙蝠鈕紋鏡(墓 69)

五、結　　語

本篇所收集的陶棺葬10，瓦棺葬10，甕棺葬14，磚棺葬13，土壙墓23，共爲70座。根據其中出土器物觀察，皆爲漢代墓葬。

隨葬陶器的31座墓葬中，按其種類與器形可分爲三組：第一組有墓1、6、13、26、27、34，所出以外折的平口陶罐爲主，根據1953年洛陽燒溝漢墓材料，此種陶罐盛行於西漢晚期以前；第二組包括墓2、3、4、5、9、10、12、18、22、23，出有反捲的圓唇陶罐及灶、鼎、敦等，依其形式往往盛出於西漢之間；第三組包括墓7、28、41、45、46、48、49、52、55、56、58、59、64、65、70，出有鼎、敦、罐等，其器形多見於東漢中葉以後；尤其墓45、48、64所見的陶罐與燒溝區建寧三年（墓1027）、初平元年（墓147）二墓所出的幾完全相同。

以上第一組的墓1，出有西漢五銖，墓26出有半兩；第二組的墓2、9出有新莽貨幣，墓10、3、22出有西漢五銖；第三組的墓7、41、46、48、49、55、56、58、59、64、65，均出有東漢五銖，按三組陶器的時間與貨幣的年代相印證，基本上是一致的。

此外，有銅錢而無陶器的墓葬，如墓39、63、16、21、40、42、44、53、62、69，依銅錢形制，除墓39爲西漢五銖外，餘均爲東漢五銖。

出銅鏡的有墓38、48、55、56、57、58、62、69、70，其中48、55、57、69、70爲“位至三公”或“長宜生子”鏡，有東漢晚期的“初平式”陶罐伴出，墓38、56、58、62出四螭四禽及連弧紋鏡三種，與東漢貨幣或陶器伴出，其時間不會早於東漢。但就銅鏡及伴出之陶器而論，則應較上述五墓時間爲早。

這批墓葬雖然出土器物不多，但根據以上分析，仍可把它歸劃成西漢、東漢和東漢西漢之間三期，屬於Ⅰ期（西漢）的有墓1、6、13、26、27、34、39。屬於Ⅱ期（東漢）的有墓7、16、21、28、40、41、42、44、45、46、48、49、52、53、55、56、57、58、59、62、63、64、65、69、70。屬於Ⅲ期（西漢晚期到東漢初期）的有墓2、3、4、5、9、10、12、18、22、33、38。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知道，這批陶棺、瓦棺、甕棺、磚棺的墓葬，是從西漢以來直到東漢晚期都存在的。

從遺骨觀察，陶棺、甕棺埋葬的都是小孩，陶棺最長的是“六尺”（棺長1.41米），可以說在這裏面沒有一個成年人的屍體。

以瓦棺作葬具的有成年人墓9座（墓25、31、28、38、35、36、37、40、43），兒童墓14座（墓26、27、29、30、32、33、34、39、41、42、44、45、46、47），磚棺葬中同是成年與兒童互見，但土壙墓中則尙未發見兒童墓。

就此70座墓葬的性質觀察，除個別兒童的墓葬外（如墓9、41），無論從墓室的構造與隨葬品的貧乏看，一望可知是屬於當時貧苦人民的墓葬。漢代剝削階級的墓葬，在澗河東、西與邙山南坡一帶，幾年來已發掘不少，却極少見此類貧苦人民的墓地。而此次發掘的墓地，恰在遠距漢河南縣城西南約10華里的低窪地帶。此種現象，或與漢代死者的土地佔有有關，頗堪注意。

此外，鳩車出自兒童墓，銅鏡多佩於成年者的墓中，疑亦爲兩漢時代的葬俗。

執筆人：趙青雲、劉東亞

洛陽澗西區小型漢代墓葬登記表（單位：米）

墓號	舊號	墓形類制	墓室長、寬	方向(度)	人骨架 頭向	人骨架 身肢	隨葬品（不註明質料者皆爲陶器）	分期
1	7.13.5	陶棺洞室	1.53×0.81	南西 12	南	?	I罐,壺,尖底瓶,銅錢13	I
2	7.13.6	”	$0.96\times{0.5 \atop 0.8}$	0	?	?	II罐,壺,尖底瓶,銅錢 6	III
3	6.14.10	”	$1.74\times{0.7 \atop 0.8}$	北西 78	西	直肢	III罐,銅錢	III
4	5.11.3	陶棺豎穴	1.58×0.48	北東 4	南	仰身屈肢	罐	III
5	7. 5.9	陶棺洞室	$1.12\times{0.46 \atop 0.5}$	北東 3	南	?	III罐	III
6	6.11.5	”	$1.25\times{0.43 \atop 0.52}$	南西 15	南	?	I罐	I
7	9. 8.2	陶棺豎穴	1.39×1.1	南東 72	東	?	V罐,壺,銅錢24	II
8	8.17.4	陶棺洞室	1.28×0.6	北西 14	?	?		
9	8.18.9	”	1.76×0.86	南西 2	北	直肢	I甕4,鼎,敦,小碗,盤5,案,灶,羊,銅鋪首,銅環,銅飾,鐵器,銅錢181,漆器,II甕	III
10	8.18.17	陶棺豎穴	1.7×0.62	?	東	”	VI罐2,II罐,俑,猪,銅錢31,料珠126	III
11	6.12 16	甕棺豎穴	0.9×0.7	北西 70	?	?		
12	7.13 1	”	1.40×0.8	北西 86	東	直肢	II罐	III
13	5.11.2	”	1.64×0.77	南西 2	南	?	I罐2	I
14	8.18.6	”	1.4×0.6	北東 63	?	?		
15	8.18.7	”	1.5×0.9	北東 24	?	?		
16	8.18.5	”	2 ×0.94	?	?	?	銅錢11	II
17	8.18.16	”	1.36×0.9	?	?	?		
18	9.18.2	”	$1.5\times{0.6 \atop 0.7}$	北東 12	?	?	III罐3	III
19	8.18.13	”	1.6×0.85	?	?	?		
20	8.18.8	”	1.95×1.3	北西 63	?	?	牛	
21	8.18.15	”	1.7×1.5	北東 23	?	?	銅錢64	II
22	8.18.1	”	2 ×0.8	北東 5	?	?	III罐,銅錢	III
23	8.18.10	”	$1.62\times{1.02 \atop 0.64}$	北東 6	?	?		III

24	8.18.2	”	1.75×0.8	北東 5	?	?		
25	8. 4.3	瓦棺豎穴	1.92×0.64	北西 68	西	直 肢		
26	11.13.2	瓦棺洞室	2.75×0.45	0	北	?	罐,銅錢	I
27	7.13.2	”	1 ×0.38	北東 10	?	?	罐,豆把,石頭,瓦	I
28	6.13.10	瓦棺豎穴	2.12×1.08	北西 73	東	直 肢	盆	II
29	6.12.17	”	$1.17\times\genfrac{}{}{0pt}{}{0.35}{0.58}$	北西 76	西	?		
30	5.11.4	”	1.14×0.4	北東 7	北	直 肢		
31	10.11.2	”	$1.96\times\genfrac{}{}{0pt}{}{0.5}{0.45}$	南東 78	東	”	瓦當	
32	5.11.5	”	0.86×0.6	北東 2	北	”		
33	8. 5.1	”	0.86×0.8	北東 8	?	?	尖底瓶,碗 2	
34	10.14.1	”	1 ×0.48	北東 6	北	直 肢	罐,料珠 16	I
35	7. 5.14	磚棺豎穴	0.9×4.04	南東 8	南	”		
36	6. 5.4	”	1.9×0.38	南西 5	北	”		
37	6.11.1	”	1.98×0.73	北東 20	南	”		
38	7. 5.5	”	2.0×0.4	北東 10	北	”	銅鏡,瓦當	III
39	6.12.20	”	2 ×0.4	北西 80	?	?	銅錢 2,料珠 20	I
40	7. 5.11	”	2.49×0.40	南東 6	南	直 肢	銅錢 4,瓦當	II
41	7. 5.1	磚棺洞室	1.5×0.7	南西 8	北	?	I 罐,II 罐,小壺 2,瓦當,銅鋪首 2,銅鳩車,銅錢 159,骨飾 21	II
42	7. 5.12	磚棺豎穴	1.2×0.54	北西 11	南	直 肢	銅錢	II
43	12. 4.1	”	2.4×0.24	南東 64	東	”	字磚	
44	7. 5.15	”	1.64×0.72	南東 8	?	?	鐵鐮 2,銅錢	II
45	9.18.1	”	1.4× ?	北東 76	?	?	罐,鳩車,壺,俑	II
46	8.18.17	”	1.7×0.96	北東 3	南	?	甕,銅錢 48	II
47	7. 5.6	”	$1.14\times\genfrac{}{}{0pt}{}{0.22}{0.14}$	南東 22	東南	直 肢		
48	6.14.2	土壙豎穴	$2.84\times\genfrac{}{}{0pt}{}{0.7}{0.18}$	南西 21	北	”	罐,筒杯,銅鏡,銅錢 30,鉛飾品,筒瓦,棺釘 5	II
49	6.12.10	”	3.07×1.13	南東 20	?	?	甕,銅錢 3,瓦當,棺釘 3	II
50	6. 9.25	”	$2.46\times\genfrac{}{}{0pt}{}{0.53}{0.59}$	南西 84	西	直 肢	棺釘 8	
51	6.12.12	”	2 ×0.64	北西 74	西	”	鐵刀	
52	6.11.3	土壙洞室	2.88×1.02	北東 10	?	?	陶罐,棺釘 20	II

53	6.11.4	土壙竪穴	2.95×1.06	北東 20	?	?	鐵鐮,銅錢 4,棺釘 9	Ⅱ
54	6.12.11	,,	1.77×0.84	北西 82	西	直 肢	筒瓦	
55	6.14.4	,,	2.03×1.08	北東 25	北	,,	甕,筒杯,銅鏡,銅錢 31,棺釘 7	Ⅱ
56	10. 8.1	土壙洞室	2 ×0.80	北西 85	東	,,	甕,銅鏡,銅錢 22	Ⅱ
57	7. 5.8	土壙竪穴	2 ×0.55	北西 72	西	,,	銅鏡,筒瓦	Ⅱ
58	8. 4.4	土壙洞室	2.4×1.01	南東 6	南	?	Ⅰ罐,甕,銅鏡,銅錢 59,棺釘 12	Ⅱ
59	6.12.19	土壙竪穴	2.6×1.04	北東 24	北	直 肢	Ⅰ甕,瓦當,銅錢 22,棺釘 15	Ⅱ
60	6. 4.1	,,	1.9×0.46	南西 17	南	,,	鐵刀	
61	6.12.18	,,	$1.89\times\frac{0.47}{0.45}$	北西 85	西	側 身	銅帶鈎	
62	6. 4.2	,,	$2\times\frac{0.52}{0.53}$	南西 3	南	直 肢	銅鏡,銅錢 28,棺釘 13	Ⅱ
63	6.14.9	,,	2.9×1.3	0	?	?	銅鏡,銅錢,棺釘	Ⅱ
64	6.11.2	,,	2 ×0.68	南西 80	?	?	罐,鐵刀,銅錢 44,棺釘 19	Ⅱ
65	6.12.5	,,	$2.5\times\frac{0.72}{0.82}$	北東 9	北	?	Ⅱ罐,雙耳器,甕,敦,銅錢 35,棺釘 19	Ⅱ
66	8.18.14	,,	2.4×1.22	?	西	直 肢	鎏金環,筒瓦,鐵鏡	
67	9	,,	$2.63\times\frac{1.2}{0.8}$	南東 24	南	,,	磚,棺釘 10	
68	4	,,	1.9×0.96	南西 6	南	,,	骨飾	
69	2	,,	1.8×0.8	北東 4	西	,,	銅鏡,銅錢 23,棺釘 3	Ⅱ
70	10	,,	2.04×0.60	北西 84	西	?	壺,銅鏡	Ⅱ

註:隨葬品不註明件數者,均爲1件。人骨架,墓 67有2具,墓2、8、14—16、19—24、27、33、39、44、45、49、52、63、64 不明,餘各墓均 1 具。墓 1、2、3、5、6、8、9、26、27、41、56、58,均有墓道。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МАЛЕНЬКИ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ХАНЬ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Р-НЕ ЗАПАДНЕЕ Р. ЦЗЯНЬХЭ, ЛОЯН В 1955 г.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В 1955 г. в р-не к западу от р. Цзяньхэ близ Лояна нами было раскопано около 1000 разн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гребений,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которых относится к ханьской эпохе. Средние по величине ханьские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аналогичны могильникам в Шаогоу, мелкие ж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тип, отсутствующий в Шаогоу. Таких мелких ханьски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было обнаружено 70. По своей структуре они могут быть разделены на 5 типов: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 гробу из керамических плит,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 большом гончарном сосуде,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 черепице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 кирпичной погребальной камере и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 грунтовой могиле.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в гробу из керамических плит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ямные и катакомбные. Катакомбное захоронение состоит из могильной ямы и катакомбы-подбоя; ямные—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прямоугольное углубление в грунте с отвесными стенками. И в том и в другом случае погребенный помещается в гроб, сложенный из керамических плит.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в больших керамических сосудах все без исключ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прямоугольную яму с гончарным сосудом вместо гроба.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в черепице могут быть подразделены на ямные и катакомбные. Ямные имеют прямоугольную форму и невелики по размерам. В катакомбных захоронениях подбой располагается под одной из коротких или длинных стенок ямы. В обеих случаях вместо гроб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а черепица. Захоронения с кирпичной погребальной камерой также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как ямные так и катакомбные. Погребенный помещается в камеру, выложенную из целого или битого кирпича. Крыша или ⋀-образная, или плоская, или сводчатая. Погребальная камер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мала по размерам,— фактически это гроб, сложенный из кирпича. Грунтовые могилы также подразделяются на ямные и катакомбные. Внутри их помещен деревянный гро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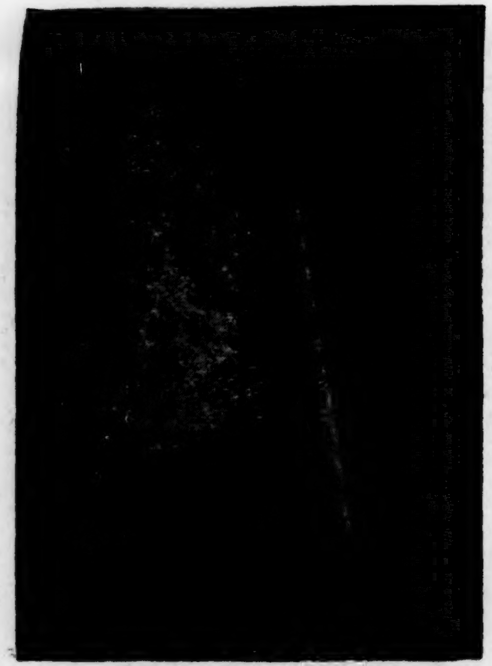
Инвентарь в захоронениях этих типов как правило очень скуден. В основном это керамика, изредка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бронзовые и железные вещи. В могилах с гробом из керамических плит инвентар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керамическими горшками /"гуань"/, остродонными сосудами "пин", кувшинами, небольшими резервуарами "вэн", триподами "дин", а также сосудами "дунь", чашками "вань", блюдами "пань", подставками "ань" и т.д.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монеты "у-чжу", "да-цюань у-ши", "хо-цюань" и др. В захоронениях в керамических сосудах инвентар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горшками "гуань" и "пэнь", а также монетами. В могилах с черепицей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горшки, остро донные "пин", чашки и сосуды "пэнь". К предметам, типичным для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в кирпичной погребальной камере, относятся горшки "гуань", большие резервуары "вэн", кувшины, цзю-чэ и т.д.; в некоторых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бронзовые зеркала и железные серпы. В грунтовых могила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резервуары "вэн", горшки "гуань", сосуды "дунь", сосуды с двумя ручками и т.д. Кроме тогс-бронзовые зеркала, поясные пряжки, монеты, а также железные зеркала, железные серпы и нож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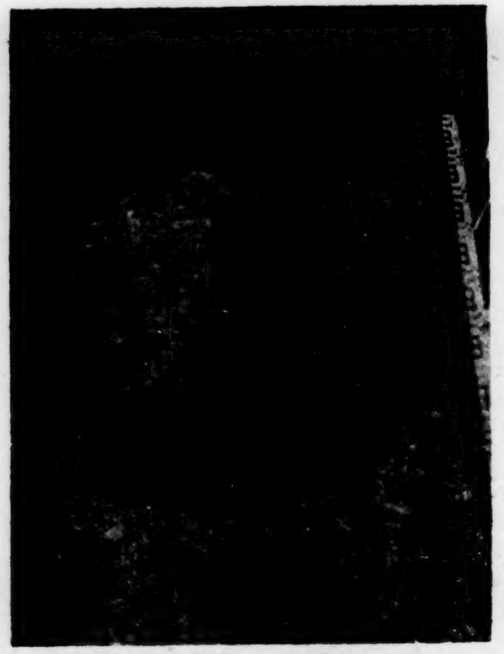
Керамика из погребального инвентаря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делена в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на три группы. Для первой группы характерны горшки "гуань" с резко отогнутым плоским венчиком. Этот тип керамики был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 вплоть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периода Зап. Хань. Вторая групп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горшками "гуань" с плавно загнутым наружу круглым венчиком, а также керамическими моделями очагов, триподами "дин", сосудами "дунь" и т.д. Все эти предметы характерны для конца Западной и начала Восточной Хань. Третья групп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триподами "дин", сосудами "дунь" и горшками "гуань". Формы этих сосудов характерны для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периода Вост. Хань. Учитывая наличие в погребениях бронзовых зеркал, монет и т.д., можно подразделить эту группу погребений на три периода: 1/Зап. Хань; 2/конец Зап. Хань-начало Вост. Хань; 3/Вост. Хань.

На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судить по описанным выше 70 захоронениям, подавляющ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х /за отдельными исключениями детских могил/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огребения бедного трудового люди.

圖版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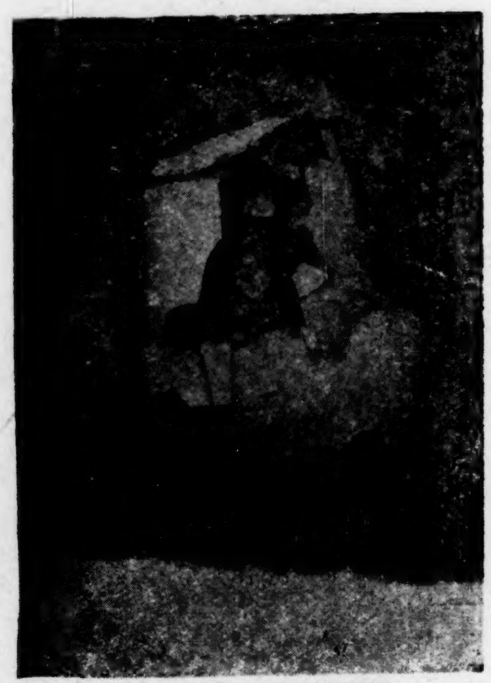

1. 陶棺葬(墓9)

2. 陶棺葬(墓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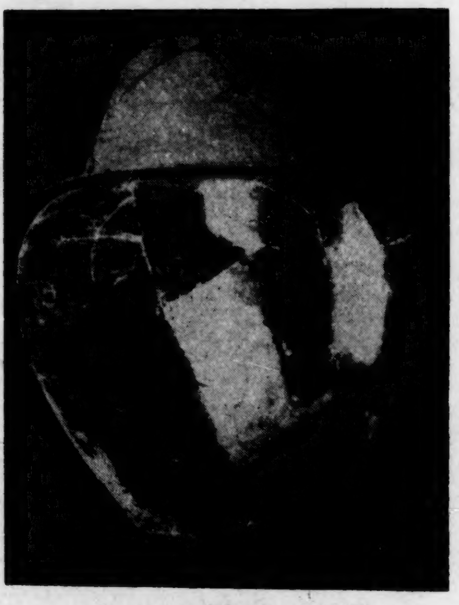

3. 甕棺葬(墓15)

4. 甕棺葬(墓12)
(甕棺及器物上之圓孔,係鑽探時為探鏟所打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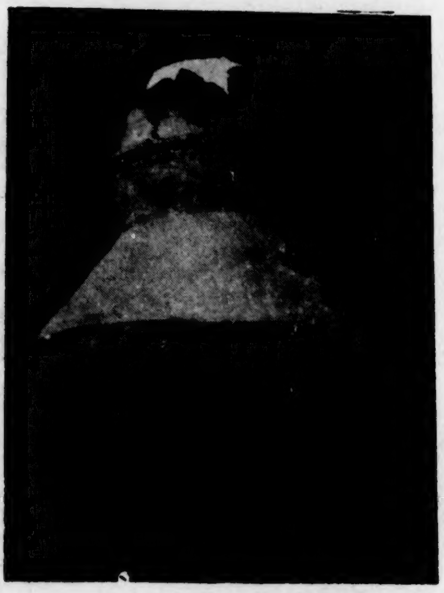
5. 瓦棺葬(墓30)


6. 瓦棺葬(墓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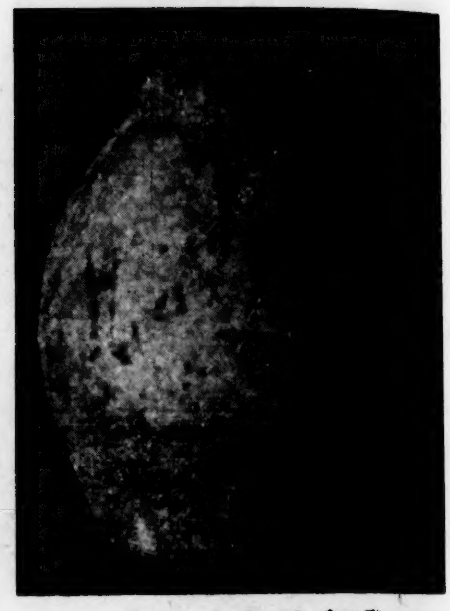
圖版貳



1. Ⅱ式甕棺（墓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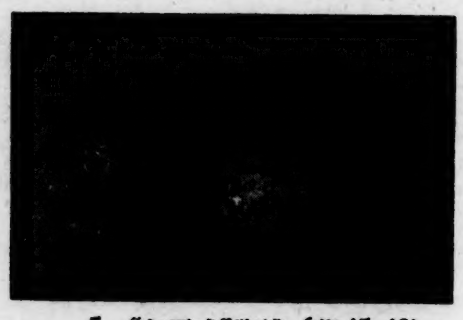


2. Ⅰ式甕棺（墓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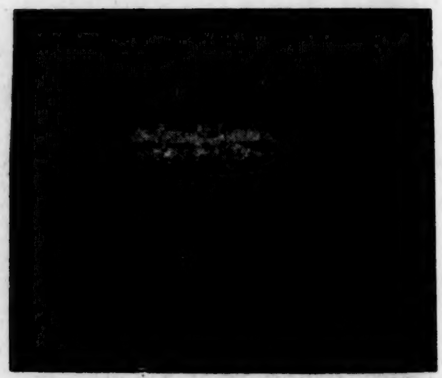


3. Ⅲ式陶罐（墓5）

4. Ⅳ式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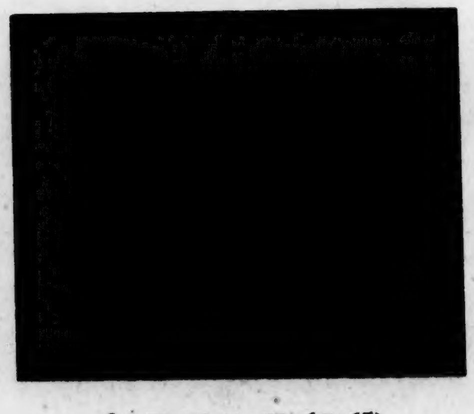


5. "初平式"陶罐（墓4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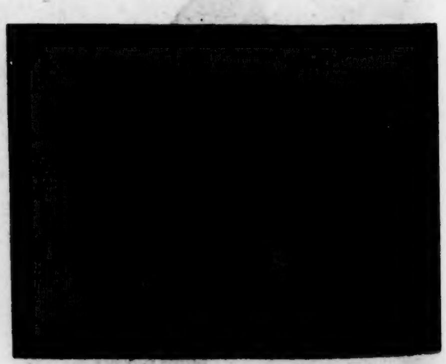


6. 陶敦（墓9）

7. 陶鼎（墓9）



8. 雙耳陶器（墓65）



9. 陶壺(墓1)、Ⅰ式陶甕(墓9)

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北朝及隋唐墓葬發掘報告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我們在整理 1955 年發掘的洛陽澗西區墓葬時，根據墓中出土的文字材料並經過了墓葬形制及器形的比較研究之後，選定此 40 座墓葬，列於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小型漢墓發掘報告之後，作為澗西此次發掘的第二篇報告。這一地區發掘的晉墓前已附於洛陽晉墓的發掘[1]之內，不再另成一篇。本篇報告中所包括的墓葬，其年代上限不及西晉，下限止於隋、唐。

一、墓葬形制

（一）磚棺墓

40 座墓之中，磚棺墓佔 13 座（墓 72、74、75、77、92、96、103、104、105、106、107、108、110）。其結構規模均甚狹小，其葬法就地開成深 2 米左右的豎穴，一般長 1.8—2.7，寬 0.4—1.5 米。然後以小磚繞壙砌成磚墻，高 2 至 4 層不等，其上以二磚架成人字頂，高僅 30—40 厘米，故內部放入死者之後，已極少空隙，與同一地區發掘的漢代"磚棺葬"第一式基本相同，故洛陽一帶羣衆稱之為"圍身券"（圖版壹，1—3）。墓 92 的四壁未砌磚，亦未架人字形頂，僅就土穴之上蓋以大磚 6 塊，較前者更為簡單。13座墓全為單人葬，仰身直肢，骨骼大都保存完好，但從未見棺木板灰，亦未有棺釘出土。根據其大小高度亦無法再置入棺木，故推知當時卽未用木棺作葬具，而是以磚代棺的。墓室均南向，其中偏東者佔 10 墓，在 5°—70° 之間；其餘 3 墓偏西 6°—22°。人頭隨墓的方向亦偏向東南或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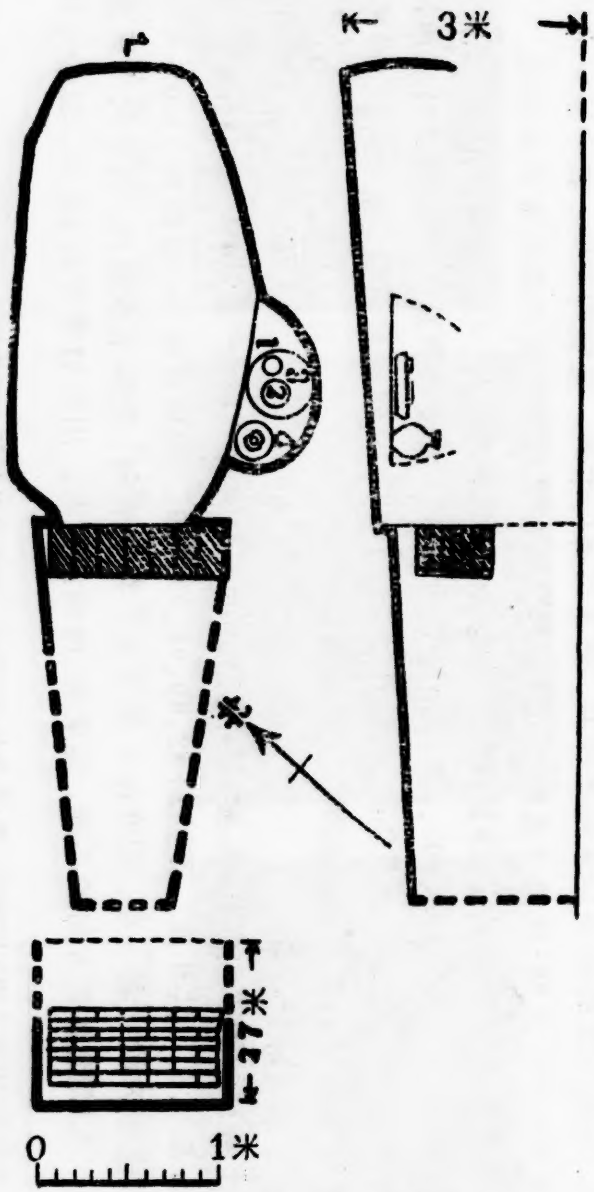
隨葬品中以陶器為主，多放置於死者的頭側（圖版壹，1—3）。以陶罐最多，在墓 72、75、96、103、104、105、106、107、108、110 中均有出土。出壺者有墓 74、92，墓 104 內除罐之外還置有陶皿，墓 103 出有陶碗。此外墓 75、108、110 內出有鐵鐮，墓 96 出有鐵髮叉，墓 77 出有永安五銖和剪郭銅幣。

（二）土壙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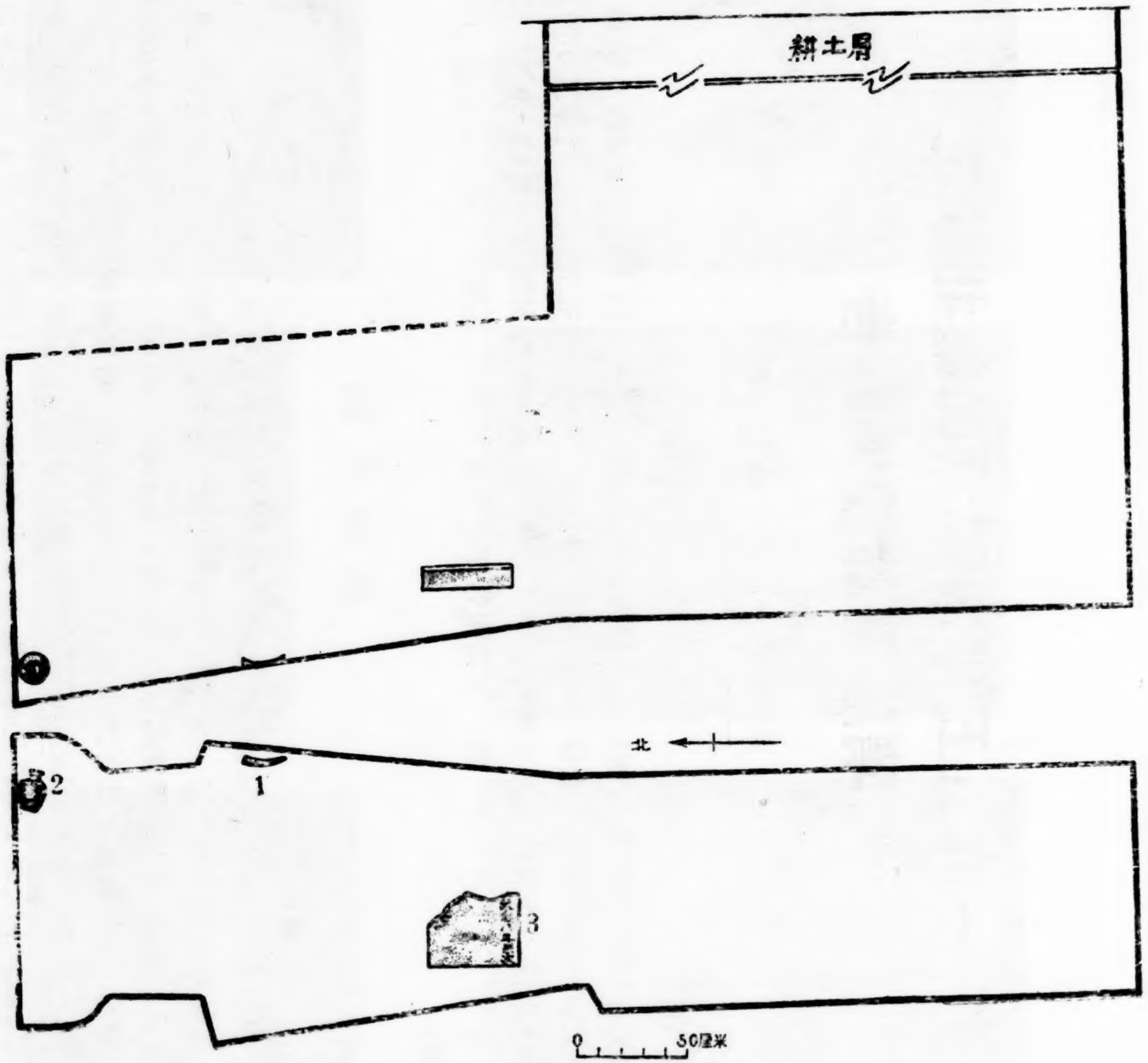
土壙墓的形制較為複雜，按其開鑿形式的不同，可分"豎穴"和"洞室"兩種。

1. 豎穴墓　共 5 座。墓號為 82、89、94、95、109。規模甚狹小，面積在 2×0.5 平方米左右，僅能容納死者一身，深度在 2 米上下。墓室南向，微偏東或偏西；西北向者只墓 82 一座。人頭隨墓室方向的不同，偏東南、西南或西北。出棺釘者有墓 82、89，其餘未見葬

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洛陽晉墓的發掘　考古學報 1957 年第 1 期。



圖一　墓71平、剖面圖



圖二　墓76平、剖面圖

具痕跡。人骨架大部保存較好,葬式均爲仰身直肢。隨葬品以陶器爲主,出細頸瓶的有墓82,出罐的有墓89、95、109,墓95又出有陶皿,出小壺的有墓94,以上陶器多放置於人頭的右側或左側。此外墓89內出有鐵鐮,墓94出有"永安五銖",是爲陶器以外僅見的隨葬品。

從出土器物觀察,豎穴土壙墓與上述磚棺墓基本相同,僅死者周圍未砌小磚而已。

2. 洞室墓　依墓室和墓道方位的不同,又可分爲墓室與墓道方向一致的豎室或墓室橫陳的橫室兩種:

豎室　全墓可分墓室與墓道兩部份,墓室與墓道方向一致。此型墓共有墓71、76、81、97等4座。墓向南偏西者2座,偏東者1座,僅墓76爲正南北向。墓71的墓底開成橢圓形,墓室低於墓道約10厘米,左側壁間距底10厘米處開一壁龕,龕內放置陶器,計有細頸瓶1件、盤1件、碗2件(圖一)。墓76中出有武德八年殘磚誌,爲經遷移後之廢壙,僅遺存陶罐與鐵鐮各1件,其墓室形制頗爲特殊(圖二)。其餘二墓,即由墓道一端開成土洞墓室,與一般習見的洞室墓無大差別。

4座墓均爲單人葬,死者仰身直肢。墓76出土棺釘9枚,其餘各墓未見棺木遺跡。殉葬器物多放置死者頭前,陶器中有細頸瓶、壺、罐、碗等。

橫室　又可分爲三式:

Ⅰ式: 墓室橫開墓道的一端,與墓道方向垂直,略似"丁"字形。此式共有墓73、79、80、5、87、91、99、100、101、102等10座。墓室多南向,微偏東或偏西。由其開鑿情况亦可分兩種:墓79、80、100、102等座,墓室接近長方形,並於墓室前端留有較長的甬道。墓79、80、99等座於入門之處開成方形或長方形的土坎,土坎之後爲棺室。棺室一般較土坎高約15厘米左右(圖版壹,4)。其中墓79出土天統五年墓誌1方。以此墓爲例,墓室長2.2,寬1.54,甬道長0.65,寬0.74米。其前爲墓門,門高0.8米。方向南偏西19°。再前爲階梯形墓道,長4.4米,近墓門一端較寬,爲0.8米,其前端較狹,爲0.42米。墓底距地面深6.1米,墓口埋於後世淤土之下,深2.1米,墓口與上層淤土相接之處出有磚塊瓦礫,證明此墓口確爲當時的地表。該墓似爲早經遷移的廢壙,墓內已無人骨,除一殘磚誌外,僅西端出有泥錢約60枚(圖三)。墓80在墓79東鄰2米,二墓平行且形制略同,西端亦出有泥錢約30枚,應與墓79爲時代相近的墓葬。現室內僅存一保存完好的左手骨。墓中出土有陶罐和陶皿。

墓99的門內土坎周圍砌磚一層,無甬道(圖版壹,4)。

墓100於墓室的西端另開一室,內葬屍骨2具,正室內葬3人,其中內側的爲幼童,應爲一家親族的合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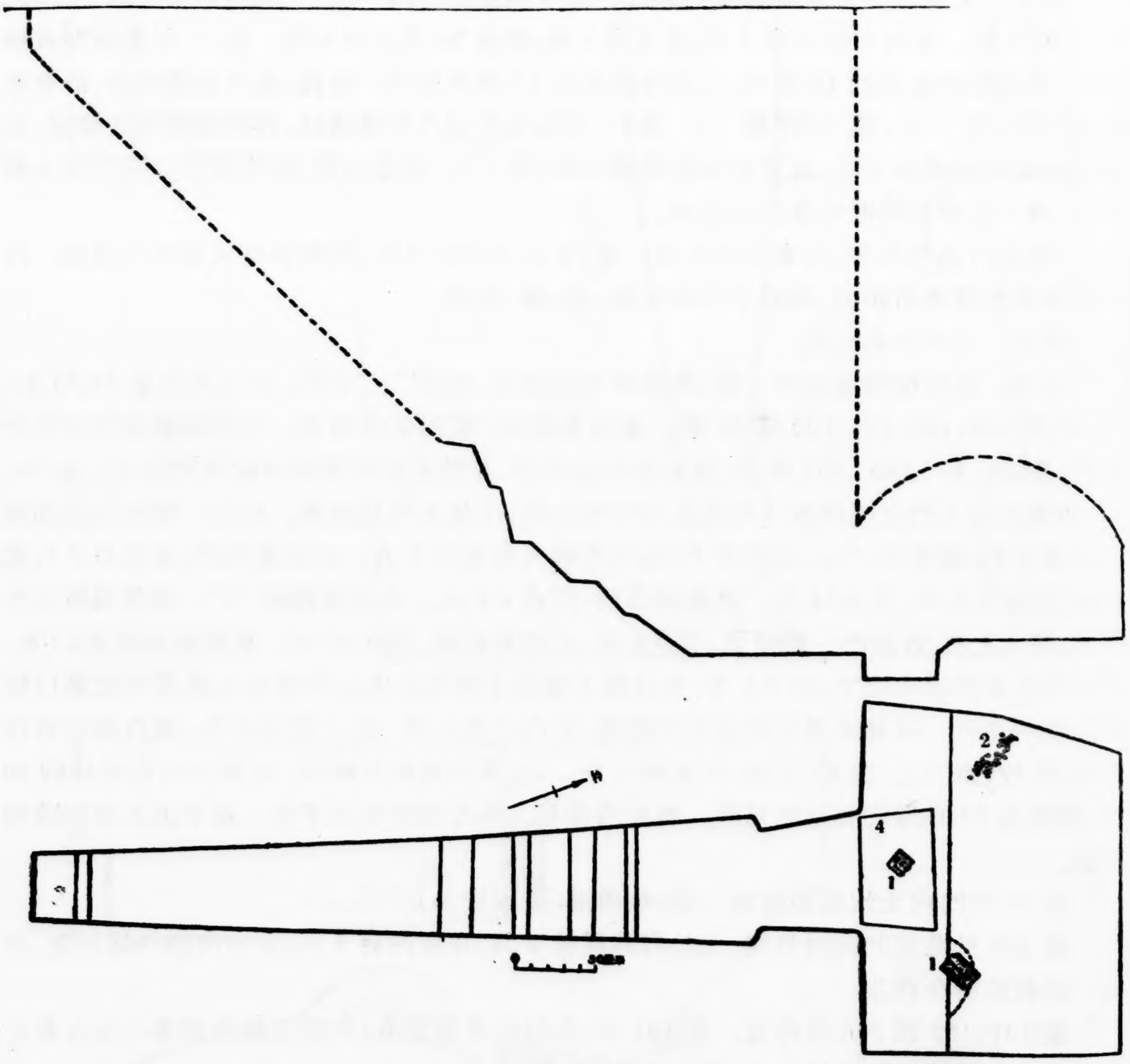
墓101、102爲2人合葬墓。墓101中,外側的骨骼零亂,可能是經過遷墓以後合葬在一起的。此種情況並見於墓88、90、93、99各墓。

10座墓中,僅墓87出鐵棺釘,周圍並有板灰遺痕。墓中隨葬品有陶罐、細頸陶瓶、鐵鐮和銅髮叉,此外墓87中出有"常平五銖"1枚,墓100出"永通萬國"、"常平五銖"與隋五銖各1枚,墓101出剪郭錢1枚,均可爲斷定年代之主要參考材料。

Ⅱ式: 墓室、墓道的關係與Ⅰ式略同,惟墓道稍偏於墓室的一側。共7座,爲墓78、

83、84、88、90、93、98。墓室全爲土壙，形制狹小，墓室容積一般在 2×1 平方米左右。其中 6 座墓的墓門北向，但均稍偏東或偏西，僅墓 98 爲南向偏東80°。其中除墓 83 爲單人葬，墓 78 無人骨，應爲後經遷葬之廢壙外，其餘 5 座墓均爲雙人合葬墓。

隨葬品中，每墓均有陶罐出土，除墓 98 中所出的爲 I 式外，其餘均爲附有兩耳的 III 式陶罐，與此型陶罐同出的另有雙耳陶壺，放置死者身側或頭前。除陶器外，在墓83、90、93、98 中出有鐵鐮，墓 84、90、93、98 中出有鐵或銅髮叉，並於墓 84、88 兩墓中出土有銅帶鉬等。出土貨幣僅有隋五銖一種，出土於墓 83、93 兩墓中。



圖三　墓 79 平、剖面圖

III 式：墓室與墓道仍爲丁字形，但墓道斜向一側。此式墓葬只有墓 86 一座。方向北偏東 22°，爲雙人葬，但葬於外側者頭向東，內側者頭向西，人架周圍有棺釘出土。隨葬陶器有雙耳罐和雙耳壺，均置於身側，在外側人頭部隨葬有隋五銖 2 枚。

二、出土遺物

(一) 陶器

共66件,出土於37座墓中。器形有罐、壺、瓶、盤、碗和皿六種,均泥質。其中以罐最多,每墓出1—5件不等。

細頸瓶　5件。出5座墓中,每墓只1件。器體大小不一,最大的高24厘米。器形均爲平底圓腹細頸侈口,頸部以下或施以簡單花紋。火候甚低,故陶色呈灰綠或橙黄色(圖版貳,4;圖四,1)。

盤　1件。平底斜直壁,素面粗平,製作不工。色灰黑,火候亦低(圖版貳,1;圖四,2)。

碗　5件。分大小兩種,墓71出大小各1件,皆平底直口(圖版貳,2、3;圖四,3、4)。墓81、84二墓所出的底部有四座,製作甚粗糙,素面無紋。僅底有四座的2件火候較高,陶質呈灰色,其餘呈橙黄色,火候均低。墓93出米黄色釉陶碗1件,平底(有四座)深腹直口,陶質鬆脆,釉色亦無光澤(圖版貳,9),同出土物中有隋五銖錢。

罐　共38件。爲出土陶器中最多的,器形皆爲平底圓腹罐,按口部製作形態可分爲皿口、方唇、反捲圓唇三式。

Ⅰ式: 9件。器頸以上外侈折作皿形口,頸部較細。器高約在16—20厘米左右。陶質呈灰綠或橙黄,火候均低。頸部以下或施以簡單印紋(圖版貳,5;圖四,5)。

Ⅱ式: 6件。器身與Ⅰ式罐基本相同。惟器口捺成方唇。出土於6座墓中。其中無耳罐2件,出土墓84、104。雙耳罐3件,肩部兩側對稱附有雙耳(圖版貳,6;圖四,6)。複式雙耳罐1件,出土於墓97中。在耳鈕的正面擠成凹槽,使凹槽兩邊高起如兩泥條合併狀,耳較寬厚。爲便於同普通雙耳區別,故此稱作"複式雙耳"(圖版貳,10)。陶色呈橙黄色,火候甚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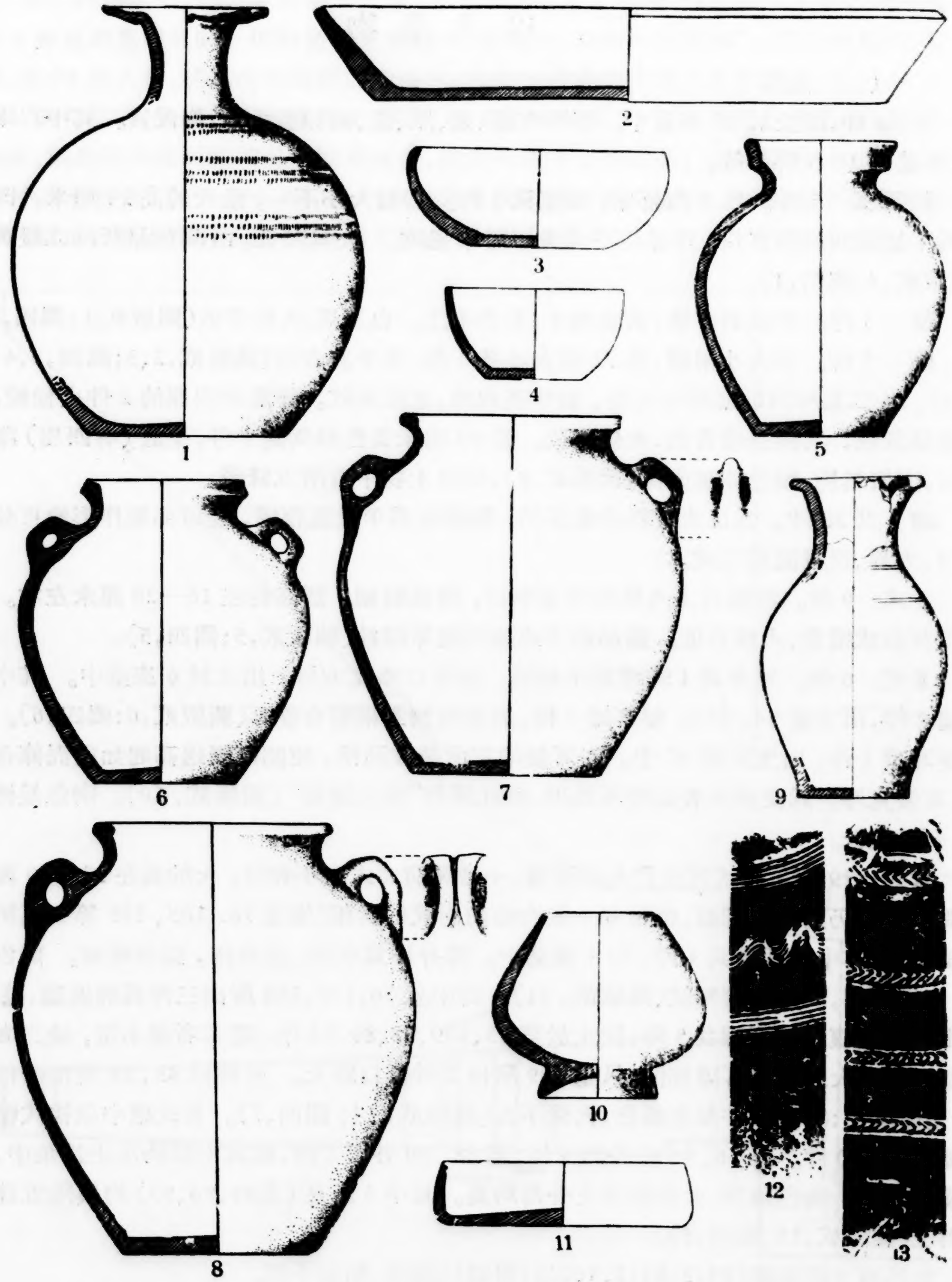
Ⅲ式: 19件。此式可分作大小兩種,小者與前二式大小相同,大的高在21—30厘米之間。器體仍爲平底圓腹,但頸部一般均較前兩式的爲粗(僅墓76、105、108等3墓所見者較細)。其中無耳罐共4件,出4座墓中。器身均爲小型,唇外捲,頸部略細。陶色磚灰,火候較高,表面光素無紋(圖版貳,11)。其中墓76、105、108所出三件爲橢圓腹,墓73所出的爲圓腹。雙耳罐共5件,出土於墓83、109、88、89、93中,前二者屬小型,後三者屬大型。器腹大致與無耳罐相似,只墓109所出1件器口略大。火候以83、88所出兩件較高,呈磚灰色;其餘3件呈灰綠色,火候不高(圖版貳,14;圖四,7)。Ⅲ式罐中以複式雙耳罐最多,共10件。墓86、93中各出4件,墓88、90各出1件,較其它器物出土爲集中,並全屬大型的。陶色磚灰,火候較其它各器均高。其中3座墓(墓88、86、93)均與隋五銖同時出土(圖版貳,15;圖四,8)。

此外有3件陶罐(85:2、84:1、102:2)因器口殘失,類型不明。

壺　出土甚少,共7件。圓腹,平底,頸部較細,但器腹則遠較細頸瓶爲小。分兩式:

Ⅰ式: 4件。無耳,唇外侈作喇叭口。出土於墓74、81、92、94中。呈灰綠色,火候均低(圖版貳,12;圖9)。

Ⅱ式: 3件。出土於墓86、88中。唇直立作皿形口,器肩有對稱的複式雙耳。均與隋



圖四 陶 器

1. 細頸瓶(71:4) 2. 盤(71:3) 3. 碗(71:2) 4. 碗(71:1) 5. Ⅰ式陶罐(80:2) 6. Ⅱ式陶罐(73:2) 7. Ⅲ式陶罐(93:6) 8. Ⅲ式陶罐(93:9) 9. Ⅰ式陶壺(94:1) 10. 陶小口瓶(96:1) 11. 陶皿(80:2) 12. Ⅰ式陶罐(98:1)肩部劃紋 13. 陶壺上的花紋(81:2) (1—11. 約1/4, 12、13.1/2)

五銖錢同時出土。

小口瓶　1件。出墓96中。器形奇異，似倒置的罐形。陶色棕紅，火候較低（圖版貳，8；圖四，10）。

皿　器形如淺盤，直壁平底，唇部較薄，通體頗似一皿字形，故暫名爲“皿”。共9件，出土於墓78、80、86、88、90、91、95、98、104中。除86、88二座墓所出者呈磚灰色且火候較高外，其餘均呈灰綠或橙黃色，火候甚低（圖版貳，7；圖四，11）。

泥錢　有兩座墓中出土。墓79約出60枚（其中有殘破者），製作較工，中部並穿有小孔。墓80出土約30枚，僅製成泥餅狀以像銅錢。均出土於墓室西端一隅（圖一）。

磚　發掘時曾採有標本3塊，其中一塊採自墓77，長27，寬13.5，厚7厘米。製作寬厚不均，火候甚低，基本上可代表這批墓磚的一般情況。

（二）銅器

銅髮叉　6件。可分兩式。

Ⅰ式：1件。單股，形如骨簪。出墓100的外側人頭下，長9.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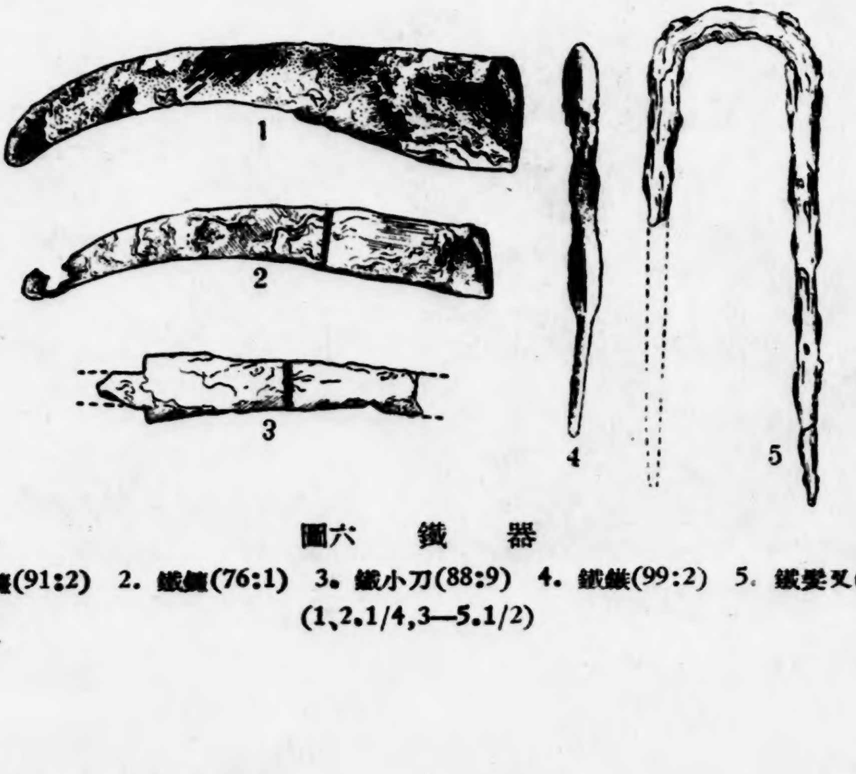
Ⅱ式：5件。雙股，形如雙叉，長14—21厘米。皆出於死者頭部。

銅帶鉤　4件。分大小兩種，一種較寬大，鉤面長約3，寬約2厘米。由一片兩葉相對稱的銅片折合而成，其折成之背部下有管釘，合口處亦存有細釘孔，用法不明。另一種鉤面較小，長約2，寬約1厘米。其製法與前者基本相同。又有1件類似今日皮帶之鉤鈕。它們除1件（84:6）出於填土外，餘均出死者腹部，疑爲腰帶之鉤鈕，其上附貼有布紋殘迹。

銅錢　共出土15枚。其中永安五

圖五　銅　錢（2/3）

1. 常平五銖　2. 永通萬國（墓100）
3. 永安五銖（墓77）　4. 隋五銖（墓86）



圖六　鐵　器

1. 鐵鐮（91:2）　2. 鐵鐮（76:1）　3. 鐵小刀（88:9）　4. 鐵錐（99:2）　5. 鐵髮叉（84:2）
（1、2.1/4，3—5.1/2）

銖 2 枚，常平五銖 2 枚，永通萬國 1 枚，隋五銖 8 枚（圖五）。另外墓 77、101 中各出有剪郭錢 1 枚，字迹已殘。銅錢在墓內存放的位置是：1 枚的多含於口內，3 枚的除含在口內外，並於左右手內各置 1 枚。

（三）鐵器

共 43 件。器形有鐮、小刀、鏃、髮叉及棺釘五種。

鐵鐮 15 件。出土於墓 75、76、83、87、89、90、91、93、98、99、100、102、108、110 諸墓。其中墓 110 有 2 件，餘墓各 1 件，多放置在死者的頭側、身側或腹上。其形制約可分作兩式：

Ⅰ式：鐮體近柄一段特寬，中段以下稍窄，最寬處一般爲 4.9 至 5.5，前端寬約爲 2.3 至 2.8 厘米。接近把的一端有捲起稜脊一道。通體呈弧形（圖六，1）。

Ⅱ式：1 件。出墓 76。通體瘦長。與唐武德八年磚誌同出（圖六，2）。

小刀 1 件。出墓 88 死者胸前，銹蝕過甚，僅能略辨爲刀形，殘長 7 厘米（圖六，3）。

鏃 1 件。出墓 99 死者右腿外側。鏃長 5.7，寬 0.8 厘米。雙刃有脊，中部略向內收。方鋌，鋌殘長 2.6 厘米（圖六，4）。

髮叉 1 件。出墓 84 死者頭前。形制與銅髮叉全同，長 10，兩股之間距離 2.9 厘米（圖六，5）。

棺釘 於墓 81、82、87、89 諸墓中各出 4 至 9 枚，形制不一。舉墓 89 所出者爲例，可分方帽、曲頭與直頭三種。方帽的長 11.5，曲頭的長 13，直頭的長 10.5 厘米。其餘各墓所出的多較此爲小。

（四）磚誌

共 2 方。其一出墓 79。磚長 28.5，寬 13.5，厚 6 厘米。磚質脆弱，呈橙黃色。出土於墓室前部，已斷折爲二。誌上刻文三行，共 16 字（圖版貳，13；圖七）。銘文爲："天統五年二月十日歲次己丑戴仲和銘。"

其二出土於墓 76 中。已殘，以保存完整之一邊爲準，測知其長、寬各 34.2，厚 7 厘米。磚青灰色，火候較高，一面磨光。誌文硃書八行，上半殘佚。第一行

圖七　墓 79 出土磚誌（1/2）

字已漫漶不能辨認，可讀者共42字。錄文如下：

……□□□□□□□

……武德八年歲次□

……囿辛卯朔十六日，

……□始平縣隋

……將軍光祿大夫凉

……□大業十四年正月

……今權賓洛州，河囿

……□□趙公銘記

三、結　　語

上述的北朝及隋、唐時代的墓葬40座，其中有磚棺墓13座，土壙豎穴墓5座，土壙洞室墓22座，以墓葬規模看，多數屬於一般人民的墓葬。

出土陶器共66件，從器形、質地、顏色及出土數量各點觀察，可分三類：在第一類中，罐、壺、瓶都是細頸侈口方唇（皿口者唇亦方形）。陶色灰綠或橙黃，火候低弱。以每墓中出土1—2件最爲常見，放於死者頭前左側或右側；第二類的罐、壺多附雙耳，且以複式雙耳爲主，口徑較大而口唇外捲，陶色絕大多數均呈磚灰，火候較高，以每墓出土5—6件爲常見；第三類陶質顏色與第二類略同，以捲口橢圓腹細頸罐爲特徵，出土亦只每墓1件。從這裏可以看出，第一類雖然在類似規模的墓葬中，出土陶器的質量高低和數量多寡都有顯著的不同。但與第一類陶器同時出土的貨幣有"永安五銖"和"常平五銖"，並在墓79出有北齊天統五年（公元159年）的誌磚，因此可定爲北朝時期的墓葬。在出土有第二類陶器的墓中，有四座墓中出土有隋朝的五銖。屬第三類陶器的墓76中，有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殘誌出土。可見出二、三兩類陶器的墓葬，其時間約及隋、唐。

雙股髮叉分銅、鐵兩種，北朝墓中僅出1件，而隋、唐墓中共6件。看來此種形式的髮叉，似在隋、唐時期較爲流行。漢、魏至隋、唐以來，死者常有鐵鐮隨葬，在此40座墓中，出鐵鐮的墓葬達14座之多，其比重較其前或以後各時代墓葬均多。由於其近柄的寬度和形體的不同，可知Ⅰ式鐵鐮多出於北朝墓葬，Ⅱ式鐵鐮則爲隋、唐之物。

這次發現的磚棺葬，實際上是以磚來代替木棺的，此外在土壙墓中也僅4座墓出現少數棺釘，僅佔總數的1/20，可見當時一般羣衆能備木棺葬具的極少，這是北朝時期廣大勞動人民在殘酷的壓迫剝削下，生活極端貧困的寫照。他們把僅有的一點生前用物包括他們的生產工具鐮刀和簡單的髮飾充備隨葬。至於其中的隨葬陶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僅是燒製半熟，製作粗劣，同樣可以看作是當時農村經濟凋敝的反映。這與當時一向爲人注意的北朝貴族墓葬中，出土以紋石爲棺和大批的僕俑車馬等材料，說明統治階級的奢靡浪費和生活豪華，它正與這批墓葬形成當時階級之間的鮮明對比。

執筆者：蔣若是

墓號	舊號	墓類形別	墓道長寬深(米)	墓室長寬高(米)	方向(度)
71	5.8.2	土壙洞室	$2\times\frac{1.03}{0.5}\times2.7$	$2.42\times\frac{1.3}{0.7}\times3$	南西50
72	5.9.2	磚棺竪穴		2.2×0.8×0.7	南東30
73	6.9.10	土壙洞室	2.37×0.55×3.4	2.3×1.05×3.4	南西47
74	7.5.4	磚棺竪穴		1.8×0.4×1.8	南西 9
75	7.5.7	,,		1.95×0.56×2.8	南東35
76	75	土壙洞室	2.54×1×5.7	2.4×1.3×1.7	北 0
77	7.5.13	磚棺竪穴		$1.16\times\frac{0.62}{0.4}\times2$	南東32
78	7.5.17	土壙洞室	2.7×0.64×3.8	2×3.2×0.99	北西12
79	8.7.2	,,	4.4×0.76×6.1	1.75×2.14×6.1	南西19
80	8.7.5	,,	?×0.8×5.15	1.25×2.4×5.2	南西24
81	8.8.11	,,	2.17×0.9×4.7	2.44×0.77×4.9	南西12
82	10.11.3	土壙竪穴		1.96×0.86×3.7	北西60
83	7.6.1	土壙洞室	$1.96\times\frac{0.98}{0.66}\times4.4$	1.74×?×6.8	北西13
84	8.4.1	,,	$2.3\times\frac{0.74}{0.64}\times7$	2.02×?×7	北東15
85	8.5.2	,,	3×0.88×7.2	1.94×?×7.2	北東16
86	9.2.4	,,	$2.1\times\frac{0.65}{0.7}\times7.1$	1.86×1×7.1	北東22
87	9.3.1	,,	$2.8\times\frac{0.4}{0.7}\times6.6$	2×6.6×0.64	北東15
88	9.4.1	,,	$2.48\times\frac{0.62}{0.8}\times7$	1.92×?×7	北東14
89	9.5.1	土壙竪穴		$2.4\times\frac{1.24}{0.79}\times8$	南西 5
90	9.8.3	土壙洞室	1.9×0.8×8.1	2.4×0.7×81	北東18
91	5	,,	3.2×0.9×?	2.36×1.30×?	北西10
92	26	磚棺竪穴		$2.6\times\frac{0.62}{1.5}\times4.4$	南西 6
93	39	土壙洞室	$1.75\times\frac{1.04}{0.80}\times7$	$1.75\times\frac{10.4}{1.80}\times7$	北東26
94	1	土壙竪穴		1.57×0.44×4.6	南東18
95	6	,,		2×0.95×6.20	南西14
96	7.5.3	磚棺竪穴		2.03×0.78×2.8	南西22
97	19	土壙洞室	2.4×0.9×6.1	2.4×0.9×6.1	南東14
98	52	,,	未作	2.1×1.0×?	南東80
99	45	,,	3.3×0.66×4.6	$1.84\times\frac{1.58}{1.56}\times4.6$	南東20
100	46	,,	3.8×0.9×5.1	2.58×1.46×5.1	南東20
101	50	,,	2.44×0.76×3.5	2×1.2×3.5	南西 5
102	59	,,	3.9×0.8×4.3	$2.1\times\frac{1.2}{0.86}\times4.3$	南東15
103	62	磚棺竪穴		2×0.64×3.7	南東 5
104	63	,,		2.88×0.89×3.04	南東18
105	66	,,		2.7×1×3.1	南東20
106	68	,,		2.5×1.32×31	南東70
107	70	,,		2.4×0.84×3	南東40
108	71	,,		0.86×1.12×2.5	南東60
109	12.5.7	土壙竪穴		2.8×1.35×4.7	北東21
110	67	磚棺竪穴		2.14×0.8×2.7	南東5

註：隨葬品中，凡未列明件數者，均爲1件。

隋唐墓葬登記表

人架 數目	人架 頭向	人架 葬式	出土物（未註明質料者,皆爲陶器）	陶器特徵類別
?	?	?	細頸瓶,盤,碗	1
1	東南	仰身直肢	Ⅰ罐	1
?	?	?	Ⅱ罐,Ⅲ罐	3
1	南	仰身直肢	Ⅰ壺	1
1	東南	,,	Ⅰ罐,鐵鐮	1
?	?	?	Ⅲ罐,鐵鐮,磚誌	3
1	東南	仰身伸肢	永安五銖,剪郭錢	1
?	?	?	罐片 15, 皿	1
?	?	?	泥錢60,磚誌	1
?	?	?	罐片,皿,Ⅰ罐,泥錢 30	1
1	南	仰身直肢	細頸瓶,Ⅰ壺,碗,棺釘,水晶塊	1
1	西北	,,	細頸瓶,棺釘 4	1
1	西	,,	Ⅲ罐,鐵鐮,隋五銖	2
2	西	,,	?罐,碗,鐵髮叉,銅髮叉,銅帶鉶	2
1	西	,,	罐,銅帶鉶	1
2	東西	俯身直肢	Ⅲ罐,Ⅱ壺,皿,棺釘,隋五銖	2
1	西	,,	Ⅰ罐,鐵鐮,棺釘,常平五銖	1
2	西	,,	Ⅱ壺,Ⅲ罐2,皿,鐵小刀片,銅帶鉶,隋五銖,天然石塊	2
1	南	?	Ⅲ罐,鐵鐮,棺釘 8	2
2	西	仰身直肢	Ⅲ罐,皿,鐵鐮,銅髮叉,磚	2
1	?	,,	Ⅰ罐,皿,鐵鐮	1
1	西	,,	Ⅰ壺	1
2	西	,,	Ⅲ罐2,米黃色釉碗,鐵鐮,銅髮叉,隋五銖	2
1	南	,,	Ⅰ壺,永安五銖	1
1	西	,,	Ⅰ罐,皿	1
1	南	,,	小口瓶,鐵髮叉	1
1	南	,,	Ⅱ罐	1
2	南	,,	Ⅰ罐,皿,鐵鐮	1
2	西	,,	鐵鐮,鐵鏃,銅髮叉	
5	南 2 西 2	二遷葬	細頸瓶,鐵鏢,鐵刀,永通萬國,常平五銖,隋五銖,銅髮叉	2
2	東	一遷葬	Ⅰ罐,剪郭錢	1
2	西	側身直肢	?罐,鐵鐮,銅髮叉	2
1	南	仰身直肢	Ⅱ罐,碗	1
1	南	,,	Ⅱ罐,皿	1
1	南	,,	Ⅲ罐	3
1	東	,,	Ⅱ罐	1
1	東南	,,	Ⅰ罐	1
1	東南	,,	Ⅲ罐,鐵鐮	3
?	?	?	Ⅲ罐	2
1	南	仰身直肢	Ⅱ罐,鐵鐮 2	1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ЕРИОДА ОТ СЕВЕРНЫХ ДИНАСТИЙ ДО СУЙ-ТАН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Р. ЦЗЯНЬХЭ В Г. ЛОЯНЕ В 1955 Г.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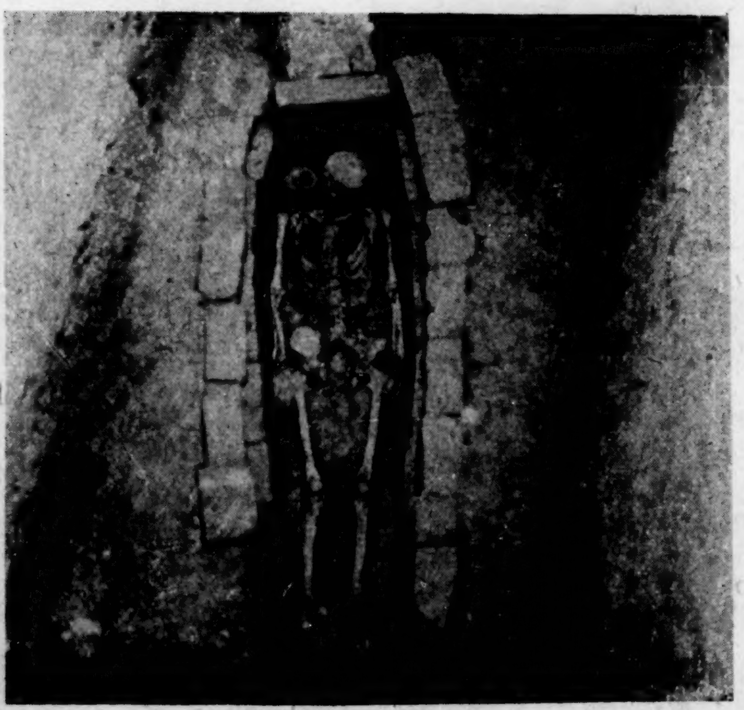
В р-не к западу от р. Цзяньхэ в г. Лояне нами было обнаружено 40 небольших погребений,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периоду после Зап. Цзинь вплоть до Суй—Тан.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два структурных типа погребений: погребения с кирпичным гробом и грунтовые погребения. Погребений с кирпичным гробом насчитывается 13. В небольшой по площади могильной яме вокруг тела погребенного выкладывалось 2—4 слоя кирпича, сверху из Λ-образно сложенных пар кирпичей сооружался потолок,- всё это и заменяло собой гроб. Высота такого кирпичного гроба не превышает 30—40 см. В самом скромном из всех погребений могильная яма попросту прикрыта сверху 6 большими кирпичами. Все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одинарные. Инвентарь весьма скуден: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это горшки /“гуань”/, кроме того изредка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кувшины /“ху”/, миски /“минь”/, железные серпы, монеты “юн-ань у-чжу”, и медные монеты с обрезанным краем.

Грунтовые могилы по способу сооружения могут быть разделены на две категории. Первая из них—ямные захоронения, числом 5. Площадь могильной ямы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мала, она только-только вмещает тело погребенного. В двух ямных захоронениях обнаружены следы деревянного гроба. В. инвентаре помимо керамики—1 железный серп и 1 монета “юн-ань у-чжу”. Вторая категория грунтовых могил—катакомбные захоронения, в которых можно различить погребальную камеру и ход. В 4 случаях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погребальной камеры и хода совпадают, в 18 случаях он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под прямым углом в виде буквы “Т”, причем по степени смещенности ход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камере эти 18 могил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3 вида. В грунтовых могилах под одной из стен ямы иногда сооружается подбой для помещения вещей. В некоторых могилах извлечены гвозди от гроба и обнаружены следы гробовых досок. В инвентаре опять-таки преобладает керамика, кроме того найдены эпитафии, высеченные на кирпичных плитах, железные серпы, бронзовые головные шпильки и медные монеты различных видов. Керамики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в 37 захоронениях обнаружено 66 керамических сосудов. Самый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й из них—горшок /“гуань”/—более половины всей керамики. По форме венчика горшки делятся на 3 группы: сосуды с прямым стеблем венчика, с венчиком квадратным в сечении и плавно загнутым наружу валикообразным венчиком. Горшки двух последних групп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лучаев имеют на плечиках две ручки. Керамические кувшины /“ху”/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две группы: с горлом, расширяющимся раструбом; с прямым стеблем венчика и двумя ручками. Кроме того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узкогорлые бутыли,

блюда, чашки, миски и т.д. Тесто тонко отмученное, цвет серый, серо-зеленый и оранжевый.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обжига низкая и многие предметы обожжен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В некоторых могилах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глиняные монеты, круглые сотверстием в центре. Предметов из бронзы мало, он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лишь головными шпильками и пуговицами. Медных монет найдено 15 штук, это "юн-ань у-чжу", "чан-пин у чжу", "юн-тун вань-го", "у-чжу" суй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 монеты с обрезанным краем. Монеты находятся или во рту у погребенного или зажаты у него в руке. Среди железных предметов—серпы, маленькие ножи, наконечники стрел и головные шпильки. Только в двух могилах обнаружены эпитафии на кирпичных плитах. На одной из них высечена следующая надпись: "Дай Чжун-хэ, пятый год правления Тянь-тун, десятое число второго месяца. Год и-чоу". Тянь-тун—это девиз правления династии Сев. Ци, пятый год его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 569 г. н.э. Дата на второй эпитафии—8 год правления У-дэ эпохи Тан /625 г. н.э./.И то и другое дает нам критерий абсолютной хронологии этой группы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В целом, структура и метод сооружения этих небольши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периоду от Северных династий до Суй-Тан, очень просты, инвентарь скуден, качество вещей невысокое, причем среди них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оруд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железные серпы и т.д./.Поэтому все эти захоронения следует признать погребениями простолюдинов. Материалы этих погребений отражают картину упад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тяжелых условий жизни народа той эпохи.

1. 墓 96 (磚棺墓) 外觀



2. 墓 105 (磚棺墓) 內觀

3. 墓 110 (磚棺墓) 結構

4. 墓 99 墓室內俯視情況

四川昭化寶輪鎮南北朝時期的崖墓

沈 仲 常

(四川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

昭化寶輪鎮[1]的北面有山名屋基坡,它東距寶成鐵路的昭化車站1公里。屋基坡的東面有山頭名宋家蓋,二者之間隔有一條山溝,名叫牛溝。崖墓就集中在屋基坡的正面、叫牛溝西側和宋家蓋三處(圖版壹,1、2)。1957年3月,我們在屋基坡及叫牛溝西側兩處作了發掘。共發掘崖墓34座,計有東漢墓2座,南北朝墓32座(見附表)。現將南北朝時期的崖墓,作一介紹。

一、墓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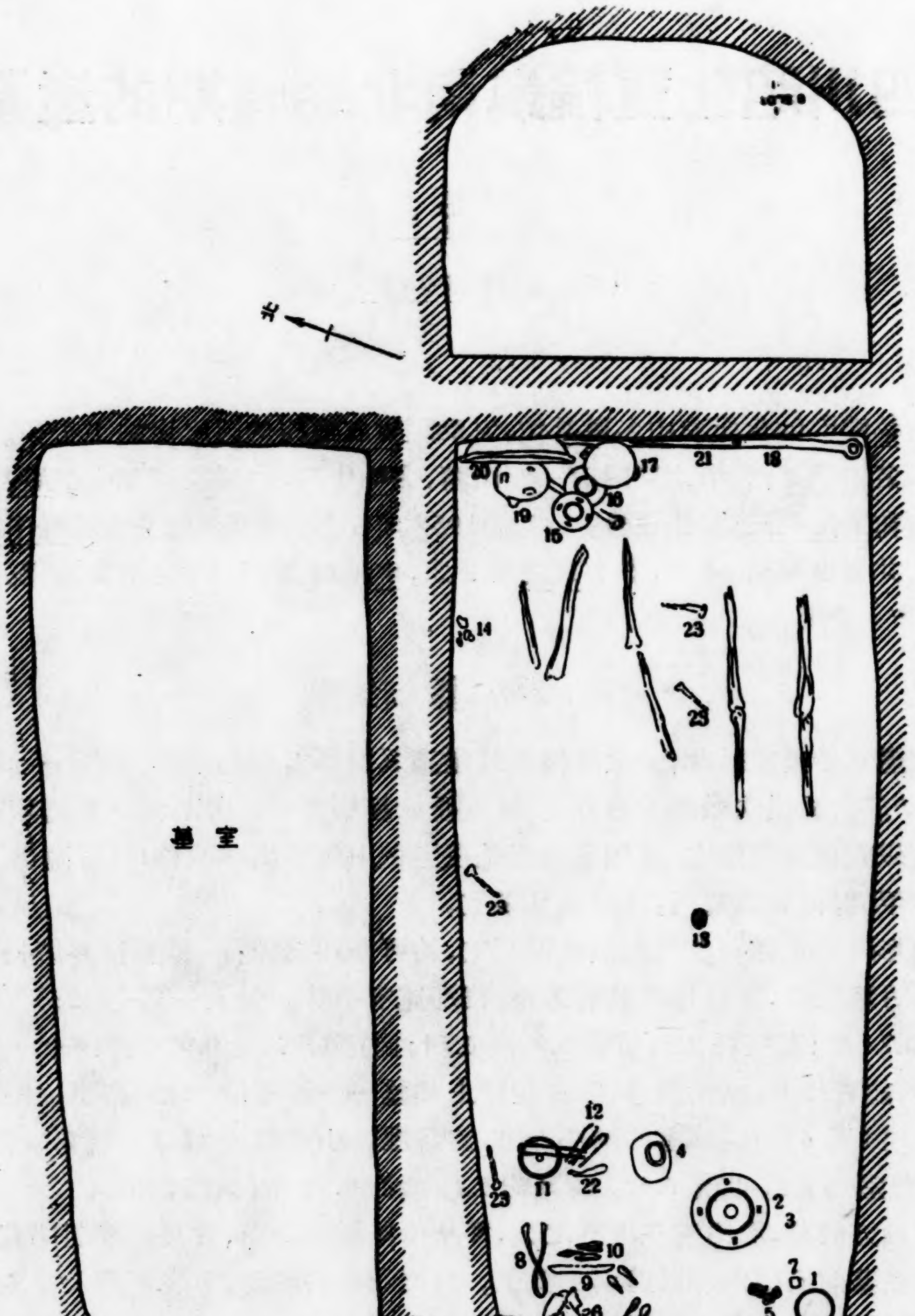
南北朝崖墓的墓室結構,一般都較漢代崖墓爲簡單[2],都是單室,比同一地區出土的東漢崖墓略小[3]。由於這次發掘的墓葬有20座是未經擾亂的,所以,我們對這類墓葬的結構了解得比較以前更爲清楚[4]。這類墓葬皆是在崖壁上先鑿出一個槽口(卽墓道),待將斜坡狀的崖石鑿平後,再開鑿墓門,再向裏鑿墓室。

墓室的形狀大體相同。但細緻地區別它,約可分爲二種:一種墓室略似長方形,前窄後寬,拱頂,方形墓口,墓口邊緣鑿有方框,框邊寬窄不等。最大的墓(墓23),墓口長0.4,寬0.78,高0.74米;墓室長2.5,前寬0.9,高0.74;後寬1.18,高0.9米(圖一)。另一種墓室略近圓筒形,前寬後窄,結構簡單,僅在崖壁上開鑿一方形墓口,口無邊框,它是全部墓葬中最小的一座(墓6)。從墓室的狹小看來,當是埋葬小孩的。墓口上寬0.41,下寬0.43,高0.45米;墓室長1.3,前寬0.42,後寬約0.2,後高0.52米(圖二,右)。

一般未被盜的墓,看出它在埋葬之後,都是拾些殘舊的漢、晉墓磚來封閉墓門的(圖版貳,1、2),並在墓前石槽內(墓道)塡上泥土。封門及棺台的磚,有幾何形及雙鳳等紋飾(圖七)。封門磚的外面,如墓9還堆砌着幾層磚來抵門(圖版貳,3)。墓10的抵門情況是在封門磚外面先砌一土台,在其上放一大卵石用以抵住封門磚(圖版貳,3,右、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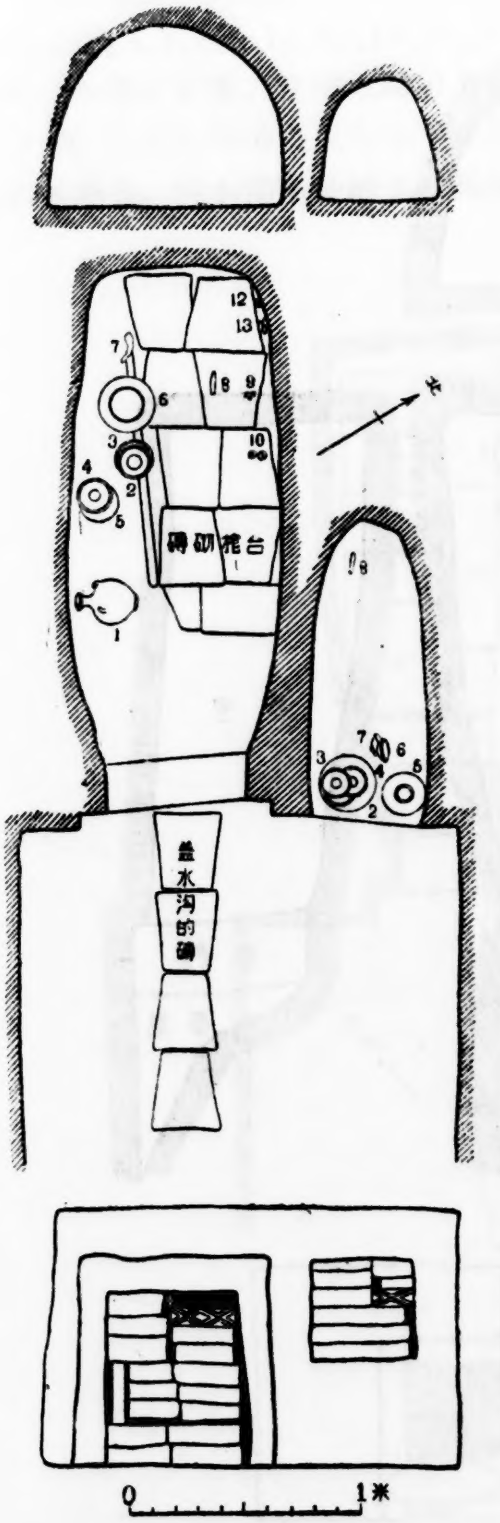
關於墓葬的排水問題,也考慮得較爲周詳。首先是,一般墓室皆後高前低,以便於由室內向外排水。其次是,在墓門前又鑿有排水溝。如果是兩墓相鄰並列,在共用一墓槽的情況下,每墓各設一水溝,然後將兩溝相合爲一,通出墓槽,呈"丫"形,如墓1、2,墓9、10,

1) 寶輪鎮現爲昭化縣城所在地。
2) 劉志遠:成都天迴山崖墓淸理記 考古學報1958年第1期。
3) 四川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1957年發掘資料。
4) 前西南博物院籌備處:寶成鐵路修築工程中發現的文物簡介 文參1954年第3期。



圖一　墓23平、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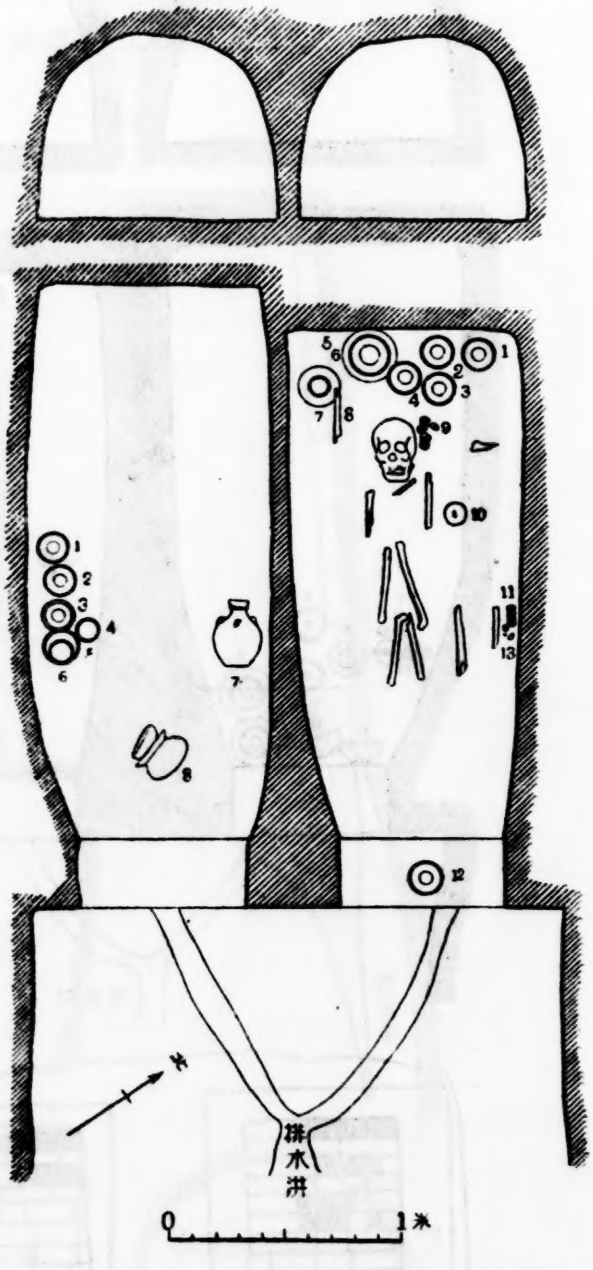
1. 銅鏡　2、15. 瓷四耳罐　3. 陶碗　4、16. 陶罐　5. 銅錢　6. 銅殘片　7. 銅印　8. 鐵剪　9、18、21. 鐵刀　10. 鐵鐮　11. 鐵鏡　12. 銀髮釵　13. 銅指環　14. 琉璃珠、炭精獅　17. 銅鍋　19. 銅熨斗　20. 銅洗　22. 人牙　23. 鐵棺釘



圖二　墓5、6平面圖（左、墓5，右、墓6）

墓5：1. 四耳陶壺　2—4. 瓷碗　5. 陶甑　6. 銅釜　7. 銅碗　8. 鐵矛　9. 人牙　10. 銅錢　11. 鐵刀　12. 銅飾　13. 鐵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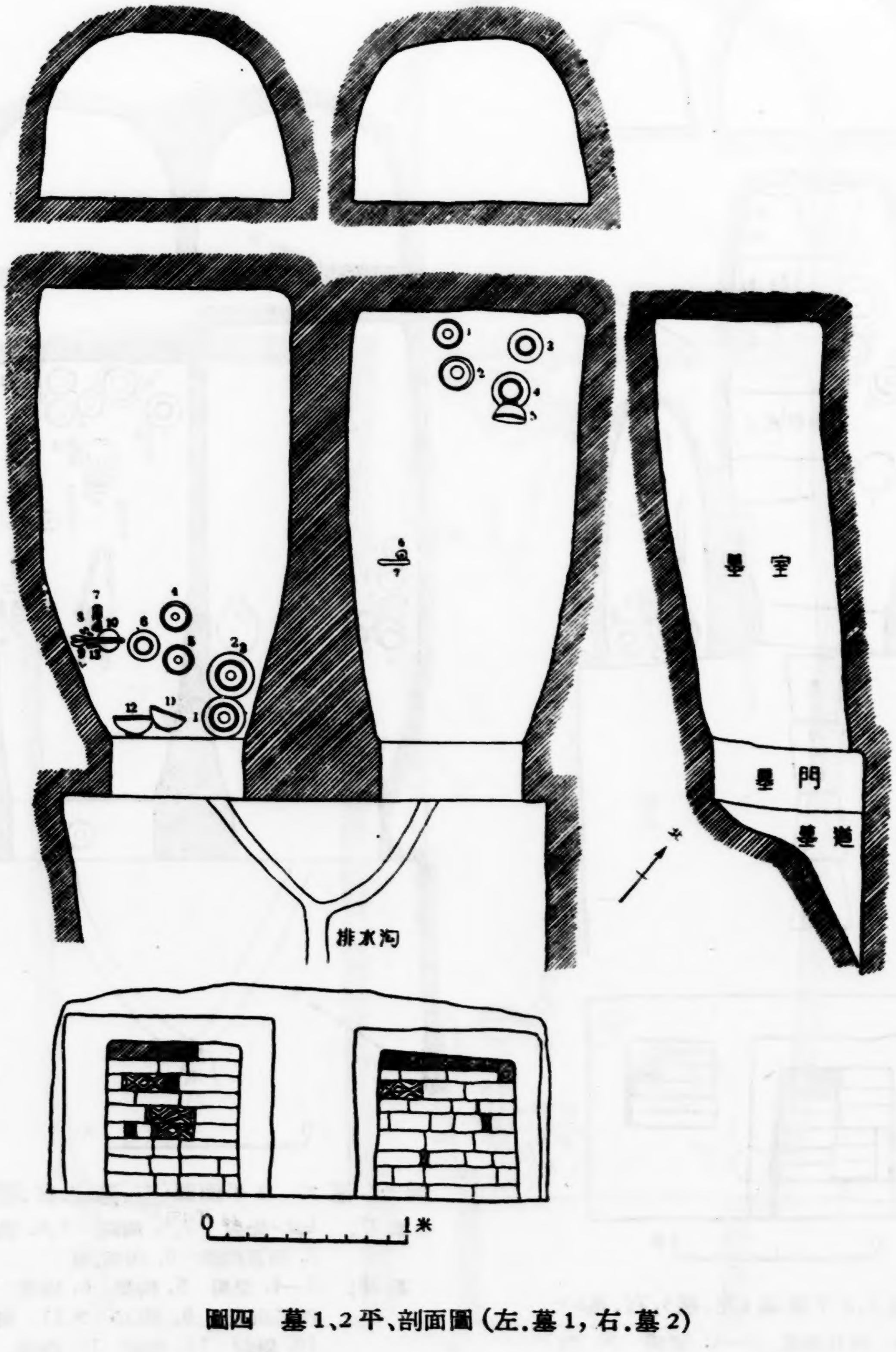
墓6：1. 陶釜　2. 陶甑　3. 瓷碗　4. 陶碗　5. 四耳陶壺　6、7. 陶碗　8. 人牙



圖三　墓27、28平面圖（左、墓27，右、墓28）

墓27：1、2. 瓷碗　3、5. 陶碗　4、6. 瓷杯　7. 四耳陶壺　8. 陶釜、甑

墓28：1—4. 瓷碗　5. 陶釜　6. 陶甑　7. 四耳陶壺　8. 鐵刀　9、11. 銅錢　10. 銅鏡　12. 陶碗　13. 銅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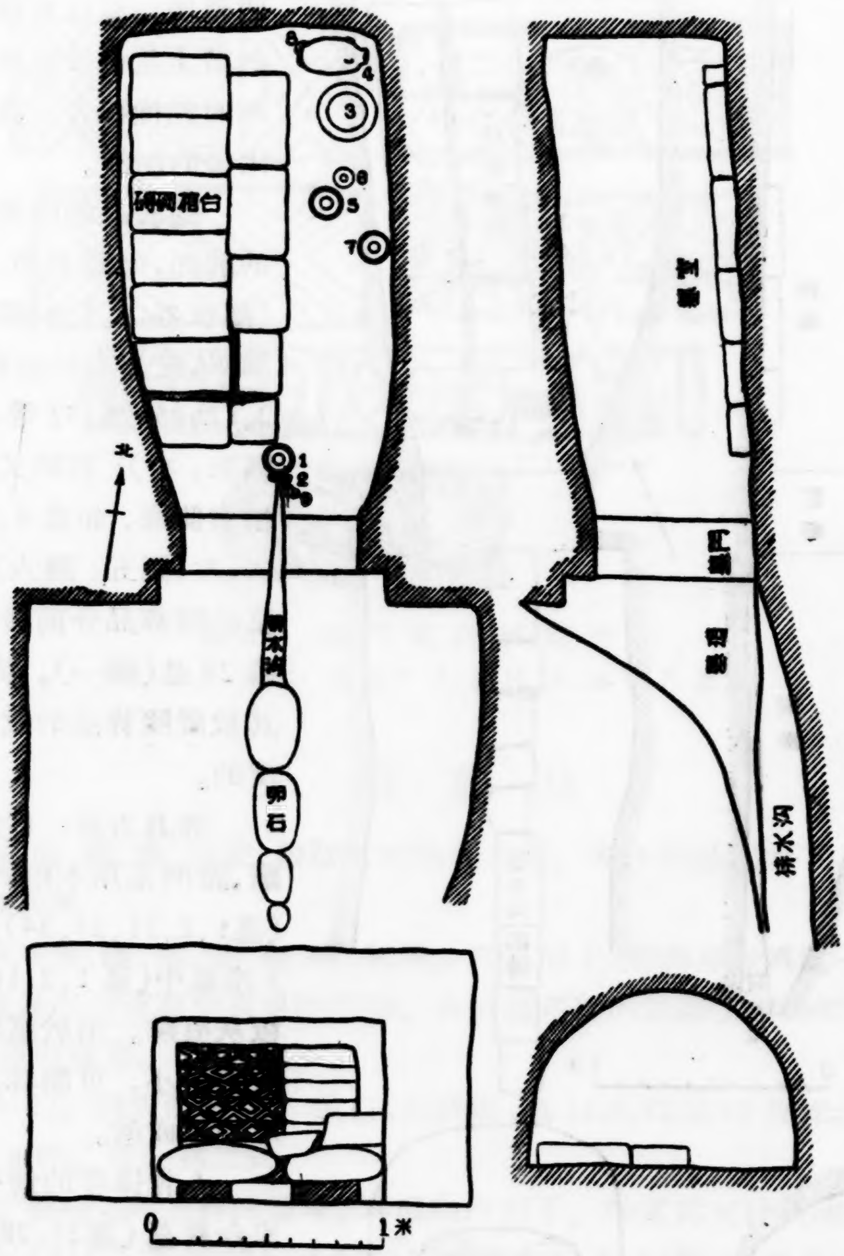


圖四 墓1、2平、剖面圖（左.墓1，右.墓2）

墓1： 1. 四耳瓷壺 2. 陶釜 3. 陶甑 4、11. 陶碗 5、12. 瓷碗 6. 瓷盂 7. 銅錢 8. 琉璃器 9. 鐵剪 10. 銅鐎 13. 雲母片

墓2： 1. 陶碗 2. 瓷碗 3. 四耳瓷壺 4. 陶釜 5. 陶甑 6. 銅錢 7. 殘鐵刀

墓 27、28 等是(圖版壹，3；圖三、四)。如果不是以上情况的話，那就在每一墓前鑿有水溝一條，如墓 4、5、7、8、11、12、13、14、27 等是(圖版貳，5；圖二、五、六)。結構簡單的墓 6，就沒有排水溝的設備。在排水溝的上面，有的蓋有漢、晉殘磚，如墓 5、7、12、14 等是(圖版貳，5；圖二，左)；有的蓋以大小不等的卵石，如墓 4 是(圖版貳，4；圖五)；也有的溝上並不蓋磚或卵石。排水溝最長的 2.4，最淺處 0.1，最深處 0.2 米(墓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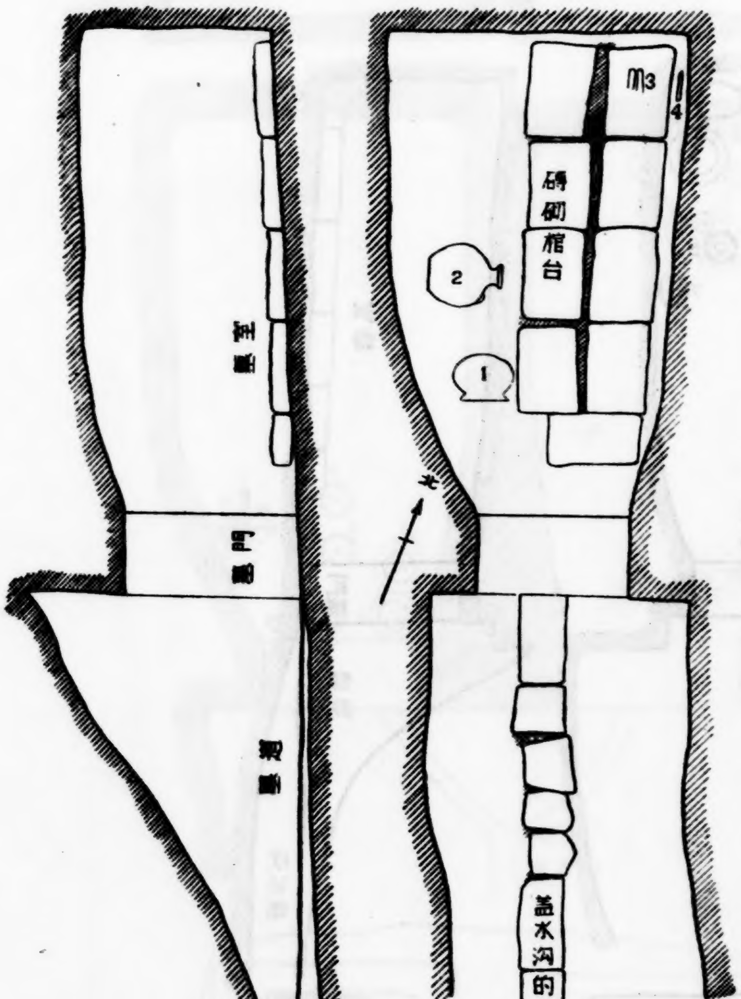


圖五　墓 4 平、剖面圖

1、5. 陶碗　2. 銅錢　3. 陶釜　4. 四耳陶壺　6、8. 陶杯　7. 瓷碗　9. 炭精獅

二、墓內情況

墓室內除不設棺台者外，可分二種：卽磚棺台(圖版貳,6；圖二,左；圖五)；或就岩石鑿成的棺台。個別墓室內還鑿有器物台，台靠後壁，位於石棺台的對面，就岩石鑿成，長 1，寬 0.28，高 0.09 米。另一墓（墓29）的後壁左上角，鑿有一半月形小龕，寬 12，高 6 厘米，可能是放置小件隨葬品用的。



圖六 墓 7 平、剖面圖
1.陶釜 2.四耳陶壺 3.銅鑿鈒 4.鐵刀

在未被盜掘的墓葬內，取去封門磚後，墓口都積滿淤土。墓室內的積土是愈接近墓口愈多，土質極細而黏性很大，且雜有許多崖石風化後的淤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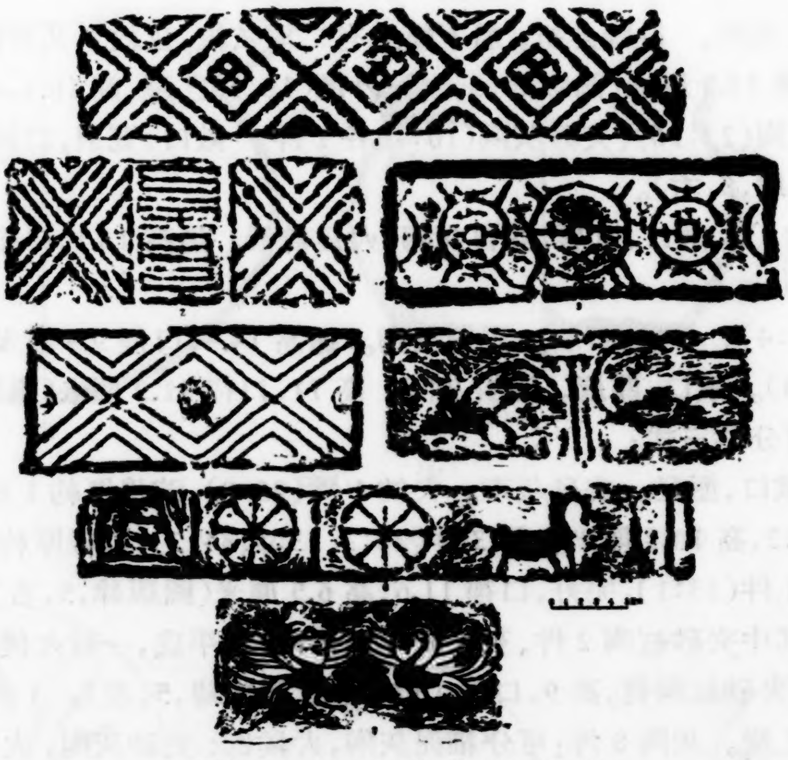
隨葬品的位置：有的放在墓室的前部，如墓 1、6、10、23、27 等是(圖版叁,2、3、5；圖二,右；圖三,左；圖四,左)；有的放在墓室後部，如墓 2、12、25、28、32 等是(圖版叁,4、6；圖三，右)；有的又放在墓室側面或棺台側面，如墓 4、5、7、11 等是(圖二,左；圖五；圖六)；只有夫婦合葬墓的隨葬品分前後兩部分放置，如墓 23 是(圖一)。從這些情況看來，其放置隨葬品的位置是沒有一定制度的。

葬具方面：從清理的情況來推斷，證明是用木棺的。在 5 座墓中(墓1、2、21、23、34)，發現鐵棺釘；在 3 座墓中(墓 1、2、10)比較有顯明的板灰痕跡。由於這類崖墓的墓室都較爲狹小，可能其木棺是用較薄的木板作成的。

人骨保存的情況很壞，僅有兩座合葬墓（墓23、28）發現殘人骨痕迹（圖一；圖三,右）。墓 28 的一個人頭骨還比較完整。另 3 墓（墓 5、6、12)中，僅發現牙齒。其他墓則完全不見人骨痕迹。

由於這羣崖墓的人骨保存很

壞，所以對於葬式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但根據牙齒及頭飾的出土位置來推斷，略知頭在墓室後壁處的情況最多，共有11座(墓5—10、12、16、27、28、32)，頭抵封門磚的3座(墓1、2、23)。其他則無確證，無法判別其頭的位置。



圖七　封門磚花紋拓片

1.墓7　2、3.墓33　4.墓5　5.墓11　6.墓7　7.墓12

三、隨葬品

隨葬品可分為陶、銅、鐵、青瓷、銀器及其他等六類。現分別敘述如下。

(一)陶器類

陶器有盂、四耳壺、罐、盆、釜、甑、碗、杯等。在器形上，除四耳壺為這一時代的新形式之外，其他各類皆為四川漢墓中常見的器物。由於這時期的瓷器工業得到發展，因而陶器製作較漢代有衰退的現象。

盂　1件(14:2)。泥質深灰陶。盆口，火候低，高11.4，口徑11厘米(圖版肆，6)。

四耳壺　共8件。可分為二式：

Ⅰ式：6件。盤口，肩上有四豎耳，耳環向內凹下。陶質為夾砂灰陶，有的羼入不少粗砂。前者3件(12:3、7:2、28:7)，大的(12:3)通高25.8，口徑12厘米；小的(28:7)通高20.4，口徑10.4厘米(圖版肆，1)。羼入粗砂的3件(4:4、5:1、27:7)，一件完整(27:3)，通高23，口徑11.7厘米。

Ⅱ式：2件(6:5、11:3)。盤口較淺，四豎耳面上沒有凹溝，且較粗厚。陶質與Ⅰ式羼粗砂者同。其中1件(6:5)，高28.6，口徑11厘米(圖版肆，2)。

這種四耳壺在形式上與四耳瓷壺相似，但在細部表現略有差異。如陶壺的頸部較瓷

壺粗短;瓷壺肩上安有方形的四橫耳,而陶壺則爲四個略呈圓形的豎耳;在紋飾方面,瓷壺的頸及肩部大都有簡單的條紋,而陶壺則爲素面。

罐　共9件。陶質有夹砂灰陶(7件)及夹砂紅陶(2件)二種。依其形式不同,可分爲四式:

Ⅰ式:2件。灰陶。口緣外折,肩下腹上有二周弦紋,弦紋下又有篦紋一周。大的(13:1)高13.5,口徑13.5厘米(圖版肆,3,左);小的(18:1)已殘,高10.2,口徑10厘米。

Ⅱ式:夹砂紅陶(23:16)、夹砂灰陶(10:1)各1件。敞口,寬肩,口緣外折。高12.5,口徑10厘米(圖版肆,3,右)。

Ⅲ式:1件(8:3)。敞口,直唇,泥質灰陶,火候較低。通高13.1,口徑11.5厘米(圖版肆,4,左)。

Ⅳ式:1件(23:4)。小口,折唇。泥質灰陶。通高14.4,口徑9.4厘米(圖版肆,4,右)。

盆　1件(16:4)。敞口,厚唇。泥質灰陶。高11,口徑21.2厘米(圖版肆,7)。

碗　24件。可分爲三式:

Ⅰ式:4件。斂口,圈足。夹砂灰陶。大的1件(23:3),碗邊厚約1厘米,出土時已成橢圓形,口徑18—22,高10.2厘米。另3件(20:2、33:1、34:2),口緣厚約0.4厘米,羼砂較粗,火候低。其中1件(33:1),完好,口徑11.6,高6.5厘米(圖版肆,5,右)。另2件,已殘。

Ⅱ式:10件。其中夹砂紅陶2件、灰陶8件。皆敞口,平底,一般火候不高。其中1件(31:1),口緣已殘,夹砂紅陶質,高9,口徑15.6厘米(圖版肆,5,左)。1件(4:1),質同,惟表面有一層黑衣,已殘。灰陶8件:可分細泥灰陶,火候低;夹砂灰陶,火候較高。最大的1件(1:11),高7,口徑16厘米;小的1件(25:4),高6.8,口徑12厘米。另5件已殘。

Ⅲ式:10件。平底,斂口。陶質爲夹砂灰陶,3件完整,羼粗砂的其砂的直徑大至0.6厘米,共6件。最高的(6:4)高8.5,口徑12.2厘米;最矮的1件(27:3),高6.4,口徑12.6厘米(圖版伍,1)。

杯　3件。從其製法上看,可分兩類:一爲泥質灰陶,已殘,手製。敞口,器身內外凹凸不平。2件(4:6、8)同大,高3.4,口徑7.2厘米(圖版伍,2);一爲泥質深灰陶(12:7),輪製。斂口,口緣外有弦紋一周。高4.8,口徑8厘米(圖版伍,3)。

釜和甑　共28件;其中釜15件,甑13件。釜、甑共存出土的共12墓,僅出陶甑的有3座墓,陶甑與銅釜同出的有1座墓。有2座墓(墓4、31)的釜、甑之下支有三塊殘磚。這種殘磚代替了漢墓中的鐵三足架。釜的陶色分紅、灰二種,可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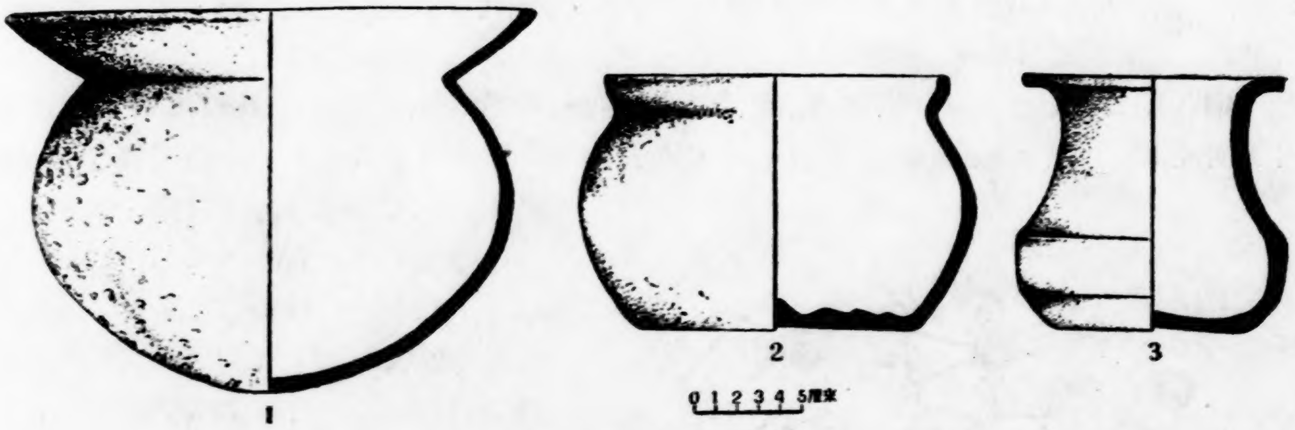
Ⅰ式:12件。灰陶。敞口,寬邊,圜底。5件(6:1、12:1、27:8、28:5、31:2)爲夹砂陶。其中大的1件(6:1),高18.8,口徑22.5厘米;小的1件(28:5),高14,口徑20.6厘米,釜內有獸骨,尙未經鑒定(圖版伍,4,右)。另7件,羼砂較粗,砂粒有大至0.7厘米的(圖版伍,4,左;圖八,1)。

Ⅱ式:1件(3:1)。夹砂灰陶。敞口,平底,窄邊。高13,口徑16厘米(圖版伍,5,左;圖八,2)。

Ⅲ式:1件(32:6)。夹砂紅陶。敞口,平底,內外皆有醬黃色釉,釉大部已脫落,火候低。高13,口徑12厘米(圖版伍,5,右;圖八,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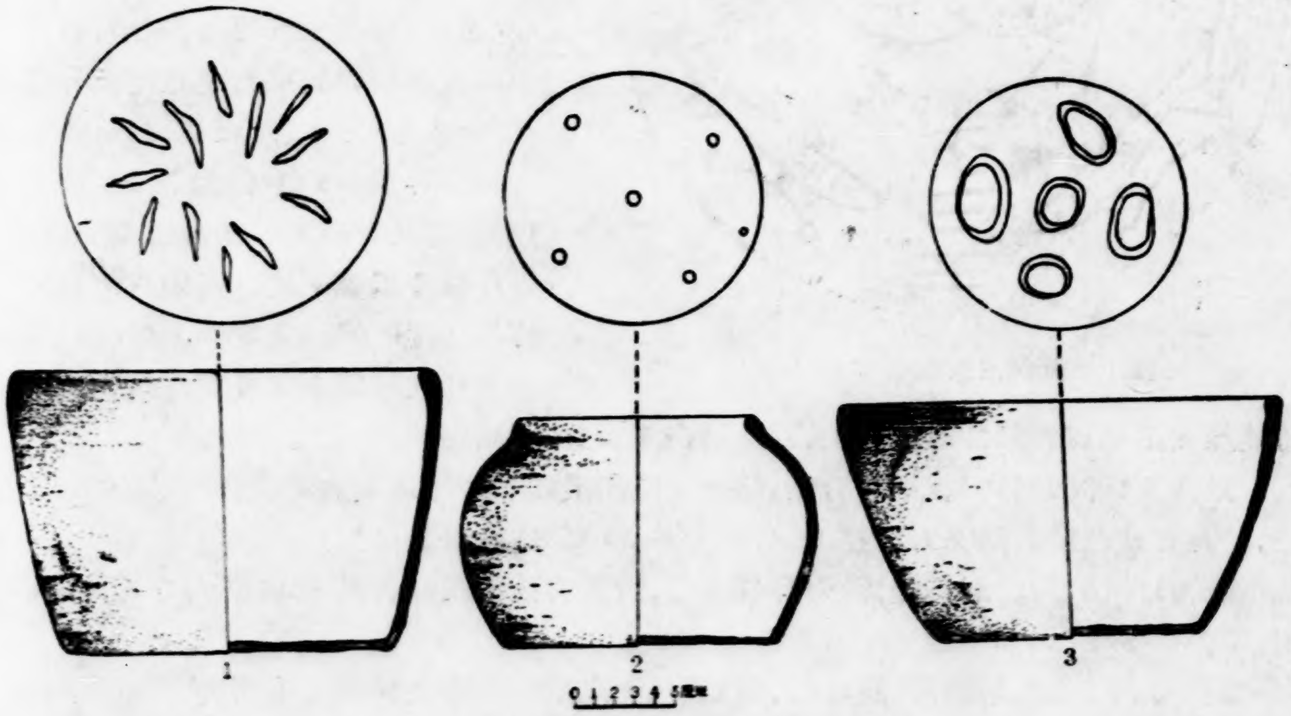
甑亦可分三式：

Ⅰ式：4件(2:5、10:3、11:2、32:2)。夹砂灰陶。直口，平底，作直桶式。大的1件(32:2)，高14.5，口徑20.5厘米；小的1件(10:3)，高12.5，口徑17.2厘米。甑底有孔作長條形，孔多的12個，少的5個(圖版伍，6，左；圖九，1)。



圖八　陶　釜

1. Ⅰ式(1:2)　2. Ⅱ式(3:1)　3. Ⅲ式(32:6)



圖九　陶　甑

1. Ⅰ式(32:2)　2. Ⅱ式(8:2)　3. Ⅲ式(31:3)

Ⅱ式：6件(1:3、5:5、6:2、8:2、27:9、28:6)。歛口，鼓腹。其中1件(1:3)爲凹底，餘爲平底。夹砂粗灰陶質。甑底的孔有圓形和米粒狀兩種。孔最多的15個，少的5個。甑口徑最大的1件(6:2)，高12.4，口徑16.7厘米；小的(8:2)，高11，口徑12.5厘米(圖版伍，6，中；圖九，2)。

Ⅲ式：3件(3:2、25:6、31:3)。泥質灰陶。敞口，平底。最大的1件(31:3)，高13.4，口徑21厘米，底有5個橢圓形孔；最小的1件(3:2)，高9.2，口徑15厘米，甑底僅有圓孔一個(圖版伍,6,右；圖九,3)。

紡輪　2件。泥質灰陶。1件(14:5)爲扁圓形，直徑4.5，厚1.5，鐵軸長25厘米。另1件(30:2)，圓錐形，直徑4，厚約2.5，鐵軸殘長13厘米(圖版捌,4)。

（二）銅器類

銅器類有釜、洗、四耳鍋、鐎斗、碗、鏡、印、髮釵、指環、鈴、錢等。一般皆與四川漢墓中出土的相同。其中如錢貫在漢墓中是用蔴繩貫串的，且一貫有數百枚，而在這羣崖墓裏，是用小樹枝貫串的，一貫僅十餘枚。

圖十　銅洗內紋飾(23:20,1/3)

釜　2件。1件(5:6)，敞口，兩耳扁平。口徑30，腹徑27，高20，邊寬6厘米(圖版柒,2)；1件(16:3)，口微斂，有雙環耳。口徑17.2，腹徑17，邊寬3厘米(圖版柒,1)。兩器底上皆有烟燻痕迹。

洗　1件(23:20)。口徑30，高7.5厘米。出土時器身內外銹有許多石灰質結核，底上有雙鳳雙魚等圖案及"大吉羊"三字(圖版柒,3、4；圖十)。

四耳鍋　3件(12:2、14:1、23:17)。圜底有四耳，兩耳成爲一組，器身外面有烟燻痕迹。因銅質薄，出土時有2件已殘。完好的1件(23:17)，在它的三只耳上尙殘存有鐵器痕迹，可能原用鐵絲貫在鍋的四個耳上，以便懸掛烹煮食物(圖版柒,5)。

鐎斗　1件(23:19)。柄端有環，前兩足是用鐵鑄然後接銲上去的，已殘。底有烟燻痕迹，全身有藍色銹。高9.5，口徑13.4，柄全長23厘米(圖版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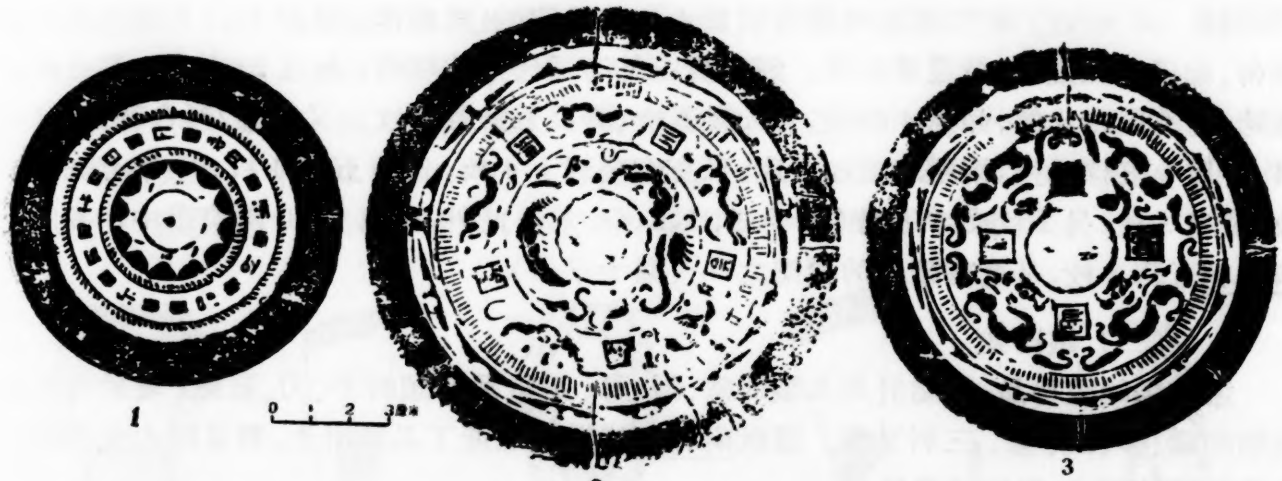
碗　1件(5:7)。銅質極薄，全身發黑色，碗邊有弦紋四周。高4，口徑11.7厘米(圖版捌,2)。

鏡　3件。1爲昭明鏡(28:10)，鏡銘"內淸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字間夾一"而"字。直徑8.8，厚0.2厘米(圖十一,1)。1件(10:1)，直徑10.2，厚0.3厘米。有銘文四字不淸。字間有龍紋(圖十一,3)。另1件(23:1)，鈕外爲雙鳳圖案，鏡銘爲"□當長王□"，有二字已模糊不淸(圖版柒,6；圖十一,2)。

印　1件(23:7)。龜鈕。高7.8，長寬各2厘米。白文，文爲"陰平太守"(圖十二)。

髮釵　5件。長的2件(10:4、12:5)，長27.5厘米；短的3件(7:3、7:5、10:11)，長11厘米，其中1件已殘。

指環　4件。墓23出土3件，墓9出土1件。大的(23:13)，直徑1.8厘米；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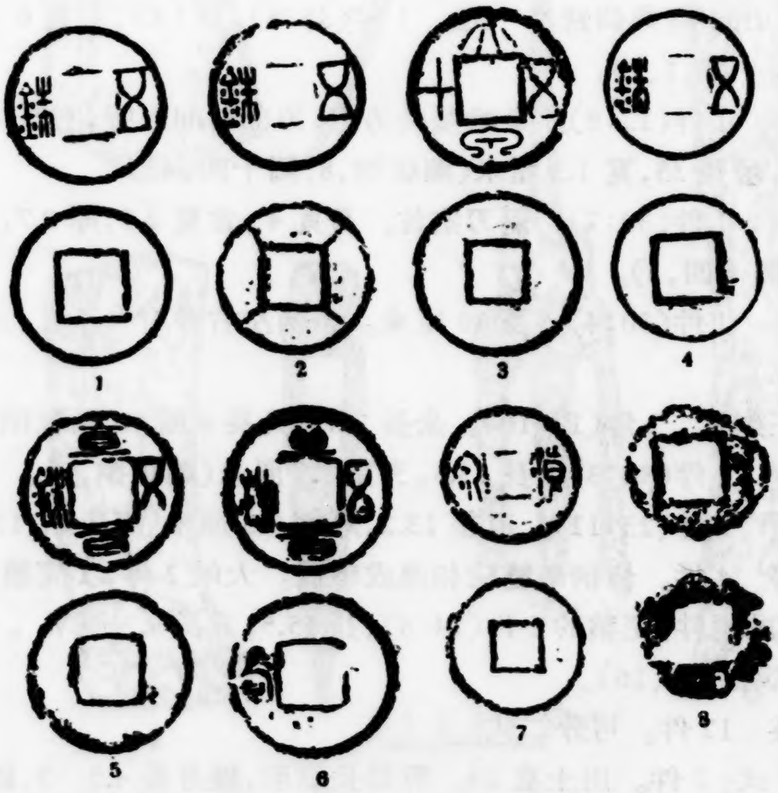
圖十一　銅鏡拓片

1.昭明鏡(28:10)　2.鳳鳥鏡(23:1)　3.龍紋鏡(10:1)

圖十二

"陰平太守"銅印(23:7)

(原大)



圖十三　錢幣 (2/3)

1.五銖(西漢,墓28)　2.五銖(四出,墓28)　3.大泉五十(墓1)
4.南北朝五銖(墓2)　5.直百五銖(墓1)　6.直百五銖(篤,墓28)
7.貨泉(墓28)　8.五銖(東漢,墓28)

(9:2),直徑 1,寬皆爲 0.3 厘米。

銅飾　2件(5:12、33:4)。1件(5:12),高 1.5,徑 3 厘米。鎏金,似爲銅泡,頂略殘。

殘銅片　1包(23:6)。未辨爲何種器物碎片。

鈴　1件(28:12)。上有環,下有口,舌已亡,似爲犬鈴,乜與銅錢共存。直徑1.7,高 2 厘米。

Ⅲ式：3件(3:2、25:6、31:3)。泥質灰陶。敞口，平底。最大的1件(31:3)，高13.4，口徑21厘米，底有5個橢圓形孔；最小的1件(3:2)，高9.2，口徑15厘米，甑底僅有圓孔一個(圖版伍，6，右；圖九，3)。

紡輪　2件。泥質灰陶。1件(14:5)爲扁圓形，直徑4.5，厚1.5，鐵軸長25厘米。另1件(30:2)，圓錐形，直徑4，厚約2.5，鐵軸殘長13厘米(圖版捌，4)。

（二）銅器類

銅器類有釜、洗、四耳鍋、鐎斗、碗、鏡、印、髮釵、指環、鈴、錢等。一般皆與四川漢墓中出土的相同。其中如錢貫在漢墓中是用蔴繩貫串的，且一貫有數百枚，而在這羣崖墓裏，是用小樹枝貫串的，一貫僅十餘枚。

圖十　銅洗內紋飾(23:20，1/3)

釜　2件。1件(5:6)，敞口，兩耳扁平。口徑30，腹徑27，高20，邊寬6厘米(圖版柒，2)；1件(16:3)，口微斂，有雙環耳。口徑17.2，腹徑17，邊寬3厘米(圖版柒，1)。兩器底上皆有烟燻痕迹。

洗　1件(23:20)。口徑30，高7.5厘米。出土時器身內外銹有許多石灰質結核，底上有雙鳳雙魚等圖案及"大吉羊"三字(圖版柒，3、4；圖十)。

四耳鍋　3件(12:2、14:1、23:17)。圜底有四耳，兩耳成爲一組，器身外面有烟燻痕迹。因銅質薄，出土時有2件已殘。完好的1件(23:17)，在它的三只耳上尚殘存有鐵器痕迹，可能原用鐵絲貫在鍋的四個耳上，以便懸掛烹煮食物(圖版柒，5)。

鐎斗　1件(23:19)。柄端有環，前兩足是用鐵鑄然後接銲上去的，已殘。底有烟燻痕迹，全身有藍色銹。高9.5，口徑13.4，柄全長23厘米(圖版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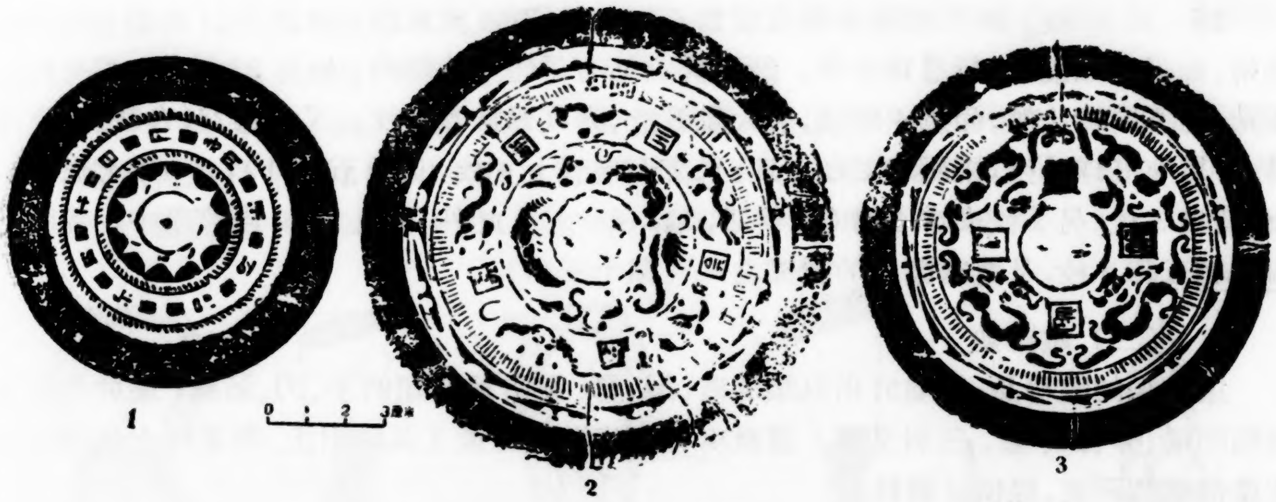
碗　1件(5:7)。銅質極薄，全身發黑色，碗邊有弦紋四周。高4，口徑11.7厘米(圖版捌，2)。

鏡　3件。1爲昭明鏡(28:10)，鏡銘"內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字間夾一"而"字。直徑8.8，厚0.2厘米(圖十一，1)。1件(10:1)，直徑10.2，厚0.3厘米。有銘文四字不清。字間有龍紋(圖十一，3)。另1件(23:1)，鈕外爲雙鳳圖案，鏡銘爲"☐當長王☐"，有二字已模糊不清(圖版柒，6；圖十一，2)。

印　1件(23:7)。龜鈕。高7.8，長寬各2厘米。白文，文爲"陰平太守"(圖十二)。

髮釵　5件。長的2件(10:4、12:5)，長27.5厘米；短的3件(7:3、7:5、10:11)，長11厘米，其中1件已殘。

指環　4件。墓23出土3件，墓9出土1件。大的(23:13)，直徑1.8厘米；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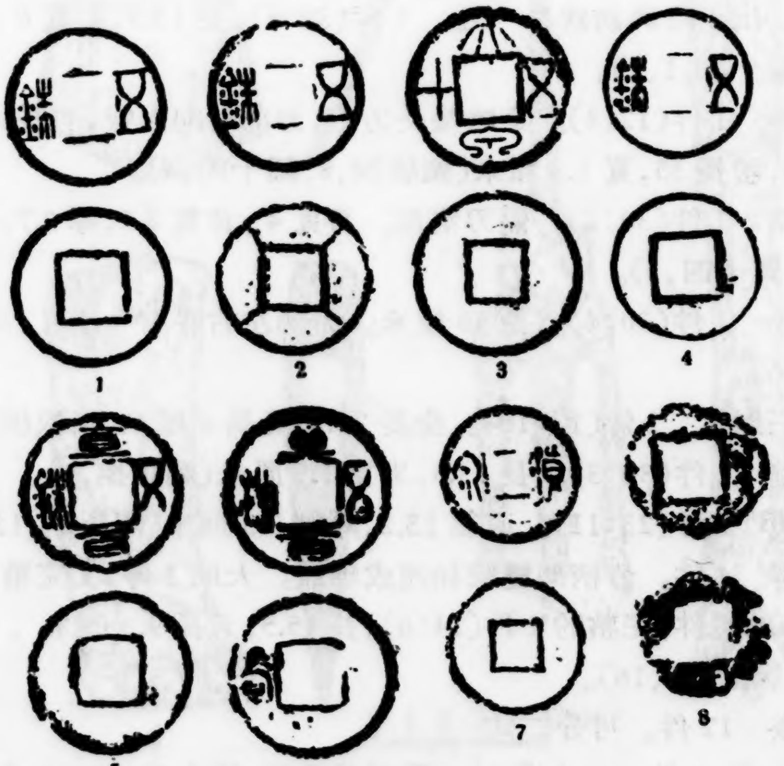
圖十一　銅鏡拓片

1.昭明鏡(28:10)　2.鳳鳥鏡(23:1)　3.龍紋鏡(10:1)

圖十二

"陰平太守"銅印(23:7)

(原大)



圖十三　錢幣(2/3)

1.五銖(西漢,墓28)　2.五銖(四出,墓28)　3.大泉五十(墓1)
4.南北朝五銖(墓2)　5.直百五銖(墓1)　6.直百五銖(篙,墓28)
7.貨泉(墓28)　8.五銖(東漢,墓28)

(9:2),直徑1,寬皆爲0.3厘米。

銅飾　2件(5:12、33:4)。1件(5:12),高1.5,徑3厘米。鎏金,似爲銅泡,頂略殘。

殘銅片　1包(23:6)。未辨爲何種器物碎片。

鈴　1件(28:12)。上有環,下有口,舌已亡,似爲犬鈴,乜與銅錢共存。直徑1.7,高2厘米。

錢　共59枚。在三座墓中發現似爲小樹枝貫穿的(圖版捌，10、11)。凡帶有木貫的錢幣，如果未經擾亂，錢還貫串着。錢在貫上的有爲同一時期的，如墓23的錢，都是直百五銖；有不同時代的，如墓4的錢，有大泉五十、直百五銖各2枚。又如墓28(合葬)有錢兩貫，一貫有五銖6枚，兩兩相並在一起，又有大泉五十4枚，直百五銖1枚；一貫有五銖5枚，貨泉3枚，另2枚文字不清(圖十三，1、2、6—8)。此外，在墓2、10兩座墓中，各出土南北朝五銖3枚，是墓葬斷代的證據之一[1](圖十三，4)。

（三）鐵器類

這一類的隨葬品：有屬於用具類的鼎、鏡、剪；屬於兵器類的矛、刀、箭鏃；屬於生產工具類的鋤、斧、鏟、鑿、三刺叉等。這批南北朝時期的生產工具的出土，對當時人民生活及生產情況的研究，提供了資料。

鼎　1件(32:3)。雙環耳，三足，出土時殘破。通高23，口徑28.5厘米。

鋤　2件。後端有長方形銎。1件(30:5)，刃部略殘，寬7.5，身長15；銎長3，寬2.5厘米。出土時與鏟銹在一起。1件(32:8)，長13.5，刃寬6；銎口長4，寬3厘米(圖版捌，6、7；圖十四，1、2)。

斧　1件(12:8)。身略呈長方形，刃部略向內彎，有長方形銎。斧長13.5，刃寬5.5，背厚2.5，銎長35，寬1.3厘米(圖版捌，8；圖十四，4)。

鏟　1件(30:7)。偏刃空首。刃寬4，首寬3.5，厚2.7，銎口寬1.9，厚1.5厘米(圖版捌，9；圖十四，3)。

矛　1件(30:4)。長30厘米。矛柄左右各有一小孔，爲束柄用的，骹部爲半月形(圖十四，6)。

三刺叉　1件(12:10)。全長22.5，叉長8厘米(圖版捌，3；圖十四，5)。

鑿　1件(30:3)。長13.5，刃寬1.5厘米(圖版捌，5)。

鏡　1件(23:11)。直徑13.2，厚約0.3厘米(圖版捌，12)。

剪　4件。皆柄部雙股相連成環狀。大的2件，1完整(23:8)，長21，刃部長11厘米。小的兩件，完整的1件(14:6)，長15.5，刃長9.3厘米。4件鐵剪出土時皆在人頭骨附近(圖版捌，15、16)。

鏃　12件。可分二式：

Ⅰ式：2件。出土墓23。翼爲長葉形，鏃身長4.5—5，鋌最長5.5厘米(圖版捌，14)。

Ⅱ式：10件。墓23出7件，墓16出3件。翼爲圓錐形，鏃身長2—3，鋌最長的約4厘米(圖版捌，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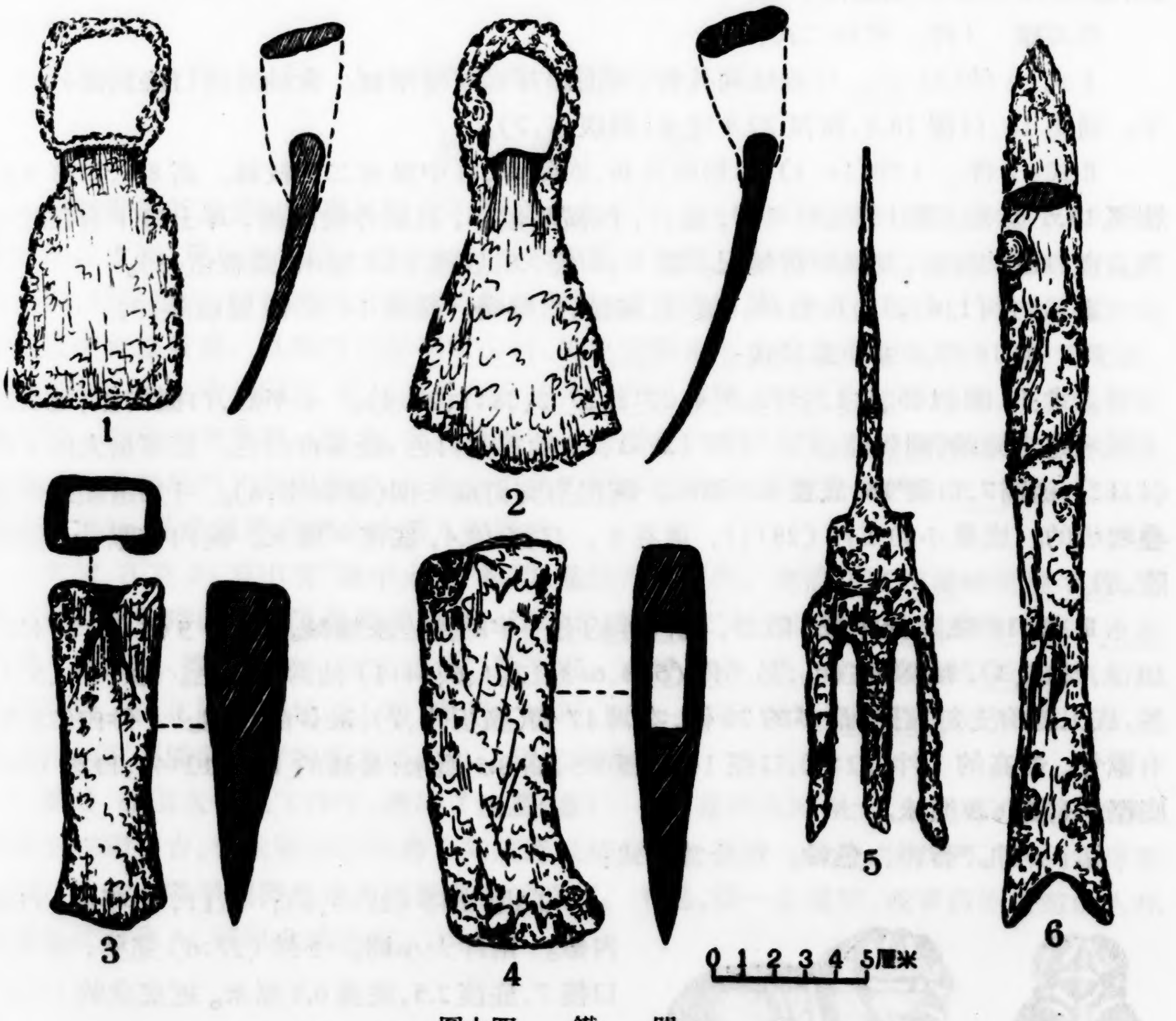
刀　14件。按柄的形式，可分二式：

Ⅰ式：4件。環柄，一面刃。最長的1件(23:18)，長113.5，環徑3，前寬1.8，後寬3.5，刀背厚1厘米。後端靠近環柄24.5厘米處，先用絲綫織品纏繞數周，再用銀片紮上，片寬約1.5厘米，前面一銀片是素面，後面三片表面刻成銀絲狀。包紮絲織品的部分，上面塗漆一層。刀身尙有木質痕迹，是刀鞘的遺留(圖版捌，21、22)。短的1件(23:24)，長47厘

1) 李蔚然：試述漢六朝墓中發現的錢貫　考古通訊1957年3期，88—89頁。

米。接近環柄 12.5 厘米處有木質痕迹。刀的一面上有長 14 厘米的鐵桿銹附着，是銅鍋(23:17)上的鐵環的一部分(圖版捌,17)。另 2 件已殘。

Ⅱ式：5 件。尖柄，柄上有朽木痕，可見這類鐵刀是裝上木柄使用的。從刀尖的不同可分平頭和尖頭。平頭 2 件，1 件(10:7)，長 36，1 件(16:15)殘長 43，另 1 件(8:4)殘長約 27 厘米(圖版捌,18—20)。此外，還有殘小鐵刀 6 件，有的已殘爲數段。



圖十四　鐵　器

1.鐵鋤(32:8)　2.鐵鋤(30:5)　3.鐵錛(30:7)　4.鐵斧(12:8)　5.鐵三刺叉(12:10)　6.鐵矛(30:4)

（四）青瓷器類

器形有四耳壺、四耳罐、盂、碗、杯等。瓷胎皆灰白色，釉分青白、黃白兩色，釉易脫落，並有淚滴痕，有冰裂紋開片。在器形和紋飾上，都較福州、廣州及南京附近同時代墓葬中出土的要簡單[1)]。四川南北朝青瓷的紋飾，除個別有綫條的裝飾外，一般較爲簡單。由以

---

1) 王志敏：從七個紀年墓葬漫談 1955 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孫吳兩晉青瓷器　文參 1956 年 11 期；曾凡：福州西門外六朝墓清理簡報　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5 期；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六朝磚室墓清理簡報　考古通訊 1956 年第 3 期。

上情況，我們認爲四川南北朝時期的青瓷，是當地燒造而非外地輸入的。

四耳壺　3件。可分二式：

Ⅰ式：1件(1:1)。盤口，肩上有四橫耳，頸細長，頸及肩上凸出一周弦紋，近底處約有4厘米未施釉。全高29，腹徑22.2厘米(圖版陸，1)。

Ⅱ式：2件(2:3、32:1)。盤口略低，頸較Ⅰ式爲短，頸及肩上無紋飾。1件(2:3)，高25，腹徑15.5厘米(圖版陸，2)。

四耳罐　3件。可分二式：

Ⅰ式：1件(23:2)。口緣略向外折，肩上四耳爲兩橫兩豎。黃釉僅從口緣到器外的一半。通高16，口徑18.8，腹徑22.8厘米(圖版伍，7)。

Ⅱ式：2件。1件(14:3)，口唇略外折，四橫耳，耳中貫有二周紋飾。高8.6，口徑9.6，腹徑13.6厘米。另1件(23:15)，直口，四橫耳較小，且製作較細緻，耳上口下有弦紋一周。青白色釉較佳，並無脫落情況。高9，口徑7.8，腹徑13.6厘米(圖版伍，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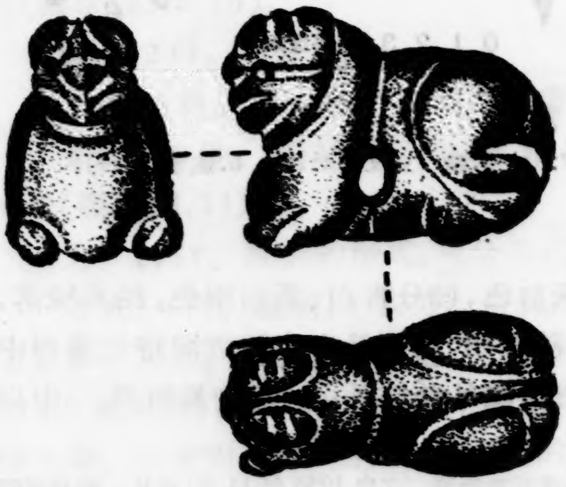
盂　1件(1:6)。青白色釉。盤口，細頸，口略殘。殘高14厘米(圖版陸，3)。

碗　共18件。可分爲二式：

Ⅰ式：8件(1:5、1:12、5:2、5:4、27:1、27:2、28:1、28:4)。小平底，口微內斂，近底約1厘米處未施釉(圖版陸，5)。2件(27:1、2)釉爲黃白色，餘爲青白色。底徑最大的1件(1:12)，通高7，口徑15，底徑6.5厘米。碗內有支釘痕三個(圖版陸，6)。可知這類瓷碗是疊起燒的。底最小的1件(28:1)，通高8，口徑12.4，底徑4厘米。碗內有獸骨(圖版陸，8)。

Ⅱ式：10件。大平底，敞口，碗內外約有一半的地方未施釉。其中5件(2:2、4:7、10:9、28:2、3)，釉爲青白色，另5件(5:3、6:3、12:4、6、34:1)釉爲黃白色。除1件(5:3)外，底上皆有支釘痕迹；最多的20個，次爲17個(圖版陸，7)，最少的12個。1件內(28:3)有獸骨。最高的1件(12:4)，口徑14，底徑9.5，高8.5厘米；最矮的1件(12:4)，口徑15.6，底徑9.4，高6.8厘米。

杯　5件。皆青白色釉。可分爲三式：



圖十五　炭精獅(4:9)(原大)

Ⅰ式：2件(27:4、6)。敞口，小平底，口微內斂。兩件大小同。1件(27:6)完整，高5.2，口徑7，底徑2.5，底高0.5厘米。近底處約1—2.5厘米處未施釉。另1件已殘。

Ⅱ式：2件(10:8、14:4)。斂口，大平底。口徑8.6，底徑5.2，高5厘米。

Ⅲ式：1件(20:1)。敞口略向外反，腰部略向內凹，逐漸向底收縮。口徑8，底徑3.5，高4厘米(圖版陸，4)。

(五) 銀器類和其他

髮飾　4件。墓23出土3件。2長1短，長的1件(23:12)，長22.5厘米；短的1件，殘長

55 厘米；另 1 件(17:1)已殘。這種銀髮飾，都是折成兩股的髮釵。

環　1 件(20:3)。直徑 1.7，厚 0.2 厘米。

琉璃器　22 件。出土琉璃珠的有 5 座墓(墓19、20、21、23、33)。珠的顏色有紅、黄、綠、藍、白等色。多數爲圓形，個別爲棗核形。墓 1 中出土的成塊狀，1 件呈青色。

炭精器　3 件。炭精獅 2 件，器身有 2 孔。1 件 (23:25)，長 2.5，高 2 厘米。另 1 件 (4:9)，長 3.5，高 2.5 厘米 (圖十五)。長方形炭精飾 1 件(23:16)。長 2.3，厚 1 厘米。器中部有一孔。

雲母片　1 包(1:13)。出土時與銅鏡及鐵剪等物共存。

四、結　語

這羣崖墓的墓室結構與其附近有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題記的崖墓極爲近似[1]。而在隨葬品方面，足以代表這一時代的特徵的要算青瓷器。它們都是灰白色胎，青白及黄白兩色釉，釉易脫落，較我國東南區同時期墓葬的，造型爲簡單，樣式也較少。由於這種青瓷在崖墓中普遍發現，且與四川彰明常山村、佛兒崖兩地南北朝時期墓葬所出土的青瓷器，不論形制和釉色均相同[2]。在川北各地如昭化、廣元、綿陽、德陽、彰明等地區，也普遍發現與此同一類型的青瓷器。據此，我們推斷這一批崖墓的時代應屬於南北朝時期。另外，旣然這種青瓷器在四川普遍發現，可推知它是四川本地所造，但至今我們在四川尙未發現早期青瓷窯址，這是值得我們今後深入探尋的。

其次，在墓 23 裏出有"陰平太守"銅印，是値得一提的。考陰平在西漢時爲陰平道，屬廣漢郡。東漢時的陰平道屬廣漢屬國。蜀漢後主建興二年又以廣漢屬國置陰平郡。永嘉中晉人流寓梁、益者仍於二州立南北二陰平郡。由晉至宋、齊，皆在現在的梓潼縣西北設北陰平郡。從北陰平郡地望上看，與昭化接近，則此一銅印或爲北陰平郡太守的印了，這對當時的郡縣僑置及官制等方面提供了研究的資料[3]。

最後，在這次發掘工作中，清理了空墓(墓1)一座，墓內滿塞淤土，封門磚亦完好無缺，室內有磚砌棺台，但未發現任何葬人的痕迹及隨葬品。從這一發現，使我們了解到當時有一種在生前卽着手選擇墓地並經營墓室的風氣。不過，這一空墓室，或者因原營造的人死後因故沒有葬入，所以成爲空室。

1) 此一石刻題記現藏重慶市博物館。可參閱張彥煌、龔廷萬：四川昭化寶輪院屋基坡崖墓清理記　考古通訊1958年第 7 期圖版拾。

2) 石光明等：四川彰明縣常山村崖墓清理簡報　考古通訊 1955 年第 5 期；四川彰明佛兒崖墓葬清理簡報　考古通訊同年第 6 期。

3) 參閱龔煦春：四川郡縣志卷一、二、三，成都茹古書局刊本。

四川昭化縣(寶輪鎮)

墓號	方向(度)	墓室結構				
		墓口	墓室			棺台
			長	寬	高	
1	南一東38	0.3×0.54−0.76	2.26	前 0.54,後1.2	0.88	
2	” 22	0.3×0.7 −0.72	2.18	前 0.7, 後1.18	前 0.72,後0.84	
3	” 2	殘	2.3	前 0.73,後0.93	前 0.75,後0.8	
4	” 10	0.24×0.74−0.68	2.12	前 0.74,後1.08	前 0.68,後0.75	磚,1.68×0.64−0.09
5	” 60	0.2×0.6 −0.76	2.1	前 0.6, 後0.9	0.78	
6	” 40	0.44−0.44	1.3	0.5	0.52	
7	” 22	0.36×0.65−0.75	2.1	1.3	0.8	磚,1.82×0.58−0.09
8	南一西22	0.2×0.65−0.68	2.24	1.18	0.75	
9	” 22	0.2×0.74−0.8	2.16	前 0.74,後1.26	0.96	
10	” 36	0.33×0.64−0.74	1.85	前 0.64,後1.1	0.86	磚,1.5×0.58−0.09
11	” 10	0.2×0.6−0.76	2.2	前 0.6, 後1.28	0.9	磚,1.46×0.78−0.09
12	” 11	0.3×0.7−0.7	2.1	前 0.7, 後1.24	0.62	
13	南一東80	0.18×0.78−0.8	2.0	1.06	0.93	石,1.7×0.66−0.06
14	南一北	0.26×0.8 −0.7	2.0	前 0.8, 後1.12	0.84	磚,1.84×0.46−0.09
16	南一東14	殘 0.58−0.76	2.0	前 0.58,後0.9	0.82	
17	南一西16	殘	2.25	0.72	0.7	
18	北一東70	0.5×0.74−0.8	2.0	前 0.78,後1.41	0.79	石,前0.62−0.1, 後0.94−0.1
19	” 70	0.4×0.63−0.64	1.68	0.77	0.61	石,1.68×0.53−0.08
20	” 80	0.28×0.69−0.68	1.9	前 0.79,後0.74	0.98	石,1.9×0.65−0.08
21	” 72	0.5×0.72−0.7	1.9	前 0.94,後1.04	0.79	石,1.65×0.6−0.1
22	” 90	0.5×0.66−0.7	1.3	1.05	0.9	石,1.3×0.75−0.08
23	” 70	0.4×0.78−0.74	2.5	前 0.9, 後1.18	前 0.74,後0.9	
25	南一東16	殘 0.6−0.72	1.9	前 0.6, 後0 9	0.65	磚,0.98×0.36−0.09
26	” 30	0.54×0.7 −0.62	1.66	前 0.9, 後1.14	0.87	石,1.66×0.68−0.09
27	” 62	0.3×0.7 −0.72	2.4	前 0.7, 後1.02	0.8	
28	” 50	0.3×0.7 −0.72	2.2	前 0.7, 後0.98	0.8	
29	” 66	0.4×0.74−0.8	2.1	前 1.0, 後1.14	1.04	石,2.1×0.6−0.1
30	” 34	殘	1.2	1.45	0.87	
31	” 62	殘	1.86	1.16	0.93	
32	” 74	0.2×0.7 −0.62	2.2	1.2	0.84	
33	南一北	0.28×0.75−0.7	1.84	0.92	0.85	磚,1.72×0.52−0.09
34	南一東16	0.6×0.82−0.82	1.98	前 1.04,後1.22	1.08	石,1.9×0.74−0.12

註: 表中隨葬品未列明件數者,均爲1件。

南北朝崖墓登記表

(單位:米)

人骨架		擾亂否	隨葬品 (不注明質料者皆爲陶器)
數量	性別		
1	女	未	甑,釜,碗,銅鏡,大泉五十4,直百五銖4,鐵剪,鐵棺釘,四耳瓷壺,瓷盂,瓷碗2,琉璃器,雲母片1包
1	男	”	甑,釜,碗,五銖(西漢)11,五銖(南北朝)3,殘鐵刀,鐵棺釘2,四耳瓷壺,瓷碗
?	?	巳	甑,釜
1	女	未	釜,四耳壺,碗2,杯2,大泉五十2,直百五銖2,瓷碗,炭精獅
1	女	”	甑,四耳壺,銅碗,銅飾,銅釜,銅錢(巳殘)2,鐵刀,鐵剪,鐵矛,瓷碗3
1	?	”	甑,釜,四耳壺,碗3,瓷碗
1	女	”	釜,四耳壺,銅嬰釵2,鐵刀
1	男	”	甑,釜,罐,鐵刀
1	?	”	小銅環,直百五銖,貨泉
1	男	”	甑,釜,罐,銅嬰釵2,銅鏡,直百,直百五銖6,五銖(南北朝)3,鐵刀2,瓷碗,瓷杯
1	?	”	甑,釜,四耳壺
1	女	”	釜,四耳壺,杯,銅鍋,銅嬰釵,鐵刀,鐵三刺叉,鐵斧,瓷碗2
1	?	”	罐2
1	女	”	盂,紡輪(鐵軸),銅鍋,鐵剪,瓷罐,瓷杯
1	男	”	罐,盆,銅釜,鐵刀,鐵鏃3
1	女	巳	殘銅器,銀嬰飾
1	?	”	罐,殘碗底
1	?	”	琉璃珠
1	女	”	碗,瓷杯,銀指環,琉璃珠
1	?	”	鐵棺釘2,琉璃珠2
1	?	”	殘罐
2	男,女	未	罐2,碗,銅鏡,銅鍋,銅印,銅洗,銅指環,銅鐎斗,殘銅片1包,直五百銖4,鐵刀4,鐵剪,鐵鏡,鐵鏃9,鐵棺釘4,瓷罐2,銀嬰釵3,琉璃珠17,炭精獅,炭精飾
1	?	”	甑,釜,碗
?	?	巳	(另有石器物台1.0×0.28－0.09;但以被擾,未見器物)
?	?	未	甑,釜,四耳壺,碗2,鐵棺釘,瓷碗2,瓷杯2
2	男,女	”	甑,釜,四耳壺,碗,銅鏡,銅鈴,銅錢21,鐵刀,瓷碗4
		”	無(未曾葬人)
?	男	巳	碗,紡輪(鐵軸),鐵鏟,鐵鋤,鐵鑿,鐵矛,鐵刀
?	?	”	甑,釜,碗
1	男	未	甑,釜,碗,鐵刀,鐵鼎,鐵鋤,四耳壺
1	女	巳	碗,銅飾,鐵剪,琉璃珠2
1	?	”	碗,鐵棺釘2,瓷碗(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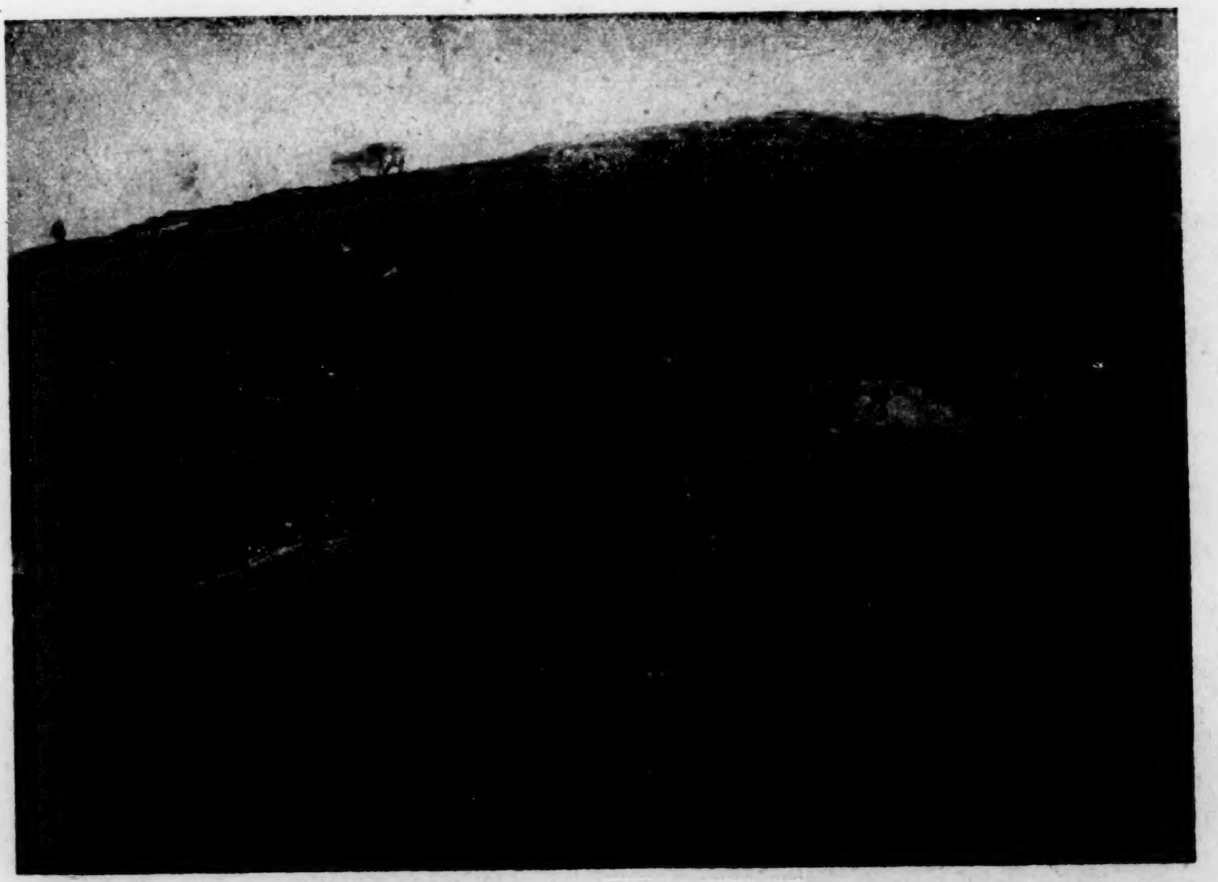
THE ROCK TOMB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AO HUA COUNTY, SSCH'UAN CEPROVIN

Shen Chung Ch'ang
The Ssu Ch'uan Provincial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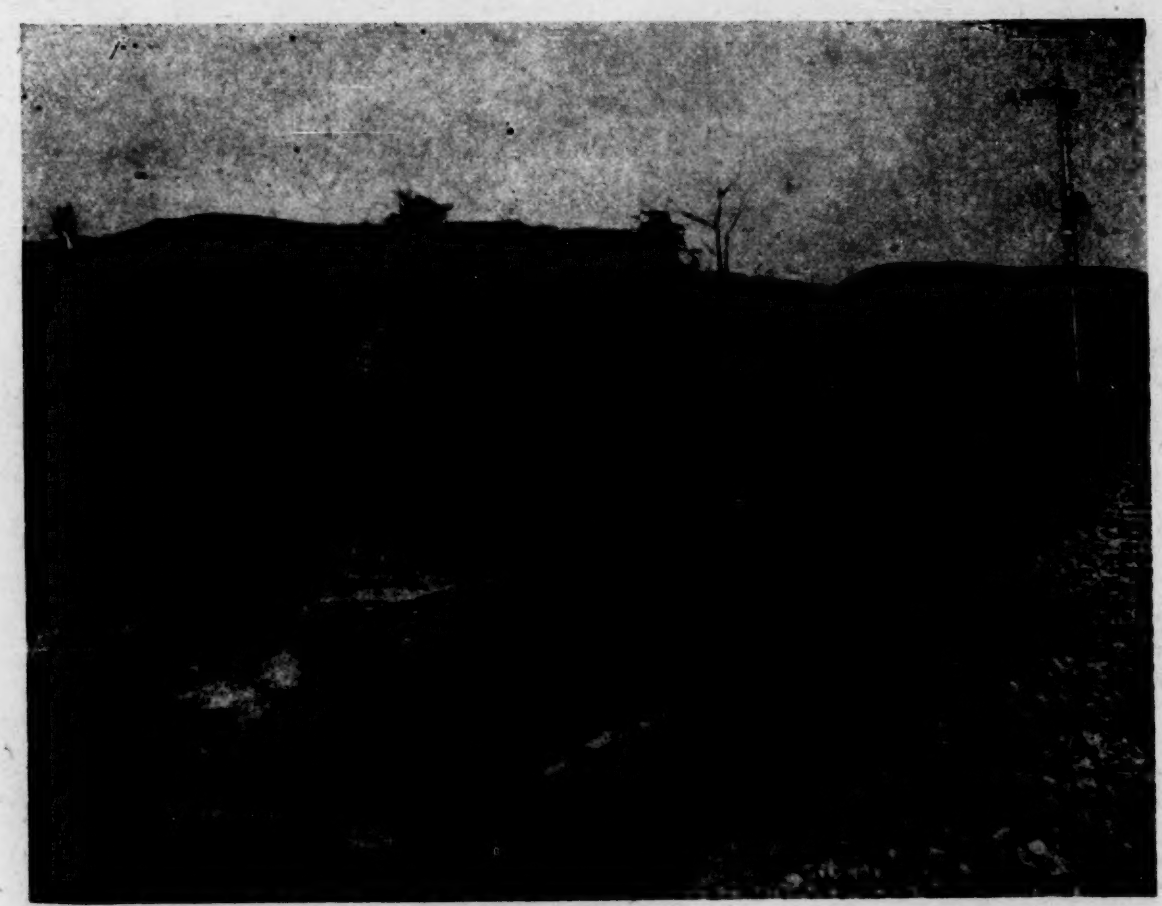
Rocks tombs are a unique method of burial found so far only in Ssŭ Ch'uan and the vicinity of Pao Lun Chên, Chao Hua County is one of the areas in the province where they abound. But most of the rock tombs were of Eastern Han date, with only a few dating from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excavators came upon a total of 32 rock tombs from the latter period in Chao Hua County. Their tomb chambers were, however, not only simpler in structure but also smaller in size than those of the Eastern Han date. Their construction seemed to have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steps: (1) cutting a trough into the wall of the cliff; (2) levelling the sloping cliff to make a tomb passage; and then (3) cutting further into the cliff wall to form the tomb entrance and the chamber itself. According to their shape, the chamber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 those which were slightly oblong, but widening toward the inside, with vaulted roof and the square shaped entrance having no frame at all; and (2) those which were somewhat semicylindrical, with wide front but narrowing toward the inside.

The entrance to all these rock tombs was invariably sealed with discarded bricks of both Han and Chin dynasties. The bricks were further reinforced on the outside by additional bricks or cobblestones that were placed against them. Often the ground of the chambers was higher on the inside and a small drainage was usually found outside the entrance. In some tombs a brick platform was found to serve as a stand for the coffin. The presence of iron nails and wood ashes showed that wooden coffin was used for the burial. Most of the skeletons were found with their head pointing toward the back wall of the chamber.

The majority of these tombs had never been disturbed by tomb robbers. Their tomb furniture included pottery, bronze, iron, silver and proto-porcelain ware, in addition to some small ornaments of glass and jet. Except for the vase with four ear-loops which was a new form of the period, the rest of the pottery excavated was similar to those found in the Han tombs of Ssŭ Ch'uan. The same was also true of the bronze ware excavated from these tombs. The glaze of the proto-porcelain ware was either greenish white or yellowish white and came off very easily. There were also tear stains and crackles on the glaze. Moreover, the decorations on this ware were simpler than those on similar ware of the same period found at Foochow, Canton and Nanking. The fact that the proto-porcelain ware of Ssŭ Ch'uan was inferior to those unearthed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seems to indicate that they were products of local kilns.



1. 昭化寶輪鄉叫牛溝西側崖墓羣



2. 昭化寶輪鎮宋家蓋崖墓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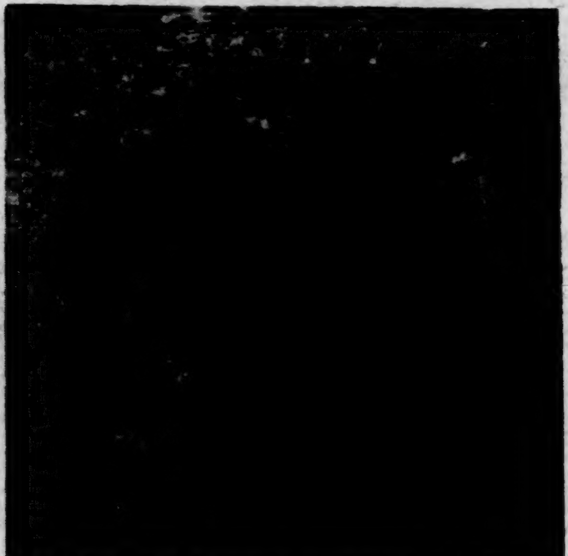
圖 版 貳

1. 墓口封門磚（左. 墓5, 右. 墓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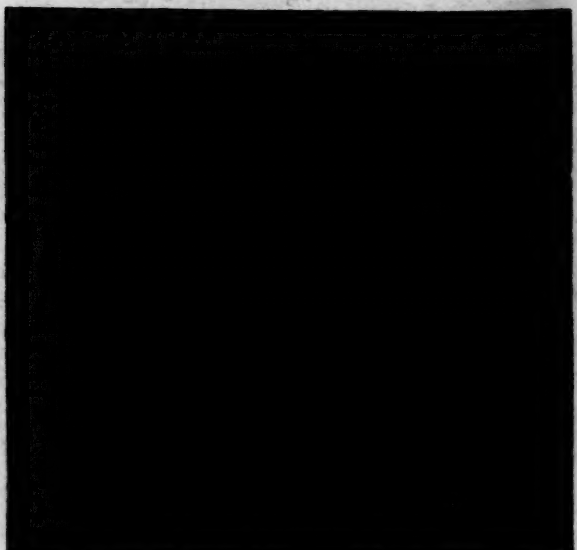
2. 墓口封門磚（墓2）

3. 封門磚外的抵門設備（左. 墓9, 右. 墓10）

4. 排水溝上蓋的卵石（墓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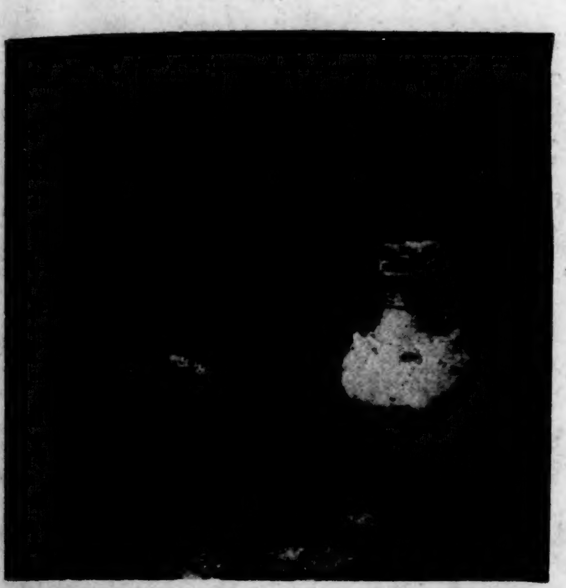


5. 封門磚及排水溝上蓋的磚（墓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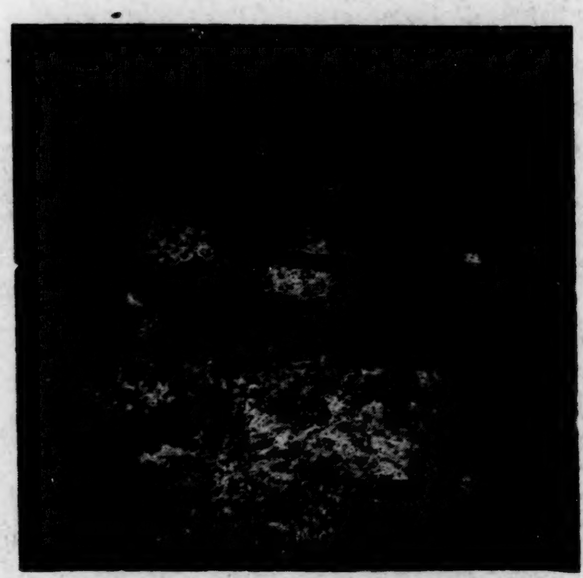


6. 墓口及磚砌棺台（墓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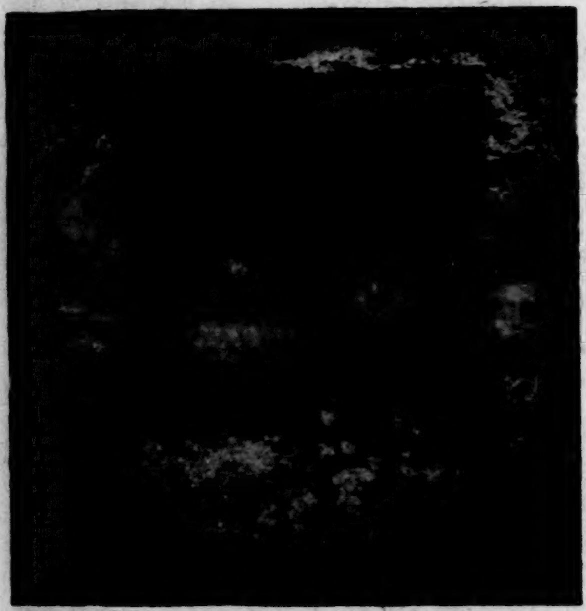
圖版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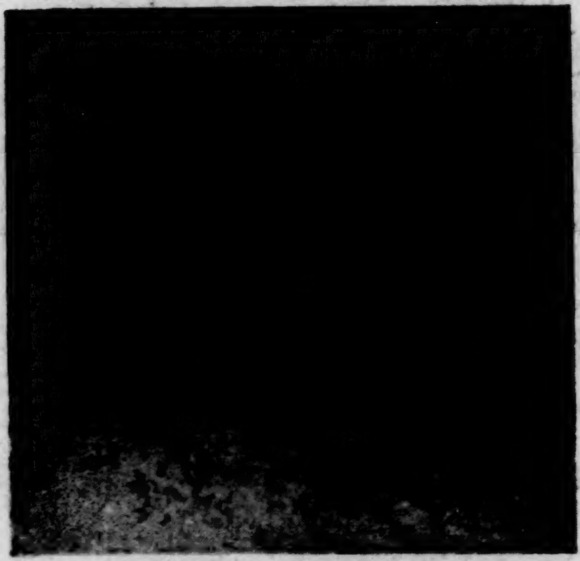
1. 墓口隨葬品分佈（墓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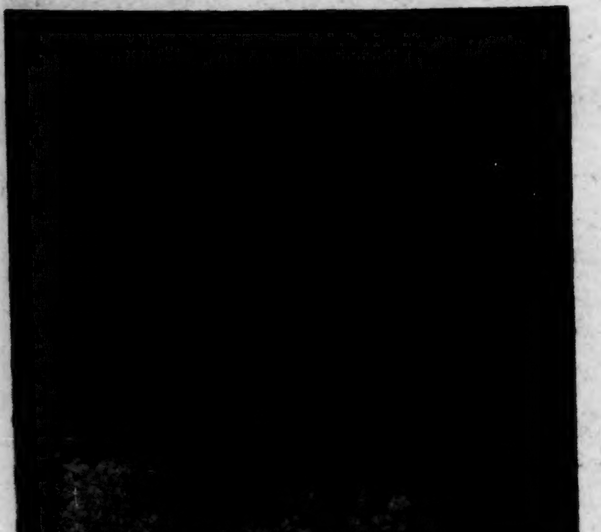
2. 墓口隨葬品分佈（墓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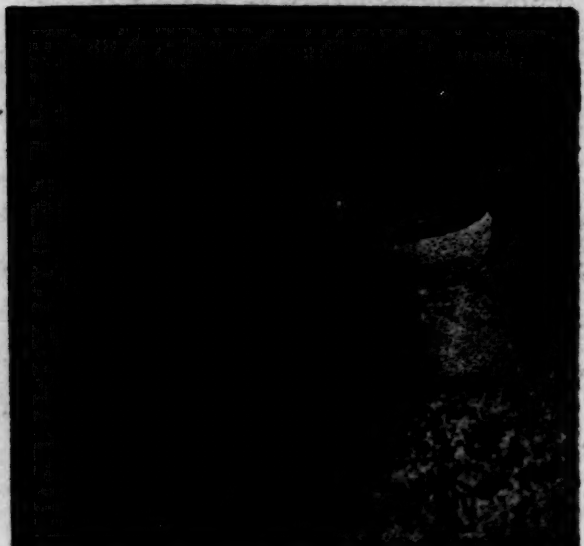
3. 墓口隨葬品出土情況（墓6）



4. 墓室後部隨葬品出土情況（墓28）



5. 墓室前部隨葬品出土情況（墓27）



6. 墓室後部隨葬品出土情況（墓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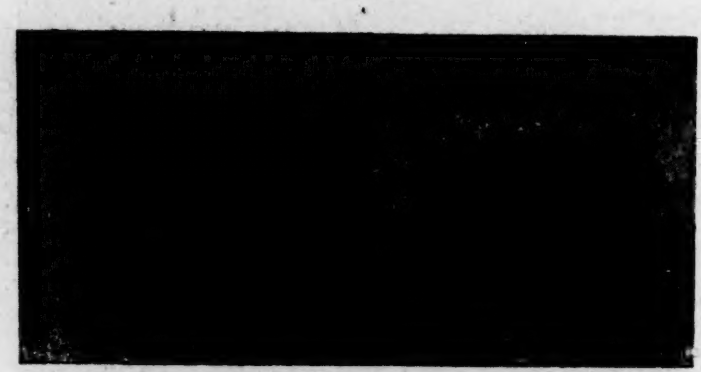
圖 版 肆

1. I 式四耳陶壺 (12: 3、28: 7, 約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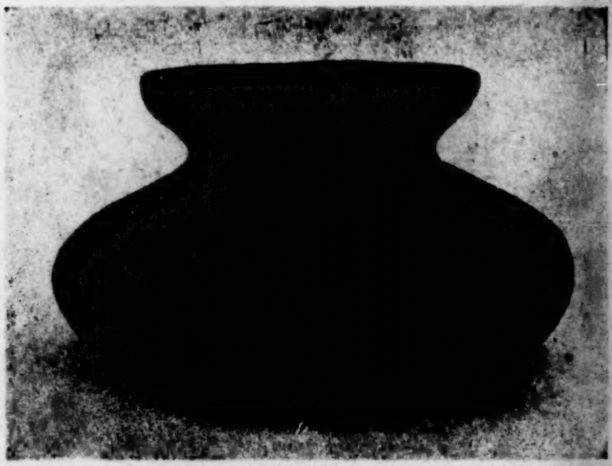
2. II 式 陶 壺 (6 : 5, 約 1/5)

3. I、II 式陶罐 (13: 1、10: 1, 約 1/6)

4. III、IV 式陶罐 (8: 3、23: 4, 約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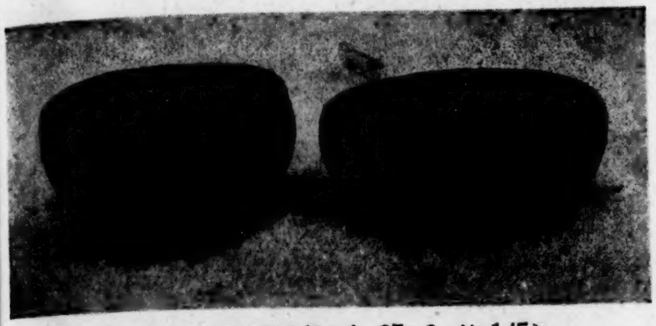
5. 陶碗 (II 式. 31:1、I 式. 33: 1, 約 1/6)



6. 陶 盂 (14 : 2, 約 1/3)

7. 陶 盆 (16 : 4, 約 1/5)

圖 版 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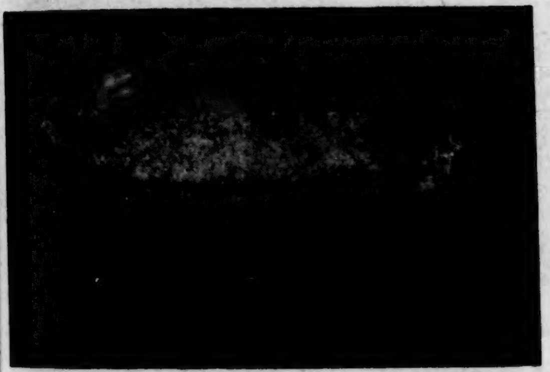


1. Ⅲ 式 陶 碗 (6: 4、27: 3, 約 1/5)

4. Ⅰ 式 陶 釜 (1: 2、28: 5, 約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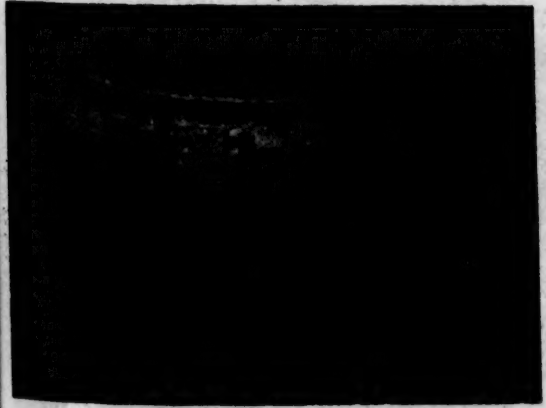
2. 陶 杯 (4: 6, 約 1/2)

5. Ⅱ、Ⅲ 式 陶 釜 (3:1、32: 6, 約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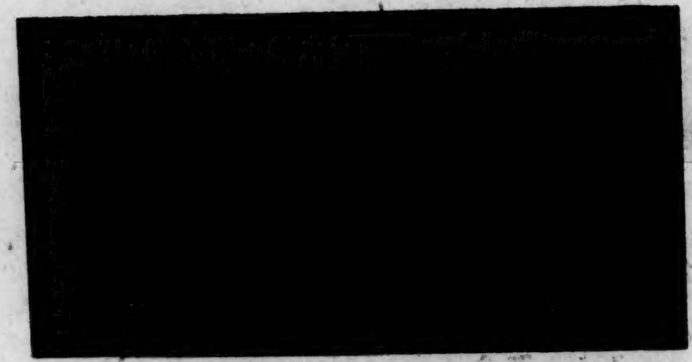


3. 陶 杯 (12: 7, 約 1/3)

6. 陶 甑(Ⅰ 式. 32: 2、Ⅱ 式. 8:2、Ⅲ 式. 31: 3, 約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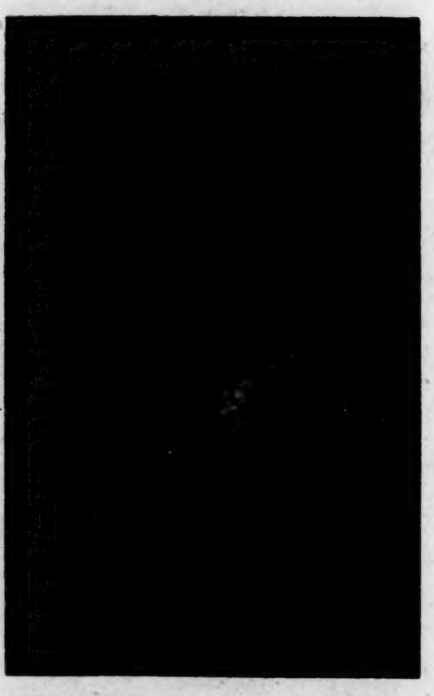


7. Ⅰ式瓷四耳罐 (23: 2, 約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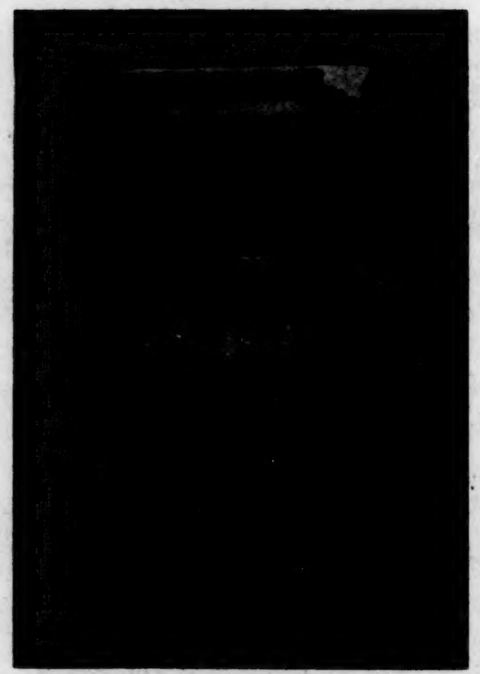


8. Ⅱ式瓷四耳罐 (23: 15、14: 3, 1/4 強)

圖版陸



1. I式瓷四耳壺 (1: 1, 1/5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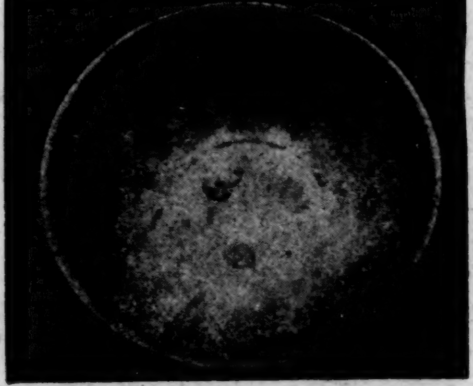


2. II式瓷四耳壺 (2: 3, 約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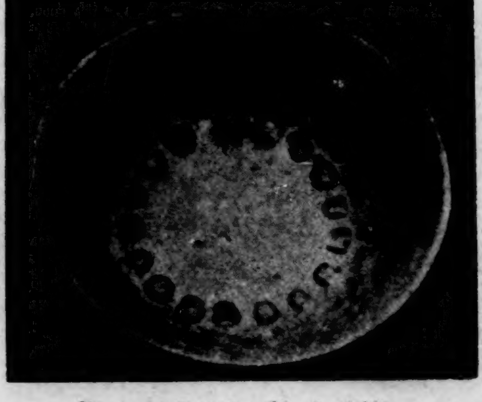
3. 瓷盂 (1: 6, 1/3強)

4. III式瓷杯 (20: 1, 約1/3)

5. I式瓷碗 (1: 12, 1/3強)



6. 瓷碗內支釘 (1: 12,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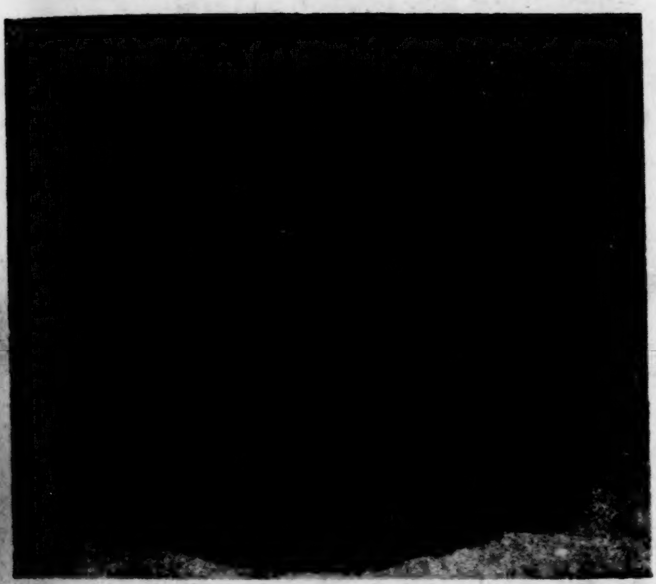
7. 瓷碗內支釘 (6: 3, 1/4)

8. 瓷碗內獸骨 (28: 1, 約1/3)

圖版柒

1. 銅釜 (16: 3, 約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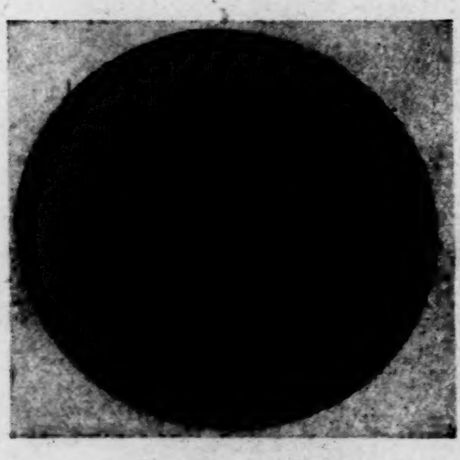
2. 銅釜 (5: 6, 1/6)



3. 銅洗 (23: 20, 俯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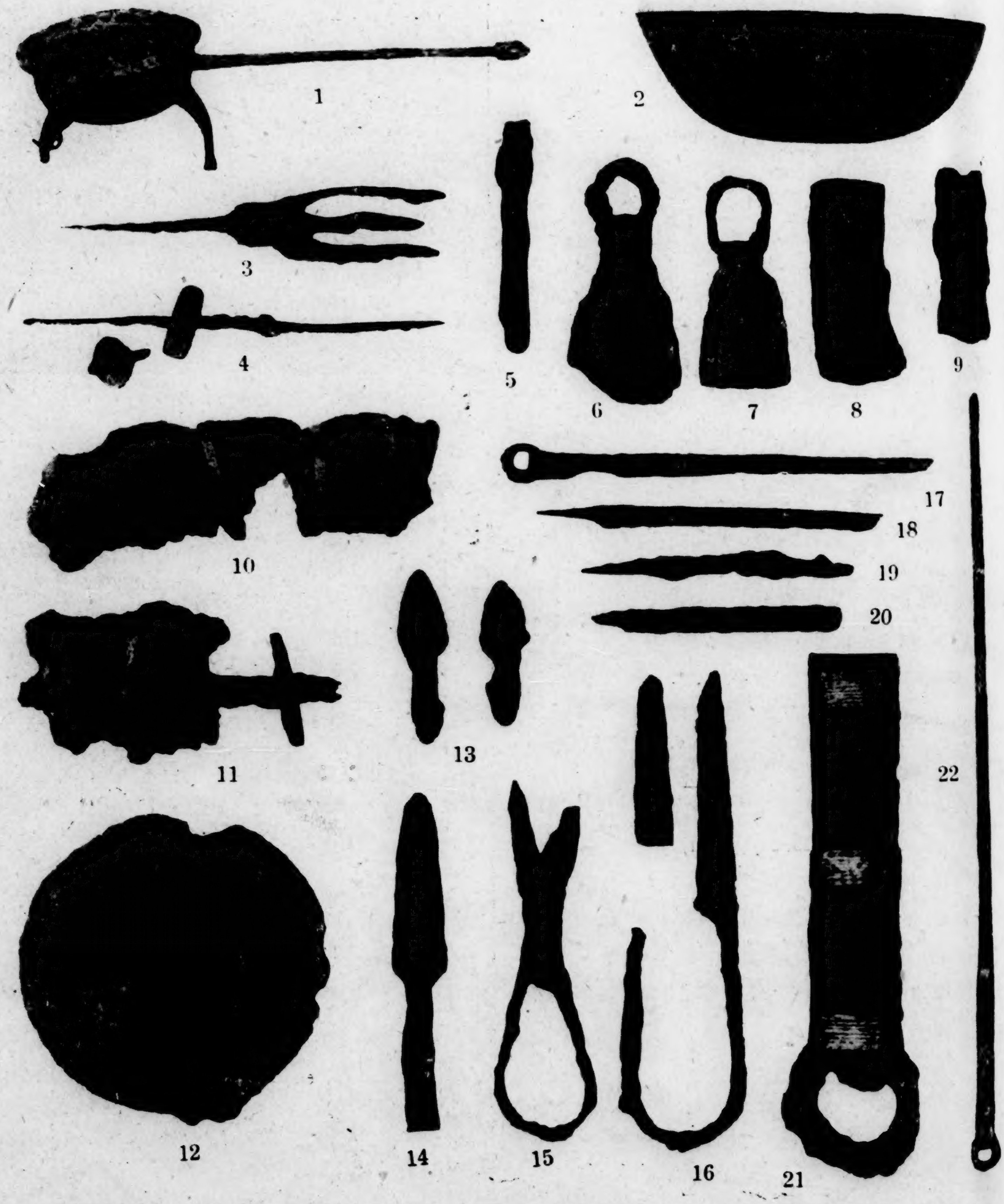
5. 四耳銅鍋 (23: 17, 約 1/5)

4. 銅洗 (23: 20, 側視, 1/4)



6. 銅鏡 (23: 1, 約 1/3)

圖 版 捌



1. 銅鐎斗(23: 19, 1/4)　2. 銅碗 (5: 7, 約 1/2)　3. 鐵三刺叉 (12: 10, 1/4)　4. 鐵軸陶紡輪 (14: 5、30: 2, 1/4)
5. 鐵鑿 (30: 3, 約 1/4)　6. 鐵鋤 (30: 5, 1/4)　7. 鐵鋤 (32: 8, 1/4)　8. 鐵斧 (12: 8, 1/4)　9. 鐵錛 (30: 7, 1/4)
10、11. 貫錢 (28: 4、4: 2, 1/1)　12. 鐵鏡 (23: 11, 約 1/3)　13. Ⅱ式鐵鏃 (墓 16, 1/2)　14. Ⅰ式鐵鏃 (墓23, 1/2)
15、16. 鐵剪 (14: 6、23:8, 約 1/3)　17. Ⅰ式鐵刀 (23: 24, 約 1/6)　18—20. Ⅱ式鐵刀 (23: 21、8: 4、32: 7, 約 1/6)
21. Ⅰ式鐵刀柄 (23: 18, 放大)　22. Ⅰ式鐵刀 (23: 18, 約 1/9)

更　正

本刊 1958 年第 4 期所載鄭振鐸同志傳略中提及鄭振鐸同志於 1920 年"參加了永嘉的新文化團體新學會，並任該會編輯部的編輯。"最近承温州市教育局教育通訊編輯部來信指出此處年代有誤。據"永嘉新學會會員錄"及該會出版物新學報第 3 號所載"本會一年來略史"一文，鄭振鐸同志參加新學會當爲 1919 年，担任該會編輯部編輯則是 1920 年。我們編寫傳略時因疏忽大意，未經仔細查考，以致有誤，除向教育通訊編輯部致謝外，特此更正。

另外，傳略末所附著作目錄中，第四、五、六項誤作爲第三、四、五項；第三項"美術考古"類，"清明上河圖"的研究一文下缺漏：『中國版畫史圖錄，中國版畫史社，1940 年至 1949 年出版，5 輯 20 册』一行；又北京箋譜 1954 年再版，誤作 1934 年再版。一併更正。

考古研究所編輯室

考古學報徵稿簡約

1. 本學報刊載下列各種論著：
   (1) 田野考古學的發掘及調查報告；
   (2) 有創造性的考古學研究論著；
   (3) 有關考古學與古代歷史問題的研究論著．
   (4) 蘇聯考古學先進經驗的介紹；
   (5) 重要考古學論著的評論。
2. 本學報以中文(語體)爲主，自左至右用稿紙橫寫。行文要簡潔，謄寫要清晰，並必須附標點符號。
3. 除特約稿外，每篇以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爲原則。
4. 若附圖版和插圖，要標明比例。插圖須用白紙黑墨精繪，並須在正文內注明位置。
5. 稿件由本學報編輯委員會送請專家審查，並有修改刪節權。
6. 投稿人請注明姓名、服務機關及職務、通訊地址。凡不刊載之稿，槪於審查後寄還。
7. 投稿人請於接到校樣後，三日內校正寄還。如因作者地址關係，恐郵寄耽擱，編委會得請人代校。
8. 譯稿須附原著。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的題目、著者、出版書刊名稱和日期，分別詳細寫明。
9. 來稿中的度量衡，應採用下列的名稱，以求統一：
   mμ 毫微米，μ 微米，mm 毫米，cm 厘米，m 米，km 千米或公里；
   ml 毫升，cl 厘升，dl 公升，l 升，kl 千升；
   mg 毫克，cg 厘克，dg 分克，g 克，kg 千克或公斤。
10. 稿件刊載後，致送稿費，版權即屬科學出版社與著作人所共有。作者如欲另行發表，不論任何形式，必須徵得科學出版社同意。
11. 投稿人需要抽印本，必須在投稿時申明所需本數，以便於刊出時與出版社聯系。
12. 來稿請掛號郵寄北京王府大街九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室收。

本刊爲了便利國際學者瞭解文章內容，已於每一篇報告或論文的篇末，均附外文提要（以俄、英文爲主，法、德文亦可）。今後作者投寄稿件時，請擬好附來。否則請附約數百字的中文提要，由我室請人代爲譯成外文。

考古研究所編輯室

考古學報

（季刊）

一九五九年　第二期

（總第二十四冊）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總發行處	北京市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訂零售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本社各地門市部

（京）道：1—1,300
報：1—1,230

1959年6月出版

定價：道林紙本 2.20 元
白報紙本 1.80 元

本刊代號：道2-
報2-